

# 語絲

第五卷·第一期

## 帝國主義者的偏見和中國人的恭順

建人

前回因安徒生博士在中國發掘古器而起交涉時，上海出版的英文月刊「中國科學美術雜誌」上便發表有一篇批評，指摘中國，意思說中國阻撓科學研究和進步。態度是很不客氣的。較近因中國政府扣留奧特留博士等在蒙古掘得的化石這一件事，該雜誌上又大發議論，痛詆中國的非是。一則曰「中國反正將看出自己是科學界的笑柄了。」再則曰「用卑劣手段（underhanded method）以取所欲，」並且說「欲自取之，原來亦無此精神和知識。」原文在該雜誌九卷四號第181面上，讀者自己可以看看。中國科學不發達和能力缺乏原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但外國人欲來中國搬運物事，中國稍加阻撓；即用這種話來抵禦，却不能不說有失公平。倘說他們純為學術着想，而學術又為世界的，那麼這些東西何妨保藏在中國呢？專門學者儘可來研究的，何必一定要存到美國去呢？藏在那里反正別國人去研究也是不便的。

帝國主義者的偏見和中國人的恭順

( 2 )

如說誰掘得即歸誰所有，那麼，寫這批評的人（不具名，但似為英國人）的國內莫非任人去自由發掘，自由搬運的麼？那種雜誌不特遇關於科學方面的事情有點糾纏發生輒加非笑，便是別的問題，也好參加，例如國民軍未到上海以前，那里即發表一篇文章，題曰「進化和革命」，不惜扭曲了科學的原理，來說明中國革命的不適當。十足表明他們帝國主義者的思想。

但仔細一想，彼帝國主義的本色本來是如此的，我們可以不必奇怪，所可奇怪的，中國人對於這種態度，這等言論，不特沒有人注意，反有許多學者名流寫了流利的英文，以能夠在那里登載出來為榮幸！想到這里，不能不嘆中國是最恭順的民族，要是中國人不恭順成性，恐怕還不至於被他們這樣看輕吧？

## 號 聲

冬 芬

一

流光如駛，卅年如夢的身世，在顛簸航航的人間的浪程裏忽忽過去了。自生到今，所經歷的無非驚風與凶礁！舊夢重溫，祇留得刺心的辛味，在夜半的塵語中咀嚼。有時黑雲罩

頭，急雨打窗；有時淡月籠床，涼風襲肌，不斷的惡的夜景，絕無憐恤地便向我那破傷了的胸心而來，將那漫在心頭的辛味映的格外淒烈。夢後細思，似覺昔時追慕的世間的生，原是一個變幻無窮的謎呵！我們有靈知的人，沉在此中，發狂似地各向光明的處所追逐，何處望到有微淡的星光閃着，便仰着頭，湧出淚來迷濛了眼，不肯回頭地向前奔跑。却不想脚下滿布着荆棘，陷沙，仄凸的岩塊，無底的深淵，以及一切絆足破胸無形有形的瘴藜。于是激骨的喊聲，有如大海之波浪，這里那里，不斷飛襲。驟雨打時，疾電閃處，滿路濺着殷紅的血跡，都是有靈知的人們的血跡呵！他們所追逐的微淡的星光呢，還是在無可計量的宇宙的陰角處閃着，飄忽到如螢虫的火！唉，多麼殘酷的造物者呵！他既生育了無量數的人，而又無窮盡地犧牲了他們！他們——所謂有靈知的人呢，落在宇宙的網中，却還如癡如瘋，不知擺在眼前的到底祇是死滅，在同一爭逐的路上，無感情地相撞相切；老弱的被殘踏了；純潔的被誘殺了；奮身爭先的被拖住了，甘願退後的被遺棄了。在號為得天獨厚的「人」的名稱之下，在共營生活的「人」的隊伍裏面，布滿着狡詐，虛偽，自私，威權等等維持生存的必要的道德。這就是我們不幸而棲住着的人間的眞面了！可憐愷的人呵，幾時能夠摸着那謎的飄渺黑漆的幕壁了呢？幾時能夠覺到所追逐的光明是空虛是渺遠而自己在人間燃起愛的紅光

( 4 )  
呢？幾時能夠看到自己是被不純真的自私心所欺騙，斷然放棄那相撞劫的根柢，而珍惜自己  
和別人底暫短的生活呢？

二

宇宙的廣漠，變幻，錯綜，深沉，正像浩無際涯的大海一樣；我們生在宇宙裏面，好像  
沉在大海裏的沙石。大海的濤波捲時，無力的沙石祇好隨之飄蕩了。大海的波濤靜止時，便  
是沙石的生活有定時，在此時，才能看到映在水中的陽光之燦爛與喜跳，才能看到深厚的大  
海之宏偉與穆肅，才能看到海中一切生物的安和與熙雍；就是在此時吧，沉在大海裏的沙  
石，才能獲得那棲住在宏偉和深厚的處所的情趣了。但是，唉！無情的天空，不知染着什麼  
瘋症似的，將鼓動波濤的風和雨，不斷地投向赤露的海身上來，迫使無限大的海，也像發瘋  
似地，白晝夜間，奔騰震嘯，於是沙石們所盼望的安甯的生活，祇能在夢的幻覺中領略了。  
這是它們的命運，在宇宙裏生存的 們何常不是這樣呢！宇宙的廣漠，變幻，錯綜，深沉，  
正和浩無際涯的大海一樣叫！人的慾是浸着我們的波濤；逾量的攫得和享受的自私，便是掀  
起人海中波濤的風和雨。自有空間以來，便有疾風驟雨，自有人羣以來，便有逾量的攫得  
和享受的自私。時代進步到現任，無力的沙石在海底呻吟，祇覺得更加淒切，那不是波濤奔

騰的更劇烈的告白麼？愛祇是最少數仁者底信仰，播在黑沉洶湧的濤中，猶如海角飄浮的漁火，遠望隱約可辨，怎能照遍遼闊的大海？浪花濺處，便就熄滅了。

在無窮盡的劫殺的奔潮中，喊出幾聲清醒和悲切的音調，想喚回無量數的衆生毋再投入那刀劍森列血肉模糊的劫場裏去底，那便是宗教家和藝術家了。他們底慈愛的心，無時無刻不在感受那人羣的愁苦悲歎而予以同情的應和，由此發出愛的心聲，播在殘傷昏顛的人的羣中，好像黃昏時從深山孤寺裏敲出來的鐘敲，散出周圍而張擴的清心的音浪，瀋入那在痛裂顛抖的心底裏去，予以暖和的補養。在被色慾麻醉而顛狂了的人們，受了這種清沁的愛波，好像服下一劑清血良藥，不純粹的火焰熄滅之後，浮跳的心使會變成溫和，于是先天慈惠的根性，復得伸露滋長了。宗教家和藝術家們，真是在人羣中燃起愛的紅光的先覺呵！祇可惜他們竟稀少到屈指可數，人間劫擄的慘劇，還如一幕厲害一幕地演着！唉！那末，何處是我們所盼望的自由，清新，活潑，和愛的樂園呢？被造物者把玩的可憐的衆生呀，什麼時候能夠得到真的解救呢？

三

自然是我們歸宿的處所，在它那和諧，寧靜，和美善的具象之內，顯着至大無外的愛！

( 6 )

萬物在這愛的孕育之下，願意滋長的便滋長；願意消逝了便消逝。溫暖的陽光透澈地照在整個的自然身上，可以恣意享受，無須報酬，而且永無窮竭，也不吝惜。新的空氣瀾漫的絕無間隙，任你呼吸，億萬年來，曾不見它有些微的缺失，無窮盡的盈溢呵！在自然裏棲住的——一切物，岱嶽陵丘，江河溪澗，森林蘚苔，荒野田園，各具有天然甯靜的形態；無論是極崇高的，或是極微小的，都一樣具有獨立自由清爽雅潔的情趣。他們絕不爭噪，祇有優閒自得的微笑，在極寧靜時你的心可以聽得；他們絕不規殺，祇有溫恭和協的酬話，在極寧靜時，你的心可以見得。它們各有整個獨特的靈知，祇使你能夠窺捉你的知慧和品德，便在你的會悟中不自知地增加了！看哪，它們的神情是驕傲，却也謙和；是孤冷却也溫活；是穆肅而又非威迫；是簡樸但也不是單調。在自然裏生存的一切，是宇宙間含有最高深最優美的情操的徵象。值得我們學樣。然而時代進行到現在，自然和人間的際隔，幾似高天與深淵，這是人們所自誇的進步呵！

我們要找尋真的生活的樂趣，不再在墮落中求死滅，自今以後，還是往自然裏去，那裏是我們歸宿的處所。

請記住吧，在自然的心神，有無限的愛，由這愛，孕育了那生存在自然裏的一切的蕃變

( 7 )

的生命，這生命所宣發的是無窮的真和美。瞧哪，朋友們，岱嶽的巔高起伏，嶙峋突兀，可仰而不可攀。大江細流，有的浩瀚奔騰，激瀉千里，隨處有浪花飛濺；有的碧靜如鏡，清澈可鑑，片舟一葉，任情蕩漾，不會再有人間的煩噪了。走入深谷裏去，終年不彫的茂林修竹，蕪茸秀鬱，風吹處撲葉成濤，鳥鳴時幽脆入神，那是地祇獻給自然的音樂。你可臥在地上，眼看穿梭似的日光的影射，耳聽天然成韻的樂曲的演奏，澈骨的自然<sup>的</sup>寧靜，便在這時，滲入你那怒放的心苗裏去了！也就在這時吧，你才能領會那句話的精髓了：「我願坐在一個南瓜上面，據爲已有，不願被人推戴坐在天鵝絨的被褥上。」（1）站起來走到曠野裏去，又是一種情趣侵入你的心眼裏來。晴天一碧，白日當空，在人間找不到的盈量的溫暖和曠大，在這里任你享受。活潑的風在頭上飛馳，扣動四週一切物的聲絃，有如萬樂齊奏；激越的是出陣的軍號；細妙的是宴會時的絲竹，如果有一羣白鴿在空中飛旋，又是鐘聲在頭上振響了。在晚間，一輪明月，掛在天邊，嬌秀白皙，正像乳質豐盈的乳房被切平了似的，光潔的乳水飛流，流在一切物的身上，各發出銀白色的光芒，寒光射處，樹影搖曳，將世界裝成了神祕的美，此時萬籟俱寂，祇有風聲，水聲，虫聲，此唱彼應，愈顯得夜的幽靜。遠望岡丘，燐火數點，忽明忽滅，在蕩漾的月光中浮沉，顯出無力的神色，這是死了的一切人

( 8 )

的回光呵！什麼人都是這樣的！現在他們得着安寧了，永遠安寧了。這些，祇有歸向自然的  
你能夠看到，你是在死掉之前已得到安寧，——心的安寧了的。那末，赤裸裸地躺在地上  
吧，讓白皙的銀光披在身上，細聽風聲，水聲，虫聲的幽鳴，伴着四周的一切物安靜地睡  
着，將你的呼吸和它們的呼吸通應和合，嗅透了它們那被自然的愛所孕育的神髓，那末，你  
也得像它們似的，在凋謝之前，許在秋冬之交吧，結些甘美的果，獻給自然，獻給和你同羣  
的人們，表示你對於他們的愛，這真是愛的禮物，在自然裏孕育出來的藝術底的愛，多麼珍  
貴呵！別的都是虛假欺騙！瞧哪，在自然裏生存的一切物，除掉無生命却能永遠存在的岩石  
以外，在消逝以前，都有美妙的花果，留給自然。春天的熱鬧和秋天的豐盛，是表示自然的  
愛之發榮和收藏，在自然裏，我們才能看到宇宙間真的愛，和這愛底偉大的力！冬天是自然  
將這愛收在心核裏的週期，留作明年孕育萬物的乳源，那是天然張縮的現象。我們祇覺得它  
的外表是蕭蕭寒冷，却不知道它的內心還是熱烈和豐盈的；你試低頭向腳下望罷，有無限的  
生命正蟄伏在你的胸下呢！

我願像號筒那樣地向那同我一樣受着人間的毒箭而失掉生活安全的人們叫喊道：

「往自然裏去！那裏有至大無外的愛，由這愛孕育，無限的真和美，那真是我們歸宿的



處所呵！

(1) 這是美國作家 Emerson 的話，他是崇拜自然的作家，和 Emerson 及 Whitman 同為美國產生的世界底的作者。

## 無 題

野 四

太陽天天的照着，

風兒依舊的吹着。

在這縹緲的過去裏，

有什麼值得記憶的呵！

夜來了，我歸入夢鄉，

天明了，我又翻身坐起。

在這無聊的人生裏，

有什麼值得提起的呵！

無 題

九

月色分外的淒清，

燈光漸漸地暗了。

在這昏沉的夜裏，

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呵！

一九二九，一，於雪地冰天的北地。

## 全白的毛絨手套

許欽文

——怎麼已經把門門上了？老張！難道你已睡了麼？

——是老李麼？你要進來麼？

——是的呀，把門打開，就讓我進來罷！

——你有事情麼？

——是的呀，我是剛從上海回來的，我到上海去的事，難道你已忘了麼？

——並沒有忘記，你不是說要今天底夜車才回來的麼？

——是的呀，我是剛下車來的，在家裏只把提箱放了放，就趕到這裏來了呢！因為我知道你是等着的，我想你這裏是早來一刻好一刻的；今天雖已夜深，可是給你送到了，你可以預備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去了，而且早點把東西給你送了來，早點見着，你也就早點高興了。

——我！你真——

——這並不是我想對你表示怎麼樣，這實在是因為——老張，為着愛人底事，當事人固然就是當牛馬也甘心，把最後的一滴血汗用去也甘心；固然比自己底事情看得更重要，着實重要，重要萬萬倍罷！就是替朋友代做，這是我已經有了經驗的了，老張，我就老實告訴了你罷，我這次替你去為愛人買東西，固然毫不感到麻煩，毫不覺得費心，實在比去做你自己底事情情願得多，也比去做我自己底更情願呢，這你無須見怪，決不是因為也想去討你愛人底好，反正她我如今不會見過面，她究竟是位怎樣的女子，我一點也還設想不起來，可見這完全是憑着精神上的感情的，這純粹是出於同情的罷！

——哦！

——所以，我在火車將要到站的時候，早就提着提箱等候下來了。我恨不得馬上就到了

全白的毛絨手套

丁

你裏，我本想一出車站就直接趕到你裏來，可是因為提箱裏東西實在裝得大多了，很重很笨，帶着實在不便，所以就先到家裏放了放才來，我想你總要到了十二點鐘以後才睡，反正趕得上，可是到了涼荷橋頭，望見你底樓窗上已經沉沉，知道你已只點了盞綠色的小電燈，還以為你只是爲着什麼特別原因，暫時把大電燈滅了一息，可是到了屏門口，居然已經把門門上了。但是開了門，你並不會脫去了什麼衣服。究竟爲着什麼？老張，我剛才不會弄清楚，難道你是剛滅了大電燈，正在預備脫去衣服就寢的麼？不，這不對，你底大電燈是早就滅了的了，從涼荷橋到這裏不是有着許多路，要經過許多時候才可以走到的麼？我雖然走得很快，可是總是一步一步地跨的，總得要有時間的呀！剛才你究竟是在做什麼呢？

——並不做什麼，我只是靜悄悄地獨自坐着。

——爲什麼要這樣的呢？而且爲什麼要把門也就門上了呢？

——只是覺得這樣才好就是了。

——怎麼會覺得這樣才好了的呢？老張，你是又在細細地回味日間和她一道經過的甜蜜的事情了吧？難道回想甜蜜的事情一定要減少了光亮才更甜蜜的麼？

——不，我並不這樣。

——那末你是正在打算明天和她去怎樣地遊玩，或是已經約定了，明天她要到你這裏來，正在打算怎樣招待她。難道打算打算，也得把電燈光減少了才打算得好的麼？

——不，我也並不這樣。

——那末你是正在計劃進行的辦法，或是正在設想將來的愉快生活，甜蜜生活，幸福生活，或者都是罷，也在計劃進行的辦法，也在設想美滿的生活吧？老張，可不是麼？

——不不，都不是，更不是了！

——那末你是正在等候我，火車到來的聲音你是聽見的罷，你已經等得我很心急罷，是的，一到渴望着等候的時候，時間總像是經過得非常慢非常難了的，你因為等候得不耐煩了，以為我今天不來了，有點失望了，不高興了，所以就把大的電燈滅掉，想任意地幻想些什麼，來抵抗失望的難堪，是不是？

——不，也不是。

——那末究竟爲着什麼呢？

——實在自己也莫名其妙，只是——老李，這實在並沒有一定的道理可說，何必詳究原因呢？

——好，那末我就把替你買來的東西打開來給你看看罷；老張，上海究竟是大地方，這裏究竟比不來，這裏無法買得的，一到上海，固然先施公司裏也有，永安公司裏也有，就是惠羅公司和別的什麼鋪子裏也都可以買到了。你看，這不是確是全白，確是毛絨的麼？

——哦！

——怎麼？老張，你覺得大小不合式麼？可是這種手套實在都是一樣大小的，我看了好幾處，大小號碼都是這樣的，我想可以用得，反正是有着寬緊性的！

——不，老李，我並不以為大小不合式。

——那末你爲什麼一看見就這樣不高興了呢？

——我非因爲看見了這個才不高興的，我實在早就是這樣的了。

——爲看什麼呢？你覺得很是疲倦了罷，看你底神情，好像確是很疲倦的樣子了，難道你們又在一道爬山，多走了路了麼？

——不，我疲倦確是覺得非常疲倦了，却並非因爲爬了山多走了路，我今天一整天不曾跨出過房門，昨天也在房內躲了一整天，我這三天內不曾去玩過山，也沒有多走了路。

——那末究竟爲着什麼呢？老張，看你底神情，好像現在更加不高興起來了？

——是的，我實在是非常難堪的了！

——究竟爲着什麼呢？

——老李，你替我買來的這全白的毛絨手套已經無用了！

——什麼？因爲等我不來，等得着急了，已經先從別方辦到了麼？

——不，老李，要是那樣，我也就無須這樣難堪了！

——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是因爲我們已經破裂了。全是由她發動的，她已經和我破裂了！

——什麼？這不是笑話麼？

——不是笑話，她的確已經和我破裂了！

——怎麼這樣突然破裂的呢？我去的那天你們不是還很要好的麼？我不是大前天才去的麼？

——是的呀！你去後的第二天我們還照常通訊照常會談呢！可是昨天，一早，我就接到了她的信了，是特地差人送來的，罵得非常厲害，好像我已污辱了她。

——爲着什麼事情呢？

全白的毛絨手套

——我到此刻也還莫名其妙，真是莫明其故，她在信上並不說清楚，只說是如今已經明白了我底心思，認定我是卑鄙墮落的了。不知道究竟指着什麼事情。其實我底心思她是無論如何不會全明白的，至多也不過明白得一半罷了，因為事實決不是她能完全了解的。況且我底愛她，究竟爲着什麼，實在自己也莫名其妙，莫明其故的。只是因為她使得我相愛了才愛她的，只是覺得她可愛而愛她，既無成見，也無目的，這究竟是友誼的愛，異性的愛還是審美的愛，我從來不會向她表明，因為我從來不會這樣想着過，只是因為覺得她可愛才愛她，因為愛她才甘願爲她服役罷了。而且許多爲她做的事，十九都是由她發動的；今天把她以前給我的信從頭看了一遍，覺得實在太不自然了，末了的一封和以前的一切。從事實上說，由她一個人寫成，這實在是難以使人相信的呀！

——這幾天你向她曾經有了特別的舉動沒有呢？

——什麼也沒有，一切都是照常的。

——也許因爲被人挑撥了的緣故罷？

——這自然也難說，但我實也設想不好，怎麼她就能這樣輕信了別人底話，照着過去的情形，我可以算是她所信任的，我又從來不會向她說過謊。



——也許本來她以為你和她只有友誼的關係，忽然覺得不對了。一般女子在年青的時候總是高唱獨身主義的，所以話就隨便亂說了？

——這自然也難說，但愛究竟不是污辱，就是我已明白向她求了婚，她不願意的時候也只得婉言拒却，哪能開口便罵，而且罵得很厲害呢？愛她究竟不是污辱她呀！

——也許她底外表雖很像是個新女子，其實還無形地被舊禮教束縛着，所以一經感到並未經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已被異性愛着了的時候，就會覺得已經犯了聖教，不顧一切地亂說亂嚷起來了？

——這自然也難說，但如確是思想不曾解放的，那末以前不應該和我表示得那麼親暱了。她寫在給我的信上的話，雖然我到了現在仍然不願意公開，可是你可以相信，確像是個思想解放了的寫的。

——我相信，不過老張，我想這實在沒有詳細研究的必要了。女子底心原是很活動的，戀愛中途起變化原也是常事。既然發生了變故，好的女子多得很，時間也還長得很，重整旗鼓，不難改弦更張，老張，別心急罷，慢慢地再來過，並不晚呢！

——我並不想詳細研究底細，只是剛才你詢問我了，便信口推測了一下子。我也並不想重

鑿旗鼓，改弦更張，我原不預期戀愛，這次原是由於不知不覺的，我一向這樣主張，就是覺得非愛不可了才愛去，不故意去找尋愛的。

——我也以為你這主張是很不錯的，那末，老張，什麼事原都沒有一定，不妨達觀點，你何必再多自苦呢，如果病了起來，不是更糟更可笑了麼？

——我並不想自苦，並不想因此難過起來，而且還故意想不要因此難過呢！

——這就好了！

——可是老李！我這樣給人恨和罵實在還是第一次呢。我從未向人求過婚，所以如今獨身，也還不會在女子面前碰過釘子，可是，這次却於無意之中不知不覺地碰了很大的釘子了！

——哈哈！老張，怎麼你也竟會這樣固執起來了，給姑娘小姐們罵幾句有什麼要緊呢？我是苦得無從接近她們，要是能夠發生關係，就是終於被她們誤會，挨罵，也是很甘願的呢！不要固執了罷，這樣固執不是太可笑了麼？哈哈，戀愛真是神祕的呀！這樣一個善說善笑的老張，一到戀愛的場中，也就變得這樣固執的了！

——我並不想固執，老李，你別就笑我，我不但不想固執，也知道實在不應該固執，反

正無用，我很想馬上把這些事如數忘却，「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可是事實上辦不到呀！老李，你是沒有這種經驗的，我也到了現在才認識，這確不是普通的意味，真是無可奈何的呀！

——怎麼樣？不妨就隨便說點出來，或者我可以替你解釋解釋。解釋明白以後，看透了，或就可以忘却了。

——無用的罷，我自己何嘗不在解釋？可是愈想愈覺得難堪了。總之愈想愈悲哀，覺得最後的希望也已打破，最後的路也已碰了壁，一切都完了。

——怎麼要這樣想了呢？難道因此就一切完了麼？

——是的呀，可是我總是這樣想着了，就是想不要這樣想，也只好想着這個「不要這樣想」了，所以覺得悲哀了，以為已經犯到只好一這樣，這實在是悲哀的了。其實剛才看了那信的時候倒並不覺得這樣，雖然喫了一大驚，心房老是宕着的樣子，同時也像反而解放了自由了，以前委實有着許多顧忌，雖然還只是單方面的設想，自己總已承認着許多責任許多義務了；如今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以為再也無須顧忌無須負着什麼責任義務了，可是過得不多時候，就覺得全身都在漸漸地沉重起來；走起路來覺得兩條腿很沉重，做起事來就覺得兩條手

臂很沉重了。血管是也像將要飽脹得裂開，也像正在收縮，血液似乎正在奔流，可是也像將要凝固。至於心房，現在，並不像一般小說家所描寫的，就是並不像放進了鉛質之類只是往下沈重；是好像心房底下尖已裂開，已經分裂得很開了，心房裏底東西正在不絕地下墮，已經下墮得非常空虛，同時却也脹得非常飽滿了的樣子。「心碎了」這句話實在有點像，只是不夠形容罷了！

——唔，老張，我想你總得設法自己安慰自己。我是很表同情的，我不是一向很表同情的麼？老實說，要是我對於你這事情並沒有忠誠的同情，我這時就不會趕來了。可是我也無法可想，只好希望你能夠自己安慰自己了！

——我並非不想這樣，只是實在無法，我已經試驗了許多方法，故意設想她底缺點，想把愛轉成爲恨，但是不成，而且覺得無論仍然愛她或者變成恨她了，難堪還是一樣地難堪。因爲我現在所感受着的難堪，已經不是只在她一人身上的了，已經引起了全人生的悲觀了。可是我實在極力想樂觀起來，積極起來，只是無效，無可奈何，真是無可奈何的呀！

——阿！

——老李，過去的事，現在回想起來都有點像是夢景的了；可是夢中仍然有着以前的情

形，昨天我雖然絕望地苦痛了一天，可是晚上一經睡着就做夢，夢中仍然和以前一樣，仍然和她在一起，快快樂樂地談笑，快快樂樂地一道喫東西。只是夢中底事是不能長久的了，一到天亮就完了！

——阿！人生原也是個夢，只要甜蜜得起來，快樂得起來，無論是真夢還是假夢，是普通的夢還是夢中底夢，原無詳究的必要。老張，時候已經不早，我想你還是早點睡，再在夢中謀個安慰罷！

——不，我不想再這樣夢着了，因為夢一醒又得大大地感到失望的苦痛了；要是沒有昨天晚上的夢，我底苦痛好像被人殺去了頭，只是突然間的一痛，有了昨夜的夢，却像是在被用舊法的絞死了。雖然夢中底情形我很貪戀，可是三收三放的苦痛實在再也沒有勇氣承受了。所以，像昨夜的夢，雖然不想故意抵制，但也不想故意尋求了。

——其實時候確已不早，就是不為着夢，我想也得睡了。我也得回去了，我還得去整理一下東西呢。

——你自然就得回去了，你就回去罷，老李！

——好，我就回去，可是這手套，我想既然無用了，還是讓我帶了回去吧？

全白的毛絨手套

——不，而且我還一定要請你把給我的這手套墊付的錢收回去，那末在我可以算是了却這件事情了。

——你打算仍然把這個給她送去麼？

——不，我決不這樣辦，如果再給她送東西去，使她討厭，不是真地可以使她輕視了麼？

——那末你是打算把牠留着做個紀念品麼？

——我並不需要這種紀念品，我如需要紀念品，不是在腦筋上已經留着許多許多，儘夠儘夠了麼？要留這種紀念品，難道怕得憑空引不起悲感麼？

——那末打算做什麼用呢？

——我還沒有想好呢，你看怎樣處置才好呢？

——還是把牠放在箱子底裏，等到將來再說吧？

——可是放在箱子底，眼睛雖然一時看不見，難道心裏不會時刻想着這個的麼？

——那末還是改送了別人吧？

——可以改送給誰呢？叫我哪能有這種勇氣去做這種事情呢？

——這樣不好麼，把牠放在枕頭底下，晚上把牠抱着睡，做個好夢，不是很好的麼？

——不是已經說過，我雖還貪戀夢中底情形，可是夢醒以後的可怕，實在我已沒有勇氣預期了麼？

——那末索性就把牠用火燒了吧？

——不行，這也不行，試問這有什麼意思？而且可有什麼勇氣來燒呢？

——讓我來燒，無須你親自動手，只要你承認就是了？

——但我可有什麼勇氣來這樣承認呢？如果真地這樣做了，不就是非常可悲的舉動？這種可悲的情形怎麼忘得掉呢？

——那末怎麼才好呢？

——所以，怎麼辦才好呢？

## 一封 信

子 鍾

這是我的弟弟寫給我的信。他真討厭，年齡很青，而專門不學好！本來他有很好的吃飯的地方，却硬辭掉不幹，要去革什麼命。可笑未革幾月就大病回家；但他又不死，革命也不

要他了。他閒着沒事，却天天同我噪咕：「唉！窮死了！替我找個飯碗罷！」飯碗？談何容易！尤其是替你找。飯碗是寥若晨星，而人比狗還多！你自作自受，怨誰？他又來了這封信，還說要我笑呢！哼！冒瀆司令，上帝，牧師及教友們，生必殺頭！死必下地獄！我氣死了！把牠給普天之下的人們看看，他所說的究竟是不是中國的寫照？

阿哥：

我們又是好久沒有通信了罷？你當然是很忙——不，與其說是忙，倒不如說是「努力」于更要緊的工作，而不願寫這無甚必要的信。在我也可以說與你相似，我雖然沒甚必要的工作逼着我努力，但我的求知熱，却代替了這個使命。

我今天忽然覺得想寫信，而且寫給你。但是說些什麼呢？并沒想到，可說是「爲寫信而寫信」罷了。說我窮得着急嗎？但是不必要，因爲你所知道的，恐怕比我還清楚。且我也不願老拿這樣討厭的話，來分你的心。說父母的勞苦和悲哀嗎？更不必要了！說……嗎？但是不必要。然而我還是想寫，似乎有一種力在催着我說：「寫信罷，而且寫給你的阿哥。」管他！寫就寫罷，四分郵票，還可以對付！

今天我們這裏——W埠，有空前絕後的盛舉，就是歡迎勞苦功高的K司令。不要驚奇，



的確是「空前」絕後的！幾天前就舉市如狂的歡迎了，一直到現在。但是究竟雖「歡」而未能「迎」，聽說昨夜就到過了。在未到之前聽說打電報來的，這樣說：「四時準到」——大約節省電費起見，并未注明 年 月 日 午。但是他究竟到了W埠，而且是夜裏到的。所以B市政廳長雖是兩月前就派人修了預備給K司令走的馬路，却沒得到司令的「垂青」而加以推獎。但是始終是有一點用處，因為許許多多歡迎他的子民，却將牠塞滿了。以至我經過那裏買米的時候，幾乎被擠得連氣都透不過來！不過邀伴還沒吃着武崗的鎗拐。至於祝「K司令萬歲萬萬歲」的「牌坊」，東一個，西一個，滴青的松枝柏枝，五彩的紙花，五彩的電燈，以及五彩的歡迎旗以及……真熱鬧極了！除了沒見K司令的尊容外。好比出會，簡直還要熱鬧萬萬倍！阿哥！我們都是W埠生長的人，你會見過比出會還要熱鬧的時候嗎？至於絕後雖是理論，不過我想總會成爲定律的。——而且不像牛頓的三定律，會被愛因斯坦推翻的。因爲最偉大的人，只能有一個，不能有許多，假使有許多，那麼？豈不是配受歡迎的東西太多了嗎？更有一件很可喜的事情：就是「牧師也革命」了！這個牧師就是你所認識的，而且還有相當的交情的Y牧師。他現在也作革命工作了！而且是最困難的工作！稍有知識的人，大約都知道中國的發財三昧，只有做官，——尤其是財政機關，可以成千累萬

地向袋裏塞。例如關督，釐局長，統稅局的稽查，甚至局長的當差的，都是優缺。在這裏搶人的財產，膏血以及性命，都是很正當的事！不但不如那些強盜……匪要被大兵拉去殺頭，而且還有洋房住，氣車坐，姨太太左拉右抱，而且還有老百姓送「登諸衽席」的匾，而且還有……！那麼這樣的機關，豈不需要廉潔的牧師去革命麼？何等大的使命阿！但是Y牧師——啊！要稱大人才對！接了H城釐局長的任未久，便在上海結了婚——並不是同已經結婚十幾年的，現在本埠他所領導的教會的女校教書的N女士又結婚，却是同M寡婦結婚。但是注意：我們廉潔的牧師，雖是已經做了大人，又同M寡婦結婚，却不算娶姨太太，是為嗣續起見的。所以他沒有同N女士離婚。

Y牧師是做比牧師更要緊的工作去了。他的遺缺，本已介紹C擔任的，而C却不大願意，因為他家裏做着生意。他同會的教友L却成全了他，大概是本乎基督博愛的精神罷。但是一般的人們却不是這樣說。却說：他是「拱」他！或說是搶他這碗安適且穩固的飯！阿！作這樣想法的真是罪過！是魔鬼的兒子！至少，是上帝的叛徒！但是，我却聽到了——千萬萬真，并非我或告訴我的人說謊，他們為這事鬧到了「幾乎」打架，并且「幾乎」打官司！注意：只是「幾乎」而并没真打。我於是想到：狗為着食物，可以同牠的朋友弟兄，甚至父母拚命地

打起來，至於不相識的，更不必說了。而最神聖的上帝的兒子們，也會這樣。奇怪阿！奇怪阿！彷彿上帝在我耳朵裏說：『我的兒子們，總比狗好些，他們只『幾乎』打而并没真打。』

我開始拿筆的時候，並沒有心要告訴你這些消息。但是因為沒有什麼說的，又因平時所對你說的，多半是——或者還要算完全是——苦悶的消息。把從前的信內的話歸納一下，不外是個「窮」字。但是對你說「窮」至多只能引起你同情的悲哀，或者還使你厭惡，却有什麼利益呢？所以我決意告訴你些可喜的消息，或者可以使你發笑。你得到這種報告之後可知中國的富強，不是在很久的將來了！因為一：老百姓也知道歡迎區司令了，雖然是地保打鑼吩咐不算外，還有警察侯戶通和。二：牧師也革命了，至於娶姨太太——阿！該打嘴！怎麼這樣稱呼？是娶（？）罷，因為我不知道適當的名字。這是中國官場所慣有的。不如此，何足以爲官？三：近來中國一般小私都大罵教會的教友——小孩子們不怕冒瀆上帝要下地獄底；但是他們總比狗好。

了。祝你

健康！

你的弟弟頑石。歡迎區司令的快樂日

## 枕上隨筆

衣萍

一個男訓育委員問學校裏的一個女學生：「你臉孔這樣黃，你結婚了嗎？」

我總忘不了我的病，於是我的病更纏綿着了。Anton Tohekhov 曾記過這樣一個人的事情：

「Z到醫生那裏去，醫生檢查他，發現他有心臟病，Z猝然改變生活態度，喫藥，老是說着他的病；全鎮都知道他有心臟病，他所請來的醫生們也說他有心臟病。他不結婚，不去看戲，不喝酒，走路的時候也走得非常慢，幾乎連呼吸都害怕了。十一年後他去莫斯科，他在那兒訪着了一位心臟病專家。這位專家發現他的心臟一點也不壞，很健全的。Z快樂極了，但是他已不能返到常態的生活了，因為他過慣了早睡，遲行的生活，如果有人不說他有病他就惱了。惟一的結果就是他從此痛恨醫生——除此外沒有別的。」

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打過吧兒狗，但他也和豬鬥過的。有一次，魯迅說：「在廈門，那

裏有一種樹，叫做相思樹，是到處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見一隻豬，在啖相思樹的葉子。我覺得：相思樹的葉子是不該給豬啖的，於是便和豬決鬥。恰好這時候，一個同事的教員來了。他笑着問：「哈哈，你怎麼同豬決鬥起來了？」我答：「老兄，這話不便告訴你。」……」

想起柯君，柯君的父親是一個守財奴，把整箱的銀子埋在鍋灶下面，柯君却是一個Mark的信徒。（他已經不在人間了罷？）幾年前，他對我談主義，我說：「你不用談主義了，你還是回家把鍋灶下掘一掘罷。」

在夢中，我看見小方，還有一個女朋友。我說：「小方，我病得這麼久了，你也不來看看我！」她說：「你看，我的眼睛哭得這麼紅，你也不來看看我！」

女人的微笑，會改變人們的人生觀的。但革命家的鮮血，不過改變了世界上的旗幟和符號。

我的父親寫信給我，說：「你不肯求人，你如何能做官？」

「中國的女學生跳而不舞；梅蘭芳舞而不跳。」幾年前，劉廷芳博士對我這樣說。

某詩人想寫封情書給頗負盛名的「文壇前輩」的某女士，寫了一年多了，這封情書還沒有寄出去。

東京的中國女生宿舍裏的四川女生氣憤憤地說：「我再也不能住在這樣小鬼頭的日本了！就是我們四川一省，也比這小鬼頭的日本大得多！」

一月二十四日

## 南斯拉夫小說三篇

一， 斯拉窩尼亞

孩子們與老人

伊凡·開卡 原作 愛濤譯

每夜，在他們就寢以前，孩子們常常聚攏來談天。他們坐在大爐子的架上，他們心裏想着什麼就說什麼。經過朦朧的窗，這黃昏的落照凝視到室內，用着裝運到夢裏去的眼睛。每一角，這靜寂的影子向上浮動，給他們帶來許多奇異的故事。

他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但他們所想到的只是日光與溫暖用愛與希望交織的快樂的故事。全個未來是一個長久的光明的聖印。沒有大齋期在聖誕節與復活節季之間。此外，有幾處在花帷之後，個個生命，閃爍與震顫，靜靜地流瀉着從黃昏到天亮。語是輕輕地而且只有一半會懂。沒有一個故事有怎樣的開始，也沒有一定的結構，和怎樣的完結。有時候，四個孩子一齊說了，也不吵擾別一個。個個凝視而迷惑於美麗的天上的光，那邊每個字清楚而且真實，那邊每個故事有清淅同活潑的臉孔，而且每個都有光榮的完結的。

孩子們個個都很相像，在朦朧的黃昏中，他們最少一個的臉孔，四歲的東切克底，同最大的十歲的露西加底不能分別。個個都是薄薄的鵝蛋臉兒和大的睜圓的眼——內省的眼。

一個黃昏，一種不可知的事從不可知的地方運來，用暴兇的手到天上的光內無情地打擊在聖節中，這些故事，這些傳說。郵局得到報告，說那父親「覆破」在意大利的境內。有些事情是他們所不知道的，新鮮的，奇怪的，完全地不可思議在他們之前起來。它立在那邊，

高且大，但沒有臉孔，沒有眼睛，也沒有口子。不是什麼地方人，不是那些在教堂之前或在街上的騷擾生活，也不是溫暖的曦光圍繞在爐邊，也不屬於故事。

沒有什麼快樂的，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憂慮的，因為它已死了。因為它沒有眼所以由它的眼光不能顯示在何時與何故，因它沒有口所以不能由語言說明。思想謙卑地胆怯地立在那巨大的現象之前如在大黑牆之前，不動地。它走近那牆，聾啞的笨蠢的喫驚着。

「那末什麼時候他將回來呢？」東切克向，驚奇地。

露西加用肘融他同時怒看一看。「他已經覆斃了怎麼還能夠回來呢？」  
個個靜寂下去。他們立在大黑牆的前面，牆外他們就不能看見。

「我也將去打仗去！」七歲的麻得舒不及意料的說出，好像他迅速地擊中很對的思想，那是很顯明地個個須要說的。

「你年紀太少了。」四歲的東切克勸告他，語氣深沉地。東切克仍舊穿着華服。

密耳加，最瘦弱的一個，她裹在她的母親底大披肩裏很像旅客的布袋，從陰暗中發出柔脆的小音，「戰爭像什麼呢？告訴我，麥得舒，告訴我們這個故事！」

麥得舒說道，「是，戰爭像這樣的。個個人用刀互相刺殺，互相用劍殺死，互相用大破



放，你殺死的更多，你就打勝仗。沒有人對你說一句什麼話，因為那就是怎樣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戰爭。」

「那末他們爲什麼互相殺死呢？」密耳加堅執地向。

「爲了皇帝！」麥得舒說，他們又靜下來。

在他們朦朧的眼前底晦暗之處，顯出許多光榮底勢力和輝煌。他們一動不動地坐着，他們底呼吸不敢似的從他們口子裏漏出，好像在教堂裏禱祈一樣。

於是麥得舒又迅速地集中他底思想，驅散沉寂，嚴重地向他們說，「我也將去戰爭，反對敵人。」

「敵人像什麼呢？他頭上有角麼？」密耳加忽然又脆聲問。

「自然他有的，沒有角怎麼能做敵人呢？」東切克用着重的語氣，幾乎發怒地回答，莊嚴地。於是連麥得舒自己也不確知這回答是正確的。

「我不以爲他——有角！」他慢慢地遲疑地說。

「他怎麼會有角？他也是一個人，像我們一樣的。」露西加不願似的說。她想了一想，接着說，「只是他沒有靈魂。」

停了許久，東切克問，「那末怎麼一個人獲殛在戰場上呢？像這樣，往後面翻？」他做着姿勢。

「他們殺死他！」麥得舒鎮靜地說。

「爸爸答應給我一支鎗。」

「他怎麼能給你一支鎗，倘若他獲殛了？」露西加粗魯地反問。

「他們殺——死他？」

「殺死，」

這幼小的睜大的眼睛，沉寂與憂愁的閃動在黑暗裏，在許多不可知裏，在不能想像的心內。

同時在草舍的前面的板凳上坐着祖父祖母。太陽底最後的紅色的光焦灼的射過園子的黑暗的叢葉。黃昏是幽靜的除出幾分鬱悶的，伸展着的嗚咽，已經是啞聲的，從獸欄裏發出來。這是一位年青母親的哭泣，她到那裏是去看守家畜的。

兩位年老的人坐着深深地俯着，互相靠近，捻着各人底手，好像他們長久沒有牽過了。他們用無淚的眼凝視大上的晚霞，沒有說話。

伊凡·開卡(Ivan Cankar 1894—1918)是南斯拉夫·斯拉窩尼亞省最著名一位作家——小說家和戲劇家。他底主要作品是晚年才出的·*Dream Visions* 是歐洲大家所稱頌的名著。本篇是從 *Great Short Stories of the World*、莫重譯的。

## 雪的飄飛

江昌緒

白茫茫的白茫茫的銀宇瀰漫着雪的飄飛，  
腥穢黯澹的人間啣充滿了聖潔的光輝。  
我依傍着樓頭癡望着那銀雪漫散的天野，  
憂樂參半的心中浮泛起茫漠幻滅的情思。  
哦，白雪的飄飛洗刷了人間臭毒的惡跡，  
片片沉落的雪花掩蓋了人生途上的荆棘。  
我願永遠踏上鋪滿遍山遍野的銀白地氈，  
攜着情侶纖纖的素手走到光明的園地。

雪的飄飛 難懂的詩

三五

## 難懂的詩

憤世

聽說李金髮先生底詩，是不大容易懂的；這自然是因爲詩意深遠，超乎常人所能理解的程度以上之故。可是小子不敏，把他老先生底食客與凶年看了一點，似乎有幾處連句子都不大通的，宜乎他底詩，高深而不易領解了。既然如此隱晦難懂，那麼，他底詩的美妙，偉大，自不待再費口舌了！何況他是刮刮叫的某國留學生，這可不是他底詩的保證麼？這樣看來，雖然是連句子都不大通的，我們的李先生却仍不失爲現代中國的一個大詩人；——至少也是一個詩人。

## 在我們的省裏

川人

在語絲的隨感錄和通信裏，曾發見很多新京舊京及革命策源地的嘉言懿行，而對於這個蠻觸之國，比地獄還黑暗的四川，却很少有人提及，雖然也有一二人說及漆樹芬的女弟子（？）營倡，和成都土豪（土豪者士文豪之簡稱也）在爭辯着革命文學。其實這裏的嘉言懿

行之多，真十百倍於外面，我不忍一人獨賞，特把我記得到的寫點出來，讓大家見識見識。

一

有人說大學生畢業出來沒有用，這句話至少在四川失了效力。在這兒小軍閥下面的走狗，那一個不是大學生？從前楊森的秘書營秘書團固無論也，而現在自從革命成功以來，所有革命之士，盡被我們革命的軍長錄用起來，即素在狂飈上做文章，高歌長虹的好友，開口罵人腐朽昏庸，閉口罵人不革命的BG先生也大做其科長，委員，大捧其軍長，主任，大坐其包車，汽車。（坐汽車的機會略少，不過陪陪而已）有人問他：「爲什麼你也腐化了呢？」他怡然的答語是：「爲適應環境計，要這樣才對。」

二

還未終了，鬧得像煞有介事的川省指委與成都民衆（？）團體的糾紛，你們外面的人該知道一點。也許因爲橫豎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竟沒有人注意及。他們雙方都登啓事，發通電，向中央陳訴，說得多麼冠冕堂皇，其實如將他們的黑幕揭穿，實在狗屁，一文也不值。在現在川省的革命軍，顯然的分爲二派：一派是劉某兩叔姪，一派是鄧××田××楊×等。鄧田劉同住省城，他們的衝突尤大。省指委向來是接近二劉的，他的主席向××，是劉部下一

在我們的省裏

個師長，其餘委員如葉××楊××陳××李××，均被廿四軍軍長劉收買；這當然引起二十八軍軍長鄧的不快；同時廿八軍部下的走卒策士如陳××鐘××等也想過點黨官癮，且站在廿八軍的地位上，故擁從合州被擠而來省的廿八軍三師政治部主任陳××為首領，組織一民有社以反對省指委會。起初想利用市職工總會以搗毀省指委會，而省指委會却預先豢養一批走狗如劉××等先於其中破壞以便接收。殊市職工會拒絕接收雙方關係。民有社更利用廿八軍系的機關報，天天罵省指委，省指委宣傳部乃訓令各報停止登載黨務糾紛消息，於是民有社藉題發揮，謂為壓迫輿論界，由民有社中堅份子及廿八軍陳××楊××傅××等出而操縱報聯會，使大多數的成都新聞界一致反對省指委會。不過雙方各有仗腰子的革命軍人，誰也奈不到誰何，其結果仍成僵局。省指委見對方有小組織，亦欲拉攏所謂民衆領袖，言論界，以及握教育權者，組織一中堅社以相抗。於是中堅與民有各披露各的黑幕和背景，王婆罵雞，醜態百出，雙方人格，掃地無餘。復於此時民有社支配下之醒民日報登一諷刺擁護省指委會的團體岷江「大學」的消息，於是中堅社之黃冉（該校校長教務長）即率領其學生搗毀醒民日報，民有社乃請出後台老板鄧×，打電話與劉××令城防部嚴辦該校學生，為敷衍面子計，捕十七人去關著了事。……以上三事都未正式解決，刻下東戰方殷，雙方的走狗都在那裏明攻

暗門不置，總之一切好聽的「黨務」「民衆運動」「革命」等名詞，一入夔門就會供軍閥僚政客的利用，變成污濁不堪的臭東西，真是不由人大放悲號了。不曉你們外面是否這樣？

三

因爲革命「已成功」，所以成都的民衆團體特別多。雖然是毫不統一，連床疊架，而且一帶互相傾軋着，但是他們那種革命精神，與革命軍聯合之緊，是很可佩服的。現在把他們時一列出，以愧外面之停止民衆運動者。

工人運動：四川全省總工會 成都市總工會 成都市職工總會 成都市總工會籌備處

成都市政總工會 成都市財政工會（以上二會都是獨立的）

商民運動：全省商會聯合會 成都總商會 成都市商民協會 四川商民協會籌劃處

農民運動：成都四郊農民協會籌備處 成都市農民協會 四川省農會 四川省農民協會

婦女運動：成都婦女改造會 成都婦女協進會 成都婦女協會 成都婦女協作會

學生運動：四川全省學生聯合會籌備處

新聞界：成都報界聯合會 成都報界協會

除掉少數團體有所謂衆羣外，如商協，總商，市職，其餘一個也無，會址就在他家裏

在我們的省裏

或本人身上，所有會長，部長，委員，代表，都是那一兩個人包辦，但這無害於革命和拿錢的。

四

半公開或完全秘密的小組織，在這裏也恐怕比任何地方多，他們的目的自然是在革命，或者造福民生，雖然他們絕不會做過，而且只見著捧軍閥搶地盤，如何去植黨營私，升官發財。現在且把他們調查出來以與所謂勵志社……等比美，并證明「黨內無派」這話是不對的。

1. 誠學會 國家主義的對外活動團體之一，資格頗老，表面似已停止主義活動，專致力於政治方面，其實暗中仍進行至烈。其大本營為廿四軍，廿一軍亦不少，廿軍有一小部份。主要份子有劉，胡，葉，尹，李，龍等。

2. 民有社 最近始成立，以廿八廿九兩軍為背影，其前期為赤心社，曾一度投八〇〇懷裏，分共後，知附和C P無官可當，乃改稱左派，擁護汪陳，其實際則完全以升官發財為自的，與其他團體一樣。（例如他們為想推倒二劉，即不惜與汪陳相反之桂系勾結是）其主要份子有舊官僚陳××，新小政客鍾，鄧，劉，黃，傅等。



3 中堅社 亦係最近產生者，以省指委爲大本營，頗與廿四軍接近，專與民有社及從前的省執監會爲敵，其主要份子有李，葉，黃，冉等。

4 平治社 成立最早，會員甚多，初與誠學會對立，不少所謂國民黨同志，惟現在分裂成三四小派，現一派與民有社勾結頗緊，其主要人物爲呂，焦，范。

5 健行社

6 中社

7 知行社

以上均國民黨石派團體，社員學生爲多，以成大爲中心。

8 訓政促成會 係從前舊省黨部人物所組成，有周，冷，唐，曹，呂等，以反對現在省指委爲事。

9 北京法大同學會

10 北大同學會

11 明遠學會——即成都高師幫

12 高等幫——從前之四川高等學校畢業者

在我們的省裏

13 東南學會

14 黃浦同學會

以上六團體均以學校為單位。

此外其他的小組織尤多，不下百種，平時你傾我軋，入主出奴，各捧其老板，為虎作倀，把四川鬧得來這樣烏烟瘴氣的，他們至少要負大部份的責任。

其餘可唱可泣的事還多得很，手寫痛了，容以後再告訴你們。

一九二八，一一，三〇，於成都

## 「陳鐘凡」與「田銅盤」

汪靜之

陳鐘凡在他的大著中國韻文通論第十頁說衛風伯兮是寫粗人；經竟鐵民先生一懷疑，陳鐘凡好像「打屁股亂招」一般，馬上便承認是寫「粗疏的美人」；再過了兩天，陳鐘凡給章先生的信中，又一變而為「疏略不精修飾的一個女人而已」，意思便是說不是美人。陳鐘凡那裏來的魔術，居然能夠把數千年前詩經裏的人物搖身變了三變！當陳鐘凡著中國韻文通論未下筆時，必然早有成竹在胸，對於歷代韻文都有了深邃的觀察與領會，固定的觀念與評

語。何以現在陳鐘凡對於詩經的觀念反而動搖起來，茫然起來？何以陳鐘凡對於詩經的評語屢次更換不已？

陳鐘凡解詩經的毛病便在『增字解經』，好像宋儒解『致知在格物』要增一個『良』字上去，叫做『致良知』一樣。伯兮中的主人本無粗美之分，而陳鐘凡却要增上『粗』字或『美』字，這不是犯了增字解經的毛病嗎？

陳鐘凡中國韻文通論第十頁『寫人』項下舉了兩個例子，一為碩人，陳鐘凡解之曰：『寫美人』；一為伯兮，陳鐘凡解之曰：『寫粗人』。兩詩同時舉例，明明是代表相反的意思。粗是粗劣粗醜的意思，和美字相反。所以陳鐘凡說的『粗疏的美人』五字不同，因為粗則不美，美則不粗，不能粗與美兼而有之。陳鐘凡第一次認錯，說『粗人』二字實與原意不合』是很好的忠於學問的態度；但陳鐘凡第二次又變卦想不認錯了，引說文『物不精也』來解粗字，再由『物不精也』變而為『疏略不精修飾』，未免太曲解了。陳鐘凡以為這樣便可敷衍過去，但我們看罷：『精』字廣韻訓『好也』；再看『好字』，正韻訓『美也』。由此可見『精』字是精細而不粗劣，精美而不粗醜的意思。『粗』字訓『不精』便是不精美，不精美便是粗醜。陳鐘凡於粗字不用最普通的意義（粗劣粗醜）而要用說文：『粗，大也，略

也，疏也』的解釋，那麼何不直接說『寫大人』，『寫略人』？爲什麼要說『寫粗人』？

陳鐘凡給章鐵民先生的信內說：『不過現在人把「粗」字全當「鄙陋」解，那就不合原意了。』陳先生要知道文字的意義常常要演變進化，孟子說：『泄泄，猶沓沓也』，便是詩經時代『無然泄泄』的『泄泄』二字所表的含義，到孟子時代已由『沓沓』二字來代替，泄泄已成爲過去的不普遍的字，所以孟子當時只通用沓沓二字了。如王念孫考出來，在墨子裏『也』與『他』同，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意卽『譬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但是我們現在『也』字不再用作『他』字了。又如尙書周官二『不學牆面。』面猶鄉也。項羽本紀：『馬童面之。』韻會：『相背曰面。』但我們現在面字只當面積顏面解了。又如論語：『予有亂臣十人』，爾雅釋詁：『亂，治也。』而現在亂字只當作不治用了。由此可知字義是要演變進化的，我們應該用當代最慣用的意義。

陳鐘凡如果真正愛古，崇古，醉古，拜古，不用文字的今義，而要用已死的古義，當然他也贊成一切文字都讀古音的。我們看他的高姓大名『陳鐘凡』三字的古音怎樣讀法：

陳，古與田同音。說文：『田，陳也。』易林：『秋糧未成，無從至陳；水深難涉，使我不前。』這裏的陳便是『都年切』，與『前』相叶。

鐘，是舌上音，錢大昕發現古無舌頭舌上之分，便是現在讀舌上音的字古時都讀爲舌頭音。例如「中」字是舌上音，但古時讀爲舌頭音的「得」。三倉云：「中，得也。」又如書經：「惟予冲入，」釋文：「直忠切。」古讀直如特，直忠切便是特忠切，冲子便是音子。陳鐘凡的鐘字與中字同音，古讀爲得；但得與鐘不同韻，所以我要把鐘字讀成冲字的古音：「銅。」

凡，是輕唇音，是由F拼成的，錢大昕考出古無輕唇音，現在F拼成的輕唇音，古時都讀成P拼成的重唇音。尚書立政：「方行天下」，商頌：「方命厥后」，方字古音讀如旁。凡是F拼成的，古音便是P拼成的「盤」。

陳，古音田。

鐘，古音銅。

凡，古音盤。

陳鐘凡三字古音讀爲「田銅盤」。陳鍾凡是愛古，崇古，拜古的人，文字都要用古義，所以我們也應該用古音來讀他的古色古香的尊姓大名：「田銅盤。」

還有：陳爲胡之後，胡爲姚之後，姚爲盤古氏又名渾敦氏之後。陳鐘凡（錯了，應讀古

音：『田銅盤。』居然數典忘祖，不姓他遠祖的古姓，而姓今姓，不孝不忠，莫此為甚。他應叫做胡銅盤，更好是叫做姚銅盤，更更好是叫做盤古銅盤，渾敦銅盤，混沌銅盤這樣的姓名才真正是古色古香的。

一九二八暑期中，於真茹暨南大學。

## 國外文壇消息

### 文藝百科辭典底刊行

峯

莫斯科 Communism 大學院出版所，自二八年十二月起，發行文藝百科辭典。編輯者為弗里却（主任）倍基生（代理主任），列彼捷夫·波連司基，路納却爾斯基，芮西諾夫，貝列維爾謝夫。共七卷，五〇〇〇頁，每卷定價五盧布。範圍及到文學方法論，詩學，美學，文學史，文學生活，世界文學底諸形相，言語學，神話學等各部門；舊俄，新俄，西歐，北美，南美，東洋諸國的重要的文學現象想來都包括在內了。

### 少年用新法蘭西歷史

從來小學校中學校等所用的歷史教科書，是讚美征服者的歷史，謳歌戰爭的歷史，讚仰英雄與偽善者的歷史。安納特爾·法朗士曾經對小學教師們叫道：「將你們所有的一切的歷史書都燒去了吧！」應着這個叫聲，嶄新地嘗做民衆的歷史，真實的歷史而編纂起來的就是一少年用新法蘭西歷史了」。編纂者爲 *Fédération unitaire de l'Enseignement*。在資產階級政府的國家，有這樣的歷史教科書出現，真是珍奇的事。目下，在法國，某黨及各組合有叫呼「學校採用這新教科書」的運動。

### 日本無產階級美術展覽會

日本在去年從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十二月七日止的期間，曾開了一次于真的意味上的無產階級美術展覽會。這展覽會有如下的意義。

一，這展覽會，因為牠是造型美術家協會聯盟，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勞農藝術家聯盟，大衆時代社合同主催的，所以促進了藝術運動底統一的趨向；現在，造型美術家協會聯盟和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在具體地進行着合同。

二，日本的無產階級，已發展到有真能對抗資產階級美術的美術了。已直接肉薄到資產

階級美術底陣營了。

三，因這展覽會，日本無產階級美術得到一個可以清算過去的謬誤而向新的方向去的最好的機會。

列在這展覽會的作品，有百十枚光景的油畫，二十枚的宣傳畫，二件彫刻，三十件光景的工藝品。

### 辛克萊底信

當託爾斯泰誕生百年紀念的時候，美國辛克萊曾寄了下面樣子的信給蘇聯的「託斯」通訊。

「託爾斯泰是屬於有世界的偉大文豪之偉大的精神力的藝術家行列的人。雖然他有許多教理上的反動性，虛妄性，但他對於人類底贈與是大的。託爾斯泰，使一切新的時代記起說藝術不具有和宣傳共通的東西，或說藝術能超越時代底社會的精神的問題的這種思想是完全錯誤的這件事，當作一個英雄的有規模的紀念碑而聳立着。」



# 剪報

## 黃節函覆孫光庭

### 對廢孔祀抗議書抒述所見

教育廳長黃節。以孔子學理。總理對之向無微詞。而我中國數千年來人民心理。亦莫不知有孔子。其主張廢孔者。固拂逆我國數千年來人民心理。亦即間接懷疑總理。特將所見。函復雲南省府委員孫光庭。并請再檢送廢孔祀抗議書一份備存。文云。逕啓者。案奉廣東省政府第四零五號訓令。內開。現准雲南省政府孫委員光庭寄日代電。廢孔祀抗議書。一通。等由。合將該抗議書。隨令檢發仰該廳即便擬議逕復。仍將該抗議書繳還備查爲要。等因。奉此。載讀貴委員廢孔抗議一書。洵能言人人心中所欲言。至佩至佩。議中謂先總理獨於孔子無微詞平。日演說及出版物。所以稱引而推美之者。不一而足。又謂治事之暇。必書禮運大道之行一章。而天下爲公四字。則幾於日月經天。人人皆見云云。蓋總理之期望革命成功者。在於大同。今攷禮運原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

( 49 )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政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云云。細譯其詞。蓋孔子祖述堯舜之治也。堯舜當時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其曰。天下爲公。言官天下之君臣也。曰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推父子之親也。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明長幼之序也。男有分。女有歸。夫婦之別也。至於講信修睦亦包兄弟朋友言之也。堯舜之治。在於明人倫。孔子祖述之。先總理常常書之。亦必心寫心藏之矣。今主張廢孔。正如議中所謂直接抨擊孔子。卽間接懷疑總理。背本黨主義。是或別有一本黨主義者在也。不然。孔子主義。在明人倫。廢孔子。卽是滅人倫。滅人倫之禍。至於城郭邱墟。邑里灰燼。無可飾卸也。夫治國在於提挈有人。有政治力之提挈。有道德力之提挈。政治力之提挈有形。而所及有限。道德力之提挈無形。而所及無限。孔子者。吾中國道德之宗也。無孔子是無中國之道德。廢孔子則不能藉孔子之道德以裨政治。而一人心。主張廢孔者。是以十七年人心之陷溺爲未足。又從而麻醉之也。主張廢孔。卽不啻主張廢學。試問吾中國自有史以來。其見於十三經廿四史中所謂學者云何。中間除秦之燔書滅學。普之清談亂經。六朝五季之晦盲否塞。反覆沉痾。雖不知重孔學。獨未敢言廢也。今革命既十七年，幾敗於共禍滅倫。亡羊補牢。猶

爲未晚。且我國數千年來。人民心理。莫不知有孔子。今而主張廢孔。是拂逆數千年人民之心理。使人民對於總理創造之民國政治。有所懷疑也。其失計孰有甚於是乎。然則保存孔祀。以釋羣疑。而奠國基。事莫有急於此者矣。謹就鄙見所及敬復貴委員。希爲察照。并乞再檢寄抗議書一份備存。至級公誼。此致雲南省政府委員孫。

（廣州芙夫先生寄來。後黎生先生又寄來一件。見廣州民國日報去年十二月廿七日。）

## 編輯後記

據書店老板說，近來詩集的銷行頗壞。實際上，詩集的刊行，也更見其少了。可是在語絲的投稿諸君的作品裏，却以詩爲最多。因此，可知詩的運命，將來還有翻身的日子。可惜本刊篇幅少，不能多多登載，這對於投稿詩的先生們，抱歉的很！

關於揭破上海辦學的黑暗的情形的來稿也很多。但本刊覺得專與辦學界爲難，在智識程度如此淺缺的我國內，因此，一概割愛了。還有幾句對海防路私立商科大學蔡君說的話：因蔡君沒有寫明地址，故附在此。

( 51 )

蔡君：關於你們的學校的腐敗情形的來稿，收到。在你果然是一片好心，惟恐後來的同學再上當。不過，你可知道上海的學校，以學生當作「賺錢的目的物」「商品」等，還算進的徼倖的；不然，竟會因學生對創辦人一二句話的不滿，就命捕將你送到捕房去，說你共黨，可以送掉性命！學校成了謀害青年的陷阱，你想如何？在中國讀書，總之是苦的；我想，只有學生諸君們自己來努力於學問。即祝 康健！

編者

還有兩句要對讀者聲說的：（一）本刊以前錯字頗多，以後當細心校對。（二）以前因印刷關係，常誤遲時日，以後則準期出版，不致負喜讀本刊諸君的雅意。

# 語絲

第五卷·第二期

## 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是什麼？

建人

中國根本上還只進化到後期農業的社會，只因為和先進國交通的緣故，於是得和機器接觸了。可是他早晨攜苗出去，日暮荷鋤歸來的事情是能幹的，如使用機器，却在在缺乏知識和技巧。別的不說，單講交通罷，在沒有多久的時期中，津平車互撞了，死了十幾個人，漢平車間一回失火了，廣東某火車過橋時竟走入水中去，更有新華輪船沉沒了，別的損失和信用且不說，搭客死的四百多，逃出的寥寥幾個。復從傳來的消息上看起來，這等事情的發生並不是由于非二十世紀的人力所不能避免的災難，却實在由于可以使他發生的疏忽。試和英，美等國比較，他們那一國在同一時期中，火車汽船的出險會有如此之頻，死人會有如此之多的？

( 53 )

這也因為中國人在各個方面廣告中國人之無能，于是不名譽的代名詞來了：「哲學的民

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是什麼？

族」哪，「科學界的笑柄」哪，「無知」哪，等等。又從這些句上推斷中國人是屬於「最廉價的生命」的一類的。而凡生命價值低的民族，不得和高價的同其待遇，這又如歷史上的事實和被因襲認為當然的。

對於上面不平的觀念，我們雖然沒有辯明的必要，但生活的能力終究是需要的，——即知識和技巧。使我們能製造機器，使用機器，而自己不致撞死在機器裏。不過這種能力的養成不是容易的。第一須對於國民切實的訓練和教育。

我覺得這裏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即必須使大多數人有科學的頭腦和工藝的手。所謂科學的頭腦，並不是說中國應有一打恩司登，兩打達爾文。或者大家都能說明意識是什麼，講起細胞學，都知道彌多供特里亞的機能在什麼。有這些人，或知道這些事固然好，但最要緊的是多數人能夠尊重事實，切實觀察，和切實的做。現在中國似乎有許多人。譬如看見鐵針，他會忽然想到孫行者的鐵棍，因為西游記上說老孫的鐵棍只要叫一聲「變」就會變的如綉花針的小的。於是想像飛揚開去，這針被神怪的看了。這種想像用在有些地方固然也未可厚非，但在謀民族的存活，沒有法子，只得叫人平凡的看，知道他是鋼鐵所做，可以縫衣以及鑼了便容易折斷等等。雖然不妨另有一班人在「月亮姊姊呀，」「我的愛人兒呀」的吟着，

但在這樣生活艱難的時候，總非另有一批能明認事實，和工人的手的人來負擔謀民族的生存的責任不可！

然而這又何等可悲的事情：中國儘有着眼光遠大的人，他們知道那一派必定將來得勢，以便預先依附。而礁上燈塔，雖有着望遠鏡却還是不能早點看見，竟會轉舵不及的！我們所最需要的却在能辨認燈光和礁石！

Bernard De Mandeville

小泉八雲講

侍桁譯

——英文學中的畸人之一——

在這樣底世界裏，有一件事你們必須要期待着，便是假若你們有一種新思想，而敢公開地宣佈出來，你幾乎總是要受一般的非難。並且你所受的這種非難的分量，對於你的思想的重要與你的說出的力量，將要成爲正比例。當然，假若你的思想只是些少數底學者所能了解的一種，大概你將要被人遺棄了。假若你有一種完全底新思想，那時除非你是一個極富而獨立底人，你怕將要犧牲很重大底代價因爲你敢公佈它，並且關於這一點，那些了解你而肯容

( 55 )

納你的思想的小部份智慧底人們，對於你也將不能有一點幫助。大概在不知不覺間你會惹惱了社會中的大保守黨——他們對於新底一切總是些聾子與瞎子，他們將對於你一點道理也不講了。所以洩露出一種新鮮底意見，就是在世界上極文明底國家裏，也不是需要少許底道德底膽量。

在這位奇異底人的性格中，道德底膽量大概實是能誘惑我們的只有底一點，他的名字也便是我們這篇短講演的主題。你們可以觀察出這個名字并不是英文的，實在曼得徹若(Mandeville)也不是一個英國人。他是一個荷蘭的醫生，在快到十七世紀末的時候，他移居到英國，十八世紀初在那裏他是使他自己的名聲非常高漲了。他生死的年代是在一六七零與一七三三。他雖然是行着醫生的職業，而他彷彿曾是一個極粗糙暴躁底人；但是所有關於他的記事都是那些極端怒惱他的思想的人們寫的；所以我們必須要預先假設他是曾受了無數底誹謗。無論怎麼說，因為兩種理由，他在英文學中占有極顯著底地位，第一是，他曾對於他當時的道德運動表現出一種反動，或者大概甯不如說他是曾反攻了十八世紀主要底道德哲學。第二種理由是，雖然當他大部份的生涯中在英國他是曾被道德底人們高聲的責罵過，雖然他的書籍曾被普通底統刑吏公然地焚毀，但是他的輿論在後來曾影響了英國的道德家與英國的思



想家。在這一百多年中，簡直一提起他的名字就要使人感到不好底興趣；但是就連那些在任何智識上無論如何都不想信他的人們，也承受他的觀念而利用着它們了。雖然他的作品在我們的今天還沒有編纂，但是在最近底將來怕是極有可能吧；並且我們現代底思想家們對於他也已表示較以前和善得多了，布朗甯曾把他作爲一篇詩的主題，他在當代的所行所言應當值得這位詩人的權威注意的，因爲這位詩人的自身會是道德思想家中的最寬大者。

( 57 )

曼得微若第一次得到人們的注目，是因爲他用詩寫作了一部驚人底政治宣傳小冊，爲防護那壞名聲底車遲意爾 (Churchill) —— 卽瑪爾包羅公爵 (Duke of Marlborough) —— 的，他是英國政治家中最有手腕底人，但同時也是最腐敗的。他是同樣地可以奉仕芥姆士王與威廉王，—— 要看他的興趣放在那方面了；可是他迷惑在兩者之間。當於他爲他的國家戰得了大勝利的時候，他也是真好巧極了，就同那些會與他戰爭的人們續行了密計。他的歷史是非常特別，我可以勸你們在麥考雷的英國史裏讀些關於他的事。關於車遲意爾不用多說了，只是說當於國王與公眾知道了他的密策，知道了他的奸計，可是他們只能在相當底一點上同他爭吵，因爲他能替他們在戰爭中爭得聲譽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的。你們若是能到了法國北部去，我想你們一定還仍能聽得見一般鄉間人們唱那些關於瑪爾包羅的名歌。他遺留下一個

極好而同時也是極壞底巨大底名字。

正好在這樣底時候，當於英國的公衆都最憤怒車遲意爾的時候，曼得若出版了他那八音節詩的小冊子，題名爲「吵嚷底蜂巢」；或是，變忠實了的無賴徒」。作者取了他這種寓言的題目，是以一窩蜂表現這人類工業的社會。他試驗着想證明那人類的名譽熟，自私，勝利的渴望，奸計，事實地講凡是車遲意爾所被人們責罵的種種，都不是真實底危險，而寧反是社會的真實底利益。作偉大底事情若是沒有誘引，將沒有人願欲作它們了。愛財很可以挑撥人們作壞事；但是它也可以刺激人們爲他們的國家作好事。在這種有極偉大底才幹的人物的情形下，一個民族的運命都是歸屬於他的，他絕不能極巧妙地毀了他們國家而對於他的自身無損；或者是他也絕不能得着極大底利益而竟不利益他的國家。怕一個政治家，因爲他是腐敗，因爲他是愛錢，因爲他預備要作不道德底事，這是傻極了；——只有的問題是，是否他真正有偉大的才幹。這些是曼得微若粗暴地表白在他的寓言中的思想；裏邊是有一種真理的，那些已被時間證明爲有價值」。現今這些思想已被最近工業底經驗更多大地擴張了。一個人富有廣大的智能，可以毀壞了無數萬人而使自身富裕，但無論他是多麼壞，不必然是社會的破壞者。他不能只曳倒而不再建設。他不能擴展自己的財源而不十分地利益他的國家。美

國那種鐵路大欺詐行爲，在一世紀前曾產生了無數謠言，給了這種真理的一個好例。沒有問題地大壞事是創下了；但是創下壞事的人仍然是利益了國家比他所毀壞的更大。在毀壞之後他更建設了，現存在的美國鐵路的大系，不少負於他的天才。當然曼得微若未曾有過像我們今日一般地，得知社會學的便利。這種科學在當時還沒有產生呢。他是像那樣底一種人，在暗中摸索些物體而只是能矇矓地信任。他漠然地感到真理；但是他只能說出半真理來。他的意見的大部份須要受有力底批判，因為它們是未完整地表現出來。但是是一個人不能太按着文句觀察曼得微若了。當於我們從他的字句理解了他的思想後，我們能最好地是鑑賞他。

經過了十年間的一個距離，在一七一四年，曼得微若重印了他的詩，改了一個新名「蜂的寓言」；或是，私惡與公利。「這一次這本詩是擴大而展發了，並且附上一長篇關於罪惡與道德的散文論文。最初這本書只是引起些偶然底注意；但是它被人看成爲是對於倫理的侮辱，它被密都爾塞克斯(Middlesex)的大陪審官處置沒收了。不只是它被沒收，並且曼得微若的自身被判斷爲是當代最有毒害底作家。幾乎每一個重要的神學者都攻擊他；——就連那偉大的勃克利(Berkeley)都想，回覆他是必要的。但是他却不怕，勇敢地守住他的陣地，——一版隨着一版地印出他的作品，——每一次都增大它，並且使它更對於正教的趣味有所反惡

( 60 )

。但是說來也很奇異。蔣生却給這本書一個公評。他指示出書中確實底誤謬底推理；但是他又確實地說，曼得微若會使他對於真理的眼睜開，這樣真理是他以前從未看到過的。這是蔣生的公正的一個最特殊底證例。最常常他是不公正的。

當於我們走近像以下這樣書中的文句時，我們覺得所以經過一世紀人們還總對曼得微若怒惱者，那彷彿是沒有什麼可奇異的了，人們時常不叫他“Mandeville”，而叫它是“Man-devil's”（人魔）。『在世界中所有我們所謂的惡，——道德底同樣也是自然底，——便是造成我們為社會動物的最大底原則，它是堅固底基礎，沒有例外地它是所有底真理的光與助力。凡是被叫為惡的便是公衆底利益。在道德底衝動或是動作的發源之間是沒有分別的。無論什麼在它的本立場上講全是自然的而合法的，並且因為對於一切都放任，而也便最好地保持了——一般底幸福。無論誰若是對於私惡加以遏止的話，那是篡奪。』自從它拒絕了人類道德體驗的全價值，你們自己也可以看出這並不是好底推理了。曼得微若並不是一個好底推論者。他只是把自己的意見，粗糙地表明於印刷中，不想試驗着作出真實底聯合與論理底統一，存而是安心惡狠地反駁那些收容他所輕蔑的意見的人們。假若你對他說，社會只是要抑制人們熱狂與惡德才能存在，他必勇敢地答覆你道，『正是相反，因為人們的熱狂與惡德社會

( 61 )

在的；——是因爲這些才使人們集齊在一個社會裏，這樣才可以得到恩惠。」這樣答話因爲它的怪誕使你驚訝而鼓動你；但是它能強迫着你想，並且在想了很久之後，你將覺得曼得微若並不是像最初那般覺着怪誕似的了。不過你若更進想一步，你能發現出在他的錯誤裏是有一個真理的核心。他的一般底誤謬在很早的時候便被蔣生指示出來了，——也就是說，他把愉樂與惡德混合了。現在你們若是把他的意見解成這樣，說人類是因爲求得種種不同底愉樂所以集在一起的，他關於社會的本原的議論將一點不覺着愚蠢了。事實是這樣子，曼得微若當時是攻擊禁慾主義底精神。——它是叫一切感覺底放任爲惡德；所以當於曼得微若扭轉着說人類的社會是建設在自然底情熱與慾望的放縱之上，他並沒有十分誤謬的。但是在論戰的火熱之中，他把他宣言書寫得遠過於這樣了。他說，肉慾，盜竊，名熱，拐騙與所有的大惡德——真實底惡德——是對於社會有用的，並且必須把它們看成爲是公衆底利益。那些肯放縱我們所謂惡情熱的人們，不但不應當把他們放在監獄裏，而應當看這樣底人們是公衆底利益者與社會的救助者。於是這個世界惱怒地吼叫起來了。曼得微若不只是一個傻瓜；——他是一個惡漢，是一個野獸，是一個不適宜生存於文明中心的動物。但是蔣生仍有那樣底膽量說，「那個人使我對於偉大底真理睜開了眼。」

這真理是什麼呢？曼得微若自己永沒有那樣天才足以把它用美善底外形論說出來；蔣生又保持着他的聰慧給他自己了。大概這種真理在布朗甯把它表現在他給曼得微若的靈魂的詩裏之前，永沒有充分地表現出來。那是這樣的，——世界裏美善的發展，是極大底部份有賴於惡德的發展。這兩種東西是像光與影一般地不能分開。若是沒有影，光就連顯現物件的力量都將不足。並且在一個世界裏想沒有影地自由地走着既然是不可能的，同樣地一個沒有惡的世界不能算是一個善的世界，而是一個虛無的世界了。曼得微若發現到，惡德與誤謬較痛苦的容受是更不能壓抑。所有的我們都不想知道痛苦；但生命的簡單底要件，便是快樂與痛苦不能離開。你不能有一個而不要另一個；假若你想不到哪一個，於是兩個你必都不能得了。

但是曼得微若比較這個更看深了一層。他不只是能看出惡德與誤謬在這種不完整底世界裏是不可避免的，而他更看出它們是社會的思想。他屈邪地看了；他倒置地看了；有些時候他用最無意義底方法表示出他的知覺——但是他看見了一種偉大底直理，那是進化論的新哲學會超越曼得微若自己的所望更大地發展了。這是那種真理：——正好似體質底與心靈底進化是痛苦的結果，同樣，道德底進化是惡德，殘忍與不公平所產生的痛苦的結果。是因爲

永久不變地反抗這些東西的結果，——是因爲忍受着這些東西所成的痛苦，——人類才堅強了它高貴與不自私底一面。惡德對於社會是有用的，並且在這樣底意義講對於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它們是必須勝過的阻礙。不必需於努力的地方，力便不能存生。在這世界裏若是沒有錯誤，實際上便一定也將沒有正當。這仍是那光與影，快樂與痛苦的問題。極其模糊地漫得微若確實看到這種道理了；只是因爲他能看見了這樣，所以他在十八世紀裏享受了一個粗暴強壯底思想家的榮譽。

## 秋愁與憶病

少仙

「病在生疏的異國，是頗爲感傷與寂寞的。」

窗外盡落着雨，細迷的灰烟中，可以看見雨絲的閃落；雖然鬧，這在好人覺來，病者是愈增寂寞的！「甲丁，——甲丁，——」雨點擊激着錫皮屋頂。

「病在愛人懷裏是幸福，——不，就是母親也好，」想着淚水墮淌了！

「不要胡思瞎想吧！」

秋愁與憶病

可是仍然要想，比禁止不抓疥瘡還難。

「這是秋病，『悲哉秋之爲氣也！』還不如說是想病，病確是幾夜不睡想來的；不，想也不是病根；病根在沒有她！沒有她！沒有她！所以歸根是『寂寞病。』但是寶塔式，不，螺旋式，——沒有了她纔想，想纔病，病纔感到秋之可悲，雨之可厭，生疏之可傷。——越感越傷，越傷就越病；越病就越感，就越傷，就越……！」蒙頭蓋腦的在被中劃病的公式。

「愛人懷裏多病一天是一天幸福，母親懷裏也是，但不要病重了，病重了自己固然要痛苦，就是愛人與母親也要傷心受怕，不是鬧着玩！最好是半帶裝半帶病的像現在這樣，然而最不好的也是現在這樣，因爲是病在生疏的異國裏！」甜和酸和苦澀交織着微弱的心。

現在是入了夢了：

「那時還小，八九歲吧？年歲雖然記不清，確記着父親母親都還很壯健，由這一點證明自己已年歲也必不大。像是被父親圈羊似的閉在後園念『天地玄黃』『右傳之幾章』的那幾年；不想念書，就硬把小腿肚兒膨起來嚇母親，說是腿肚兒腫起了！沒有跳椅子蹦板橙，怎麼好好的會腫？那麼是虛腫無疑了！還了得！母親就暗暗地咒罵：『硬逼硬逼！沒有赤着屁股的孩子會中狀元，逼死就算，反正俺娘兒們是眼中釘！』母親雖忙着去港北二牛的藥鋪買膏



藥，——用貼膨起的腿肚兒，——殊不知上了小人兒的當了！父親雖嚴，兩天的病假是再也  
不敢吝的！

「生個小瘡兒，喝口好湯兒；生個小病兒，不要要了小命兒！」隱衷往往被廚房老媽媽  
道破！

但是裝出來的病把母親臉皮嚇黃，小心眼中有時也感到懺悔。

「奇怪！母親何以會看不出來？默默中打夥騙父親吧！」

但有時也露馬足，本來沒有病，硬窩在母親懷裏其實難忍；就溜到院裏去彈拐拐。

「看！父親看見，小猴兒又得上杆了！」母親微笑的警告了。

這一次母親是發現被騙了，但她並不惱怒；「甯可是騙着玩吧？」這是母親的本心。」

「病在母親懷裏是幸福的！」淚又淹沒了眼睛。

這一幅畫夢剛演過，接着又是一幅；

「故都的嚴冬，風是凜冽的，灰塵迷漫着，窗內也顯得幽暗了，外邊雖嗚嗚嚇着風聲，  
但並沒有擾及屋內安閑與靜默；靜悄悄躺在床上，瞅着白灰爐中紅艷艷的火燄唇邊繚繞着  
藍霧，像長虫的舌頭。——

「這樣天氣，倘不是生病，是要更覺無聊的。」——這是說像這樣小病。」

「脫，脫，脫，！」碎急的皮鞋聲，小跑兒似的，

「碰……通……」房門開了！

「荷，是你！猜着也是你，果然是你！」心撲落撲落跳起來。

第一先注意的是她臉：紅通通的蒙了一層灰沙，鼻窩眼窩更厚。

「冷嗎？請坐在爐傍椅子上。」椅子偏放在遠遠的窗下。被窩一掀，就要起來去搬！

——這種奴性無意中又在病中發現了。

她趕緊把被角按住。

「不要！誰用你來搬？我自己會！」餘下的是嬌嗔一笑。

坐在爐傍先烘手。

「風真大！」手烘暖了，氣也換過來，纔這麼說。

「該死！怎麼不喊伙計打水？」暗咒詛自己。——因聽到了「風」纔回復了臉上灰塵的

意識。

臉擦了後就問到病狀：

「怎麼啦？早晨沒有見到，我就心裏奇怪：『這人有變故吧？』打電話一問，才知是病了，就趕緊跑來，偏偏是怎大的風！」

「原來是病着，」不因她提到，幾乎連自己也忘了，順便疲倦似的哼了一聲，表示在病着。大半也委實疲了吧？

「頭老發熱，胸裏悶塞的很。吃東西覺不出滋味，想是感冒了吧？」說罷就希望有隻柔軟的手附在額上或胸間。

果然！

「熱是熱點兒，但不甚；再摸摸胸口看有沒有汗？」

手真軟，真溫，和胸膛一接觸，嵌着瓦片似的胸，被這樣一摸就摸化了，有魔術似的！

「沒有汗，但潮潮兒似的，怎麼胸腔像很跳動的？」

「跳動？咳，你想吧！」這不是嘴裏的話。

然後又輪到了口：

「張開看有沒舌苔？」她的要求。

「糟糕！好幾天沒有刷牙，砌在牙縫兒的麵包屑已經腐臭，連自己都聞到……管牠！

「反正是病了，有原諒，素常並不臭，她知道！」

嘴張開了，臉溫傳來，——氣息中像含有朱古律糖味兒，——可惜剛才擦過臉，聞不到脂粉氣兒。

「真病糊塗了，棹上的雪花膏怎麼不讓她擦？」

「我想水果沒有防礙，給你帶來一包梨，愛吃嗎？」

「不愛吃也得吃，不吃要使她失望的。」這樣想。

「謝謝！」

梨的黃衣被雪亮的刀兒剝去，白瑩瑩水晶晶圓滾滾的裸體脫出；怕手指染上了髒，就捏着梨的小辮子送到枕邊。

眼瞅着梨的細白的水皮沒有接觸住二月裏葱根兒似的手指，心裏的不滿足，幾乎動起氣來。——病人的精神本來是易怒的！

「你的手我還怕髒嗎？就是從你唇中送出嚼碎的梨渣我也是甘之如飴的！」心裏雖這樣想，嘴裏並沒有說，但就想了個妙法：

「請你切開，囫圇梨不偏嘴。」

梨切了四瓣，主義又來了！

「手在被窩裏抓摸了幾天沒有洗，恐怕不乾淨，請你……」哀求着似的雖沒有下音，她已完全了解了，小嘴兒一抿，頭一歪，嬌嗔了一眼。——外邊雖假裝是受了唐突，其實也甘心這樣作。

二月裏葱根兒似的手指把梨給他送進嘴裏了，一邊吃，一邊又在想主義：

「這樣白瑩瑩的梨，必須送進那樣紅殷殷的唇兒裏才有意思，」看着她的小嘴唇這  
想。

所以只吃了四分之一就停止了，剩下的一半要她吃。理由是「不吃了也是喂耗子，白糟蹋？」

扭不過，只得吃，怕使他生氣；生氣是於病體有礙的。

「好白的梨呀，好紅的唇呀！」這樣幽幽的喝彩。

她粲然，他更大笑了！

「病在愛人懷裏是幸福的！」冰冷冷的感覺佔了他全個夢境。

同是這樣小病，一次是在兒時故都，一次是在年青時的故都，現在是到沒有母親沒有愛

「天！被遺棄的人，還要生這樣病嗎？」

思索了一夜，決心要和病魔奮鬥了！

「現在是既沒有人疼，又沒有人愛了，還裝嬌幹嗎？」

老天仍然和人嘔氣，雖已止了淚，但陰沈得使人難過。

勉強起來，臉不洗，口不漱，只抹去眼角的矢模糊。

「沒有人愛的身體是值得鄭重的，不如痛痛快快的來一場大病。死就死，活就活，多乾脆！比這樣不死不活的好。」下了決心，外套也不穿，只一身單薄的制服跑出去。

病雖然沒多大，究竟兩天只吃了四塊麵包，兩腿有點軟顫。

頭重腳輕，雲雲騰騰地亂撞在早晨冷寂空氣裏，像失了線的風箏！

硬掙扎到車站，無目的底爬上電車。

車箱內空空洞洞，通學上班的時間過了才是此冷落景象。

從窗中望去，本來就很模糊的晨景，因了電車的飛馳，更加旋轉着的風輪，眼花撩亂着像坐在波濤洶湧的海船上。頭暈，胸悶，幾乎作嘔起來，就閉着眼睛想。

腦中斷斷續續的呈現 各種景色；殘紅慘翠，曠紫餘青，斷橋野渡；凋落了的花院，荒蕪了的草原；一切衰殘的景象，浮泛着渺茫哀愁。

「啊，捉不住的詩情。拾不起的意象。」

忽然想到中世紀浪跡南歐的行吟詩人來；「飄然一身，寄於宇宙；亦不貪戀家國的榮歡，也不追求人世的利祿；哀樂託於歌咏，靈魂融化在自然界；純靈的，忘我的，……」自己起了盈昂的渴慕。

「拋棄家國，永絕了以往憬憧，

將肉的神軀，擲給了靈的癩狗；

沈點的，吽噪的，跪於詩神脚下。

從此不再為偶像而憂傷了，

永遠作宇宙間的游離。」

詠罷，詩人的眼淚浮泛了！

×線的電車，成一環圓形，既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鎮日夜的循環着，號叫着，撞擊着，只要中途不下車，你可作永久的馳騁者。

脆弱的神經，被車的叫聲與激震麻癱成半意識的狀態，眼前忽而如險惡的天空，雷電交作，暴雨欲來的樣子；忽而故國的山河又顯現了；北地的雄偉壯闊，南朝的烟雨迷濛；朋友，愛人，浪漫，熱情，任俠，英雄的景仰，真理的推崇；赤血釀成的烈酒，黃金造作的詩園；愛的燃燒，夢的憬憧，……：凋殘，破碎·窮困·憂傷，侮蔑，壓迫，夢的幻滅，罪的接觸，激烈，革命，被追的窘迫，刺刀的閃爍，監獄的黑影，同伴的污穢，死的恐懼，生的狂戀，刑的苦痛，切下的腦袋，醜惡與腐朽，……：逃亡，流落，病，愁，神經衰弱，……。

「永絕了：

故國·愛人·好友，……」

願永遠作天地間的游離。」

電燈已代替了陽光，車內又擠滿了乘客，他也不知到了何地，何時；乘客已代謝了多少新陳？電車究竟要止於何處？……。

一九二八的秋天，作於老蠻癩後的東京。



衰  
殘

一粟

我如今只得領略你憔悴的姿容，  
我如今只得傾聽你疲弱的心聲，  
你，對着我，不肯訴說你衷心的慘痛，  
只讓這一段殘燭徵示你此生的命運。

世間的一切還是炫耀着如往年，  
但我們的光輝久已從生活中消去；  
可憐你，撫着我衰殘的軀體，殷殷相勸，  
勸我寬放這緊繃的眉頭，糾纏的愁緒！

哦，永不會再來了，昨日的歡娛！

殘

衰

一一一

永不能盡止的是我以後的哀調；

我的心境已成空寂的廢墟：

唉，可憐的，你那最後的一痕苦笑！

現在是，秋已盡了，冬也將殘，

但是我不敢期望着那艷陽的春天。

一九二九、二、五，上海

## 鏡的悲哀

石民

哼！鏡子居然會說起話來！——難道我有的竟是一雙「神秘派」的耳朵麼？聽罷！朋友們，讓我告訴你這個故事。

剛纔——月亮真好呵！——我獨自在公園裏走着，來往於我所常遊的僻靜的地方，其時

偶然地，我覺到有一道光線，從樹林深處閃出，射入我的眼睛。當時我便滑稽地想：難道這裏將有什麼寶貝出現麼？然而，當我前去探尋的時候，我在那多露的草地上所發見的是一件小小的奢侈品——一面懷鏡。那到是很精緻的，鑲着一副可愛的象牙框。我拾起了它。這時我便想起了我的一個朋友，一個詩人，他曾經因為拾得一幅小小的噴香的絲帕便作成了一首纏綿宛轉的詩，那詩中的疊句是

我未見的人兒呀，你究竟在那里呢？

如果這鏡子是落在他的手裏，我想，那麼這象牙之框將成爲象牙之門，從這門裏他便可以踏進幻夢的國土去尋覓那「未見的人兒」罷。那不好麼？可惜它竟落在我的手裏！……好罷，要努力做一個文明的國民，便應當倣效文明國的慣例，我便決定將這拾得物送交警察署去招領。但是，正在這其間，它便開始說起話來，

「唉，先生，我可以告訴你我的悲哀麼？」

這幽靈似的聲音使我悚然了，而且我想：這種沒有生命的東西也竟染上了我們這時代的流行病，開口就說什麼「悲哀」哩。它能有什麼悲哀呢？如果是一位青年朋友，對我們這樣

說，則我們便可以料想那大概——

爲的是，爲的是，一個女人；

但這是一面鏡子呵。

「你以爲我不過是普通的一片玻璃麼？」它似乎覺察到我的驚疑，所以並未等候我的回答——本來我就覺得沒有回答的必要，只好聽它接着說下去——

「但是，如果你知道我的主人是誰而且知道她和我的關係呵！她愛我，認我爲她的唯一的知己，這是我的幸福。她時常以她的眼睛和我悄悄地談話，在家裏，或在車上，或在戲院中，或在公園內……是的，特別是在這樣的地方，那很足以使我傲視一切，而且有時我覺察到有些人——你也在內麼，先生？——偷聽着我們的話哩。她有時似乎要對我訴說她的心事，在悄悄的燈光下，蹙着她的眉頭。『你是多麼美呵！』我悄悄地對她說，因爲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話來，而且我不知道她有的是什麼煩惱，更不知道要如何安慰她。她的回答却是嘆氣，有時她竟至於吻着我，呵，那簡直使我發昏了，那灼熱的嘴唇呵！直待她輕輕地用她的絲帕拭去我面上的冷汗，我纔清醒哩。於是她便將我送歸我的住所，她的衣袋裏；在那

裏，在那芬芳的幽暗中，我悄悄地躺着，做着幸福的夢。因為在我的純潔的心裏蘊藏着她的不朽的榮光，——有誰比我更幸福的呢？但是，唉！誰知道……：唉！誰知道……：這晚上，她來到這裏，獨自一個人……：我想，她不害怕麼？是的，她顫抖着，而且她的心兒跳動着。但是我却聽到有別的一個聲音和她談話，輕輕地，輕輕地，我簡直聽不懂！我疑惑着：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她有話應當對我說呀。而她的心兒跳動得更厲害了，竟使我不禁戰慄起來。我真爲她擔心呵。果然，有一個重物——不知是什麼——壓住了我，我推想我的主人一定是倒下了。呵，真了不得！那簡直會壓碎了我的骨頭！我極力掙扎，極力掙扎，這纔從她的衣袋裏掙扎出來，跳到你剛纔看見我躺着的那地方，當時我便失了知覺，直到你的腳步聲驚醒了我。現在我在你的手裏，但是我的主人呢，我所侍奉的主人呢？——唉，先生，如果我是詩人……：」

「夠了！」我厲聲說，「我不能忍受你這種可笑的悲哀！去侍奉你的主人罷，好寶貝，去你的！」

說着，我奮然地將它一丟——嗒！我知道它已落入泥溝裏。哈哈！

## 「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

魯迅

西湖博覽會上要設先烈博物館了，在徵求遺物。這是不可少的盛舉，沒有先烈，現在還拖着辮子也說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

但所徵求的，末後又有「落伍者的醜史」，却有些古怪了。彷彿要人於飲水思源以後再喝一口髒水，歷親芳烈之餘，添嗅一下臭氣似的。

而所徵求的「落伍者的醜史」的目錄中，又有「鄒容的事實」，那可更加有些古怪了。如果印本沒有錯而鄒容不是別一人，那麼，據我所知道，大概是這樣的——

他在滿清時，做了一本「革命軍」，吹鼓排滿，所以自署曰「革命軍馬前卒鄒容」。後來從日本回國，在上海被捕，死在西牢裏了，其時蓋在一九〇二年。自然，他所主張的不過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義，當然也不知道共產主義。但這是大家應該原諒他的，因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會纔成立。

聽說中山先生的自敘上就提起他的，開目錄的諸公，何妨於公餘之暇，去查一查呢？

後烈實在前進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經茫然了，可謂美史也已。

（二月十七日。）

## 南斯拉夫小說之二

哥羅西亞

鄰舍

安東·格斯推夫·麥士斯原作 愛濤譯

他很疲倦了。他想涼靜他自己一下，靠在二層樓一間房間的窗邊，他的思想在遠處流動。他爲了負債不得不離開他的故鄉。他的家裏迫他離開，給他一點到美國去的必需的路費。他到日內瓦中途下車，就賭起博來，打撲克從斯拉夫人手裏，尤其從布加利亞學生那裏贏了錢。有一個學生，因爲錢輸了，跳到湖裏去自殺了。忒卡雷克停止賭博，想着一個快樂的想念：他要租一座大房子，買几張蓆動手教擊劍，以後又教點拳術。（後一種技藝他是從巴黎的拳師那裏學來的。）

鄰舍

二七

因這把劍他得進身到社會上流階級去，保薦他有傑出的護圍之力，尤其是對於俄國。從遇到一位驚異的對手，使他進到世界的勇士隊裏以後，他預備到巴黎活動去。他生平第一次他從事積蓄。那班年青的，偏心的，以四海為家的仕女們，特別地，高貴地對待他。他動手償還了他故鄉所欠的債款。每個人都佩服他的行為，這是不能否認的好，是英雄的邊地的官員的久遠的，盧敦時代的貴族的遺產。像大多數輕浮的人們，他懷着一顆好心，——孩子似的差不多少女似的靈魂，從他淡黃色的如鷹的眼中閃出；且有黑的丈夫的鬚鬚，加重他面部的威嚴，像我們「哈以頭克」(Hajduk)同「阿斯夸克」(uskoks)的山居人民的子孫。雖然他像都愛，但沒一個女人是他所真愛的，因為根本上他還是一個「唐·吉訶德」，夢想着理想的女子像個個在武士的理想中所成長的男子一樣。

由大空場改築的花園，吹送着恰適的涼風。從附近的窗口聽到金絲雀的歌聲，遠處一種甜蜜地悲哀的歌調，是「川濱」民歌，可以聽到。忒卡雷克隨着他的雪茄烟底舒卷，夢想着，兩眼開張似野蠻人。忽然，他畏縮一下。在他光的出汗的頭上，他覺到有許多水點。他用手帕將他們揩了，但，唉，又流下來，且從清明的六月的天空中。這青年迴轉他的頭，向上看，從上一扇的窗。在花盆與花球中嬌羞着，有一位美麗的婦人，她自己一句話也不告罪，而



且無力轉過她的眼從她惶惑的臉上。

「與你美麗的花在一起，你也是澆水的刺草，馬丹，」他最後用他的異國的法國話說，這很使他們記起孩提時代的學語，使那班女人們十分喜歡。

「我是傷害不得的。」她回答，她還是以孩子的好奇的目光注視他。

「但是也有刺草沒有刺的。」

「我對於植物學的智識是十分可憐，但是我願意接受你所說的話。」

「請不要去，馬丹；這是很奇異的，仰看天上，你在那青天中環繞着那些美麗的花朵。」

「你是一位外國人，我推測，從你講話的態度和音調聽起來，」

「是的，這是不幸。我是一個失敗的軍官，而且，如你無疑地知道的，我現在是教

劍術和拳法的。」

「是，我已在新聞紙上讀過關於你的新聞。你是往光榮路上去的人。」

「不幸的光榮！不過僅僅比偷竊好一點。一個人能做點什麼？一個男人應當做一番事業若我的計劃成功，我想到巴黎去，教騎馬法。我是一個專心的馭馬者，你不能了解我在這裏沒有馬覺到怎麼。我一見良馬，我就變憂愁如一個阿刺比亞人。祇有我們騎馬人知道一隻馬

和一個騎馬人可以成爲一體；不是一個馬的靈魂在一個人的身體中的——自然！」

「你是一個絕跡的半人半馬的怪物的遺存者！你有找到過「亞馬孫族之女子」麼？」

忒卡雷克注視她，怎樣她一忽臉青一忽又紅，而他的眼，憂鬱地，充滿擾亂她心曲的潤濕。他想回答她用溫柔與熱烈的感情，但在那花球中只留有一短促的敬禮和女神式的癡笑。

如此，她們就變成相識。

到黃昏，忒卡雷克不願到城內去吃飯。他感得有些羞恥。一位募生人的在面前使他忸怩不安。在黃昏，一間灰黯的房內，睡在一張皮沙發上，這亦當一張床用的，他覺到完全不快樂而且孤單。他想起他死了的母親，她是嬌養他的——她的惟一的兒子；甚至當他是一個武備學生每天早晨他還不得不到她的床前去，在她未起來之時。他的回憶又轉到他的父親，一個陸軍上校，真正的“bruder Jovo”，紅的臉，白的鬚髭似杖一樣硬，穿着他平民的衣服，好像掛在身上一樣，又披着那些紅的破的早晨孩子所用的外衣。甚至他做官長的時候，他還不敢吃烟，當他父親的面前而沒有得到允許。他回想，當他逝世時，忽然兩行熱淚流瀉下來，好似鎔化的鐵，這一種燃燒他到現在還覺得在他底兩頰上。

「正直些，彼羅，不要學水手那樣。就是做一個苦力，也留着高尚像你祖宗一樣。這裏有一支手鎗，對於你或者有用的，更爲了你自己，無論什麼羞辱，對於你或對於我，你要報復。高尚地死去比受辱的活着要好。」

忒卡雷克知道，在紊亂的行李中，這像吉伯衰人底，一張相片，雖則這時已十分暗，是一位婦人，灰色的頭髮，從圍裏走出來，——她仍然是姑娘般體格，灰白的，動人的，黑的眼珠，同一種不變的，愁的微笑——而這個外國人，流蕩兩年以後，緊握着這親愛的，無生命的遺骸到他的唇上，似小孩一般哭起來在他到床上去以前，丟下很大很大的淚；由他死了的母親的影子的安慰，他睡熟去，也沒有脫衣服。

他突然醒來，因爲窗上有人輕敲一聲。他知道種種感情，只是恐怕。他是大大地驚駭而且想，他是從昏亂中受着苦痛。窗上又敲了一次，二次，三次。他起來，走近去，看着一個鑰匙，牠搖蕩着在繩索上，從樓上的地板上掛下來。緊縛着這鑰匙，是一只薑餅的心從市上買來的。時候將近半夜。沉靜管轄各處，只有時街上有一二輛摩托車跑過的聲音，同一種伴奏着梅獨鈴的，附近幾位意大利工人的歌唱。

「我們到法國邊界市上去過的人，記得你的孤單，我買來給你這個東西。這不是我的家

。我是一個法國女人，我想孤單是一種不幸，又真正的相信，你是很不快樂，獨自在你幽暗的空虛的房內底黑暗之中。」

『謝謝你，謝謝你，』他說，一邊解開這禮物，他仍然為回想所支配，這是撫慰地睡去的。他底聲音顫動還帶悲泣，向後靠在窗台上又解這繩索，他仰頭看她，在美滿的月底溫柔光中變了樣子。

『啊，你是何等的美麗，我的迷人的憐舍！倘你能僅僅覺察什麼你所給的禮物，怎樣快樂你帶給我由這塊餅，你將，或者，回想起你的舉動，因為，執着這個乾燥的心子，我感覺到好像我是你底心，你底靈魂的一部分。』

『唉，說說輕些，下面的鄰舍怕要聽到。』

『不要怕！住在下面的人常跑出去的。』

忒卡雷克就跳上去，用他運動家的手拿住外面的窗架，他的背懸起來，他的全個身體經過深的黑暗呀院子，好像跨過深淵一樣。

『唉，上帝呀！你要做什麼？你這瘋子？這老的朽腐的木頭將給你脫去你頸骨的關節了。我求你，同兄弟一樣，兒子一樣，神明一樣，我懇求你，走進你的房子！可憐憐我！』

忽然她哭起來，放鬆她的拳，他幾乎從窗上跌落。他覺有一種溫暖的濕潤落在他的額上，像眼淚一般。

『呵！我的親愛的，魅人的，和善的鄰舍，若我不怕你的憂愁，我願這立時沉沒在深淵中如沉沒在淺水池中一樣，因為有一種東西落在我額上像露珠一般，從美麗的，清新的你底天上。』

『可憐！可憐我和你自已，你這瘋子，』她還是向他求，幾乎不能，發出極大的恐怖與同情，大聲叫出，『我願答應你隨便什麼事情，隨便什麼事情，你知道的，倘若你走進你的房子，清醒些。』

當窗架的木軋軋響着破了，她發出一種想制止住的銳叫聲，而他則一個翻身，跌落在他房內帶一種重大的歡樂的笑聲。

『直到如今我吊在你與黑暗之間，生與死之間，現在生命與歡樂從你的月光的窗中垂青於我，我的親愛的美麗的鄰舍！』

如同以前，他睡在窗台之上，注視着她，她的影子，交織在月光中，為溫暖及光耀的星所圍繞，她靜靜地注視這新異的，非常的人。他們靜靜地談論，用他們底眼睛，經過很久時

候，及到後來她說：

「我喜歡你因你沒有固執我的話，也不問我隨便什麼事。夜安；這是必須要愛惜的時候。夜安，謝謝你，我的鄰舍！」

「啊，稍稍再停一停，告訴我，無論如何，我將怎樣叫你？」

「我的小名是凡蘭鐵那。」

「美麗的名字！有一回，倘若我的記憶不錯，一位美麗的公主是這個名字的。」

「是的，密雷的凡蘭鐵那，那麼你的名字呢？」

「彼得，平庸的彼得。」

「夜安，親愛的彼得先生 Au revoir (法語：再會，)我的丈夫不久要回來了。」

「誰呀？」

「我的丈夫！」

「唉，夜安！」

丈夫！他永遠沒有想到過這個。突然，冷汗在他的眉上出來。他就走出去，徘徊到天亮，繞着平靜的有月光的湖，光滿着那光明的閃爍的螢火似的和淡綠色的星象的反照。

他剛剛預備睡下，而拍·拍，拍，窗格上有輕敲的聲音。他的魅人的鄰舍又來了，如同天曉時一樣，金色的面紅的，玫瑰似的，而且白的，穿着早晨的花邊長外衣，她可愛的藍眼睛，仍是睡意深濃。她放一個小指頭在她紅的有罪的唇上，甘美的熱情的，如沉靜的符號。

「我覺得全夜都不平安，」他輕語，灰白而倦乏的。

「不要怕，我明白你，不要怕，彼得；我祇有對你是真實的！」

只有花的顫動從他的呼吸裏留下來，當忒卡雷克伸他瘦的臂膀，向那靜的平穩的窗，被太陽的第一線光照着，那時從上面可聽到一種男子的不快樂的聲音，沉重地繞走於他的房內。

如此天天復演，經過了兩星期。

凡蘭鐵那是非常地驚駭當忒卡雷克不見了沒有留下一點痕跡。她從憂慮與苦惱中病了一個下雨的黃昏，她的丈夫告訴他以一種疑難的樣子，他是等待一位很重要的客人，於是他們將孤單地留着，她想這或是有些麻煩的商業的事情，有些乏味的蓋章之類；而到吃晚飯的時候，她差不到暈到當她聽到彼得的脚步聲音在上一層裏。雖則一切她的問題，她的丈夫拒絕了去說明這種未希望過的訪問。

晴天霹靂一般，用人通報那位「卡雷克先生」拿來一張片子，他想進來。

她開始不認識他；這幾天功夫他變做如此憔悴了。她的丈夫起來，換了一種表現，矜驕的，不是十分快樂的臉孔，帶着眼鏡，有美秀的鬚鬚，擦光他的頭，辛辣地氣喘着，好像患喘息病的痛苦一樣。這位客人恭敬地行一個軍禮向主婦的手上接一個吻，顯然煩惱的，坐下去，於是，經過片刻的不適意的靜寂，向他的主人說，

「我是很快樂，哥力農先生，因你接待我如此毫爽，那，照我看，你沒有勸告夫人敬視我的到來。倘若這些日子還存在些武士身分，這可尊敬的敏感的人們應極力排除無論什麼不快樂。」

「很好，很好，」主人發出聲音，呼吸沉重地，「我今天關於你已經完全探問過而且知悉了，我知道你的事業是在好的情形裏，你有一個光榮的未來在你前面。雖則，相對地，很困難。像一位事業或商業的人，我猜着你來的目標同原因。你在這裏沒有認識的人，亦沒有同鄉；在你的本鄉你用不到求人幫忙，是可推測的，那末，如同個鄰舍，你想得答我，貢獻沒有更多的安泰比你的力量同你的無疑的高貴。你已經要求我，叫我的妻子出稿，這是如此細緻的事情你是如此不怕——請恕我！——困惱的證明。先生，我還沒有孩子，雖則是個財



主。我同情無論那位青年使他生命舒適。」

「但請恕我。」

「允許我，允許我，我親愛的「卡雷克」我實在不是同人們所說的富，但我願意時常充分地幫忙你在你未可必的建設上。我知道，你的昌盛的建立，我覺得驕傲，你應該。雖則你的相識者是外國人，尤多斯拉夫人，貴族而到我一個平民的商人地方來。」

「你完全錯了。我親愛的鄰舍。」青年困苦地說，臉青白，好像他將要從椅上跌下來。深的沈重地呼吸。時鐘的鏽聲與心的顫動相混合。凡蘭鐵那的眼睛變做板滯的。

「從你的話聽來，親愛的鄰舍，你真是一個好人比我從來所夢想的，我的任務將是更多的苦痛與擾亂。倘我已知道，我將永不決定採取這一步，」從忒卡雷克說出來的，好似從墳墓裏來的一樣，哥力農開始可怕地向四周一看，心想他必須對付一個危險的大猩猩似的瘋狂者。

「呀，這是什麼呢？這是什麼呢？」他用力呼吸，同時他從桌下踢他嚇呆的妻子一脚通報他的駭驚。但他沒有覺到，她的心靈與肉體的力是如此麻痺了。

「不，先生，我不是為錢來的，我是為她來的，為你妻子的，為凡蘭鐵那的，為我親愛

的——」

「你神志清爽麼？」主人歎息着，衝到窗邊好像他要叫起「火着來」，忒卡雷克用他燃燒的發熱的凝視使他也回到他的椅上。

「是的，先生，你已說的不錯。我是一位高尚的人，高尚到我簡直不能說一句謊，我願意殺我願意死在竊取別人的妻子以前，強奪屬於別人的愛，尤其這人是如此同情像你一樣的。我愛上你的妻子，你的妻子也愛我，所以我今夜高尚地坦白地來告訴你，帶她同我一道去。

」忒卡雷克繼續地說放他的手鎗在桌上，「這裏，先生，你不要怕，我不是一個瘋子，我不是一個犯罪的，你可以，倘你覺得沒有出路，將這手鎗拿去，打死我，在這裏像普通的流氓或竊盜一樣。」

又有一種苦痛的悲傷的，不幸的沉寂；困難的沉重的呼吸，這鐘的敲聲好像心的跳動，心的跳動好像鐘的敲。

「呀！我聽到些什麼？這都可能的麼？告訴我，告訴我，凡蘭鐵那。呀，這不是，這不是，這不能成事實的；不是這麼說，凡蘭鐵那，我的親愛的小凡蘭鐵那。」丈夫嗚咽着。

「彼得忒卡雷克，誰凡凱傑城堡底貴族，是貧苦的，再沒有一套軍服，但他還是一位軍

永不說謊話的！」青年張開他的胸膛，奮力地說，好像命令他的部隊。凡蘭鐵那的板滯的眼睛動了一下，慢慢地，似醒了過來，她起來走到彼得的面前，從頭到腳看他一遍，說：

「不管你是一個奧大利亞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或什麼國人；你應該知道我是一位法蘭西婦人，在法國，這不是習慣，對她的丈夫告發他的所愛。哥力農先生，我實在喜歡他的模樣，雖則我沒有失身於他過；但從今以後，我深深地恨他了，讓那外國人想他自己打自己的巴掌罷。再會，老爺們！」於是她從房內出去了。

「高貴的先生「卡雷克」君，你要什麼幫忙麼？我是隨你的吩咐，」哥力農對青年說。青年跌蕩的走出房門似酒喝醉，而且感覺到像一只被鞭撻着的狗。

僕人跑到他的後面，在走廊上。

「對不起，先生，你忘記你的手槍了！」

安東·格斯推夫·麥士斯(Antun Gustav Matos)生於一八七三年。是南斯拉夫·哥羅西亞人。他父親是鄉村的小學教師。生他以後就帶他到Napier，在那裏開始受教育。以後又到維也納習獸醫學，但他沒有興趣又到Prague，因他沒有學位，又被徵去當兵。後因犯了軍律送入牢獄中，但他脫逃到爾Belgrade，他就在那里的皇家劇場的樂隊裏

奏樂。又漫遊了歐洲，後來被赦而還到 *Nagreb*。於是一面做教員，一面做記者，他寫了許許多多的作品，他患癌腫死的，時在一九一四年。他是一位文學上的激烈派。也是寫實主義者。他做教員，批評家，小說家，在哥羅西亞文學上沒有人比他更有供獻了。

鄰舍 (*The Neighbour*) 是他短篇小說中最生動的一篇，譯者是從英文轉譯的，譯者的英文又不好，比起原來的面目，至少要打八折七扣。不過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一些小國的作家罷了。

## 丁尼茲譯詩兩首

冬 芬

春天又要回來了；年紀却大了一歲；  
胸中便填滿了恐怖和悵鬱。翻開丁尼茲  
詩集，就記起這兩首，順手將它們譯出，  
當作歡詠那將到的新春自然可以；當作  
咀咒那將到的新春，誰說是不可以呢？

### 萬物不死

眼下的流水何時倦流？  
天上的和風何時倦吹？  
雲何時倦于飛馳？

心何時倦于搏擊？

自然將何時死滅？

絕不，呵，絕不，萬物無一將死滅，

水流着，

風吹着

雲飛馳着，

心搏擊着，

萬物無一將死滅。

萬物無一將死滅，

一切將變化不息，永無窮竭。

這是世界的冬天；

秋天和夏天

過去好久了；

丁尼孫譯詩兩首

地球枯燥到中心，

但是春天，一個新來的，

富有和新奇的春天，

會使風吹動，

迴環不息，

透澈無間，

萬物無一是生得，

萬物無一將死滅，

一切將變化不息。

### 萬物皆有死

眼下的碧水清晰地奏出和樂的水聲在流；

天上的南風溫暖而廣大地在吹；

白雲在空中一簇又一簇地在飛馳，

四一

到處在吹動，  
直吹到空氣  
和地面  
填滿了新的生命。

世界永不是做成的，

它將變化不息。

儘讓那風漫游着，

原來昏與曉老是逝而復來，

永無窮竭。

當這青春時一顆顆的心無限歡悅，無限快活

地在搏擊；

可是呢，萬物都須死滅。

水將停止了奔流

風將停止了嘯吹；

雲將停止了飛馳；

心將停止了搏擊；

原來呢，萬物都須死滅。

春天不再來了。

呵！空虛呀！

死等在門口。

瞧吧！咱們的朋友都不在

飲酒作樂了。

咱們正被叫着——咱們定須去了。

在低處，極低處，

咱們定須躺着，躺在黑暗處。

和樂的歌曲是靜止了，

好鳥的鳴聲

不再聽到了。

還有小山上的風。

呵！悲慘呀！

聽罷！死在叫呢，

在我對你們談說時，

牙骨在掉下了，

紅的頰在變灰白了，

強健的四肢在軟弱了，

冰和熱血在混合了；

眼珠在僵定了。

喪鐘已響過九次：

你們這些快活的靈魂呵，就此告別罷。

古老的地球

有一回誕生，

死人的復活

你們都知道，

到今已好久了。

而這古老的地球定須死了。

儘讓那熱風漫游着，

儘讓那碧波向着岸邊搏擊着；

原來呵，昏和曉

你們不再看到了，

永不看到了。

萬物都是生得

你們永不再來了，

原來呵，萬物都須死滅。

一九二八，一二，二二，譯。

## 死人的復活

孫 虞

最近我一個朋友寄來一篇他自己做的『古文』，要我替他改一下；這使我十分惶悚，而又同時十分欽佩他的見機，當我讀了他的來信——『現在文章的趨勢頗有些復古，我們正當努力；不然，未免要落後……』『哦！『落後』！不努力『古文』就要落後！這確乎可算投機了！

本來，現代確是一個死人復活的時代！數十年死在墳墓中的枯骸正在人們面前活躍地跳舞着，而活着的却面色灰白，鼻管內氣息全無地靜觀。靜觀！他們只能靜觀；他們只靜待復活的枯骸來送葬！

有人說，時代的推進本像鐘擺一般，蕩到了左極，一定要回向右極去。文章的復古正因為新文學來得太驟，現在該蕩回去了；正如革命成功得太快，一定會跪向反革命路上去的。這話似乎有理，證以目前的事實。

有人說，人快死的時候，常常暫時地鮮健，然後再嘔氣，於是永死了；叫做『迴光反照



『。現在復古的種種正是如此；所以我們無庸擔心的。而且，好古在人類的根性裏是不可磨滅的。活着的人學做死人的文章正如窮人買不起真骨董，買件燒料骨董也可以過過好古之癮的。但是時代總是前進的；不要怕！於是我也樂觀了。』

又有人說，新也能，古也能，根本還是麵包。假使給與麵包者是有生氣的人，你負着自己死的東西，當然要急速地歸到墳墓裏去；假若他是個復活的骷髏，你空叫着時代的先進，也還是喝西風。這話又多麼可憐而痛快啊！我的做古文的朋友大概歸入這類。

然而，假使我們的四圍盡是骷髏，我們給陰沉沉的死氣籠罩着，我們却認定這是時代的必然的現象，而且認定牠不久將自滅，任牠在活躍。那真是東方民族特有的和平性了！

假使我們承認了骷髏的權威，屈服在死氣中，甚至剝削了我們本有肌肉，爲的是要向骷髏乞一塊枯黑的麵包殼；這又未免乖覺得可憐了。

廚川白村頌揚俄羅斯民族的偉大，說她有的『獸氣力』是任何民族及不到的，而鄙薄日本民族對於這氣力的缺乏。我們從前爲死人行葬禮，實在埋得太淺了；現在牠復活起來了，却又沒有勇氣爲牠行復葬禮。這都是因爲我們缺乏『獸氣力』。我們需要『獸氣力』，爲我們四圍活躍的復活的死人行復葬禮，深埋了牠，使牠求無復活的可能。

並且，要記着，朋友，要牢記着；死人的復活不單在文章一方面；所以我們爲牠們行復葬禮也不單在文章一方面！

一九二八，一月，大雪時。

## 中國留學生的待遇一則

瞿然

這又是日本的事。

岡山高等學校的校長岡野關於在校的留學生的反日的傳單，關於東三省鐵道利權的，對留學生說：（以下直譯一月十九日東京朝日新聞記事，未改隻字。）

「中國是日本的債務國，所以應當服從日本。現在的中國革命，是沒有目的的革命，所謂是亂鬧。我們並不願意教育留學生，只因有文部省（教育部——譯者）的命令，所以沒有法子而教育「此等」的。中國留學生既入了日本學校，則不再是「民國人」，而是

「日本人了。你們若有愛國心，則可不進日本學校，回本國去。」  
并且當時將鄒某等七名停學一星期。王某等三人加以訓誡。

## 瘋人小兒和電光君

章鐵民

電光君在「病態的文藝批評」(見真美善三卷三號)一文裏，罵我是「瘋人和小兒」，理由是「缺乏常識」，證據是在大江月刊上「淋漓盡致」地寫了伯兮問題十講。這「淋漓盡致」四字不免使我受寵若驚了；其實，像我這種「瘋人」和「小兒」似的「世紀末」的人，那裏寫得出「淋漓盡致」的文章來呢？不過自信不像陳鐘凡教授那麼——

「狗屁不通，」(汪馥泉先生語，見大江月刊第一期)——

「不通之至，」(封餘先生語，見大江月刊第二期)——

「抄書都錯，」(冷眼先生語，見文學週報第三四六期)罷了！

陳鐘凡的中國韻文通論，可憐而且糟糕，國人皆曰「不通」矣，他自己也招認了一千餘條的錯誤。幸而不曾被吳稚暉老頭子看見；若當他老人家揮着汗，帶領着中國青年「杭育杭

育」地搬運中國古書到蠡坑旁邊，忽然看見陳鐘凡的大作時，他定要勃然地說，「且慢，且慢！一切古書且慢拋，將陳小子這書先拋下去，永遠不要拿出來了！」（參看吳著《簞洋八股化之理學》）然而電光君竟推為「國學方面絕無僅有的好書」，這真是大膽地將肉麻作有趣，慷慨地拿狗矢當黃金了！電光君還說：「陳先生這部著作，我將來等到學問比較深造時，一定要詳詳細細做一篇批評文字介紹牠。」也許電光君現在是太不「深造」了吧，要不然，何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心目中只有一個「國人皆曰不通」的陳鐘凡呢？須知他曾經一條一條地錯了一千餘條！至於說粗人即是粗疏的美人即是美人，那不過是不通之一斑罷了！杭育！錯了一個字當然不能算錯，杭育！錯了千餘條也不能算錯，杭育！

電光君說我「與陳先生有嫌，借此搖撼陳先生在學術界的威信」，這真是冤枉之至！我縱然有無窮的常識，也沒法在學術界裏尋出陳鐘凡的威信來，搖撼吧，我縱然是瘋人和小兒，那能夠不拜倒在千餘條錯誤之下？杭育！

至於缺乏常識，我確乎無以自解；倘若我略略有幾分常識時，又何至於花着白爛爛的銀元去買陳鐘凡的書呢！亞們！

一月二十一日，寫於上海小飯店。

## 國外文壇消息

峯

### 蘇俄的新著作權法

跟着蘇聯底文化的發展，文學者與學者底生活水平線也繼續提高起來，——最近由勞農政府改正公佈的著作權底擴張，就是這事實底證據。

即是，從來蘇維埃治下的著作權是以二十五年為有效期間，而根據現在的改正法，則不但在著作者底生存期間全有效，並且在著作者死後的二十年間他的後繼者得承繼其權利。

不過這是看著作物而不同，不是全部都一樣的，例如電影脚本，啞劇，跳舞的舞法等作品，是限定十年為有效期間；又如照相的作品是限五年為有效期間。

著作物能夠照出版契約賣給出版者，又蘇聯政府，或者最初出版那著作物的聯邦內的各共和國政府，得能強制地收買。

又改正法是不問那著作者和承繼者有否蘇維埃底市民權，都付與著作權的。

( 101 )

## 全蘇聯新聞紙編輯主任的會議

在去年從九月末至十月初旬，在莫斯科有一個全蘇聯新聞紙編輯主任的會議。居中央委員會政治部員之要職的莫洛特夫為議長，以他的題作「現階段與新聞」的報告演說為中心議題，連日繼續着討論。在莫洛特夫的報告中，包含着：蘇聯的出版物——尤其新聞紙，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內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中所盡的任務之重要，從前次會議（一九二五年）至現在的這期間之新聞事業底發展，工業化，文化革命，自己批判等之依據新聞紙具體地向大眾的浸進，在現建設的段階上之經濟的困難，關於克服這困難的新聞紙的任務，「列寧的」方向之強化，等等的一切重要問題。

## 莫斯科藝術劇場三十年紀念祭

去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俄國曾舉行莫斯科藝術劇場底三十年紀念祭。

司會者為國立藝術科學大學院的會長P. S. 珂剛，他說這劇場底有榮譽的歷史；然後這劇場底指導者斯坦尼斯拉夫司基、納米洛維奇彈欽珂，以及許多和劇場有關係的人是在拍手

和喝采的聲中走上舞台去。其次，政府代表路納却爾斯基致祝詞，給與列阿尼陀夫及契訶夫未亡人以共和國藝術家底稱號，並報告在斯坦尼斯拉夫司基及納米洛維奇彈欽珂的生存中贈給他們每月三百盧布。接着有莫斯科蘇維埃，全俄藝術勞動者組合等方面來的祝詞和演說；以後就是從德意志，法蘭西，荷蘭，拉特維亞，立陶宛，波蘭等等，特為祝慶這紀念祭。到莫斯科來的代表者說述讚詞；以後還有從蘇聯及世界各國的各隅來的許多賀電底宣讀。最後是斯坦尼斯拉夫司基底致謝；而紀念會是在盛大的歌唱後散閉的。

# 仿佛如此

許欽文著

實價五角

這短文集是作者於若有其事付印後繼續在杭州寫的，內除寒山寺形式類似歷史小說，小花貓的訪問類似童話，木槿花純是戀愛心理的描寫，其餘正如幻象的殘象和若有其事，大半都是西子湖濱常可見到的情形；只是題材多取了實事，往往使人誤會，愈是「化粧出現」得暗藏罷了：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發行



# 語絲

第五卷·第三期

## 私信

徐玉諾

寄到周先生底門外：

承問近况，受寵若驚。五六年來報章雜誌隻字不曾寓目，不知生活何似，得瞻先生近影，知精采仍然燭照字裏行間，令人片刻反真。

諾近一年來，生活頗覺安穩，略可告慰，實則已馳入奇境，走到絕地。在我心靈的左右前後，堆堆攘攘地，都是招也不敢招摸也不敢摸的東西，正如殘秋野火，遍地炎炎燒起，使我無可離避。起初我還用往年那埋葬記憶，將愁印在地下的方法，迴避一時，近且時時侵逼，漸漸燒着了心靈底衣襟。

( 105 )

這些東西，這些有聲有色的印象，大部分是關於女兒雪荷的，——友人都說我給她起這個名兒不好，但是她却是帶着這個名兒死了，——我還是不提她吧，我還是不提她吧！……但是，但是，她是死在戰神底腳下——沒有去年黃河兩岸那次大戰，我是決乎不會

久留北京不回來的；經我一眼看着，她再不致死去，——她是死在窮鬼的手裏，——就是我不在家，只要家中有喫有喝，有一兩吊零錢化；她也不至就死去。聽說她害的天花，再不然就是猩紅熱，舊歷九月二十七就倒下了，到十月初二還不會經醫生看，也沒吃藥，初三那天有個李大娘閒串來，她說，「我愛這女孩，我給她弄點藥。」喫的時候，雪荷女兒說，「娘呀，老苦呵！」妻還打她一頓，——這女兒就在那天夜間死去了。我怎能怨那李大娘，她原來也是好意。當女兒尙未喫藥這日早晨，小米飯下紅薯，做得糝稠；雪荷說，「娘呀，我一口也喫不下去。我老喫豆麵糰子，你給我買點吧！」妻瞪她一眼，就沒答理她。聽說當女兒臨死這天夜裏，女兒說，「娘呀，今天晚上你別吹燈！」妻惡恨的說，「明嘿你就並點燈！」呼一下子，把那冒着黑烟的洋鐵筒小燈吹滅了。還有一個小的在懷裏，妻並不跟雪荷女兒睡在一塊兒。……雪荷女兒還害着鄉愁，——雪荷女兒是跟着祖母長大的。女兒四歲就會做針線，兩足交放着，坐在半尺高的小墩上，樣緻緻地縫着自已的鞋幫。我常恨她生來都帶着十全的女人氣，祖母却是特別心喜，並且說她長大會過日子，同她去洗衣裳在路上看見一根乾草葉必定拾起來說，「奶奶，咱拿家燒鍋！」所以特別喜歡她，雪荷女兒自然也喜歡祖母。雪荷女兒還喜歡同老家鄰居的女孩在一塊兒玩；雪荷生來凸額，外號就叫窪斗；

「窪斗臉，走娘家；刮風下雨俺不怕。」

你有傘，俺沒傘；就值俺這窪斗臉。」

那些女孩們，常是唱這歌，各個指着自已鼻梁骨來取笑她，她只嘆口氣罷了，並不惱恨她們。民國十五年的冬天，我把她帶到洛陽，那時她已經六歲了；離家的時候，她就哭着說，「跟奶奶在家裏呢，跟奶奶在家裏呢！」我因為要教她讀書，祖母也說，「去吧，娃！給奶奶讀些書回來！」才強意把她抱在車上，……初到洛陽，她不知道學是啥，她自哭不上，也就那樣待着。雖說有小西同她玩，（那裏是同她玩，只是常常欺侮她罷了。）有一次雪荷女兒跑到我桌邊，說「你西叫我蚯蚓，伯伯！」她當然——這也是個不好名詞——她當然不知道「蚯蚓」的意義，我順口說「他給你玩的，沒什麼。」她看小西扁嘴着，就握起拳頭去趕他。在她看來，爹娘是漠不相關的，小西就是欺侮，總還來得着；可是當小西上學去的時候，她就無可奈何了。她常常靠門框立着，左手直垂着，右手食指咬在嘴裏，兩眼睜着，那裏也不看。妻看見她這樣，就惡狠狠咬着牙罵她，「該死啦，該死啦！」我看見了也嚴厲地責叱她，把她底手指撥下，一會兒又啣在嘴裏，我也打過她。……誰知道這女兒想她祖

母，這女兒害着鄉愁呢！在次年二月，妻因分娩到育嬰堂裏去，家裏單留我自己給孩子們做飯，照管孩子們。有一天我趁着雪荷小西都去上學去了，走到街上去買東西；聽說雪荷回來了，攙着門哭了半天。……她覺得在這個世界裏已經沒有人類了。次年四月裏，大戰快要起的時候，我同她們別離。那時——因寒假沒事，我自化她讀書，一入門便是絕頂的聰明，各種功課都學到第三冊，所以開頭就上二年級。剪了頭髮披揚着，窪斗也不大顯了，走路全是一跳一跳地，街上人都說是洋女兒。我起身那天早晨她還在睡着，誰知……多大應兆呢！——在這年春上，我栽兩株芭蕉，活活地都乾枯了；洛陽自古是牡丹的澤藪，我出十六吊錢買了四盆，永遠含着苞，春天已竟完了，牠還未開。九月末十月初間我在吉林也時災跌……我接信就往家跑，恰恰趕上，房子空着，門窗和牆壁上到處都是雪荷用白粉筆自寫的名字，我在那裏住了七天七夜。……陰風殘葉，儘夠享受。雪荷女兒的墳呢，我拿兩個大蘋果去祭她，貼身衣裳我還認得，被狗撕得粉碎，……敢想起嗎？我在吉林買兩本小朋友，女兒臨死的時候還說，「娘，俺伯給我買的小朋友哩，拿來擱我跟千。」……我，我恁大人，能哭嗎？……這也罷了，死者不可復生，讓牠燃燒吧！女兒死了，她還弄不來一個錢，就像我這樣沒用的爹也要給女兒好好買一口棺材，讓女兒光光彩彩地死去，並且立一塊石碑，用我這

六朝體的行書，豐豐神神地寫着，「雪荷女士之墓」教行人也知道她會生過世上。

而事實却又不止此。像妻這樣，只是窮困逼迫過度了，你別疑她木石一般冷枯無情的。活着的孩子視同泥旦了一般，一時死了便立刻變成金子。自從丟了雪荷女兒，她天天夢魂顛倒；喫不是喫，睡不是睡；有時直叫出「雪荷」的名字來，她這樣迷迷離離的生活，給我底心靈是最大的打擊。她底頭髮也剪光了，秋來穿一件對襟破襖，因為便於抓胸。快到雪荷女兒週年之時，她簡直是瘋了；她看見我就罵——老實說，我為避免這些，而醉心在牆角的穢塵裏了，——一罵我輩，我只好委屈緩頰。你決不會這樣俗氣，說我是「怕老婆」吧！我不是怕她，我敬她，愛她，不嫌棄我，同我窮苦半生；我不是怕她，我怕的是人類苦難的化石。現在她那樣罵了，她病在床上，……

老實說，我現在要預備下場了，該說的話想說的話我要痛快說一下子，該紀念的，我趁着紀念一下子。我所得到的那些妙文，像「冰碭殘萌」呵，我也替他們發表發表。

周先生，你不以為搪塞吧！想着你不嫌棄一茶，或者也許不嫌棄我，故敢褻陳。

舊曆十月十七日，玉諾上。

附記

賦  
信

五

這是徐先生寫給我的一封私信，現在我把牠發表了出來，得了徐先生的許可。他回信叫我儘量刪改，但是我怎能隨便改竄人家真心的哭笑呢？中間有四十個字我照徐先生的回信代他加入了，有兩三處明瞭的脫誤也加以改正，有幾處覺得不很明白，却無法修改，暫且仍舊，只得印出後請徐先生自己去看了。

十八年二月九日，豈明，于北平。

## 我獨立在這闕無人烟的孤島上

陳子野

我獨立在這闕無人烟的孤島上：

這崎嶇的巒嶂，

這一片的荒涼——

猿啼狐叫是這裏的聲音；

鬼燐螢火是這裏的光亮。

業荆老棘刺破了我的腳心；

我咽住了泉湧的呻吟。

我踏遍了崎嶇的山隅，

也找不到一個棲身的場所。

太陽逃入西邊的巒嶂；

狂飈夾着泥沙四散飛揚；

在這羶腥的屍堆裏，

我瞧見鬼磷螢火的輝煌！

「朋友，你不用慌。」

（一個黑影發現在我的身旁）

「我是救你來的；我的姓名是陽光。」

讓我緊握着你溫和的手；

我獨立在這闕無人烟的孤島上

讓我親吻着你可愛的臉旁。」

「混帳！……」

我的白刃刺進他的胸膛。

剎那間，黑影突然的消亡。

然而那微笑，那溫和却永遠遺留在地球之上。

安忍罷？我看不慣這肉麻的制乍卑鄙與殘凶！

逃開罷？四面是白茫茫的大洋：

澎湃的濁浪衝翻了黯淡的青天，

鱷鯊張着血吻窺伺着人們的肝腸。

太陽逃入西邊的巒嶂，

狂飈夾着泥沙四散飛揚：

在這羶腥的屍堆裏，



我瞧見鬼燐螢火的輝煌。

## 臥車中

少仙

偶然借了一次光，蒙X黨部金委員的好意，我居然有附坐臥車的佳會。——這是禮拜六的一個夏天晚上。

從服裝上，相貌上，都像一個半工半讀的中學生；即使紅綾質的徽章怎樣寫着「X黨部常務委員」赫然大銜，不待他人疑異，自己也覺到十分不倫，雖然金委員說：「只要有徽章就可上車，稽查是認徽章不認人的！況在這軍事剛過後，誰來管這閒事！」然而我心中終覺不安，倒不如藏在鐵皮車箱中，去受那兩淋日炙的苦處，坦然的不像這樣累重。

惴惴的挨進車箱，輝煌的電光和穢黑的站台劃了一道很深的鴻溝；坐墊都是金翠天鵝絨蒙過的，花美的地衣，擦着那麼光亮；坐客們無論是武的軍官，文的委員，女的太太小姐，公子侯孫，都顯得莊嚴，瀟灑，嬌柔，活潑，一陣陣的溫香，只有在專賣化妝品的商店中無代價的叨光過。

我愈感覺自己的污穢與蠢野，看了看四週，簡直沒有配稱安坐我的地方，空座雖還有幾個，但不是和棉花團的太太們接近，就是和鋼鎗般的軍官們相連；這在我這又污醜又孱弱者，是毫不敢問津的，我徬徨得如迷了穴的小鼠。

心裏正在埋怨金委員的捉弄，和自己的不量；也許是襟上飄着的紅綾質徽章作用吧？一個穿着白制服油頭光面的車役走過來，半嘲笑半憐憫的說：「先生請到這兒坐。」

借了車役的勇氣，我纔敢坐在那個穿灰色嗶嘰紗中山裝，嘴巴上有一叢黑短鬚的魁偉的軍官身傍，因為天氣熱，他腰中的武裝帶就放在膀傍，作了我和他中間的界壁。

軍官的對面是一個二十餘歲紡綢長衫而帶有洋場風的白面青年；電光照着他那光澤閃耀的黑髮，愈顯出他美好而細嫩來，我彷彿于他那光的頭髮中，亮的顏面間，照見自己的污穢暗影。

雖然坐下，沉重愈加逼緊，這時襟上的紅綾質徽章，也彷彿變為全車箱嘲笑的目標了！于百無聊賴中，只好低下頭把感情聚集在一雙塗滿了黑泥的皮鞋上。

究竟是重過命了，我這樣污穢與蠢野，並沒有被軍官老爺們抓着摔出去；假使我這時被摔了出去，也決不抱怨的，因為像我這樣的人坐這種車，實在是一種僥倖！

四周的太太小姐們，我更沒有勇氣看一眼，只覺得她們是彷彿實體並不存在，而是一片光澤的凝成，引起我幼年時看過的小說插畫上那些半隱半現在烟霧中的仙女想像來；偶然濃重的香潮觸着了嗅覺，更加濃這層夢幻的色彩，只在心裏恍惚。

在夏夜的江南，坐在這種華貴的車中，和高雅的人們爲伍，實在是頗帶魔性的；我由不安而漸漸感到閑適了！

涼風從窗口吹入，夜氣中混和着一種草香，——是夏夜所特有的那種植物氣息——像是從地球母親睡夢中呼出來的平安鼾聲。

這種旅途的幸福，只有在江南可以嚐到，若在北地，恐怕殺風景的飛沙要從窗口襲入丁。

高貴的旅客們從飯車歸來時，夜已經很深了，我恐怕今生再沒有機會來享此幸福，就極力的驅逐睡魔，盡量來吸收窗外的清爽，和窗內的香光，況且，倘使睡了，不怕于高隣有失禮的地方嗎？

在這以前，軍官和對坐的青年並沒有交談過。軍官彷彿覺得自己很尊嚴，對方有點不屑談的樣子；至于青年呢？又像覺得軍人究竟是粗野的，所以也有「道不同」之慨，這從軍官時

( 116 )

時撩撥他的短鬚，青年極力撫弄他的長髮上可以看得出來，但這是私衷的揣測，也許他倆已在交互默默的傾倒中了吧？

等軍官吃過晚飯後，舐嘴嘔舌的從飯車走回時，青年飯後一支烟已僅留最後的弱光了，兩個人本同時被車役請去的，不知是弱不禁衣的青年食量過於小？還是赳赳壯者的軍官胃包過於大，時間上竟有這樣的差級。

軍官坐下後，我又感到劇烈的不安；腰包固然被空氣掙滿，就是有錢，怎樣去坐到雪白的棹布明亮的刀叉前和老爺太太們合坐分食呢？使貴人因了自己而受到消化上的妨害，不但對不起自己，於法律的威嚴也有觸犯，因為虎頭牌上是寫明：「不許……：……：衣服不整潔之類的人登車」的。

幸而車役知趣，在我期待的恐慌中，白衣制服終沒有從車門出現。

軍官歸坐後，從衣袋中摸出一包綠皮砲台烟，鷹揚虎視的看了一眼周圍，見沒有侍者在傍，就順便向對坐青年借光了。

這時軍官臉色顯得異常溫和，青年也就必恭必敬的把洋火獻上，一變撩鬚撫髮時的情景，也不知怎麼，我心中也忽然鬆快了許多，像是拔去了一支鐵釘，我真是太被同情困累了！

軍官把烟點着後，按理自然應該向對方一讓，由這一讓，終使我有機會聽到了許多妙論。

「貴姓？」軍官問。

「養」青年答。

也不知是「朱」還是「褚」或是「祖」，長江以南的官話，我有點聽不懂；按青年的發音來說，確切是官話中的養東西的「養」。

「領教。」

「敵姓陳。」

這「陳」字又發生了問題？陳？程？成？青年的問話既沒有加「耳東」「禾呈」之類的按語，我只得武斷的說他姓陳了，武司令陳雪公，文司令陳公博，不是都姓陳嗎？

從他倆問答中，我纔知道軍官是第幾軍的團長，青年是C省黨務特派員，據說都趁着禮拜到上海玩玩的。

長衫同志和武裝同志聚首一車，自然有關於黨國妙論，時局評判，來消化胃中的西餐。

「你同志也是X軍校畢業的嗎？」

「是的。」

「第幾期？」

「第X期。」

「啊！第X期，失敬失敬！這一次我們黨的成功，完全是第X期同學的血肉換來的；不是嗎？打h城，打b城，還有最近的X之戰，那一次不是流着我們第X期同學們的血！唉，只是把這許多有為的青年都送到戰地裏，不只是黨的損失，也是全中國的損失；但是革命是免不了流血的，他們的血總算給我們換回代價了！」

青年說罷嘆了一聲氣，表示對死者無限惋惜與光榮。

軍官雖受了青年許多贊賞，也並不顯出格外的光榮，反淡淡的問道：

「你同志以前在上海嗎？」

「是的，以前在上海X大學讀書，後來感覺到中國此時尚不是我們讀書的時候，所以就決心作實際工作了，當X在上海大屠殺時，那時我是我們秘密黨部的宣傳隊長，大刀隊跟在後邊，但我該怎樣還怎樣講，那時的義勇和大膽，到現在還莫明其妙，怎麼會有那樣膽？」

「那他們不殺你的頭嗎？」

「殺頭！」青年兩眼一瞪，似乎露出一時收不回話頭的窮相，但即刻口風一轉，悠然把下邊的大道理說出，

「殺頭也是碰運氣，其實有許多同志儘怕殺頭，而頭反掛起來了，像我們這樣傻瓜的怕死，倒也沒有被殺；你想！幹這樣工作的有多少，難道都被殺了嗎？不過也被抓進去押了幾天，我們軍隊到上海後纔從監中出來。」

軍官點頭說：「是！」

「我們軍長常說：『砲子兒是有眼睛的，只要不做壞事，牠絕不會碰着你！』凡是陣亡的，大半多是有什麼虧心事，不看我們總理在世嗎？危險經了多少，但終沒有死掉！」

青年的興致也被提起來！

「可不是！你看去年在上海殺了多少，我敢說：就我知道的那幾個被殺的同學，不是藉着出出風頭想得到女學生的注意，就是別有用意。像共產黨那更是盧布買來的了。所以像我們這樣動機純潔一心爲黨爲國的，絕不會有什麼危險，就是有危險也沒什麼，爲主義而犧牲是人生最大的光榮，『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呢？」青年說罷顯出得意的神色來。

以後他們的談話我漸漸聽不大清，只在心裏沈迴着這幾句話：「我們軍長說：『砲子兒是有眼的，只有不作虧心事，牠絕不會碰着你，』」凡被殺的都是藉着出風頭想得到女學生的注意，不安好主意！」但自己假如被殺了，那是爲主義犧牲，「求仁得仁，」于是我的心就愈形糾紛起來，照這種公式推下去，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爲革命而至流了血的是動機不純，別有用意，因爲我們已肯定了革命是善事，爲作善事絕不會流血的，但有時自己也流了血，那是爲主義犧牲，「求仁得仁，」明白了這一段邏輯，就可以推算我們幾千年來的糊塗賤了，所以古來就有一面痛悼餓死首陽山的夷齊，一面又在歌頌武王周公的盛德；一面追懷着先朝死難的忠烈，一面又在供奉着異族的皇首；雙方委蛇，兩全其美，既可免除復仇的烈痛，又可得到恬然的安樂，失敗的是「求仁得仁，」勝利的是「善有善報，」儘可于兩絕不相同的極端，發現出全然一致的大；無缺陷的世界，萬全的人生，是在這文明古國的。所以在這文明古國幾千年來，就只有腐臭的尸漿，而無醒目的鮮血；充滿了勝利的呼聲，聽不到失敗的慘叫！……

我忽然想到以前曾經走過的一個不見人烟的廢莊來，據導路者說這村莊以前很興旺，是最近纔被兵匪燒殺盡的，全村莊成了一片瓦礫，但從遠處望去，在已經燒殘而又被風雨剝削



的半截焦黑門窗上，還隱然可以看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類吉祥春聯，掙扎於大自  
然的鐵面下。

于是我眼前就閃現出幾個痛苦，飢寒，激烈，憤怒的面孔來，他們爲了「自己底人類」  
的偉大責任，死在家奴的鞭撻之下了！現在雖然被陽世所忘却，似乎仍在受陰鬼的虐待，因  
爲他們確實是我們羣中的背叛者，是應當割了頭而再打入地獄的。

我恍惚自己也列入他們隊中，挨受着不能忍受以上的痛苦，不禁打了一個冷顫；但摸了  
摸頭，確切還在，瞪眼一看，金燦色的天鵝絨，發光的地衣，輝煌的電照，一切勝利者的面  
像，隆隆的車聲，……並沒有改變，只是面前的軍官與委員，已雙目虛擱，在平安的旅途上  
睡去了。也許正做着洋場中燈紅酒綠的夢吧？

「好！我還存在着，」我深深地嘆了一口幸運的氣，看了看窗外：什麼都看不見，因爲  
許是正在午夜吧，窗外太黑，而窗中又太亮了！

從此我彷彿並沒有入睡，只在沉迴着軍官和青年的話；「凡被殺的都動機不純，別有用  
意，」……「自己被殺了那是「求仁得仁，」……「砲子兒是有眼的，」……

眼前浮蕩着的是：失敗者的苦痛，激烈，奮怒，飢渴……勝利者的和平，安靜，肥面。

笑口，……

忽然車中騷動起來，纔從恍惚中把我驚醒，元來太陽已射進車窗，車已到了目的地了。

十七年夏節作於南京。十八年初春謄於日本。

## 殺人的藝術

虞孫

誰也沒死過兩回，所以關於死誰也不能作試驗而有經歷。可是事實却不然。

最近一個共黨被捕，定罪，而槍斃了。他的罪的問題，我們不敢討論。但是，據一般人的意思，似乎把他槍斃倒便宜了他；照他的罪應該砍頭。這種推理——因為未經實驗，只可作推理——槍斃比砍頭便宜，却值得討論一下。

一種意見，槍斃比砍頭便宜，就是因為槍斃是「全屍」；砍了頭就身首異處了。這似乎把死倒看輕，反注重到死後之屍。犯罪的人應該身首異處正和子孫把祖先的遺屍保存得標本一樣完美的意思相同。我們要生兒子，就是要他來保存我們的屍骸；我要生孫子，就是要他

保存我們的兒子的屍骸；於是我們只見遍地的屍骸。

其實，單把頭砍下來，又何如把四肢都砍下來來得痛快；何況凌遲本是中國的國粹。然而，一般的意思却以為凌遲太野蠻了。凌遲的不如砍頭文明正如槍斃比砍頭太文明。文明的進化確乎是迂緩的！

其實，槍斃便宜的話，意思還不在全屍。請聽一般的口氣：

「槍斃！倒讓他死得這樣舒服。」

槍斃原比砍頭舒服。於是我又想到封神榜了。假使我們能先將頭砍下來。品品牠的滋味，然後再學申公豹，喊聲：『頭來，頭來，』而頭居然躍到頸上，復歸原形。然後再碎的一槍。然後再唸唸有詞，吹口仙氣，從新活轉來。然後把兩種死的經驗比較一下，然後定兩種死刑輕重，列入律法。豈不妙哉？假使不能，這結論又從何處得來？

其實，還是隔壁眼。一般人希望看砍頭，還是因為砍頭比槍斃好看；至於說罪該砍頭還是世故話。你看，碎的一槍，頭一低，就完了。殺風景哉槍斃也！

中國人確乎是個藝術的民族。他對於一切都具藝術的眼——殺人當然也在內。凡殺一人，大家總有藝術的評話。老年人談殺人，總縷縷不絕地稱賞他年輕時候見的某某劊子手的手

段高；大概可和莊子的「庖丁」比美了。因此我記起故鄉的一個屠戶。一般人稱賞他的手段說，人家向他買半斤肉，他只用一刀砍下，鉤起一秤，決不會七兩九錢，也決不會八兩一錢。現在四海昇平的時代，犯人雖然多，却不大見砍頭。這確乎使藝術的民族失望而且悲哀——悲哀這殺人的藝術要從此失傳了。

然而，拉出去槍斃者「相望於道」也是使我們壓餓了！

一九二九，二月。

## 隨便講講賣爲娼妓及死刑之類

建人

我常聽人說：人家叫婢女，長得好，賣妓院，洋幾百元；或某人的妻和人私逃，追回賣四馬路娼妓去。人口賣買表面上是禁止的，實際上却很自由。如和人私逃，本夫有嫁賣之權，似乎記得「大清律例」上是有的，現今還在實行，可謂黑暗。娼妓制度的存在是一種極大的罪惡，從人本的，社會的，和種族的觀點上看却有損害的。雖然他的根極深，欲去掉他非從經濟方面着想不可，即便今日不能這樣辦，禁止終究是必要的。據我想來，

至少可以減少一點公然強迫爲娼的事情，上面所說的隨便賣到妓院裏去的事情也可以少一點。從以人爲本位的觀點說起來，賣買人口已絕對不可，更何況賣然娼妓？然而不幸有許多對於劫奪浮財的事情常主嚴辦，而對於賣人或甚至職業的人口販賣者却常寬容。從上面的觀點看起來，倘社會上有死刑存在的必要，那麼第一該坐這罪的當然是職業拐賣人口的人無疑，不過從人道主義上說斬頭，斬腰，等等古代的辦法究竟不行，只常用最少恐怖而痛苦的合於科學的方法。我們雖不信仰什麼宗教，但窺鏡自視，凝神細思，自己畢竟是個人身，故不得不主張科學的人道主義！

講到殺人，中國至今還是喜歡用刀斫。從進化的程序上看，本來用刀的對仗的時代用刀斬，進到用鎗的時代，便用鎗擊，到科學更進步的時代當用更進步的方法來代替那些，叫死者死時更安全，迅速，而少痛苦。這是很明顯的。不幸中國老是立在舊路上，用鎗還覺不暢快，必須用刀斫下頭顱，血流滿地的蠻法。若在進步的社會，用死刑者，無非因其人存在，實不利於社會，至於施刑和受刑者是並無仇隙的，只爲了社會的緣故，蓋出於不得已。然而中國却不然，殺人常常含有報復的意味，個人的關係，同時用刑也務求殘酷！不但如此，帝王時代死者臨刑時非跪不許者是因爲帝王時代之故，並非不跪即不會死也。不幸清室退位後許

(126)

多年了，還在跪着殺頭，只差沒有向北闕謝恩罷了。並且常聞有人說「明正典刑」，典刑，可嘆！

其實若從科學的觀點上說，人既決定死刑了，就任其躺在安樂椅上死也有什麼妨礙呢？

## 南斯拉夫短篇小說之三

塞爾維亞

### 井 邊

L. K. 拉柴力維基 原作 愛濤譯

鱗片的密集的雲，像白色的幽靈，被呼呼的風驅趕着向各方飛散，直到牠們如微小的白的水晶掛在人的鬚上和馬的鬣上為止。——那是我常常這麼說的：倘若沒有許多蒼蠅來吵擾你，就是冰凍。兩腳結冰了，眼流出淚。甚至白蘭地也沒有力量使你的心溫暖，而你要找尋一家招待周到的家庭來歡迎你。

啊，上帝知道我要到那裏去！我往麥薩斯詰那特舒那裏，那遠處，無論什麼時候，總

有白蘭地的酒瓶掛在房子的前面的梅樹上。無論誰走過都可喝。——因為麥薩斯喜歡這樣做。假使你碰到經過他的門限，他的全家對待你像一位貴族。關於這個用不着多說；一個人可以用他自己的眼睛去看。怎樣的一個家庭呀！怎樣的一個大家族的——一大羣的人呀！有者一日傍晚，當他們都在盼望你去時，一個媳婦一定在路上等候你，她的手裏捻着一隻火把，第二個等在果園裏，第三個在獸欄的前面，第四個趕着一隊狗，第五個歡迎你到廚房去，而第六個領你到休息室——好似一個結婚禮，實在的！無論誰都愉快，有禮，滿足。天幫助你你可在房內無論同誰角力。六個兒子常常預備着像兵士。他們裏面一個是真的軍人，衛護柏爾格雷特（譯者注：Begrabe 是塞爾維亞的都城。）的國旗。

他們不需要收獲人或別的什麼人幫忙；他們自己都能夠伸出手來做。犁是不斷的用；當屠戶來察看他的豬，麥薩斯很可以驕傲他的。

我知道埃珊當他還是一個少年人的時候。他就坐在伴碼斯的屋前，吹他牧童的橫笛，因為伴碼斯有一個女兒。怎樣的一個小妖婦！人們都說，倘若她用她火焰的眼向誰看一看，誰就將然燒起來，但埃珊對她的眼看慣了。他的左臂靠在門上，他對她說：『我很怕羞對父親說，也很怕接近祖父。我不能這樣做，甚至即使我已知道你將永不會是我有的時候。』

阿罕凱並不害羞。她狡滑地看他一看，靠出門外一點，掩藏她的怒，說：「呵，那末，不要這樣做。我將同腓力普麥力舒結婚。」

「你想我會讓你同別人結婚麼？別人敢膽觸你一觸，他的性命就要不保了。」

阿罕凱似一個嬌養慣的孩子，頓她的腳，眼裏冒火看他，答：「你寧願送了我的一生過去像一個老處女麼？請你不要說吧！」

埃珊沒有聽到別的。更走近些，他搶去她的手腕拉她到他身邊。她的緊決的主張慢慢地脆弱起來，她戰慄那男人的手臂圍抱着她的腰。她或者是一個少頑強些的女孩，倘老伴碼斯沒有嬌養她。她的父親已經做過什麼？幾年以前，時疫奪去了他的其餘的幾個孩子，所以現在他愛護阿罕凱像掌上珠。

那天黃昏埃珊回到家裏，憂鬱的樣子。舉動也反常，他首先走到酒家裏喝下很多的酒，他以前從沒有這樣做過。他又回到場上，坐在一塊樹樁的上面，一直到很暗以後，被夜間的聲音所併吞。在廚房的灶上，放射着火焰的舌去舐從天花板用鏈條掛下來的鐵鍋。一種新近發現的火在埃珊的心中然燒着。在四周的黑暗中他認出人的影子，狗跑過場上，牛從牧場回來；他聽到馬廄內的馬的蹄聲；他認出他的哥哥內那特從城裏回來。一隻牝雞飛到桑樹



上，朦朧的向四周看看，又飛到別一株樹枝上。一隻小鼠也敢來咬埃珊坐着的木頭了。

他覺得眩暈，他的心跳也很利害，一息他又笑了，愚笨地，無緣無故。當他間斷地笑和叫，他看見阿拏凱的朦朧的影子。他背靠在一大桶邊，覺到好像他要死去。但這是異樣地歡忻，因他描摹他自己在阿拏凱的懷抱裏騎在亞斯托舒的野馬上。一種由酒醉所生的第一次的感情。

他睡去，但沒有多少時候，當凡鈴凱捻一個火把尋什麼物件，看見他。當她看見他和他手裏有一把酒瓶時她發急跑近去，拉着他的肩，叫，『寶寶，』埃珊張開他充血的眼。

『你喝醉了，我的有趣的弟弟。』

埃珊從他的夢境中醒過來，喜悅的答，『喝醉了！』

『爲什麼這樣，我的快樂的弟弟？』

『爲什麼，因我要去殺腓力普麥力舒。』他拿起酒瓶拋在地上，瓶碎了，他笑。凡鈴

凱也笑了，『腓力普犯你什麼，寶寶？』

『他要娶阿拏凱。』

『那讓他娶她好了。』

「但是我不願如此！」他要起來離開那裏，但他仍跌回去。凡鈴凱心愛地笑，又問，「什麼，寶寶，你要娶她麼？」

「自然我要。」但是他煩悶起來，轉向桶子，聲音破碎地呻吟：「我的哥哥爲什麼結婚？我也要——自然的！」他拍他的膝很起勁地。凡鈴凱仍舊笑，叫道，「可憐，我的孩子，你將娶她，不要怕。我同父親去說，父親將告訴祖母，祖母又將同祖父商量這件事情使你滿足。現在讓我扶你進來。祖父一定不願看見你像現在這樣。去睡去。不要怕——我們願意給你娶一個姑娘來——總使這是阿拏凱！」

「上帝！我只要她！」

凡鈴凱領她的小叔到房內，用氈給他蓋上，走到廚房向她們婦人隊裏發表這個消息。沒有一個高興聽這消息。

「她對於我們家裏是不好的！」

「她是賣弄風情的女子！」

「不單這樣，還嬌養的利害。上帝保佑我們！」

「她是一個陰謀家！」

麥薩斯，詰那特舒是一個很老的老人，他的額上是很難看的，有一個老的傷疤是他在哈特克凡爾哥打仗的堡壘上受傷的。這全村的人都叫他「爺爺」。他的妻子早就死了。他的大哥留下一位寡嫂現在與他同家好像家主，與他同負長老會議的公家義務。她的名字是拉獨凱，她的桌子的坐位是在祖父的右邊。她對於一件事情的同意必須在祖父許可以前。例如，他問，「你怎麼想呢？嫂嫂，關於買那塊麥力舒的草地？」「隨你喜歡，我的阿叔，你有男子的腦筋。」

祖父的大兒子，勃拉哥耶，就是埃珊的父親，是這家庭會議的第三員。全家其餘的人都是聽着，服從便了。這三位長輩有時特意離開家裏，使得孩子們玩玩他們心裏所願意的，婦人們盡情地說話，男子們自由地吸煙。一息，無論如何，「三老」裏邊的一個，走進屋內，個個人就變靜寂和忙碌起來。

祖父是一個老人，但行爲常常像孩子一樣。有時爲了一些細小的事發起脾氣來，於是憤怒，責罵，在他脾氣發作時，誰最近他身邊他就向誰打一頓。一忽，他又和善，大量，同小孩子們玩玩，給他們幾個錢。一忽，又會無緣無故，他叫起來，「在這個世界我覺感到孤獨

，像山頭的凋謝了的樹一樣。」

青年時代有他們的嬉戲，老年時代有他們的龍鐘。

埃珊的失戀後一天，勃拉哥耶用嚴肅的態度走到拉獨凱前面，說，「伯母！上帝寬恕我們，埃珊爲了伴碼斯的妖怪的女兒發癡了。」

「埃珊？那個還是去年夏裏才成年的孩子？」

「是這個。」

「你說伴碼斯的蠻勇女孩？」

「是的。」

「阿拏凱？」

「是她。」

「她對於我們家是不好的！」

「不，不，我也如此想。但是埃珊，上帝恕我們的罪，是深深地愛她。凡鈴凱告訴我

他夜夜舉動壞極。」

「唉！他做什麼呢？」

「請你不要對祖父說半句什麼。」

「不說的。」

「凡鈴凱告訴我他喝醉了酒，於是要去殺腓力普麥力舒，因為，你知道的——這個人是在想阿擎凱的。」

「你說什麼？」祖母思量了半響，又說，「我將這個事情去對祖父說，看他說句什麼話。」

「請你不要說到昨夜的事情，你知道的。」

「上帝禁止！」

拉獨凱去對祖父告訴了這個故事；他顯然憂愁的。靜寂一下以後他看着老婦人說，「你知道的，嫂嫂，這正如你所說。但我聽到我們老輩們說，破碎了青年的心，不理他們的願望是不好的。我相信我們的家庭差不多有八十個人。」

「還要更多。」

「謝謝上帝！那末爲什麼阿擎凱將不能改正她自己變做我們之一個呢？」

「上帝歡喜你的話。」

幾天以後，阿擎凱對她的一個朋友說，「我知道什麼事情將變成順利。我是這附近九村

裏面最美麗的姑娘。」她從外衣內一隻小盒裏拿出一塊鏡子裝飾她的卷髮。

她變做詰那特舒的一員之後，她還是和老樣子一樣的是一個驕養的女孩。她常常自詡，刁張；要她做什麼她從來沒有做過，總是這樣的回答：

「我在我父親家裏沒有做過這樣事。」

「我爲什麼要捏生粉團爲全羣人？一個麵包我和埃珊已儘夠了！」

女人們不敢再說什麼。有時，她們都去告訴她們的丈夫，但有誰敢向拉獨凱和祖父說？

過了幾時，她們忍痛，而且保守她的不幸的秘密。她們個個都代她做事，服從她的意思。有些事情她命令的專制的她的態度竟使別人做了奴隸。雖則妯娌們互相非議，批評，她們願意常常庇護她在老年人與外人之前。祇有上帝知道事情如此地過去會有多少長久，倘若阿孛凱，到這家將近六個月之後，對於她們沒有將生命變做牢獄。她不幫她們種菜，也不留在家裏看守小孩。她很遠去買比其餘婦人所穿的漂亮的衣服。可憐的埃珊試着去勸她，拉獨凱和祖父買來同樣的布料給家裏的各人，他不能爲她去要求一件綢的短衫。回答是，她不會和祖父結婚，她可以立刻回到娘家去，倘若她的丈夫是如此一個懦夫。她父親一定可以許她要什麼買什麼。埃珊進退維谷。倘若她僅僅止住看他用她大的有火的眼，他將一定知道如何去駕御

她……

阿拏凱的潑悍一天厲害一天，她想出種種的詭計去挪揄家裏的人們。她將一羣狗趕進廚房內，任牠們吃了盆子上的肉。她開了酒間裏小桶的龍頭，於是酒就流出來。爐子上面的麵包常燒焦，假如是她管着。例如在工作的日子，她也穿上休息日的華服。性子變得更壞更壞。女人們不能再忍耐了。一回，是阿拏凱輪到管屋，她却離開家跑到市場去。於是妯娌們祕密非議。

『我不知道，姊妹們，我們犯了什麼錯誤，我們應得如此的受苦。』

『我也不知道。』

『這是一個大處罰，也是一個大不幸。』

『只有上帝能幫忙我們。』

『不，再不能像這樣下去了。』

『讓我們同祖母說，她會告訴祖父的。』

『你去對她說罷，沙雷那。』

『爲什麼要我呢？』

井邊

「她是不是說你偷她的手鐲呢？」

「她沒有叫你的丈夫是野蠻的和尙麼？」

「唉，她非維媽里阿那是一個乞丐的女兒。」

「她叫凡鈴凱的兒子是私生子。」

婦人們絕不會說些什麼如沒有拉獨凱幽默的證明關於這些痛苦的事情。一邊，埃珊看見了阿拏凱穿過樹叢，扯破了她的新小衫，他去向祖父訴告。

埃珊是一個靜默的人。從小就肯聽話。他甚至不能措一段樹到市場去沒有得到命令叫他這段樹要討價多少，多少他可以賣去牠。

祖父獨自坐在房內，埃珊走進來。他如此老，已不能到外面工作，他們給他坐在家裏剝剝蠶豆殼。

埃珊脫去帽子，握了祖父的手。祖父樣子惱怒。他不動，拔了他的手冷淡地說：

「不錯！」

「祖父，我求你的寬恕……用不到將這件事情再騙過你……我無論什麼都已受責備。

地帶了恥辱到我們的家裏來。」



老人嚴肅地看他。

「沒有用處，祖父，不要發怒。」

祖父舉起他的頭，推開蠶豆的盤子，還是發怒。

「我什麼都知道。你是那一類的人，啊？你想破壞下去我的自由和一家的快樂麼？」

埃珊，他是頭腦簡單的一個人，無言地站着，知道祖父早被告訴過什麼事情了。

「親愛的祖父，我不知道怎樣做。請恕我。」

埃珊又將祖父的手拿去，祖父縮回。

「跑出去，不要弄憊這塊地方。你是一個人麼？」

埃珊面孔伏在背心裏，說，幾乎哭着：

「隨你無論怎樣處置我和處置她。殺了我，趕了她出去罷。上帝和你在一塊。但不要看

我像一隻狗——可憐我吧。」

祖父的鬍子動起來。

他用他的全力壓制他的興奮。他向上看，伸出他的腿，驚奇的自信地說：

「我的孩子，你選擇了她。我叫你這樣做的麼？」

「對我來說這些話罷。我是惟一的犯罪的人。」

祖父搖一搖他的鬚鬚；他嚴肅的看他，莊重地問：

「那我將糾正這錯誤？」

「上帝第一，於是你。」

「是呀！但我不知道怎樣做。」

拉獨凱會注意這孩子氣的狡猾的表情繞着祖父的眼。

「上帝將幫你這樣做，」埃珊說。

「你……爲什麼……不愛她？」

埃珊覺到困惱。他寧願爲恥辱死了。祖父直看入他的眼睛。

「她是不知好壞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問你，倘若你還要她？」

埃珊沒有說。他想逃開，但祖父的眼死釘住他。

「這一定是，」埃珊說，「因爲伴嗎斯非常地嬌養她。你知道她是她的獨養女兒。」

祖父不耐地高聲說：

「你聽，孩子，我問你什麼？我要知道倘若你還愛阿孛凱？告訴我！」

埃珊低下頭，藏了他的面孔，笨拙地動了他的肩，羞怯地說：

「我不知道。」

「呀，你應該知道。我將從你的回答判斷，不要以後儘管來訴苦。」

「不，我不願。」

從祖父的臉上的表情，誰也容易看見他已決心，而且他還滿意他的計策。

(未完)

## 枕上隨筆

衣 萍

一個俄國人曾批評徐志摩的文章，給了他一個絕妙的評語：『有點糊塗，不大清楚。』——真對，徐志摩的文章，的確是『濃得化不開』！（看「新月」第一卷十期）

陽歷新年，各機關張燈結綵。一個江灣路上的汽車夫，氣憤憤地說：『外國人過年，中國人都出力幫忙，中國人過年，（按，指陰歷年。）外國人一點也不肯幫忙。你瞧！外國人

多壞！」

北京女學生罵男學生的口號：「討厭」！「該死的」！「缺德的」！等等。上海的女學生如何，待考。

一個江蘇的大教育家說：「如果平民全識字了，誰還肯來拉洋車呢？」

吳建邦博士從比國回來，道經莫斯科，到北京，他對我說：「俄國有什麼好！莫斯科的街道，革命以後就沒有掃過。共產主義完全失敗！」

「女人呀！你千萬不要愛已經失戀過的男人！」

「男人呀！你千萬不要娶「女作家」為妻！」

一個教育家，怕自己的女兒同旁人戀愛。每天他的女兒坐包車到學校去，晚上仍舊坐包車回來。這個教育家每天晚上把包車夫叫到房裏去，悄悄地打聽自己的女兒半路上有沒有同男人說過話。

「娶女人最好應該兩年一換。」一個小文豪如是說。

C與W去逛俄國妓女。W是不懂英語的。爲了要贊美這俄國妓女，在未去以前請C教了他兩點鐘英語。W要C把「你的眼睛多麼好看啦！」「你的手多麼白啦！」「你的身體多麼胖啦！」等等譯成英語教他。

傳說張作霖當第三次入關時，傳集兵士們訓話，說：「這次入關，誰再嘴裏嚷：『媽的個吧子』就得鎗斃！」

叭兒狗啦！你們只會吃，只會喝，而且只會在你們主人的面前打滾！

( 143 )

革命的文學家說：「阿Q的時代已經死了！」但是現在是什麼時代呢？俄人伊鳳閣（前北大教授）曾批評「阿Q」，他說「阿Q」的缺點是有世界性的，不但中國的辛亥革命時代會有這樣的人物，法國革命時代，俄國的革命時也難免有這樣人物。——我想，就是將來中國革命文學家的革命黃金時代，也難免有這樣人物，「阿Q」的人性的缺點是有永久性的。

## 帆

俄Lermontov作

逢漢譯

孤獨發白的船帆，

在雲霧中蔚藍色的大海裏……

他到很遠的境域去尋找些什麼？

他在故土裏留棄着什麼？

波濤洶湧，微風吼嘯，

船桅杆怒憤着而發着噶吱吱的音調……

喂！他不尋找幸福，  
也不是從幸福中走逃！

他底下是一行發亮光的蒼色水流，

他頂上是太陽的金色的光芒；

可是他，反叛的，希求着巨風，

好像在巨風中有什麼安甯！

## 年 夜

楊晉豪

(143)

遠處小火車底氣笛，「嘔嘔——」地深長地吼着。車輪轉在規道上「軋軋軋」的暴裂的聲音，也遙遙地接着傳了過來。隔了一刻，於是漸漸地低下來，終於隱微得以致聞不見了。檯上的小鐘，在「唧嗒——唧嗒」地走着，繼續地，枯燥地，單調地。聲聲同學們繼續的談話，也已向外移了出去。這裏，現在是靜寂得像荒冷的田野中一樣了，只有融了數天還未全

乾的雪水，從屋簷上墮下來，「滴——滴」地響着。

太陽已經斜西了，照着赤條條的柳樹桿枝，靜靜地又呆呆地。天空呈着淡淡的紫灰色，像凝住着似地。一片浮雲也不見推過。

我單孤地獨自一人坐在房中，心境覺得清靜異常。我望望放在檯角上的案頭日曆，知道今天已是古歷的最後一日了。

于是，我底身體向後靠住了椅背，頭兒微側地仰着，閉着眼睛，疑想起來了。

我遙想起去年年底在家中的情狀。那時，景象好像是特殊地鮮美，心胸也似乎特殊地寬暢。我覺得在那時，這個匆忙的人海裏正在揮動指甲，彈奏着頌禱人生的音樂。呵！我真想高歌，我真想歡躍，我爲這明媚鮮麗的新年之到來，感覺着無窮盡的快樂！

在那天午後，我們家裏都很匆忙着：做圓子咧，蒸糕咧，燒魚燒肉咧……于是，一桌一桌地擺設起來，做祠酒（祭祖宗）了。客堂中底窗子，都是關閉着，室內靜靜地，桌子上一對一對的臘檯上的紅燭，都燃着橄欖形的火光，輕風在漸漸地吹來，那火就迎着左右微微地擺動。每隻香爐的當中，都插着四五枝袋香，香端耀有一點紅光，白烟在纏繞地縷縷飛騰着。我們恭敬地洒着黃酒，我們恭敬地搬着飯菜，好像我們底祖宗真的靜坐在席上吃喝着似地。



待最後燒了紙錠，客室中充滿了些燦燦的火光底熱氣，火熄後，開了窗子，紙灰向上旋轉着高高地飛揚起來，方才忙着把檯上的魚肉酒飯，搬進灶間裏，祭祠算是完畢了。這時，窗外陽光明暢，天色碧藍，身心真覺愉悅咧！

到晚上吃年夜飯時，父親便拿出兩付大臘檯來，上面插着兩條粗粗的紅臘燭，放在檯子底兩隻角上，點着了。那白亮的火焰，微微搖動，照得滿家都像散佈着幸福的光明。於是我們一家人團團圍坐一桌，檯中心放着一隻熱水「煎煎」的暖鍋，小菜當然比平日格外多而且精美了。父親是本來喜歡飲酒的，這時就增着幾倍的欣悅，緩緩地舉杯飲着，容顏是顯得格外慈和了。母親是本來不喝酒的，這時却也滿滿地飲了三鐘淌熱了的黃酒。父親又叫我們也飲幾杯，所以我們也飲了一些。當我們棄酒止飲了的時候，父親就略帶小驚似地說：「不喝了？再喝兩鐘罷？」我是歡樂得那般地，食量是特別好了，飯就不其然而然地多吃了兩碗；時間也吃得格外地遲緩了。

夜深了，我們底精神還是清明着毫無倦容。照例我們要把祖宗底影（色彩畫像）一幅一幅地取出來，在西牆上滿滿地掛了起來。影下又用茶几與木板攔成了一隻長檯，放上了許多茶食糕餅水果之類。放好後，我們在跳動的紅燭光下，一面嚼着花生（長生果）或西瓜子，

一頭還要望着牆上的掛影細認，議論着說，大大（祖父）底面孔畫得最像，奶奶（祖母）底面孔畫得最不像的種種了。

這一晚比平日是有特殊的意味的。我好像在這夜是度着夢想的古代生活；是這樣地新鮮，是這樣地美妙呵！

到了明天一早起來，老婆婆已經在灶間裏燒水了。她看見了我，就笑着說：「壽官呵，恭禧恭禧！」我也報以一笑。于是她就泡了一杯糖湯送上來。我那時不但把糖湯喝乾了，而且連湯內的密棗也吃掉了，真是覺得甜蜜呢！

那時空氣是靜靜地。我在客堂中徒步着，望望祖父母與尊祖父母等底畫像，茶和糖湯也只在影前放着了，他們底容貌都像在微笑着似地。這樣看了一回，于是又走到庭沁裏看看盆中的水仙，又走到後園中看看別的花卉——這都是我底父親愛的，有時還彎着腰玩弄了一回。太陽正從東方塗抹裏胭脂似地升了起來，桃紅色的柔光，流瀉在那一片靜穆的世界，似在輕聲默語地說：「新春正在穿起綠衣，打扮着在來了。」我在心靈的深處，感到幽靜明暢的愉悅了。

等一會，弟弟們都穿着新衣起身之後，他們就要取出年鑼鼓來，「鐺彭——鐺彭」地敲起

來了。

吃好圓子和黃糕後，於是吃早飯了。雖然是素菜，然而一家人團團一桌，父親是在緩緩地舉觴噠酒，那是何等愉悅的景象呵！

可是，現在呵？我單獨地一個人孤寄客鄉，在這無情的寥寂中暗迎新春，那倒也罷了。而遙想着我家中的景狀呵，在吃這歡樂的年夜飯時，團團的一桌中，不但缺了一個寄身他鄉的我，而且那喜歡飲酒的人——我們底父親也不在了，——是安枕長眠，永久地不再來家中與我們團聚一桌，吃那一年中惟一愉快的年夜飯的了！我不知道家中的母兄姊弟在今夜吃飯的時候，還能感到曩日的快樂麼？或許反在懷傷罹人，伴着紅燭，偷偷地流淚吧？

當夜深掛影的時候，他們底心裏，要在這樣暗暗地嘆息吧：「今夜多了一個像，可是少了一個人……」咳！我想他們在今夜還能精神清明，毫無倦容，細認着畫像，在議論着說，大大底面孔畫得最像，奶奶底面孔畫得不像的種種麼？咳！不要他們在這同樣的跳動的紅燭光下，過着異樣的悽寂慘愁的深夜，撲簌簌的淚珠，在他們底指下暗彈罷？

當我這樣想時，我底眼睛也忽而含着兩眶溫泉了，鼻子也在痛了起來，而胸口也抽咽了呢！

( 148 )

小鐘「唧嗒——唧嗒」地走着，雪水還在「滴——滴」地從屋簷上墮下來，空氣仍是冰寂得像在荒涼的田野中一樣。太陽已經斜西了，但溫柔的光明還普照着一切；似乎在推着地球，要喚她醒來！

我還是一個人獨坐房中，靜默地凝想着。我要在孤寂中過這今年的最後一夜，我要在孤寂中近那明年的最先一天。我已是不懂什麼快樂，也不懂什麼悲哀；我只覺得四圍是這樣地靜穆，以致我底心中是這樣地空虛！

二，九日·一九二九·于首都中央大學·

## 老 農

葉蒼岑

雨兒連下了兩天，

田裏都溼透了，

草兒漸漸地長起，

苗兒漸漸地瘦了。

老農背了鋤來，

彎下腰兒，

搭下膀兒，

慢慢地鋤去：

一行，兩行，三行……

烈日燒着他的背，

熱氣蒸着他的胸，

衣兒乾了又濕了；

一次，兩次，三次……

看看天色晚了，

草兒也鋤完了，

這時，他獨立在田邊，

望着隴上底苗兒，

——自己的辛苦——

老  
農

四五

清新，碧綠，  
燭然地笑了。

刮了兩天底風，

接着兩天底晴，  
園裏沒有水了，  
菜兒將要萎了。

老農又來到井邊，

架上轆轤，  
拴上水斗，  
用力地屙去：  
一斗，兩斗，三斗……

轆轤隆隆地響着，

水兒淙淙地流着，

流滿了畦裏；

一畦，兩畦，三畦……

看看天色晚了，

園兒也灌完了；

這時，他獨倚着井欄，

望着畦裏底菜兒，

——自己的辛苦——

活潑，青翠，

發出了舒暢的歎氣。

『祝福』你辛苦的人，

這剎那的意緒！

## 考黨員與白頭宮女

楊藻章

現在我們的國民黨的組織似乎擴大了，雖經以前歷次黨的改組，及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失掉或開除了黨員資格的老黨員們也得「捲土重來」掌握黨國要政了。老黨員們因為曾經一度或幾度與黨「絕緣」過，對於黨的什麼主義自然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所以我常見他們無論在何處演說或閑談，其論點大都不出這三個範圍：（一）罵青年黨員；（二）自叙以前「革命（？）」的小史；（三）傳述總理的軼聞遺事——自詡為親身見聞的：這第三點比前二點尤為普遍，差不多如小孩子們口裏的「呆女塔故事」一樣，逢人便要津津樂道的。因為如此才能表示自己「是「總理的老友」是與黨有「歷史關係」的「老革命」。

記得唐詩中有一首是：「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我覺得現在一般善談總理故事的「老黨員」與這詩中說玄宗的「白頭宮女」却很相類。只可惜他們與她們生不同時，不然倒是些天生佳偶哩！



## 別人的話

石民

樂羣半月刊第四期上有一篇題爲「有律現代詩」的文字，那在好幾個星期之前就有人對我說及，並詢問我的意見，而且後來又在某處看見由那半月刊改組的樂羣月刊中有人特別地提起，說那是「中國詩壇上的巨大激浪」云云。但是它我最近纔讀到。那是，幾首譯詩和創作，冠以約二千字的小引，在這小行裏面，作者勺水君說明了他所名爲「有律現代詩」的主張。他的主旨是詩的韻律 (Rhythm) 之造成，這個到也是我平日的願望；不過，可惜這位作者似乎是專在「詩的形態上研究，以造成詩的韻律」，於是這所謂巨大的激浪者，本身便已更厲害地陷入早已流行的「方塊詩」的漩渦中了！因爲要「造成」詩的韻律，他不但要確定每行的「音數」(即通常所謂字數)，而且還要確定每行的「逗數」，——而且，如果不是因爲「在事實上各省語言的平仄，相差太遠，無法使之劃一」，他還要「平仄的規定」哩！這樣一來，其結果究竟如何，我並不想來「討論」；不過，如果勺水君的意見是「老老實實的先學別人的形式」，如某君在那同一期的半月刊上爲勺水君鼓吹的那篇文章中所說的，那麼，就讓我

老老實實地說「別人的」話罷。那是就英國詩的情形說的。茲摘譯於後：

「英國的詩一擺脫音節的計算，它便借助于語氣之輕重以爲其取決之法則：這個便是它的節制之勢力，而且構成它的形式；這完全是另一樣的辦法，異于那種計算音節者。而且它在英國文字上似乎是最自然的……現在，這種純粹按語氣的詩體，其基本的規則是：不許有規定的或假想的節奏：這就是說，詩體不能造作節奏，因爲是節奏造作詩體。……如果我們的詩人們作詩忠實地按照自然的語氣之輕重，他們便會給自己發見一些規律，而且會得到一種猶未接觸過的韻律之無限的活動場。這裏面沒有什麼不能做成功的；而且這大概絕不是圖便宜罷，因爲要弄得好是最難的。」

這是一個批評家在一篇論布利其斯 (Robert Bridges) 的文章中所引用這詩人自己的話；接着便是那批評家說：

「布利其斯的一切詩作便是這種理論的例證，而且就是因爲這種理論是，如他所說的，「太簡單了至于不被了解」的緣故，所以他曾經受人非難，說他作的一些詩難以按律讀。且按意思讀去罷（這是他實在告訴我們的），那麼，如果那首詩是寫得妥洽的，那自然的語氣之輕重便會給你顯出韻律來。」

于是這位批評家便從這位詩人的作品裏舉出如下的一節以為證：

*Fight, to be found fighting : nor for away*

*Deem, nor strange thy doom.*

*Like this sorrow 'twill come*

*And the day will be to-day*

這裏並沒有音數的確定，亦沒有步數 (feet) 的確定，更沒有如勺水君所說的逗數的確定，然而我們能夠說這裏沒有詩的韻律麼？或者我不應該拿「別人的」詩來說，那麼這下面是我自己的，是一首的第一節和另一首的末節：

「良夜爲我收拾了這曠野，

天宇高高地覆蓋着在我上面，

我展開而且檢視這悶塞的胸臆，

別人的話

五一

借明月之慧光與列星的炯眼。」(良夜)

「用不着喁喁地和我絮語，

我，如一個臨死的人，于此瞑目；

別攪動了我的心兒——

沈默罷，你，沈默的如同墳墓！」(燈已熄了)

我想誰也不能不承認這裏的韻律罷，不過在勺水君一定要算作「特別的例外」。但據我自己的經驗，却覺得在我們語體詩中只有這種「特別的例外」纔是可能的，且覺得這正是活的韻律，就是，只要按意思讀去，那自然的語氣之輕重便會顯示給我們的那種韻律，總之我們現在所要求的已不是韻律之刻版的公式，而是「一種猶未接觸過的韻律之無限的活動場」  
不要扼死了活的韻律！

# 語絲

第五卷·第四期

## 回家

冬芬

「好容易盼到了的你，祇過得一夜，便匆匆跑去家鄉，在異地漂泊，到此刻又是一年來了！不幸的我呢，又在無窮盡的渴望中過活！四周和樂的景象，毫無憐恤地將我襯得異樣孤寂。我在夢裏鏡中燈前找你，找不到你的隻影；我恨不得插翅飛去，飛到你的眼前，飛到你的懷中，最願意是一直飛進你的心去！唉，我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渴念着你，你爲什麼要使我這樣渴念着，我實在不知道。我祇覺得除掉你回來，和我住在一塊，沒有別的生活更使我滿意了。却人，我懇切地希望你回來！我要求你即刻回來！」

這樣一封信居然遞到我的手裏，是今天早晨。我坐在被窩內，拚命念着，一回又一回地念着，幾乎要發呆了。勉強遣開了的愁思，又像無數絲流匯到瀟泊裏去似地，擁擠到我的心頭而來。我一回凝思，又一回歎息。沿床的事事物物，似乎都在我的眼前消失，祇留下一間空洞的房，讓我任情地悶坐着發呆。溫和的晨曦，新鮮的空氣，滿布在床上，一樣不能振起

我的消沉。耳邊祇是震盪着這兩句話：

「劫人，我懇切地希望你回來，我要求你即刻回來！」

「真的，我應該回去了！」我自己默默地說；「你知道，她多麼不幸呀！和我一樣不幸呢！不幸的人應該互相憐惜的。這是真話：『好容易盼到了的你祇過得一夜，……』」

我想到這句話，便呆住了，原來頓覺有許多可怕而可悲的事，潮湧般出現在心的眼前。終於又默說了一句：

「那一個可紀念的夜呵！」

自然，這時我要回去看她的意思已非常濃厚，不料我這顆長時枯寂的心已悄悄地走出胸腔，飛馳到一所認識的屋子裏去，一路無阻，衝上扶梯，一直溜到一所內房門口，撩起門帘瞧去。呵，這一瞧，直使我的心發瘋了，端的一個所愛的人躺在床內！我的心便似飛般直撲進去，嘴裏不絕地狂喊：

「馥！馥！」

原來這時馥正和我一樣，還躺在床內。她聽到這呼喊，老大吃了一驚，亟忙扭轉面來——希奇，還有點潮溼呢！——看時，心頓覺出乎意外地一跳；帶着紅腫的兩眼，閃出異常

有力的光芒，看去正像在黑夜中的貓眼；兩頰泛出紅暈，好像在心底燃着了一把火，——見得是在羞怯，又是在驚喜。寫時遲，那時快，她便披衣坐起，兩手動了一動，但又縮住了。此時我的心已撲到床前，也像被什麼牽住似的，忽然勒住了足，呆立在那里發怔。於是擺在她們兩者中間的，盡是那深不可測的沉默！

她們終於恢復了知覺。我的心便爬上床去，她忙伸手抱進懷裏。聽哪！我的心又舉起頭望着她的面，在親切地叫了：

「馥！」

她忙低下頭去，任她那一張火熱的面頰，貼在我的心上，喜悅中還含懷疑，低聲應說：「唯！真的麼，却！你又回來了？」

誰想到呢，這句話之後，便會有兩粒碗豆那樣大的透明的淚珠，從她那雙閃着火光的眼中跳出，「滴！」的一聲，落在我的心上！這淚珠却有極大魔力，我的心也忍不住跳出同樣的淚，落在她胸上，一剎那時，都被她那顆火熱的心吸去了！

過了一回，她竟朦朧睡去，好像神志已趨安定，同時又感到異常疲勞——長時沒得安睡的疲勞，此刻正需休息似的。但是唉！她的兩手還緊抱着我的心不放呢！我這顆赤熱的心也

緊貼着她的胸脯，在靜聽那裏面的心底跳動，似乎想到什麼了，伸手往她乳下摸索，不覺驚喊起來：

「怎麼啦，馥！你這創疤還沒平復嗎？」

我的心這樣一喊，將我從沉思中驚醒過來，才知道自己還坐在被內，手裏依然拿着那封信；舉眼四望，並不見有她隻影，原來依然被那無限凶的大力隔得遠遠地。胸坎中又填滿了悶氣，好久想不出解救的方法。終於自己在心裏說：「索性再睡下去罷！在這種惹人厭悶的空氣中走動有什麼意思！到被窩裏去做一回甜蜜的夢，比一般人睜着眼在做尋癩的夢好得多呢！」

我拿着信，挨身躺下，努力將兩眼閉住，要求快點睡去。但是，清澈的腦裏，不住地浮起那一個夜裏所經過的一切，耳旁時時聽到這一句話：

「怎麼啦，馥！你這創疤還沒平復麼？」

是去年春間，久住在北地的我，接着她的一封報告喪子的信，同時我自己也受不住一種片面的悲愁壓迫，決計回家了。這使我懷疑自己，當我走進村莊，幾個年老的人都現着驚訝



問我：「你又回來了？」同時我看到出間路旁的小孩，心內起了微顫，不覺說了一句：「唉，我應該回來的！」便默默地向住家的方向走去，眼前有點模糊起來，脚步也不穩定了。這樣一直走進一條熟悉的街，便聽見有人在背後喊說：

「叔先生，你走錯路了！你父親已住在上面了！」

「啊！」

我這樣應了一聲，便勒步回轉，自己在心中埋怨說：「不是我們已經分家了麼？怎麼一瞧到那所舊屋，便會走過去呢？」

我低着頭，匆匆向上面走去，却不知道是那一所屋，正在徘徊，恰巧有個鄰人過來，看到我，表示同樣的驚訝之後，便伸手指着一所門額題着「耕讀傳家」四字的屋說道：

「你們已住在那裏面了。」

我抬頭望時，心裏便又這麼說：「原來還是一所舊屋！」同時想起這所屋的主人已死去好久，可憐的寡婦移居在別處，將它長時鎖閉着，到這時才由我們居住，才得着復活的生氣——實在也是偶然的！終於我的心裏這麼說：「你這被遺棄的屋呀！」

我帶着感歎，走進屋去，向裏面一望，我的心忽然劇烈地一跳！我看到一個極熟悉而沉

靜的女人坐着，正在向外凝望，好像有心事在沉思似的。當我想到這問題：「她是在這樣沉思中過活麼？」的時候，她竟匆促地走向裏面隱沒了。倏時走出一個中年婦人，好像知道了什麼似的在驚異，一看到我，便喊說：

「哦，劫人！你回來了？」

我也迎上前去，叫了一聲：「母親！」不知怎的，眼圈便紅了起來。

她領我走進一個客堂坐下，同時將我隨身帶着的行李放過一邊，便問我動身的日子和路上的情形，依次說到關於分家的事，如何別人說我父親們大度，一點不發出爭執；如何我父親心地直率，有着一所住屋便把別的忘了；如何她將一隻祖傳的米桶放棄不要，因為它已經是破舊的了。她說到後來，忽然停止，低下頭去，呆看着地面在發怔。唉，她已仔細看到我的面上了！原來我一路聽着她那家庭變遷的話，不知怎麼原故，竟感到現在的家中已冷靜許多；有好幾個同桌吃過飯的人都不見了；尤其看到，我母親的懷中已沒有那個小孩依靠着，祇見她獨自出來和我談話了；我買來好吃的東西竟冷冷地放在桌上，沒有一個小孩來攀要了；我的小孩竟永遠躲在地下不再來叫我了，使他的母親老是那樣獨自在沉思和凝望中過活！我越想越傷心，嘴裏不絕在說：「沒有什麼！」眼淚却已潑潑地落將下來。後來我母親好

像聽到什麼似的，掉頭向外一望，便站起身對我說：

「叔叔，你父親回來了，時候已經不早，我叫馥燒飯去。」

她跨出門檻，向後房走去，我已站起，走到門口瞭望，果然看到一個高大的人，帶着兩個鄰孩，慢慢走來。他的皮膚有點轉白；頭髮也稀少了；額上的縐紋似乎顯然可見；發出來的咳嗽，已不如從前那樣有力。

「這是我父親麼？」我默地向自己的心問。

同時我留心後面住房裏的動靜，果然有一種潑泣聲傳來，還夾着一種遏阻的話：

「怎麼啦，連你又哭起來了！還不夠麼？」

這些話之後，哭聲反而越利厲。唉，上帝！這時候我的心正像刀割那樣酸痛！許多凶殘的記憶，好像萬弩齊發似地鑽進我的心裏來了！一樁又一樁可悲的事清晰地在眼前閃映了！我彷彿看見自己坐在一間灰暗的房內，一手拿着她那報告兒子夭折陷在極端悲痛之中，我即刻回去的信，同時另一隻手拿着一個十分可愛的女子底照片，在心中激戰的情形；又彷彿看見自己在室中徘徊，一回兒讀完那封信，便說了一聲：「唉，你真可憐！」而哀哭，一回兒對着那照片又說了一聲：「呵，你真可愛！」而狂笑的情形；又彷彿看見自己昏昏沉沉地跑

往那女子的屋裏去查查如黃鶴而昏倒的情形；終於彷彿看見一個同寓的人悄悄地跑到我身邊喊了一聲：「你這瘋子！」而驚醒了，便對悲哀的她表示同情立意回來的情形。此刻竟在聽她哭泣了！一聲聲刺進心去，！我呆住了好久，突然向自己說：

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

恰巧父親到來；兩個小孩搶先跑到我身邊却又站住，看着我在發怔，一忽兒又將手指含在口內，移動四隻小小的眼睛，注視那放在桌上的紙包。我正伸手向袋裏去摸糖果的時候，兩眼忽覺昏花，嘴裏不住地說：「沒有什麼！」赤熱的眼淚却已潮湧般滾將下來！便聽見父親在旁邊解勸說：「過去的事，想它幹麼！這是沒法的呀！」但同時他那雙閱盡世態的眼，忍不住紅漲起來，竟領着小孩向外走出。這一來，更使我放聲大聲，不料後面住房裏的哭聲也變爲任情的號喊，全所屋，竟陷在我和她的哭聲中了！一剎那時，有幾個鄰人跑進我們的屋來安慰，是的，我在紀念那死去的小孩這一椿事，他們是知道了的！奇怪！我經過這麼一喊，所有悲哀都發洩完了。不覺自己譏笑說：

「你這平凡的人！」

這時已是薄暮時候，淡薄的陽光早向大門外逝去，屋內已變爲清冷，空中也無限深靜。

聽到有三五成羣的飛鴉，兩促地飛過。「啞啞！」的幾聲，清澈地刺入山的深處，水的底裏。各人都仰頭向天空一望，悒悒轉過面來，不作一聲，於是沉默主宰了全室。

鄰人們散去之後，父親又回來了。他問我爲什麼突爾回來，我回答說：

「你叫我還能住在那里麼？」

我們談了一回吃飯。我留心看看家中的人，祇不見着一個。我帶着不安的情意，在心  
中說：

「難道她獨自又在房中哭泣麼？」

(未完)

## 憶巴黎

野渠

### 七 還早呢

心情之寬泰，與態度的從容，在巴黎，我所認識的人中。再也沒有誰是能比得過十君的了，他是披滿了一頭大半已經雪色了的長髮，一副永遠是冷靜的莊嚴的深沉的微笑的臉面，

憶巴黎

九

我與他有七八年的友情不能算不久，從來不曾見過他有什麼事情表示忿怒或惶急，正如從來不曾見過他對什麼事情表示了絕大的得意與歡喜。我總覺得，與其是說他是被一種憂鬱所蒙罩着，不如說他自幼兒是有難言的神祕性的。

自然因為我太疎懶了，太落磊了的緣故，對於十君的訪問正如對別的朋友是一樣的不多呢。並且。那時正因着了某一種的原因，我是多麼地懼怕與人們晤見的，我常常，常常的願意一個人很孤僻，很孤僻的。

記起來，我對於十君的訪問不過六七次罷。而且多半總是有十君同着的，去年近冬爲着索章程及探聽學校詳情之故，是早晨八時左右的光景，這時候在巴黎應當算是極早的，自然，對於女工及學生是例外。我一走上第一層樓，那清脆柔婉的彷彿熟悉的鋼琴聲，如生命之活躍與跳舞，深深的透進我的耳膜。惟恐擾亂他那幽韻，攝着脚步走到他的室門只終於輕輕地敲了兩下；琴聲戛然的止了，却沒有話聲，門外的我，可以想見他的凝神諦聽的情態，於是我又敲了兩下。

『誰？』他立起來了，開了門，一見是我，他羞怯的不知如何才好的一刻，笑笑，低頭看着了他自己穿的是睡衣及拖鞋，伸起手將那睡帽，其實只是一塊中國的毛絨巾包着的，

拉下了，我忍不住的幾乎要失笑。可是剛才因為進學校而担心急焦的心情，見着他的安靜態度。竟不知不覺的沉着下去了。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還早呢！』他說，笑笑。

其時他還沒有洗過臉，他說：『一起來便練琴，要直到出去吃午飯才梳洗。』——『有些時候却絕不如此。』十君坐來靠近鋼琴，這樣地說。

我起辭出門，還沒有走到第一層樓，鋼琴的清脆柔婉的幽韻，又深深的透進我的耳膜來！

又有一次，那是今年了，某一篇文稿是由十君替我翻譯的，十君已經還中國了，介紹翻譯的是十君，於是我不能不去訪他了，要問他修改之處等疑問，因為經十君翻譯過後，他是又為牠修改過一次的。

迎接我的就是他那清脆柔婉的琴聲啊！只見十君穿得十分整齊，如在待客似的，那也是早上八時光景。

『還早呢！還早呢！』他坐近鋼琴邊，請我再坐一刻，因要上課，而又怕阻礙他練琴的時間，終於就辭了。

有一天近晚，我們三四個人去萌日路看電影，那晚映的是俄皇伊凡專制的故事！到最後的前一幕，十君興奮地高興地輕喊道。『自由之鐘響了！自由之鐘響了！』

十君坐在十君的邊旁，又用着他那口頭熟語，寬心的說道。『還早呢！還早呢！』我也如十君一樣，劇中或銀幕上的喜怒哀樂均要深深的打刺我的心。而十君却不然，常是微微的促着額，或定靜的微笑。好像從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苦痛他似的。

要想讀一點書的人，在這年青青的時候，是沒有餘暇可以談戀愛的，戀愛對於我們好比是一杯淡水，想想是好的，喝起來恐怕未必有滋味罷。幾個人晤見而不談及戀愛，談話便就失却了趣味，特別是在看電影的休息的中間的空時，因為那些劇中都是悲劇或喜劇問題劇，無有不以戀愛為唯一的資材的，這自然因為人與人的關係向來是這樣綿延而糾紛下來的。

『唉』十君嘆着氣，正到了緊急的地方，電影中止，休息了。十君恨恨的，似乎還在深思電影中的情形。

『你倒有點像十君，』我說：『十君也常常是這樣的態度。』

『愛管閒事，無病呻吟！』十君冷靜而微笑的說。

話就拉長了。



『結婚罷！結婚罷！』十君說：『我就願意他們結婚！』十君深思着劇中的情形說。我忍不住的笑了！

『十十的幸福呵！』十君說着，嘆息。

『很早的結婚不是幸福！』十君說：『愛情是要靠成熟的！』

『伊凡不懂得愛情！』十君說。

『所有的專制，強暴的青年都是不懂得愛情的！』十君說。

『可不是？』我說：『有許多青年，他實在還沒有經過戀愛，却在說失戀！實在是無戀，而在想戀呢！』

『那樣的青年，無病呻吟的！』十君說：『然而也是真的，中國的情形與這裏的太不相同了。』

『正是』我說：『我常常聽一般青年，那些間接的朋友，一到卅歲便愁老嘆老，想成家立業，急急的要找一個女友結婚了！婚姻問題成了旋動於他們心中不休止的煩悶的來源了好像一到卅歲再不結婚，婚姻便沒解決的希望了！女子也一樣。不知爲什麼會有這樣急戀的情形。』

『還早呢！』十君說：『法國的情形却是不然，某種心境在某種環境之下是會改變的。然而我，時先之對於我好像失去他的威權了似的，我從來不願着想於我是在走近老去，伊！想牠做什麼呢？那是必然的啊！』——接着又道，『那不可挽回的時光的速逝及未來的接受，豈不是最該珍惜的麼？爲什麼要憂愁牠呢？』

『要找一個適恰的戀人，真不容易呵！』十君忽然說，全然接不上十君的話意。

我默然的聽着十君的話而思索着，在神祕中彷彿略略認識了點十君的真面目，及十君之寬心於一切的精神！

十君今年二十八歲了，陰歷計算比我是大了五歲，他那大半的雪白的頭髮與那冷靜的微笑，微笑中所隱埋着的憂鬱，與那能夠擔負一切小小大大的喜怒哀苦的事的他的心與兩肩，分明的證實他是一位保持有赤子之心的成人，然而，看他那麼地寬心達觀甚而至於好像不識不知哀愁漠然的小孩子！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他那喜悅微笑的臉色的！

近來我也似乎寬心多了。不再悲哀於人事的一切。常常爲那自然的盛衰而引起的感慨也消失了！生命對我好像是無限的。生命對於我好像每一刻的過去都是滅亡的，真的，我好像時刻的觸着死神的溫柔的手的！

近來我真寬心多了。我簡直毫不謙虛的接受這神聖的時間，而無所奢求及怨望，我好像已經昨日，或今早的新生，我那裏是有二十三年的歷史啊？我好像，我還是一個初生的嬰孩呢，不，我好像是十四五歲正在近接那可愛的青春的開始咧！我於是時常想起了十君的話：

「還早呢！還早呢！」我的心情便像慢慢的黑夜剛展現出了初初的曙色那樣那樣的！  
一九二八，一二，五，夜。

## 無 題

無 名

(一)

像你這樣年青如綠葉，  
誰曉得你曾經風霜劫？  
像你這樣活跳如小鳥，  
誰曉得你已嘔盡了心血？

無 題

五

你的無邪的明眸流盼，  
可使愁雲鬱結的天心寬散；  
你的迷人的皓齒嬌聲，  
可使曲高的雲雀投降。

猙獰的猛鳥要抓破你的乳頭生吞，  
狡猾的狐狸想舐你柔媚的紅唇，  
輕薄風騷的野味飛禽呀，  
想在你懷中貪點愛慾的溫存。

只有多情的春風帶着淚的雨，  
多感的夜月放着愁的光，  
共你窗前暗暗泣。

抱你帳中輾轉睡不得。

但這淚的雨徒使你感傷，

這愁的光空抱你惆悵。

女子呀，願這樣的月和風，

得解你哀情緒繾的五更夢！

(二)

你東漂西泊的寂寞的孤舟，

既無船夫把舵，又無燈火探流。

白晝的暗礁和黑夜的急灘，

處處險阻埋伏我心憂！

無 題

想割羅籐將你繫留。

割斷羅籐籐花愁……

啊！願風伯護送你：

送你安然過渡頭！

(三)

你的素手兒有心無心，

觸我心血在流的心，

使我惺忪的眼兒驚醒，

使我低調的琴兒高鳴。

熱烈的唇兒與唇兒親，

從此我待着傷寒病；

爲的是想把我們的親吻，  
誇示於海空皓月的孤另。

當我站在船頭對月驕矜，  
熱的血在鬥着溫的情，  
我想把易鬆的領兒扣緊，  
冷風暗暗地侵襲我身。

從此天天一杯苦藥難斟，  
夜夜幾番迷夢不易醒。  
啊！聰明的小鳥呀，  
給我聰明的心！

我愛受難的小鳥，

無 題

又憂愁的紫堇。

想一蕊怎得兩個心，

涓涓涓，我哭至天黎明。

從我曉得愛曉得求朱唇兒親，

我未嘗乾過淚濕的胸襟……

啊！如我的淚水得養活一朵小花，

流罷，流盡我的情流出我的心！

一九二九，二月中。

## 井邊 (續)

拉柴力維基作

愛濤譯

當天晚上，所有的男人都圍繞桌子坐着，因為這是吃晚飯的時候。女人中只有一個拉獨  
凱，其餘的女人都在廚房裏吃。有二三個在桌邊伺候着。



這時阿拏凱也輪到伺候。

其餘的兩位婦人捧着碟子或食物一進一出。阿拏凱却斜靠在門邊做臉。

祖父給她一個可怕的注視。個個人都一聲不響。拉獨凱覺到全部的血都衝到頭上來。而阿拏凱却一點不以爲意！

吃完了飯每個人都畫了十字，等着祖父畫了他們就可離開這房子。

但這位老人却將麵包皮，匙，刀，木盤等推在一邊。頭靠在掌上，四圍一看，於是眼釘在阿拏凱的身上。

她覺得蟻癢地不安，垂下兩臂，伸直她強壯而美麗的身體，要離開這房子。

「等一等，女兒，」老人說，用一種少有的清楚的語調。

全家的人們都驚嚇了。

祖父用同樣的語氣繼續說：

「女兒，我聽說……你在我們的家裏似一個壽生人一樣。」

祖父又很溫和的說：

「我活着一天就不願寬容一天。我的家當永不變做一座牢獄對於我們無論那個孩子。」

我知道那些婦人們在那邊的——他直向廚間指點——「是對你不好。她們忘記了我仍在這裏做家長。」

阿拏凱懂得她祖父是有意嘲踏她的。她的心裏起了怨恨與恐怕。

「她們愚弄你。她們要你似奴隸一樣地幫她們做事。你不是從平常的人家出身的。唉，不是！」

他的樣子看去非常和善，甜蜜，婉轉。阿拏凱覺得窘迫了。

「我不允許以後無論什麼再像這樣下去。我是一個老弱的人，我不能再管理，我知道；

……」

他的臉孔有些嚴厲，他的唇顫動。他對全家喊起來：

「你們大家聽，你，拉猶凱，也聽，你，勃拉哥耶，你們攏總的人：我命令你們個個男人和女子，要服從這婦人，——指着阿拏凱——「我不要她在這裏再作別的事，那末她的貴手不會再弄髒。上帝責罰無論那個倘若他不服從她，或想出什麼方法來侮辱她。」

他立起來，可憐的老人，用一種威嚴的態度，表現出悲哀與憂愁。

於是他們都做十字，立起來，靜靜地走過阿拏凱身邊，小心的不敢觸着她。

阿拏凱狂亂的，她跑到廚間：勝利地大叫起來：

『你們大家都聽見了麼？』

好像女人們可以不聽！

『把我舖 張床在菩提樹下。我要祖父的墊子，拉獨凱的小枕頭，勃拉哥耶的羊毛氈；而且我要你，彼得力耶，她的兄弟是在獄中，拿一根棒，從樹下趕一羣小雞，而且全夜看守着。上帝要責罰無論那個不服從我命令的人。你們聽見祖父這樣說麼？』

上帝保佑我們！一個人有時是怎樣的滑稽！

沒有人反抗。他們個個有一種奇異的可怕。祖父的話，『上帝要責罰』仍在各人的耳邊響着。

埃珊躲在打穀場裏面，垂下頭要睡的樣子，但睡不着。睡不像一隻毯子，無論什麼時候你喜歡你就能蓋在你的頭上。

阿拏凱有她的意志。

但她不能睡着如她所想那麼容易。她以前從沒有感覺到像如此的孤獨。頭上好像沒有屋頂，她像一個沒有韁的野騎者，或者像一隻大洋上的小帆船，她感覺到她的心正在燃燒，而

且沒有人安慰她。但她還是倔強的。

「我命令你不要在那裏睡。你要被上帝責罰麼？」她對彼得力耶說。

月亮在頭頂。一切沉寂。阿拏凱的心戰跳，而且有些東西在她裏面慢慢地死去了。

她不能像這樣再下去了，但怎麼辦呢？她回到她父親家裏去呢？——她能告訴他什麼？

——「祖父命令無論那個要服從我的意思。」不，她再不能照這樣說了。於是這可怕的夜又完了，一息大亮，天陽出來、光照萬物。她，可恥的人，她將怎麼辦呢？她能比她現在更凶暴麼？甯靜些——但怎麼樣？降罪麼？不！

思想在她的腦裏大跳舞，穿來穿去，混合與雜亂。

她覺到非常疲乏。激怒，愛情，憤恨，飢餓與乾渴統不見了。她的眼簾像鉛一樣重，但牠們仍沒有閉。她覺到如此可憐，孤獨，她要快樂地消滅在烏有之中。但睡眠不能由祖父命令，也不能威嚇他。

阿拏凱起來。她注視彼得力耶的黑影坐在她傍邊。

她感覺到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她的心內碎了。立刻，用大力量，一種基督式的情感繞着她，她叫喊出來：

「彼得力耶，去睡去！」

彼得力耶沒說什麼，拋了棒，預備走開。

「彼得力耶！」

彼得力耶顫抖，站住似一塊石。我的上帝，是什麼一種新的心氣呀！現在要怎麼樣？

「彼得力耶，親愛的姊妹，請恕我！」

她的婦人的心軟弱了；她明瞭而且軟化。

「阿拏凱，我的親愛的魂，願上帝恕你！」

「彼得力耶，我的姊妹……」

她拉去彼得力耶拉的很近，擁抱她；兩人都哭起來。

她們的哭是何等的好聽——像孩子們一樣。

什麼東西都如此平靜——天底下沒有一點聲音；兩位婦人擁抱，哭，互相撫愛。阿拏凱對她吻了又吻。彼得力耶吻她的頸又吻她的額。月亮也奇怪的掀起牠的兩眉。

「彼得力耶，我的親愛的，我將死了！你給我洗浴，姊妹，當我去時。用羊皮蓋在我身上，咬一口蘋果放在我的棺中。你是惟一的愛我的人。」

「不要這樣說，我親愛的小愚人。個個人都愛你的。」

「不是，不是，我知道。沒有一個人愛我了。」

「你怎麼會知道呢？我的親愛的，你從來沒有對我們說過？我甯可自己此刻死掉那讓他們說什麼來反抗你。」

「那末祖父呢？」

「我們的祖父是一個和善的老人。你悔悟地接近他你自已會感覺到的。」

「好的，我到他前面去。……會，親愛的，永遠，倘若我死了。」

彼得力耶用手掩住她的口。阿拏凱拿去彼得力耶的手放牠在她的頸上：

「倘若我死了不要講我壞話！現在你去吧。」

「我活着一日就不願離你一日。」

「我求你如求上帝一樣。」

「那天你要到那裏去呢？」

「離開我。我此刻覺得非常奇異。離開我。上帝幫助你。爲你孩子的愛，離開我。」

彼得力耶躲在屋後，她看阿拏凱到什麼地方去。但夜仍管轄着人間，所以彼得力耶不

看看阿拏凱走到祖父的門前坐在門限上。

祖父，也一夜沒有閉過他的眼睛。

雞第一次叫了，這是一個新的日子同新的生命的最早告報者。一直到現在阿拏凱從沒有聽到這個歌，如此美麗的。

祖父坐起，將被丟開，他畫了十字，仍在黑暗中坐在床上，心裏反覆地想。雞又叫了。祖父起來同平常一樣走到井邊。

在門限上，由曙色的弱光，他看到一個人的影子。

「你是誰，那邊？」

「是我，祖父，阿拏凱！我要去死。恕我，倘若你能夠的話。」  
祖父站住，振撼着，幾乎跌倒。

「我的孩子，這樣說是有罪的。看我的頭髮，已比羊毛更白了。」  
阿拏凱捻住他的外套衣緣，從他肩上掛下來的，吻牠。

「我嚴酷地有罪。我擾亂你和平的家。恕我，爲上帝的緣故！」  
沒有什麼事比較使老年人哭起來更容易的了。眼淚滾下他的兩頰。他用兩手捧去她的

頭，吻她。

「進來。」

她跟他走進房內。

「坐在那邊。」

她坐在凳上，祖父坐在床沿上。

「剝些蠶豆殼罷。」

她依話而做。祖父愉悅的看着她。兩人都靜默的，一句話也沒有，雖則他們的心在

說話。白天又來管領。

「跟我來。」

她同他走到馬欄裏，喂馬，照祖父的話。她不怕牠們，也不怕勃拉哥耶的牝馬，常常要踢的。

「現在，到這裏來。」

他領她到豬欄。她切了九隻南瓜拋給豬吃。

人們在屋內醒來，走出來，胆怯地用眼跟着他們，提心吊胆的使不被看見。埃珊是如此怕，



惶惑，他爬上胡桃樹上，身子躲在樹枝裏邊，奇怪的看着這非常有的景象。

祖父看起來似乎返老還童了。他走路簡直是跳。

「到井邊來。」

他們走到井邊。

「吊上些水。」

阿拏凱做了。

「澆一些。」

阿拏凱瀉出，祖父潑到他的臉同頭上。

「把我揩乾。」

阿拏凱小心地揩乾他的頭。這是很容易的將水拭去，但老人的眼是弱的，淚繼續滾下他的兩頰。

祖父注意到幾個立在天井裏的人。

「走近來，你們大家。你們爲什麼不洗？你們沒有看見阿拏凱是等着給你們洗麼？是的，你們大家。可憐的女孩，她將這樣做。假如她要求他人給她同樣做，那一定要怨聲載道了。」

男人們與婦人們都膽怯地走近井邊。都像良好子弟，文明人，他們個個對阿拿凱說：「謝謝你！」

埃珊的臉孔表示快樂。他也走到井邊，張開他的兩腳，向前彎曲，伸出他的兩手。

「澆！」

她依樣做。

埃珊如在七重天上一樣。

「你澆的怎樣好！好好拿開牠，我已經濕了。停止，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她捲上她的袖子，用她的右手澆。

「那就對了，上帝保佑你。」

彼得力耶在四圍跪，眼淚流到她的兩頰，告訴一個婦人一些什麼，又問問別一個。

祖父，為快樂所傾倒，回到他的房內，開了一隻老木箱，取出一條珠鏈，小心地包在一條手巾裏，藏在懷內，仍回到井邊。

他們都洗好了。他們個個覺得好似立在聖地之上，耳聽着神聖的樂隊的歌唱：「主祝福地上之水……」倘若偶然隊裏有一個人給一個手勢，大家就要跪下去禱告了。祖父向四面看

，態度煥發的。驕傲的。可親的老人呵！

「你們都是好人。這裏沒有一個人澆水給阿拏凱。」

他們個個跳起來衝到桶邊。

「現在太遲了。我喜歡我自己來做。來，我的孩子，給你洗一洗！」

這很難說，是祖父的手顫動呢，還是阿拏凱的心震跳。他用他自己的面布給她揩乾，而且將珠鏈掛在她的頸上。

「她做什麼事都是她自己做的，可憐的孩子。但我要重說一遍那我昨夜所說的，你們裏面個個人都要記牢；願上帝責罰無論那個，倘若他侮辱她。」

青天看到地面快樂的微笑了，人類的事真是奇怪。人是怎樣滑稽的兩條腿的動物！他凝視到天上，失望的伸張兩臂，神秘的聲音中呼喊，請求，等待，驚奇。有些事人是不懂的燃燒在他的心胸中；他的靈像聖香一樣伸展，升起，渴念與萬有同享……上帝呵，這是時常如此的！

拉紫力維基 (Laza K. Lazarevich 1851—1890) 在柏爾格雷特學完法律以後，

就得管理醫學之職。在一八七二年重又在柏林讀書。七年以後，得到學位，於是回到柏林格魯特，在那裏他做過許多重要的官職，一八九零年大概以肺病死於該處。他有許多短篇小說描寫他本鄉情形的，「井邊」英名 *At The Well*，是最好裏面的一篇，浪漫色彩頗濃。

## 墓中呼聲

Jose Rizal 作

真吾重譯

別了，親愛的祖國，陽光撫愛的地方，

東海底真珠，我們已失的天堂！

歡樂啲我今給你這凋殘的生命底最好部份，

便是再光明些，新鮮些，或神怪些的，

我也要把它給予你呵，不計其值。

在沙場上，瘋狂的酣戰中，

人們送了他們的生命，毫不猶豫，毫不介意；  
不管什麼地方——柏樹，桂樹或白百合，  
斷頭台或曠野，戰鬪底或殉難底情狀，  
都是一樣的，為我們的國家効勞。

我死去正當我看見破曉時候，  
經過夜底幽暗，報道白晝底來臨；  
假若顏色欠濃呵你可取我的血，  
爲了你的愛在需要時傾注出來，  
以它的殷紅顏色染上醒覺的光線。

我的夢，當生命第一次呈現給我時，  
我的夢，當青春底希望高漲時，  
是要見你可愛的面容，東海底寶石呵。

墓 中 呼 聲

從憂鬱與悲傷中，從憂鬱與悲痛中解脫；  
你不忍辱，你也不揮淚。

我的生命，我的燃燒着的欲望底夢，  
哈哈！這已將飛逝的靈魂喊道；  
哈哈！這是甜蜜的給你呼吸；  
爲你而死，怕是你所渴想的；  
永夜安睡在你的懷中。

假若在我的墓上他日你看見  
一朵弱小的花，在綠油油的草地上，  
拉到你的唇邊，這樣與我的靈魂接吻，  
在冷冰冰的墓中我可以感到在我的額上

你的溫柔底撫慰，你的呼吸底暖熱的活力。

任慈祥的，寧靜的月兒照着我，

任黎明在我頭上射出明亮的光輝，

任尖利的風兒在我頭上哀歌，

假若在我的十字架上看見一隻鳥兒

任它高唱給我屍灰以平和底頌歌。

任太陽吸取青煙直上蒼穹，

向着天庭純潔地帶着我已晚的抗議；

任在我不合時的命運上有和愛的靈魂歎息

在寂靜的黃昏裏一個祈禱者從你地方

被高高地舉起，啊我的國家，到上帝地方我可以安息。

爲一切不幸地死亡的人們，

爲一切曾受無限苦痛的人們；

爲因不幸而痛哭的母親們，

爲寡婦孤兒們，爲曾受拷問的囚徒們；

復爲可以得到贖罪的你自已而祈禱呵。

當黑夜包圍墓地之四周，

祇有死者在他們的夜禱中看得見；

莫打動我安眠或深奧的神祕，

你或可聽到一曲淒慘的頌歌之微響；

這是我喲，啊我的國家，獻一曲歌兒給你。

就當我的坟墓無人再來過問時，

沒有十字架也沒有墓碑做個標誌；



任犁兒在上面耕，鋤兒在上面掘，  
我的屍灰許會平鋪在你的地上，  
在它們尚未化爲烏有之時。

於是湮滅於我不關了。

我昂然行過你的山谷與平原；

跳躍着且使之清潔在你的空間，

帶着色與光，歡歌與哀辭我行走，

終是保守着我對你的忠誠。

我尊敬的祖國，給予我以悲哀，

我愛的菲列賓同胞，請聽我最後的永訣辭！

我給了你一切：父母，親戚與朋友；

我去的地方壓迫者之前沒有受縛的奴隸，

墓 中 呼 聲

在那兒忠誠永不消滅，上帝長統治一切！

與你們都告別了，從我的靈魂裏飛去，

在受劫奪的家中的我兒時的朋友們！

謝謝我曾起居過的厭倦的時日！

也和你告別了，照着我行路的老友；

我愛的一切，永別了！死原是安息的！

Jose Rizal 是菲列賓革命家。他的祖先是福建人。因反抗當時西班牙的暴政，於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白根勃耶場鎗決。現在菲列賓人就在他就義的地方建築陵墓，他的銅像兀然立在那兒。這篇墓中呼聲是他就刑前十八日由法庭回到獄中時所寫的。滿腔熱血，於此可見。原文為西班牙文。今由英文本重譯。聽說這一篇梁啟超曾用文言譯過，惜我未曾見到。

一九二八，六，二十六。譯者。

## 死的意味

伏尸

「死」是多麼恐怖的名詞啊！然而，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眼睛閉着；腿兒伸着；呼吸停止，從頭頂到脚尖兒都冰冷冷地，使人們觸着發生某種的感覺。這是死魔奏凱歌痛飲黃龍的時候。

記得兒時的某年黃梅時節，我們鄉裏發生了流行病，我的祖母和母親正匆忙地收拾傢伙搬到神廟裏去躲。她倆提心吊膽的保護我；怕死魔襲擊到她倆底孤獨的孩子底身上來。她倆的肩膀上，彈動着的手裏，揹着，提着應用的東西向右轉，視線却集中在相距四丈夾闊對面橫屋第三間門上；我的小眼睛也不期然的釘住那門。我跟着她倆剛跨了門檻，她們便同時驚異地發出一「退後些」的警告。然而，老婦人馱着臉部蒼白的屍體的影子已在我的眼前掠過；死者婆婆嗚嗚地啜泣的淒音也從房裏傳來。

正是流沙驚江的時節。一天，只別了二天的友人和我們永訣的惡消息陡然傳到了：他從鼓

浪喚回到學校醫院裏便啞然；臉色慘白，耳朵幾乎聾了。醫生給他診脈，他飽含着「要活」的眼睛釘住醫生的倦態的臉上。那時正是赤日當空。午後五時許，同學們去看他，影子全無，只剩一瓶瓶的藥水和一包包的藥粉，未曾缺少分毫；和檢藥員手裏給與時的一般。大家等候着，時間飛突進的過去，同學們的神色有些異樣了。「到診病室去診病？」「到毛坑裏去拉屎？」……紛紛地各執一端推測着。看護者推開了毛坑的門，忽然「哎喲」了一聲，大家立即中止各人的議論，跑進毛坑裏去，不禁齊嚷着「哎喲！還了得？」「這是怎麼一回事？」我三步做二步趕前去看。李君說：

「啊！死了好久啊！」

「死得慘極了啊！定是解了褲帶子要蹲下去，膝部支不住，倒栽下去的！」我便蹲下去扯起他說。

「鼻子都塌平了！顴骨額門都紫黑了，血也凝着了呢！」何君傷感地說。

「他媽的！一槍結果了他的狗命！一腳踏平了這烏醫院！」爽直性成的張君激昂地說。

這時候，流行病的細菌和醫生歌着「愛之曲！」

整天在赤道下走動的馬來人死了，只一大塊花布裹着，安放在尺來闊的木板上，頭部插着一把傘子，兩個人扛着。許多纏着花頭或戴着平頂紫帽，黑帽的捲髮黑臉孔的人搖頭幌腦的跟着。屍體的形態，可以從花布縫裏窺視；這些，固然在新加坡的吉寧街和吧城的丹絨炎哇丹流漣道上可以看見；然而，他（她）們也許是在家壽終正寢的吧？

聽說在西婆羅洲溯坤江而上，在碧波蕩漾的江中從兩岸的椰樹叢裏可以窺視土人殺頭的事件：捲髮隆鼻的碧眼兒也有，黑髮烏眼睛的東方人也有，在闊道上糾糾地走動着，在椰林裏蹣跚地躑躅着，在綠茸茸的草地上臥着，……不知不覺中，或腦子裏玄想追憶的當兒，戴髮含齒的頭顱會離開了軀殼，噴泉似的血花噴着。接着土人的歡聲雷動着；劊子手的家裏擺着許多鮮菓，以饗賓客；黑姑娘們嘻笑的聲音會跟着雪片般的求婚書而到達黑英雄的家裏。

開明（？）的故國，也有過這些事件：在南普陀赴廈門市道上的鎮南關，懸着一顆血淋淋的頭顱，落紅滿地，黃毛獼狗搖着頭獵獵地嗅着。劊子手放下屠刀，一個個餒首蘸着血吃了一頓飽，還抬着那頭從海唇馬路經過華洋雜處的海關和郵局的門口向左轉向右轉的打了一個大圈子。頭頂標着偷鷄賊第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號呢。

這時候，黑英雄樓着愛人甜吻着；劊子手是中校營長了。

一殊在中國革命策源地的監獄裏關了三天，第二天便是我和去國十年的一殊在南洋航線上相左的紀念日。只審了一次，他的判詞便在受了廿年革命洗禮的法官的鼻腔裏連珠砲般的「哼」出來了。

一行列人犯的手兒被粗繩子綁得結結實實；足部鐵鐐鐐着；一條鐵索串在各人的手裏。在黑越越的道上，慘淡的空氣裏，唧唧噥噥的响着。衝破夜的寂寞。劊子手殿後。他穿着灰色的服裝，腰間纏着彈子袋，剝殼槍的木柄現于褲袋口，搵着一把鋒鏘萬丈的大板刀。脊骨裏隱現着『大中華民國一筆劊子手』幾個字。

到了泊輪船的碼頭上，一個個依着秩序離開了碼頭踏上了小輪船。發動機軋軋地响，離着劊子手齒縫裏拚出來的『一殊先生！你是政治學博士，請你在天堂上撒佈革命的種子吧！』的聲音。小輪船受了濶濶的襲擊，顛簸着。一行列人犯，一殊第一。他昂昂地伸着頸子，臉上雖只一層皮包着骨，而桃色的雲縷密密地籠罩着。劊子手學着水滸裏潯陽江上張橫的口氣說：

『一殊博士！你要吃飽飽，還是板刀麵？』又得意地接着說：

「要吃板刀麵時，我有一把風潑似的快刀；不消三刀五刀，只一刀一個，都剝你們下海去！若是要吃餛飩時，快脫了衣服，赤條條地跳下海裏自死！」

「都不曾嘗過，請你隨便給與吧！」

小輪船泊在海中央。

「好！板刀麵吧！一殊先生！」

「冤有對頭債有主，不要纏我吧！不是我擺佈你的啊！」劊子手接着說。

一殊的頭落在海裏。頸子裏的血噴起三千丈！劊子手對準他的屁股錫了一腳，撲通一聲，便連身也沉落海底去了。

劊子手興頭十足地，送過其他的人犯。

過了時候，拖着兩條爛腿的劊子手跳進摩托車裏，態度凜然，胸間閃閃爍爍了。

病死；千瘡百孔的瘋狗咬死；把靶子；斬頭；剝肉醬；凌遲；電燒；……！

革命者除了「病死」「電燒」以外，都願意；因為最低的限度瘋狗也可以飽吃一頓瘦肉

阿！

解頤錄 四則

杜宇

(一)

——妹兒妹兒開門來！

——你是哪一個？

——我……我是馬夫。

——滾你媽的！

——妹兒妹兒開門來！

——你是哪一個？

——我……我是委員。

——來哪！



(二)

——講完了。你們有什麼疑問，趕忙問罷！

——先生，老子到底姓啥？

——姓李。

——有人說姓老不可信？

——哪個說的？

——胡適著的哲學史大綱。

——你不要聽那些鬼話，他們考來考去，假使生下來沒有看見父親時，要弄得不承認自己已有父親了！

——是的，但是，假使別個說他們有兩個父親時，未必他們也不去考嗎？

(三)

——窮得很，怎麼辦呢？

——那末你去講戀愛好了。

——奇談！窮人還有資格講戀愛嗎？

——你去打個銅手箍，外面鍍點金，戀愛成功時，你們當然要交換戒指，那你不就有錢使了麼？

(四)

——幾天不見你，你到哪里去來？

——和×同志為黨工作去的。

——啊，你也入了黨麼？

——是的。

——你以前很反對，怎麼現在也加入呢？

——獨不拘衆啊。

## 偶然看報

索然

(一)

這次碰的是「青白之園」據說是新文藝刊物，依在民國日報的後面。

第一篇是什麼從X到了的文章把國內這個「文壇」上的什麼什麼派別一總罵了一通。字數很不少。把什麼什麼文藝派別都像軍隊一樣地「檢閱」一下子了。這很經濟；并且，我總算「檢閱」你們了。實在是加料的好辦法。

其次是兩句口號：

從文藝的園中走到革命的路上

在革命的路上遍植文藝的鮮花。

這，實在穩當，又無語病。過細一思索，而！簡直要合而爲一了。將來什麼「路上」

偶然看報

四七

遍植」了「鮮花」，從什麼「園中」走了出來，一路皮鞋響了過去；或者，不，要先走了出來。然走了出來，路亦是園，園亦是路，又是兩全其美。那時又很不錯了。

其次是一張廣告：

骨痛精。袁製，鷄牌

治：

一切瘋濕

骨節酸痛

濟華堂藥房發行

是道地的一張廣告，也在「文藝的園」中的，大概也將「走到革命的路上」去了。

下面是些詩，最後兩行是：

「革命之神指示着的途徑，

我今後要向那兒奔騰。」

這想必也是「走到」的一種。不，却簡直是「奔騰」

下面，再下面，是「十字街頭」之類，却不能夠看完，只得放下了。

(三)

這次碰的，又是「青白之園」。唉！馱目。

呀！還沒有「檢閱」完哩！

只看最後一句。却很夠了。那是：「今後的一切都是青年的！」我覺得不如改作「今後的一切都是我的！」因為我！檢閱你們。我！在這裏「用新的力，新的心，新的腦，來寫新的文藝」了。所以，「今後的一切，都是我的，」

其次是「藤蕪龐雜的革命文學」競文女士的文章。

中間說：「關於此類的出版物，期刊中的『創造』『樂羣』『太陽』『幻洲』二種已停；單行本中的短褲黨革命外史等，都是同一鼻孔出氣——與其說它是革命文學，不如說它是反動文學！」因之「在這些恆河沙數的革命文學當中，要找出比較切於事實的簡直是寥若晨星」所以「我們除爲革命文學叫屈外，更爲我們的革命文學家愧澀！」

哈哈，牠們「反動」！但處置「反動」的方法，不是「愧澀」可以了事的吧？女士。

( 205 )

其次是代登一張「上海文化促進社」攻擊「華南大學」的傳單。上面有「注意……」

「剷除……」「打倒……」的話和些特大的！不錯，這也是一朵「文藝的鮮花」，由他人代植在「革命的路上」的。

再其次是「十字街頭」這次勉強看完了。

題目是「掛不起羊頭賣不起狗肉」。最後有：「……創造社日前已被當局查封。這正是折穿了「掛羊頭」的把戲。「賣狗肉」者最後的下場！」這，也是「鮮花」

不知爲什麼，看過這兩次報後，覺得真有些無聊了。我根本看不出那裏有「革命之路」什麼是「文藝之園」。於「打倒」「反動」「當局查封」；喊得有勁；一方面還自炫博雅地洒出古代底如「歐洲自文藝復興……」和今代底「文藝界的總檢閱」的史筆調，在那裏「做」文章。既畏首畏尾，又要裝出不怕的神氣，想罵倒一切來現出自己，却又實在只現出了可憐。其實看這種東西，倒不如看「在電車中男子應否讓坐於女子？」的大張特刊去。

我很無聊，無聊到看這種東西。還無聊到來寫些指摘。想那班「園丁」們也正希望這個而繼續下期的稿子吧！無聊。

元宵日，寄自維也。

## 建議撤消廣告

在第四卷四十八期語絲的標題背面上，忽然登了一片商號廣告；語絲之登商號廣告，恐怕還是第一次吧？按廣告性質，是給讀者看的；我是讀者之一，諒有開口的可能吧？雖然我不能強制語絲不登，而且這種舉動也有點違法，但我有下面的一段偏見：

語絲所貴的是在牠的真純，潑辣，而勇敢！一句話：在牠不帶廣告的色彩。——此所謂廣告係狹義的。——在北和研究系國旗黨對打；南下後又和普羅列塔利亞們拉斷領帶，撕西裝的相撲跌；既沒有金錢，又沒有武器，更沒有所謂，『時代的老板』作後盾，牠所仗以戰破勝一切的，就在牠不掛招牌，不賣膏藥！——就是牠不貼廣告。

王爾德說過：「十九世紀不喜歡浪漫主義的，是因為凱利班未在鏡中看見他自己的面貌而忿怒的緣故；十九世紀不喜歡寫實主義的，是因為凱利班已在鏡中看見了他自己面貌而忿怒的緣故，」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格式贈給語絲：「二十四世紀中國的舊北京新上海不喜歡語絲是因為研究系，國旗黨，普羅列塔利亞們或者未在鏡中看見自己面貌，或者已在鏡中看見自

己的面貌而忿怒的緣故，「語絲的真精神在此，語絲的災害也在此！過去的語絲如此，未來的語絲也許永遠要如此？只要中國的凱利班也永遠不絕的話。

本來凱利班的研醜，與語絲不相干；但在凱利班正作着方步闊視或緊身短打的時候，語絲偏要彩倒喝，確實是件掃興的事，無怪要被罵爲「學匪」機關報，「有閒階級」趣味場了！在方步闊視的當兒，是多麼威嚴，而緊身短打的刹那，又是如何緊張？容你來批三評，說二話碼？！

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在方步闊視者自以爲君臨一切了，而偏有人覺得肉麻；緊身短打者也自信吸引住看客了，而偏有人感到毛長，而語絲也就：軍閥摧之而不折，主席祭之而不停，批評家數「送」而不去；還能冠「學匪」之冠，衣「有閒」之衣，在魔塵百丈的中國，拍凱利班們的怪像！——這是見舞台下並不全是拖長下巴被呆住了的人，還有喜歡喝倒彩的。

歸結起來：語絲所貴的是在牠能流自己的血，而不用洋紅水噴面；揮自的已淚，而不用口唾塗眼；笑牠所要笑的，罵牠所要罵的！既不甘心於珠玉滿葬的陵丘，也不誠心於紅炫綠閃的「宝座」，牠是歪着帽子，提着手杖，不管你是國產的老旗婆懷中的巴兒狗，還是舶來



的洋紳士底後的披毛獅，一律給以亂擊的潑皮！

凡看語絲的大約至少是「有閒」助威的這些人物，我相信這些人物是不喜歡看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的？在我還覺得這種廣告有破壞語絲均衡的要能。

我爲了語絲的本來面目，爲了留己的無理憎恨，不得不提出嚴重的建議。  
注意：並不是抗議。

未署於日本東京一九二九，二。

# 新生

島崎藤村著  
徐祖正譯

上下二卷

實價二元四角

新生是一部中年的痛切的人生記錄，上卷述敘主人公在人生的半路上怎樣陷進暗洞裏去，與知道做下了無法挽回的事，姪女懷了身孕後那種戰慄苦悶的心狀。下卷描述主人公心理的蛻變，與罪過中找見的光明，直到非把自己與姪女四五年來隱私黑暗的罪孽和盤托出盡情用著作的形式來表述的那種情熱的激劇，文學的細微，心理的刻劃，都達到了妙境，讀者一讀便知。全書三十萬言，印刷精美，為現今中國的譯述的小說中有數的鉅著。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發行

# 語絲

第五卷·第五期

## 談「流浪漢」

梁遇春

當人生觀論戰已經鬧個滿城風雨，大家都談厭煩了不想再去提起時候，我一天忽然寫一篇短文，叫做「人死觀」。這件事實在有些反動嫌疑，而且該捱思想落後的罪名，後來仔細一想，的確很追悔。前幾年北京有許多人討論 Gentleman 這字應該要怎麼樣子譯纔好，現在幾乎是誰也不說這件事了，我却又來喋喋，談那和「君子」Gentleman 正相反的「流浪漢」Vagabond，將來恐怕免不了自悔。可是悔不悔由牠，好文章自寫，所以我現在還是抱着滿腔豪興，來讚美「流浪漢」的生涯。

( 211 )

Gentleman 這字雖然難譯，可是還不及 Vagabond 這字那樣古怪，簡直找不出適當的中國字眼來。普通的英漢字典都把牠譯做「走江湖者」「流氓」「無賴之徒」「游手好閒者」……，但是我覺得都失丟這個字的真意。Vagabond 既不像走江湖的賣藝爲生，也不是流氓那種一味敲詐，「無賴之徒」「游手好閒者」都帶有貶罵的意思，Vagabond 却是種可愛的人

物。在此無可奈何時候，我只好暫用「流浪漢」三字來譯，自然也不是十分合式的。我以為 *Gentleman* *vagabond* 這些字所以這麼刁鑽古怪，是因為牠們被人們活用得太久了，原來的意義早已消失，於是每個人用這個字時候都添些自己的意思，這字的涵義越大，更加好活用了。因此在中國尋不出一個能夠引起那麼多的聯想的字來。本來 *Gentleman* *vagabond* 這二個字和財產都有關係的，一個是擁有財產，豐衣足食的公子，一個是毫無恆產，四處飄零的窮光蛋。因為有錢，自然能夠受良好的教育，行動舉止也溫文爾雅，談吐也就蘊藉不俗，更不至于跟人銖銖必較，言語衝撞了。*Gentlemen* 這字的義意就由世家子弟一變變做斯文君子，所以現在我們不管一個人出身的貴賤，財產的有無，只要他的態度是溫和，做人很正直，我們都把他當做 *Gentleman*。一班窮酸的人們被人冤枉時節，也可以答辯道：「我雖然窮，却是一個 *Gentleman*。」*Asgabond* 這個字意義的演化也經過了同樣的歷程。本來只指那班什麼財產也沒有，天天隨便混過去的人們。他們既沒有一定的職業，有時或者也幹些流氓的勾當。但是他們整天隨遇而安，到也無憂無慮。他們過慣了放鬆的生活，所以就是手邊有些錢，也是胡里胡塗地用光，對人們當然很慷慨的。他們沒有身家之慮，做事也就痛痛快快，并不像富人那種畏首畏尾，瞻前顧後。酒是大杯地喝下去，話是順口隨便開河，有時也胡謔些有趣味的謔

語。他們萬事不關懷，天天笑呵呵，規矩的人們背後說他們沒有責任心。他們與世無忤，既不會棹上排着一斗黃豆，一斗黑豆，打算盤似地整天數自己的好心思和壞心思，也不會皺着眉頭，弄出連環巧計來陷害人們。他們行爲是胡塗的，他們的心腸是好的。他們是大個頑皮小孩，可是也帶了小孩的天真。他們腦裏存了不少奇奇怪怪的幻想，滿臉春風，老是笑迷迷的，一些機心也沒有。……我們現在把凡是帶有這種心情的人們都叫做 *Vagabond*，就是他們是王侯將相的子孫，生平沒有離開家鄉過也不礙事。他們和中國古代的俠客有些相像，可是他們又不像俠客那樣朴刀橫腰，給誇大狂迷住，一臉凶氣，走遍天下專爲打不平。他們對於倫理觀念，沒有那麼死板地癡癡執着。我不得已只好翻做「流浪漢」，流浪是指流浪的心情，所以我所讚美的流浪漢或者同守深閨的小姐一樣，終身未出鄉里一步。

英國十九世紀末葉詩人和小品文作家斯密士 *Alexander Smith* 對於流浪漢是無限地頌揚。他有一段描寫流浪漢的文章，說得很妙。他說：「流浪漢對於許多事情的確有他的特別意見。比如他從小是同密尼表妹一起養大，心裏很愛她，而她小孩時候對於他的感情也是跟着年齡熱烈起來，他倆結合後大概也可以好好地過活，他一定把她娶來，並沒有考慮到他們收入將來能夠不能夠允許他請人們來家裏吃飯或者時髦地招待朋友。這自然是太魯莽了。可是對

于流浪漢你是沒法子說服他。他自己有他那一套再古怪也不過的邏輯（他自己却以為是很自然的推論），他以為他是爲自己娶親的，並不是爲招待他的朋友的緣故；他把得到一個女人愛戀的心同純潔的胸懷比袋裏多一兩鎊錢看得重得多。規矩的人們不愛流浪漢。那班膝下有還未出嫁姑娘的母親特別怕他——並不是因他爲子不孝，或者將來不能夠做個善良的丈夫，或者對朋友不忠，但是他的手不像別人的手，總不會把錢牢牢地握着。他對於外表絲毫也不講究。他結交朋友，不因爲他們有華屋美酒，却是愛他們的性情，他們的好心腸，他們講笑話聽笑話的本領，以及許多別人看不出的好處。因此他的朋友是不拘一類的，在富人的宴會裏却反不常見到他的蹤跡。我相信他這種流浪態度使他得到許多好處。他對於人生的希奇古怪的地方都有接觸過。他對於人性曉得便透徹，好像一個人走到鄉下，有時舍開大路，去憑弔荒墟故塚，有時在小村逆旅休息，路上碰到人們也攀談起來，這種人對於鄉下自然比那在坐四輪馬車裏驕傲地跑過大道的知道得多。我們因爲這無理的驕傲，失丟了不少見識。一點流浪漢的習氣都沒有的人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斯密士說到流浪漢的成家立業的法子，可見現在所謂的流浪漢并不限于那無家可歸，脚跟如蓬轉的人們。斯密士所說的只是一面，讓我再由另一個觀察點——流浪漢和Gentleman的比較——來論流浪漢，這樣子一些一些湊起來或者能

夠將流浪漢的性格描摹得很完全，而且流浪漢的性格複雜萬分，（漢既以流浪名，自不是安分守己，方正簡單的人們）絕不能一氣說清。

英國文學裏分析 *Gentleman* 的性格最明晰深入的文章，公推是那位叛教分子紐門 *Newman* 的「大學教育的範圍同性質」。紐門說：「說一個人他從來沒有給別人以苦痛，這句話幾乎可以做「君子」的定義……「君子」總是從事于除去許多障礙，使同他接近的人們能夠自然地隨意行動；「君子」對於他人行動是取贊同合作態度，自己却不願開首主動；：真正的「君子」極力避免使同他在一塊的人們心裏感到不快或者顫震，以及一切意見的衝突或者感情的碰撞，一切拘束，猜疑，沉悶，怨恨；他最關心的是使每個人都很隨便安逸像在自己家裏一樣。」這樣小心翼翼的君子我們當然很願意和他們要好，但是若使天下人都是這麼我讓你，你體貼我，扭扭泥泥地，誰也都是捧着同情等去附和別人的舉動，可是誰也不好意思打頭陣；你將就我，我將就你，大家天天只有個互相將就的目的，此外是毫無成見的，這種的世界和平固然很和平，可惜是死國的和平。迫得我們不得不去歡迎那豪爽英邁，勇往直前的流浪漢。他對於自己一時興到想幹的事趣味太濃厚了，只知道口裏吹着鬮子，放手做去，既不去打算這事對人是有益是無益，會成功還是容易失敗，自然也沒有慮及別人的

心靈會不會被他攪亂，而且「君子」們袖手旁觀，本是無可無不可的，大概總會穿着白手套輕輕地鼓掌。流浪漢幹的事情不一定對社會有益，而造福于人羣，可是他那股天不怕，地不怕，不計得失，不論是非的英氣總可以使這麻木的世界呈現些須生氣，給「君子」們以贊助的材料，免得「君子」們整天掩着手打呵欠（流浪漢纔會痛快地打呵欠，「君子」們總是像林黛玉那樣子抿着嘴兒）找不出話講。我承認偷情的少女，再嫁的寡婦都是造福于社會的，因為沒有她們，那班貞潔的小姐，守節的孀婦就失丟了談天的材料，也無從來讚美自己了。并且流浪漢整天瞎鬧過去，不僅僅目中無人，簡直把自己都忘却了。真正的流浪漢所以不會引起人們的厭惡，因為他已經做到無人無我的境地，那一剎那間的衝動是他惟一的指導，他自己愛笑，也喜歡看別人的笑容，別的他什麼也不管了。「君子」們處處為他人着想，弄得不好，反使別人怪難受，到不如流浪漢的有飯大家吃，有酒大家喝，有話大家話，先無彼此之分，人家自然會覺得很舒服，就是有衝撞地方，也可以原諒，而且由這種天真的衝撞更可以見流浪漢的毫無機心。中國舊文人愛說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之，流浪漢任性順情，萬事隨緣，絲毫沒有想到他人，人們却反覺得他是最好的伴侶，在他面前最能夠失去世俗的拘束，自由地行動。許多人愛留連在烏煙瘴氣的酒肆小茶店裏，不願意去高攀坐在紳士們客廳的沙發上，一班



公子哥兒喜歡跟馬夫下流人整天打仗，不肯到他那客氣溫和的親戚家裏走走，都是這種道理，紐門又說：「君子知道得很清楚，人類理智的強處同弱處，範圍同限制。若使他是個不信宗教的人，他是太精明太雅量了，絕不會去嘲笑或者反宗教；他太智慧了，不會武斷地或者熱狂地反教。他對於虔敬同信仰有相當的尊敬；有些制度他雖然不肯贊同，可是他還以為這些制度是可敬的良好的或者有用的；他禮遇牧師，自己僅僅是不談宗教的神祕，沒有去攻擊否認。他是信教自由的贊助者，這并不只是因為他的哲學教他對於各種宗教一視同仁，一半也是由於他的性情溫和近于女性，凡是有文化的人們都是這樣。」這種人修養功夫的確很到家，可謂火候已到，絲毫沒有火氣，但是同時也失去活氣，因為他所磨鍊去的火是 *Prophethood* 由上天偷來做人們靈魂用的火。十八世紀第一畫家 *Reynolds* 是位脾氣頂好的人，他的密友約翰生（就是那位麻面的胖子約翰生）一天對他說：「*Reynolds* 你對於誰也不恨，我却愛那善恨人的人。」約翰生偉大的腦袋蘊蓄有許多對於人生微妙的觀察，他通常衝口而出的牢騷都是入木三分的慧話。恨人恨得好（*A good hater*）真是一種藝術，而且是人人不可不講究的。我相信不會熱烈地恨人的人也是不知道怎地熱烈地愛人。流浪漢是知道如何恨人，如何愛人。他對於宗教不是拚命地相信，就是盡力地嘲笑。 *Donne Herrick Coleridge* 都是流浪漢氣味十足的

人們，他們對於宗教都有狂熱；Voltaire, Nietzsche 這班流浪漢就用盡俏皮的辭句，熱嘲冷諷掉盡槍花，來譏罵宗教。在人生這幕悲劇的喜劇或者喜劇的悲劇裏，我們實在應該旗幟分明地對於一切不是打倒，就是擁護，否則到處妥協，灰色地獨自躑躅于戰場之上，未免太單調了，太寂寞了。我們既然知道人類理智的能力是有限的，那麼又何必自作聰明，僭居上帝的地位，盲目地對於一切主張都持個大人聽小孩說夢話的態度，保存種白癡的無情臉孔，暗地裏自誇自己的眼力不差，曉得可憐同原諒人們低弱的理智。真真對於人類理智力的薄弱有同情的人是自己也加入跟着人們胡鬧，大家一起亂來，對人們自然會有無限同情。和人們結夥走上錯路，大家當然能夠不言而喻地互相了解。當濁酒三杯過後，大家拍掉高歌，莫名其妙地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那時人們纔有真正的同情，對於人們的弱點有願意的諒解，并不像「君子」們的同情後面常帶有我佛如來憐憫衆生的冷笑。我最怕那人生的旁觀者，所以我對於厚厚的約翰生傳會不倦地溫讀，聽人提到 Addison 的旁觀報就會皺眉，雖然我也承認他的文章是珠圓玉潤，修短適中，但是我怕他那像死屍一般的冰冷。紐門自己說「君子」的性情溫和近于女性 (The gentleness and effeminacy of feeling)，流浪漢雖然沒有這類在台

上走 S 式步伐的矍鑠風光，他却具有男性的健全。他敢赤身露體地和生命肉搏，打個你死

我生。不管流浪漢的結果如何，他的生活是有力的，充滿趣味的，他沒有白過一生，他嘗盡人生的各種味道，然後再高興地去死的國土裏遨遊。這樣在人生中的趣味無窮翻身打滾的態度，已經值得我們羨慕，絕不是女性的「君子」所能曉得的。（未完）

## 園丁之妻

瑞典 潘·哈爾斯忒羅姆 原作

真吾譯

她結婚已有幾年了，這個復活節她第一次歸甯去拜訪她的雙親。他們是村鎮裏貧苦的人。

她久已希望把她的孩子向他們誇示。就他的幼少的年齡而言他是高大的強健的，一點不像淡紅色的照相裏的他。照相裏有華麗的棕樹和石欄杆牆底背景，但孩子的面色不大豫悅似失望於傳說的鳥兒，他的衣服也極不相配。出門於她自已是一種很需要的休養和散心。她會到日上三竿起床，鎮日閒談一杯珈琲，仔細地重述所有她自已能夠記得或別人所講過的談話。她看重她已有了的或有希望的一切，報告她所帶來的衣裳底價格。一切在厭倦了的幸福的微笑之中，歎息已逝的年華又覺年紀輕輕就成爲像這樣的一個已婚的少婦有些愚蠢得可笑。

丈夫仍在花房裏，培養玫瑰花，因在這個時節玫瑰花房裏萌芽的枝條需要小心的注意。他們希望這個春天特別好，園丁和他的妻子不必靠賴他們售賣的進款。她歸甯的希望是件意外的事情。

但她由此却得到很少的樂趣。孩子在火車路上受了寒，他們到時就病了，祇有加以煩惱，外公外婆抱怨母親使母親苦惱。危險和驚惶跟着來了。幾天之內孩子的病更厲害了，不能長命些死了。

母親神志錯亂了，但如窮人們時常所遭遇不僅孩子的夭折她可免於哀悼。境況以為不當缺乏玩弄底不安。這些玩弄立刻扯開創傷而又掩藏它。一種完全的和鎮定的悲哀底奢靡怕如狂妄一樣的不可多得又更為適意。經濟問題，往往如此的，闖進來了。

孩子的病化費了不少，她錢袋裏的錢是依先前的情形來精密地調度好的。幼小一個活孩子車上可以免票的，有別人同行更為妥當，但一個死的沒有這種權利了。小孩突然變為一個很嚴重很緊要的人物，他的身分需要許多排仗和儀式。買一口棺材現在是想也不要想了，況且，母親覺得萬分困難離開她死了的孩子獨自在車裏，換了一張收條。而天又如此的冷！況且她也沒有錢付更多的車費。她祇有一張回票。在鎮裏埋葬了孩子獨自回家去，更是怕想到。而

且那種計劃因爲費用底關係是也非實際的。她祇能如她來時般回去，把死了的孩子放在她的膝上，假裝是個活的孩子。這是件危險的勾當，瞞騙上帝知道要受什麼刑罰呵。但却不能不如此做，在她一得到人死證明書之後，若這是可能的話。儘可以夜夜思量而痛苦她自己，在她的恐怖裏她沒有力氣也沒有機會如她所想的來哀悼她的孩子。幾乎她好像以爲若他死在家裏倒並不十分壞了。

翌晨她一早就上了車。她先想找到一個女人房間底一角，愈黑暗愈好。她最怕查票員，於幹她這樣勾當的人是個自然的冤家。他處處是可驚人的，甚至他制服底背上的發光的鈕扣，不祇二隻眼的注意，一個公正無私底意見和它們相連接。又要多賴她同車的女人，她們不是安靜的只是閉口不言的人們，或對小孩好管閒事的人們。這後者的可能性凝凍了她的血。對於會爬上爬落，眼睛開開閉閉出奇的坐着的小東西這個念頭是不能有的了。

「我爲什麼有了他呢？」她想。「這有什麼意思呢？沒有意思的，一點沒有意思的。」那是她的悲傷的最甚的部分。

然而，命運似乎有意垂憐她，祇有二個女人到她的房裏來。一位是老婦她戴紫色的帽，有深沉而冷淡的神氣，完全注意於兩隻包裹和一把傘子，還有一位是個少婦，着褐色的衣裳

，她纖小的手上的戒子似乎太大了。她時常向窗外出神，不敢看任何個人。

車聲輾轉離開車站，歪來彎去順軌前行。聲響是恐怖的，在增多的光明苦惱了她。但離開了悲慘的場所至少有利於她。她的恐懼之一部，似乎可以遺留在那後面了。實在她希望裝載她的車兒能真的移動起來。

一切寂靜直至查票員拿着他的緊緊的鈹鉗來查票的時候。

「幾歲了？」他問，指點在她膝上的一包。

「兩歲，快要三歲了。」

「那是人人都如此說的。」他以一種經驗的懷疑底面貌打量他們。「這些年紀那樣長大！他生日在何時呢？」

若她的應答有些支支吾吾，他早已猜疑了。園丁之妻曉得那個，勇敢地抑制住她語音的顫動。她想她應當微笑，如此做去，不管那問句所引起的懷念。

「六月廿三，夏至之前夕。」

「妙極了！啊，我想你是最知道的，因為這樣容易記牢，」他從容不迫地滑稽地說。「那末他一定要有他的水桶和鏟子，莫忘却！這一定是個男孩吧？」他又窺視，但不能一瞥孩子

的面目。『總之，很長大了！』他還不能拋棄這個觀念。

『是的，像這樣大，這樣好的一個孩子！但祇因為他躺着，他看去如此長大。他站起來時，他只有這樣長呵。』

她想以手作尺來量量看，但不能鎮靜，手顫抖抖地忽然停止了。『我不敢驚醒他，』她不安地添上去說；『他有些不大舒服，他最要睡眠。』

同一座上的老婦顯然關心她加入了：

『天呀，你要做什麼？我們莫讓孩子哭泣呵！在車上他們是永不完結的。同縫紉機動作時金絲雀一樣的壞；愈是煩噪，牠們唱得愈響。』

母親不喜歡這個樣子說她的孩子，但高興她的幫助。查票員對這個思想吃了一驚。

『那末，算了，』他悻悻然不見了。對面的婦人有興味地她蒼白的臉兒向着房內。

園丁之妻呼吸了一口氣。她幾乎是快樂的因為第一個難關已經過去了。着褐色的婦人她不怕，但老婦倒是危險的，所以還需很小心。她所說過的話傷了她的心，恰如假裝她的小東西還活着，不能不從從容容。『我也要欺瞞我自己，這是如此的，』她想，『那是唯一的辦法了。』她快活此刻她已實在和她的同行者相識了。

「我的孩子並不哭，」她說。「他時常乖乖的，雖然此刻他不十分強健。但一點兒不要緊，」她連快加上去說，使之不引起太有興趣也不迷惑她自己。她緊抱着可怕的可憐直的小孩，使事事看去妥善而且平安。——「現在一點兒也不要緊了。」

「他躺着非常地鎮定，」老婦回答，一點不再深入地多想一些。

「他知道他和我一起時他時常如此的。不然，怕會……但現在他是這樣的安穩，他轉側也不轉的。」

「那末他一定又無恙了。」

「啊，是的！」這兒她知道她應當再微笑一次。「現在我不大在意了，我曾有些不安，因為我們離開了家，但現在……」

她幾乎自己相信她所說的話。恰如她平日所說的她對她自己說，「我是快活的，」但同時覺得那種說話是有些危險的。一個人決不可以往後面看，而當想：「這一定如此的，因為現在它看去是如此的。」

火車的轟隆急行倒給了她不少幫助。電線柱的影子不斷地由窗外滑過，樹木和別的東西都如雲兒一般移動位子。這好像一個人不能握住一點東西，就是他所想的，在這個一點不停



只是疾行的當兒；無論什麼東西似乎都在一個流動的狀態之下。田間的雪堅實而且灰白；後面，樹林射出融解的冰雪底烟霧照耀於樹幹中，這裏那裏又有一道陽光。這好像幻燈影幕在表現什麼東西而沒一點真實的。件件東西如人們所要它們的這個樣子，旅客只是向前進不確知爲什麼緣故。全個事情是一種令人眩暈的遊戲。

「是的，現在我是這樣快樂，」她繼續的說，爲的想確定她的立腳點，使不至歸於寂靜。因爲在這種情狀之下一個人是不能確知寂靜將會帶了什麼來的。

老婦對於這報告一點不在意，而站起來計數她的兩包東西，使她自己確信沒有偷兒躲在檢票員背後潛入。但零一個旅客眼向着面着她的一羣微微地慘然一笑。

「小孩是太可愛了，」她說，帶着一種鬱抑的有些遲鈍的聲音，立刻就傳出一個對於生活沒有感想和歡樂的印象。但園丁之妻不知道怎樣表示她的面色和聲調，而猜疑有些被她們知道了。那個她不能忍受的，適當地勇敢地找出一個戲謔的正當的路而且堅定了時。人們理應幫助她，立刻相信她，俾她易於使她自己相信。

「是，那是如此的，」她故意如此答，抬起她的面頰以示她的自信。

「我自己從來沒有一個」

現在她的無罪是無疑的了，因為語句如此沈重如此沮喪，明明白白她只是想到她自己，園丁之妻感到她自己的重要而高興，同時她緊緊地使她所捏造的事實更爲可靠。

「那是可憐的，」她說，但她的語氣實一點沒有同情，因為她那時無力代爲悲傷。「所以你決不知道怎樣做一個母親。」

這堪注意之點是明明白白的，但她們都不覺到。恰恰相反的，大家都在沈思，這種思想她們都覺得新奇。園丁之妻稍稍抬起她的面頰，並不恐怕，雖然陽光突然照到她的上面。

「不，恐怕不是，」其他一個謙虛地說，揩去鼻涕，「恐怕不是，雖然這是一定的，一個人可以想像。尤其是當一個人很要他們的時候。」

於是露出她的秘密，笨拙地稚氣地，

「我這樣也想過好幾年了，但至去夏我的丈夫死了。」

「那是很悲哀的。我當安慰你，」園丁之妻說，她說時臉紅了一紅。因為語句如此不客氣不相配。但這個女人却顯然不以爲意。

「謝謝你。」她說，而轉到集中她思想的方面去。「這我的工作使我如此做的。」

「喂？」——那與這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人們如此唐突呢？

「我爲一家賣小孩衣裳的商店縫紉。他們薪水不多，而要做得快。但這是件有趣的工作。」

園丁之妻高興起來了。她常常贊美這種小人衣裳而且想買給她的孩子。她歡喜曉得既然不容易做，那末要什麼價錢。

「我在縫斗篷和肩巾時，這些斗篷是用絲絨布同白羊毛布做的，我常想若做一件給我自己的小女孩那是多麼好看呵。」

「最好是給一個男孩，」園丁之妻說，略略抱起一點在她麻木的臂膀上的孩子。

「也許是的，但他們是不用那種柔軟的絨布的肩巾的。我時常想到一個女孩。現在還是如此，」她加上說，一種笑比先前更爲無力。「當肩巾纔做好我繫上緞帶試試看時，而尤其在此……」

聽了這些話園丁之妻看見她面前有些東西這是她不知不覺要比擬小孩子的。她看見玫瑰用棉花裹着使之不太早就開放。所有在家裏的玫瑰花房現於她的眼前。三月的陽光流進來時，雪景裏的它的藍影比無論什麼都明鮮。在陽光照映之下可愛的綠葉與弱枝，和蓓蕾生長得如此茂密好像非人間所有。在那兒有時一個人的心也會高興起來。「我要緊緊地捏着，」她想

，「這是在那兒我要伴作如此。」在她的過分的激昂狀態之下她是容易欺騙她自己的，尤其若她眼睛半闔，陽光閃耀在她的睫毛上的時候。她聽到車兒在軌上疾行只是好像在遠處，而奇怪這是什麼東西。

「我還曾繞過一塊肩巾，」她的同伴羞怯地笨拙地繼續說道，「由裁餘的小塊兒做成的。當我拿起它時，我想我曾經有過一個小孩但已經沒有了，到如今已是頗有可觀了。」

園丁之妻吃了一驚，睜開她的眼，釘住她，目光如此不樂使她很害怕。

「不要那樣講吧！」她說。

女縫工立刻相信她太愚蠢了，而且抱歉。「我只是想到她是幼小的，」她連快加上，怕收束太突然，「她決不會長大的。」

母親沒有作答，也拚命想不懷念到什麼。她眯視，覺得陽光在她面上，又有了片時的平和。老婦插入，聲音如此堅決，如此重大，她怕孩子給她弄醒了。

「最好不要再想了，」她說。

「爲什麼呢？」女縫工問，毅然地。

「哼！隨便何人都能看出你決沒有一個的！當她們小時，因你的苦惱你不能從他們得

到一點快樂，或你會想到。但當她們長大能懂得時，苦惱開始了，爲你而預備的。」她繼續說明身歷其境的苦處，雖然她不想給她據例，那等差給母親受苦和不幸底全個哀史——在那時壞的伴侶緊跟着她們，虛偽早學會了，成年的輕薄，最不好的罪惡，和忘恩負義。

女縫工愕然地注視她，被她的智慧和經驗壓復了，雖然還想答辯而不能。

「我的小女是決不至如此的，」她斷斷續續地說。「她取名亞萊利亞，」——說到這裏她覺得她自己愚笨得可憐猝然中止了。

老婦溫和地大笑。

「啊，我自然沒有反對她。我只是說一般的子女們。但，無論如何，女孩不是最壞的。她們知道她們自己的意義，雖然她們要失路，但終究是會回返過來的。至於男孩呢，你以爲最易克服的，他們知道怎樣報答你的。」

她的說話比前更殘酷了。這顯然她新近有了爲兒子所受的苦痛的經驗底緣故，也許她正由探監歸來。她是個詭譎的老婦，似乎她頭腦中有許多意見，她想把眼前事物弄個明白。祇要有人注意它們，那就是她的訴苦：祇要他們不輕視人使所教的等於白費，但他們很快就知道母親是可賤視的，因爲她終究是個女子而他們是男子。他們男子們只顧自己露齒而笑不聽她

的忠告。這不是父親的習慣可以多說話，他不高興受煩擾的。所以事事隨他們做去，不管好壞，常常避開她當他們一有能夠的機會時候。

「於是你收拾你另碎的東西而極力地自己照管，」她結束；「他們將也有他們，那就是了，沒有他法。」

她又計數她的包裹如一個有經驗的而且疲倦的人。她不復有妄想，而頗滿足她的寂寞。園丁之妻不能忍耐她了，不能靜坐同意於她了。她似乎以她的冷酷的話語分離了她和她的兒子。那是決不可以的，至少是在現在。時時她的思想是在依從她底，空氣漸成空虛和可怕，有無限的悲哀比老婦所講到的什麼還要惡劣，似乎在向她下降。她不想知道這是什麼。說話不完全。她只是閉攏她的眼，又得了非常的平和在陽光中的綠葉和玫瑰的幻景。當她們停止時，她開始對女縫工說話，因為同老婦她沒有什麼好說。她找到話語如此迅速，她驚動了她的聽者，那個人從未見過如此發燒或忽紅忽淡的面頰。

「我的小孩不是如此的，」她說；「他從未給我一點不安的時候，他也永不會的。他是這樣的可愛呵！可惜他睡熟了，我不能給你們看。他如此圓滿，紅潤，強健：你們從來不曾看見過的。他從未對我說謊。你們可以看在他的眼中，而且他是太愛我了。他如此強健，他

能提起小水罐，我出去看玫瑰的時候，他緊緊地跟着我像一隻小狗。有時他坐着等到牀上去睡十分安靜直至都照料好輪到他時。那時陽光照在他的髮上；在夕陽西下時陽光是容易射入的。那時我怎有心思去驚醒他呢！」

女縫工坐著渴想一見這樣可驚的小孩，從她不樂的生活她覺得發生一種妒嫉反對這樣巨大的財產。但還是更顯出羨慕於她的消瘦的形容上。妒嫉和羨慕兩者都使母親高興，她是很自信的了。甚至老婦也以溫和的眼光看她一下，雖對於這點不注意。她說下去，說及所記得的，從第一次對牀邊所映照的什麼微微一笑起，這是第一句，復講到以後一禮拜，一禮拜的長大，聰敏。這些事情比當時更為可驚和有望了。每個記憶有陽光在它上面，而且這好像再沒有別的光了。她過去和現在的幸褔使她自己驚愕。老婦對這些冗長的平常的事情打欠呵，但女縫工只是聽不夠。她的率真的問句引起新底，而她也同等地驚愕了，所以母親想她從來不曾遇見如此可親的一位同伴。她只是被她的眼光所苦惱。這眼光不常常和她自己底相接觸，而是時時窺視在她膝上的小東西的。

「我想他勸過了，」她又說了一遍；「現在你可以看他蘇醒了。」  
但母親的緊抱更為緊些。她馬上說道：「不，他需要多睡些。」每次，她的增加的不安

( 233 )

使她更切迫地繼續，雖然她覺得疲勞如麻木的淡淡的頭痛侵襲她了。

「讓它來吧，」她想，在她的腦的一層後面現在是如此忙碌在找句話兒。「我現在如此快樂，而快樂是在疲倦了，但這是很容易睡去的。」

火車的疾行給了她一個幫助。火車依順她的意志好像在影中跑奔，那影子是永不真實的；火車同她從一些什麼東西中逃遁，這是什麼她不知道，但有些東西無力握住她。有時汽笛尖聲的狂叫，幾乎好像全個車傾覆了墮下削壁片片碎了。所以火車真果下墜她也毫不在意，因為那時她可長眠地下了。每次她抱她的小負累緊緊地，她高興能夠抱它到她的懷中，當必需時。同時她從不停止談話，時而講到過去，時而未來。

她不了解她自己，她不能告訴從那裏她找到這許多話，如她這樣怕羞，遲鈍很少意見的人。她的同行者也開始覺得聽她說話是奇怪的。她們坐着愈攏愈驚奇了，而這不是不可能說她們以為她的頭腦受感動了，她們不知道她正生活在詩之大氣中，這起始於現實被否認時。她們並不看出她抱在雙臂中的是歡樂的。歡樂由生活的改變而獲得，煥發美好，在歡樂還為她所有的時候。火車空進，帶着母親和孩子，和講到過的人們。

潘哈爾斯忒羅姆 (Per Halstrom) 和 Heidenstam, Selma Lagerlof, Froding,



Leverlin, Pelle Molin 等則爲瑞典九十年代底詩人。這些作家，雖然各不相同，但對於開關想像底和象徵底時代是一樣的。在八十年代底懷疑和反叛之後，他們都以熱心的和詩的情熱傾向傳說，愛國，及往時的生活。潘·哈爾斯忒羅姆顯示色底愛好和想逃避到想像底大空中底欲望，這點和 Hoidenstam 及 Leverlin 相同；但他的同情於見逐於社會的人底力量，他的堅持於道德的意義，他的深惡於羞恥，說謊，和不正直，則與 Strindberg 的精神相結合。潘·哈爾斯忒羅姆於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生於 Stockholm 自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〇年他在美國，芝加哥從事於化學。他現在是瑞典學會的會員，又是諾貝爾文學獎金底一個委員。

一九二九，三，十二。譯者。

想——

芷子

從今不要再開口，  
開口就會觸霉頭；

想——

三三

封鎖呀，你愛說話的咽喉。

從今不要再動手。

動手就會遭冤仇；

束縛呀，你愛伸屈的臂膀。

從今不要再驕走

驕走就會生事由；

捆扎呀，你愛行動的足軸。

封鎖你的咽喉；

束縛你的臂膀；

捆扎你的足軸；

全身的官能都罷休！

永遠不活動！

永遠不行流！

從今後；可少許多的愁悶；

且能博得大衆的肯首，

我心悠悠！

## 回 家（續）

冬 芬

( 235 )

飯後半小時，父親好像想到什麼似的，帶着醉意走開。靜寂而微溫的室中，祇剩得我和母親兩個人。而我這顆長時枯寂的心，被濃冽的村醪醺醉了，跳動的異樣利害，顯然有一種迫切的渴望，幾乎按耐不住。全身在發寒顫。恨不得立刻跑進房去，和她依在一起，使我們那兩顆不健全的心，劇烈地燒着生命的火，變成兩顆火星，煎沸了全身血液，向四周飛射，終于溶成一片！永遠一塊兒走着，一塊兒坐着，一塊兒躺着，免得彼此繫戀。這時在我腦海中

浮沉的她，竟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人了。我彷彿覺得她那頭蓬散的髮，落在我的手上，柔軟的像一束鵝絨；一張紅潤的面，貼在我的頰上，香膩的像一片花瓣；兩張紅厚而微傾的嘴唇，觸在我的口上，透出一股熱力，射進我的心裏去，幾乎使我醉倒了；尤其使我依戀不捨的，是她那雙沉穩而慈愛的眼，含着潛鍊的火，向我一瞥，迫着我緊依在她的懷中，一刻不離！不覺心中喊了一聲：「馥呵，你真是我的生命了！」

于是我稱頌自己幸運，我們竟做了終身伴侶！肚皮餓了，接個吻，便覺充實；擁抱一回，竟可度得十天生活。我們無須怕着飢餓之魔，因此無須去冒風雨霜雪。天庭終於發現在我們家中了，她是夏娃而我是亞當！這是萬幸，我想，如果沒有我的祖母替我着力，這一個可愛的，便許落在鄉愿之手！這不是要在昌明的世界裏，造成一樁奇蹟嗎？那時我要怎麼樣悔恨呢！我兩眼定會冒出火花，不顧一切地和我的仇人搏鬥，終要將她從虎口救出，否則便把這生命犧牲，祇有這是我所願意犧牲的事呢！

于是我譏笑自己，爲什麼撇棄自己的這一個可愛的人，向遠道追求，終于帶着破碎的心回來！接着便起了疑慮。似乎覺得萬一她恨我一點不加憐惜，累她守了幾年空幃，也竟不甘寂寞，找到一個戀人，親密的出乎意外，一回兒接吻，一回兒擁抱。晚上等我進去，公然叫

出那個戀人，和她並肩站着，帶着譏笑，乾脆地說：

「劫人，我已是他的戀人了！你無須回來了！」

說畢，便指揮那個戀人將我一把拖出，「碰！」的一聲，將房門關上，逕自手彎手地爬上床休息去了！唉，天哪！那時你叫我怎麼辦呢！我想到這裏，彷彿又在扮演一樁悲慘的戲劇了！恐怖的幾乎發抖；胸前跳出無數冷汗；酒氣完全退去；激漲的情緒漸漸兒平復；神經就此清醒過來了。不覺自己在心中罵了一句：「你這矛盾的人！」

這時我母親大概看到我有心事，逕自料理別的事去了。放在我面前的，祇有一盞發跳的燈。呆看之下，沉思又開始了。

「人本來是矛盾的呵！不然的話，人間便不會有可看的戲劇了！而我走到這個矛盾的地步，竟是一點沒有意義嗎？你看，她多麼可憐！死掉一個兒子，在固執着生活的她，一定比我悲痛十倍，而我不喜歡那小孩的，竟也忍不住覩物傷情！我在她這樣悲痛的時候，將她丟棄，她還能再活麼？她也一樣是個有情感的人！她是時代的犧牲者，是精神界的被壓迫者，我們算是有惻隱心的人，是不是應該加以憐恤呢？真的生活是在人心底裏的。現在她已是個不能沒有相愛的人了！在她固執着要我去解救她心裏的痛苦這時候，我是不是應該回來，

使她在絕望中得到安慰呢？她也是個天真慈愛的人，在這一點上，我們能不能夠重新創造一種愛呢？我所追求的愛到底在那里呢？她看見我便會發生悲感，這是在她的心底深藏着這個人的緣故，在沒有得着所謂愛的我想來，是不是要感動呢？我們都做了不幸的人，我們不應該互相憐惜了嗎？」

我這樣想着，本來靜伏了的心，又活動起來，腦海中便又浮起一個可愛的她了；同時要跑去着她的念望，真又非常熱切。恰好我母親走來，帶着微笑對我說：

「劫兒，你疲倦了，有點睡覺去！」

呵，我正像得着一道解放自由的皇旨，面上也頓時現出微笑。然而又不好意思拔步就走，故意說些不關緊要而又容易結束的話——那里還敢拖長呢！直到我母親再催說一回，才現出有可無不可的樣子，慢慢兒站起身來，扶同母親，走上樓去。可憐那顆枯竭的心却跳動的不知怎麼樣子！我母親彷彿已聽到這跳聲，笑容可掬，向我深切地瞧了一眼，彷彿在說：

「你這可憐的心呀，誰叫你長時不回來的！」

我想着這句帶譏諷的話，即覺面上有點發熱。心中祇在忖着這個問題：「我真又要到她這里來了麼？」。等我走到她的房外，對着深垂的門帘，又向自己問道：「難道逕自進去了

嗎？她不會恨我咒我而至于拒絕我嗎？那是多麼難堪的事呢！」最後想到，她和我一樣，需要一個訴說心事的人，一樣得不着所要愛的人，一樣有一種熱切的渴望在心頭，不會發生悲劇這個推測是可以斷定的。

終于我帶着激跳的心，壯着胆，撩開門帘瞧去，唉！這幾乎使我退步而又沒有這勇氣！我看到什麼呢？靠裏壁的一張床上，坐着一個舊式女人，上身仆倒在一張桌上；面朝下的頭，靠在叉着的臂上；頭頂近處，點着一盞靜穆的燈；燈和頭之間，有一個水窪，浮着少許鼻涕；帶着裂紋的手露在外面，看去好像浸過水的那樣潮溼；額露在燈光下面，發出微淡的黃色；一頭疎散的髮射出光來，似乎不甚強烈；上身穿着一件老布短衫，袖子比從前短的多，這是她立意改良的結果吧！大體看去，和從前還是一樣。她是誰呢？不消說就是和我隔別了四年的妻！

她似乎已覺到我站在門外，本來靜默着的人，忽然又哀泣的不能仰視，好像有無限情懷，要向我陳訴，而又陳訴不了。這種情景，直映進我的心裡，使它起了一陣割裂，迫着我的兩足，急速地跑向前去，本來我的意思，要將她一把抱在懷中，面靠面地痛哭一場。不想走到她面前，忽然呆住了。心中起了一個問題：「這種痛哭在我算是有意義麼？」

我才決定索性任她把一切悲哀在我面前，痛快發洩一下，「這正是她悲哀的時候呢！」「我想。我便帶着一顆有同感的心，呆立在她的身邊，不住地在默說：「唉，你真可憐！」終於好像她的悲哀已發洩的夠了，而又覺到難以爲情，漸漸兒停止哭泣。我便乘机走近去，低聲叫了一聲：

「馥！」

「唯！你……」她帶着滾噎應說，但又不能說下去了。我知道她的意思，便接下去說道：

「馥，別哭了，我回來了！真的回來了！」

于是她將身子豎直，舉起一雙紅腫而帶淚的眼，深切地向我瞧了一回。大概看到我憔悴的緣故吧，霎時露出憐惜的神色，躊躇了一回，兩眼，釘注我的面，低聲問我道：

「你身體好的？」

「唔！」

唉，上帝！這意思你是知道的！可憐的她呢，面上有點光亮了。眉頭一縐，伸手將我的衣蓋一扯，叫我坐在她身邊。我才親切地看到她那兩隻紅腫而帶淚的眼內，已含着微笑。我



便抽出一塊手帕，替她將眼淚揩去（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順手捏住她的手，不覺驚訝地喊說：

「你的手這樣冷的！」

她並不回答，祇舉眼移向桌上那在發跳的燈光睨視了一忽。當我要將她的手放進我胸脯去的時候，她亟忙縮回，說：

「冰冷的手要印壞你心的！」

「……………」

我們互相凝視着，沉默了好久。我的心又開始激動，似乎要跳出我的心腔，衝進她那里去，和她那顆枯寂的心互相擁抱去了！我正在發忙的時候，她好像找到了題目似的，含着無限深意，突然問我：

「你還說不回来了，你爲什麼又回來呢？」

這句話把我問住了。「她怎麼知道的？」我想。終于具着真摯的態度說：

「沒有的話！你怎麼知道的？」

「怎麼知道的？」她直捷地說，「C先生回來告訴我，說你愛上一個頂好的女人，從此

不回來的了！唉，你曉得我那時多麼傷心呀！」

我現出正經的態度，對她說：

「到底沒有一個……！我到底回來了呢！我知道你很悲傷了，怎好忍心把你丟棄？這是良心不答應我的！可是，我不願意對你說謊，說是我碰到過很可愛的女子，一點兒沒有想去愛她的意思，這是沒有的事，我也是人呀！不過我得拿着良心對你實說，你到底把我牽住着，我到底忘不了你這個可憐的人，我到底回來看你了！馥，真的，從此以後，我們更要真心愛着，熱漉漉的愛着，一刻不忘的愛着！有飯大家吃，有粥大家喝；痛苦大家受，快樂大家享！簡單說一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們要這樣愛着！」」

她好像心中已有無限安慰，兩眼含着深情，迷濛地向我瞧了一眼，便低下頭去，過了一忽，又慢慢兒仰起說：

「是的，我知道你是個有良心的人，不會把我忘掉的。我呢，自己知道待你也還不錯。從你出外到現在，我沒有一天不在想念着你！天氣冷了，我就要這樣記掛：「哦，他沒有皮衣穿，不知道當得住冷不？好在北邊有爐子的，也許不至凍出病來吧！」我知道你沒有錢用，我為你向父親催說，多籌些錢給你。我又知道你太直率，怕你要吃人家的虧，多方探聽你

的消息；你有信來，我便去問你父親。我覺得不大放心的時候，就將你的信偷出來看；看了是平安的，晚上睡覺，就很安適；不然的話，我連飯也吃不下了，對着那個小孩——他現在死掉了！——流着淚說：『寶阿，你父親不知怎麼樣子了？要是你年紀大了，我一定叫你去看他一回呢！』……』

她說到這裏，眼圈又有點發紅，同時還含着微笑，露出無限情意，對我凝視着。我忍不住把手圍在她的頸上，將她的面，移到我的面下，親密地接了個吻。她的面頰頓時泛出紅暈；一顆孤寂了數年的心，顫動的似乎可聽，和我的心成了緩急調勻的應和。我們的身子竟發起寒顫來了！我們的兩眼滿含着醉意，互相注視着。我們這樣一息不透，依在一起，不願動彈到三分鐘之久！呵，我們幾乎溶成一片了！

終於她又想到什麼似的，抬起頭，向我熱烈地一笑，繼續說道：

「劫，去年有一次你真叫我擔心呢！那回事，你自己記着沒有？」

「不是工讀計劃失敗那回事？」

「唉，正是呵！你曉得我聽到你失敗的消息，正像頭上打了個霹靂！那時我正抬着一籬米，腰骨突然支撐不住，肩往下斜，險些兒把米倒翻了。『叫他怎麼辦呢？』我心裏想，

「他已經吃盡苦楚了，難道還不夠麼？唉，老天！『你曉得我一連睡了三天，一粒飯也不吃，祇是替你擔憂。在夢中。我好像看見你也躺在床上，縐着眉頭一句話也不說。一忽兒，走來一個客店老板，向你催討飯錢房錢，希奇！我好像聽見他這麼對你說：』

「胡先生！欠了許多日子，我們已經特別客氣；再欠下去的話，不答應的了，一定不答應的呢！」

「回頭來拿，此刻沒有！」你現着苦臉懇求他說。

「不興！不興！」

「我沒有錢，怎麼辦呢？」你又說。

「好！明天停止伙食！」

唉，我的劫呵！你曉得我聽到『明天停止伙食！』這句話，好像一針刺進心裏去了！我忍不住『呀！』的一聲哭出，夢就驚醒。我知道人裏面本來是這樣的！天一亮，我就搜集了好些東西，上當店去，湊成四十塊錢寄給你，你記得沒有？」

「唉！是的！」我心裏有點酸痛起來。忍不住把頭藏在她的懷中好像一個小孩伏在他母親的懷中一樣。她也低下頭來，將面頰靠在靠我的頭上，兩粒潔白的眼淚，落在我的耳旁，

流到我的口邊，我便將它們吮進口中，直捷地嚥下肚去了！她忍不住笑了起來，同時連珠般的淚又落將下來。

過了一忽，我突然把頭抬起，不防竟觸着她那左乳下的肋骨上。她亟忙將我的頭撐住，亟促地喊道：

「啊唷！啊唷！」

「怎麼啦？怎麼啦？」我驚訝地問。

這時她的面色漸漸兒轉白，好像忍不住痛似的，叫我快把身子立直，一手摀在肋骨上。

「怎麼啦！這裏面有痛傷麼？」我有點着急起來。

「沒有什麼！過去的事，問它幹麼？」她的聲音有點凄顫。

于是我一手彎住她的腰，一手強將她的衣扣解開，她的頭已靠在我的肩上，我移近燈光看時，不覺驚喊道：

「怎麼啦！這麼一個洞！什麼時候碰成的？唉，馥呵！你快告訴我呀！你快告訴我呀！」

這時她又哭泣起來，同時好像忍不住痛似的在發抖。她帶着哭聲說：

「這是你害我的啊！」

「我害你的？」唉，上帝！我想到什麼了呢！

「還不是你害我嗎？」他帶着嗚咽說，「你還不曉得這一個月來，我受到多少苦痛！從你出外之後，我一心撫養那小孩。爲着他，我費盡多少心血，擔過多少驚恐，受過多少悶氣！滿想他一天天長大起來，給我分些寂寞。做夢也想不到，竟患了一種惡症，發寒發熱，可憐我鎮天鎮夜，抱着不放，村裏村外，抱去醫治。到底沒有效果，一天晚上，伸手攀着我的項頸，好像很知道似的，對我說了一句：「媽！你苦！」的話，便閉上口眼死去了！我懷中竟抱着一個死屍！我真哭得死去活來！一連四五天沒有吃粒飯。屋裏哭得不夠，還跑到他的墳頭去哭，一心想把他哭了回來，還你一個活的小孩，！唉，你想，我不是做了一樁惡夢麼？」

「……………」

「可是，」她抽了口氣繼續說，「可是我後來想：『人都要死的，我們也都要死的，不過遲早點罷了。』所以我也不要去想他了，我把全副心計，都放在你身上。我想望你回來，我們還有兩個，我還有那親愛的你來可憐我。我天天望你回來，從早晨望到晚上。有時在夢中驚

喊，醒來知道是空。「怎麼他還回不來呢？」這一句話，佔在心頭一刻不丟。恰好C先生放  
回回來，可憐我也不管認識不認識，逕自己跑到那里去，滿望得些安慰回來。誰知道又是一  
樁傷心的事，頂頂傷心的事，傳進我的耳朵裏來了！我險些兒昏過去了，我又看不到你了！  
你又要把我丟棄管自己去了！唉，你！」她說到這里又喊了一回，繼續說道：

「這時候，我才知道自己真正是個苦命的人，真正是個一錢不值的人，真正是個做夢  
的人！我想到早年死去的母親，想到把我擠出的兄弟，想到四近冷落我譏笑我的一切人，一  
直想到剛纔死去的小孩！我在房裏哭了一番，一個念頭，就跑到那小孩的墳頭去哀哭。唉，  
天哪！這一哭，我就跌成一個洞！一個剝心那樣痛的洞了！」

「你怎麼會跌得這樣厲害的？」

「怎麼會跌得這樣厲害的？」她又說下去了，「唉，我一跑到他的墳頭，一切傷心的事  
都像潮水般湧擠攏來！我哭一聲，怨一聲，滿想我的小孩聽到我的哭聲，從墳裏爬出來安慰  
我說：『媽呀！我回來救你了，我們還有兩個，我們苦守着過活就是了！媽呀，你別哭了！  
』可是，天哪！我張開兩眼去看，仍舊是冷冰冰的泥土，堆在他身上；四邊圍着枯草，禁不  
住北風吹搖；通年僵硬的巖石，一樣冷冷躺着；山坳裏的溪水，響出尖刺的聲音，刺進我的心

去！我開着眼睛看着，提起耳朵聽着，越顯得我祇是一個，越見得我在悲傷！我的心真像刀割！我正想仆倒墳尖去叫：「我的兒呀，你快出來看你的媽呀！」這時候，頭上好像蓋起一陣烏雲，站脚不住，「仆！」的一聲，跌下山灣裏去了！過了許多時候，我才慢慢兒蘇醒過來，覺得胸前非常之痛，開眼一看，真的把我嚇昏了！唉，你曉得怎麼一回事呢？唉，我的胸前已染滿了鮮紅的東西，我的肋骨已給一個削尖的竹頭觸斷了！我的身子已釘在地上！好幾回想咬着痛把它拔出，可是，我把身子一動，一陣剜心的痛把我痛昏了！到底我咬着牙，閉着眼，將它一把拔出，……………」

她說到這句話，好像真的又在拔那個竹頭似的，面色蒼白的像一個死屍，竟往後倒下，同時我的心也在發抖了，四肢已毫無活力，撐立不住，和她並頭倒在床上，耳邊似乎震盪着這一種可怕的聲音：

「啊唷……………」

## 憶巴黎

野渠



## 八 神聖的心

我從魯森堡園前的小火車站出來，一直前去，轉過大學對面的小花園，便是聖傑克路的大道了！十字街邊有一家書舖子，那些紅綠書面的新書安靜地站在玻璃櫃中，向人展着那微笑的迷人的臉色有如情人一樣的。每次不君與我從聖母院前散步，或是在良心飯店餐畢歸去時，必要經過這一家書舖，起初是站在玻璃櫃邊有意無意的望着，後來便不由自主地伸起手來，結果是不君的狹小的衣袖管必定像那和尚化緣的米袋似的厚厚實實的夾着一大堆。

「去罷！」不君說，可是並不移動他的脚步。

「去罷！」我說了，等了一刻，可是我也還是順手的東翻西翻，而遲遲不行。我想年青人對於那捨不掉的情人之眷戀，也不過如此罷！

良心飯店就在這一家書舖的斜對面：不君的老飯店，他的座位也幾乎有一定的，這是一個星期六的午後，不君與我在良心飯店吃完了飯，兩個人緩緩的步出飯店，緘默中，兩人的心意都像會合了的向聖母院走去！

在一出良心飯店的左門，（飯店有三扇門，各占一個方向。）偉然巍然的聖母院就在我

們的眼前了！隨後是我們穿過一條小弄，我只管低着頭兒迅速的走，忽然不君拉住了我的手臂，說道：「等一等！」我的知覺以為又是汽車的飛馳近來，何以却沒有車聲？抬起頭來，不君說：「一羣羊，那邊！那邊！你看那牧羊人手中的笛！」說着，我們便站着不走了，「等一等，我們聽他吹笛。那正是交響樂中所用的牧笛聲是一樣的。」羊羣正轉過弄底，笛聲果然吹起來了！不久，羊羣與牧人便消失在拐角的另一條街心去了！我覺得在這熱鬧的街心忽的溢着奇特的詩意，特別是給於我們兩人的，不，在這街心中並沒有詩意，不妨這樣說，詩意是在我們的心裏！我們兩人都遲疑着不走了，好一歇的時候。

穿過橫跨於塞納河上的橋，那一帶倏倏的鐵欄正是聖母院的側面的小園了。推開小小的鐵欄門，園中疎落的行人與遊客好似正在歡迎我們，當他們有意沒意的抬起頭來觀望我們的時候。

輕輕的沙地，長得那又嫵娜，又巍然的樹林，張開那些嫩綠的枝條，在春來的溫情中是顯現出了多少的喜悅呵！貼着塞納河邊的是老而又久了的石欄，被青藤葉子所蓋着，含有無限的神秘，古舊，如像這教堂一樣。

我們是，依然的，照舊的，尋着那一隻正對着手所割下來的頭的殉道者石像

之前的一靠椅上。高而灰色了的石壁，四角又依次的裝着那些水管而是獸的古怪的頭，張着大的口。旁是綠頂的塔了，大大小小的玫瑰花形都是象徵着那大千萬有的神聖的心，不易失去的神聖的心！

不君與我兩人的特性格太相像，杜君有一次曾說過這樣一句。是的，我與不君相見。兩人從來沒一句話。看着展映於我們眼前的是超然的一切，遼望那悠然於天空的流雲，那個心是不能被這現實世相所包圍所限制，要奪出了這有限的胸腔而飛去了的！上帝所給與我們的，就是這個！在靜默中我們相見，彼此笑笑，上帝所給與我們的是這樣的友情！一刻，有一二隻白鴿飛來棲停於我們的肩頭，你，純潔的無邪的使者，你的降臨正是我們所以靜默之因了！

在那和風飄來的五月之晚，塞納河的幽寂的水流，柔輦如帶的繞在我們的膝前，暮靄與雲霞，籠罩着這恬靜的大地在我們頭上。這樣美妙的境地，使得人心欲醉，受傷者的撫愛；倦勞者的休息，只有在這一瞬刻，光明是不受黑暗的瞞蔽呵！還有那冲破這塵刹的人間的超妙的鐘聲，響了！響了！如水波似的在空間，無限的空間裏震蕩着。

「再見！再見！」

「唔！」我說了一個「唔！」

靜默着出了小園，也過了書鋪，不君這樣說，已經遠遠的望得見那先賢祠的頂了。已經快到了我去村中的小火車站。我迅速的跑入人叢中，以避免許多像阿刺伯人招攬生意時那樣可怕的眼光之投射！

跑到車站門口，站定下來，回頭時，不君却尙立在正對着車站的一家咖啡館門口，我安慰了！便推開了車站門，下地道去乘車而還村。

Si tu Veux, tu peux Viendrsi.....

(倘使你願意，你能夠來……)

這是我離巴黎前最後的一次，在『神聖的心』前晤見的，也是一個星期六的晚近，天色十分陰沉，薄霧罩着，好像整個的天快要跌下來，不多時，微雨絲絲的飄着了！

我與不君緩緩的來還着在聖傑克路散步，爲的那一條路的屋簷下能夠遮掩着我們不受微雨的飄着。當我們走出小園時，我的脚踏着那橫架於塞納河的橋樑時，我不能忍制的回頭看，聖母院的高巍之屋就在我的眼前，清澈地映在澄然的塞納河流的水上，哦！我忍心捨他們而去麼？

『再見！』我苦笑了說。就走上了聖傑克路的大道了。

我與不君的談話幾乎全然被「倘使」與「假定」所占住了爲首的字母了！如像Hesperos中的魔鬼一樣，世上有一種惡作劇的鬼怪，牠連那自己的作惡也不肯自認而沒有自知的，牠是專以攪亂人世美事爲職志的！

我們怨恨蒼天爲什麼不給我們生於一個母親，一個我們共有的同一的母親，那麼一個天生的名義使得我能毫無所顧忌而接受了的不君的姊姊樣的好意！

「再……再……見！」不君立在咖啡館前，我迅速的進了小火車站。

「渠！我看你驚惶着呢！」

「不，我很好，我看你驚惶着呢！」

從艙房到客廳，從客廳到甲板，那笨大的船兒終於將我運到了這煩人的中國來了！呀！

馬賽之一幕呀！

我撫着欄杆，最後總算拼出了一個字：「再……」這一句爲我所從未習說的話的緣故罷，一個「見」字終於掉落了！

可是在那天國之彼岸，靠近那神聖的心的，終究還有不君在。

我已經遠離了巴黎，受命運的判定，我已經遠離了巴黎，隔着重洋，渺然萬里，我什麼

都不敢想念，我還能憶及的是只有那「神聖的心」！

一九二八，一一，二四晚。

## 枕上隨筆

衣萍

一個小學的女教員同一個男小學教員戀愛了八年，什麼都預備完全，只剩下因了。有的說，早已因了過哪！忽然這時節，這女教員收到男教員家裏來了一封信，是一個鄉下女子寫的，說：「你什麼東西不好要，爲啥只要我的丈夫哪？」

一個大學教授，他每月薪水有二百餘元。他却告訴他的妻，每月薪水只有一百元。於是，他按月把一百元完全交給他的妻，然後，他從他的妻那裏按月領二十元來零用。

茅盾未出國時，寓於上海某處之三樓，其樓與魯迅所居之三樓相對，時茅盾正艸「動搖」「追求」等小說，常深夜失眠，遙望魯迅之居，仍燈光輝煌，於是喟然歎曰：「亦有失眠似魯迅，不獨失眠是茅盾！」

一個前清的舉人，他每出門，見天上有雲，便趕緊回家，穿上雨鞋，帶了雨傘。一年四季，全是這樣。

幾年前，陳仲子從俄回，訪胡聖人於鐘鼓寺。聖人曰：「子方從俄回，亦將有以教我乎？」仲子曰：「俄國之情狀，一言以蔽之，曰：貧而樂。」（新論語之第幾章）

一個虛無主義者，說是人生無趣，要自殺了。於是，某年，某月，某夜，邀了幾個朋友在一處聚餐，席上，這位虛無主義者說是人生無趣，今晚一定自殺了。大家都覺得慘然，一位最年青的朋友，忍不住哭起來了。於是，這位虛無主義者說：「如今，有人爲了我自殺傷心，我是決不自殺的了。」

某監察委員，有人去同他討論什麼事情，他總是這樣說：「好的，好的，回頭我想想看。」

魯迅先生在上海街上走着，一個挑着擔沿門剃頭的人，望望魯迅，說：「你剃頭不剃頭？」

我們鄉間有個瘋子，他的嘴裏老是唱着：「天上無我無日夜，地上無我無收成！」

一位女士，相信曾國藩的飯後千步的格言，於是，每餐後走一千步，一步也不少。這樣走了三個月，把胃走得墮下來了，只得送到醫院去。

三月十七日

## 烟後亂說

銅 君

放心，這不是鴉片烟。

據鄙人的意思，以為生當亂世，最好亂說。沈默是表示在想，那麼，你也可以在想打我的嘴巴了，不行。若只管說，說來說去，說得人家莫名其妙，到安穩些。倘若人家又



「名其妙」了，不是拿了你的「說」給他去「妙」，就是使你「不妙」起來，都不好。并且自鄙人吸烟以來，上自呂宋名烟，下至最壞的散絲烟，都曾吸過。但還不能被稱爲「癮士」，因爲沒有就不吸。往往濃烟出口，化作纖雲，心事隨之飄開，神思因而縹渺，那時信口開河，其趣味不在「酒後主語」「茶餘客話」之下也。

(一)

青年謀出路，有兩個方法：

第一是打出去。這并不是打空氣或給黃包車夫一個大嘴巴，乃是像魯智深從禪堂中一路指東打西指南打北的衝出去。從故鄉，從狹的籠，從纏密的網，每人應衝出二千英里。方向呢？隨便那方都好，只要去。

第二是愛做就做。想戀愛就熱烈地愛一下，要做和尙就做和尙去，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流淚是失敗的先河。嘆噓也是F.I.A.S.C.O，都是傻子幹的事。重要的，不要忘記了對自己負責，并且自己也還有個靈魂。命運是親手決定的。

(二)

許多人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歌頌死者的天才，却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以同樣的紙冠加于生者的頭上，死者不打緊，生的却上當了。

不必太「飄飄然」了吧！因此或者好些，但也得想想出娘胎之前後的環境。

危險的，就是懂得人家在騙人，而自已不知不覺地「天才」一下子了，那時自有人來請你還賬，(Pay)或者向你借錢。

(三)

「同情」，我想，實在是好東西。因為牠如同百齡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有人問「同情幾個銅板一斤？」我將以他為大傻子。因為，這是超物質的，無色，無臭，透明，有如以太。并且無所不包，無所不在，有如牧師口中的上帝。豈可以幾個銅板買得的麼？

說得透露一點，就是未曾有這個，或者還待發明。

(四)

藝術本身，就是個大騙子。騙去了許多人的眼淚和歎息且莫說，還騙去了許多人的一生。更妙的，許多人用虔誠的心，想法子使自己上當。

愛情，熱烈都是如此，但却入了二三流了。

他們說他們忠于，他們追跑……

無論什麼樣式的東西，美或惡，善的或不善的，想取去我們一生的，便是騙子。只要用生命和牠一比，便能見其無價值了。

但生命一定是怎樣偉大或高超，却也未必。因為牠們都是不妥當的形容詞，也想騙騙的。

(五)

羣衆是隻懶象。

望了這龐然大物，老虎也有些心驚。不過除了鼻子以外，其他各部到無能爲。并且也太

懶得可以。

有人想捉弄牠，到是很容易的事，只要化爲老鼠。鑽進那個鼻孔，在裏面這麼一弄，那麼一弄，就可使牠連打噴嚏，大發雷霆。暴發起來，力量却也不小。

有人竟想用手去捫。至多不過捉住了一條尾巴而已，但一下就溜脫了，毫無反應。那麼，就作老鼠吧！

(六)

自從有死以來，許多怕事及老實人都很恐慌。因爲，呀！那時的痛苦！

于是有人願意圓寂，適彼樂土；有人願意見上帝，受審判去。在生之日，禱告呀！修行呀！其實生之痛苦還是不因之增減。因痛苦而疲勞，因疲勞而休息，是自然的趨勢。有人便以爲得安慰了，在什麼的手中或腳下。

我很相信，無論怎樣的死法，在那極盡頭的一刹那，是無所謂苦痛的。可惜的，是一些生前的恐怖。倘若自己不怕怖，就更無所謂了。

宗教家始終捉住了這一點。這每人必有的生死關頭。那麼，無論革命到什麼地步，宗教

還是存在的吧。不過，倘現在我非死不可，我是不喊觀音菩薩或禱告上帝，但他們說說這也就是你的涅槃。

# 新生

島崎藤村著  
徐祖正譯

上下二卷

實價二元四角

新生是一部中年的痛切的人生記錄，上卷述敘主人公在人生的半路上怎樣陷進暗洞裏去，與知道做下了無法挽回的事，姪女懷了身孕後那種戰慄苦悶的心狀。下卷描述主人公心理的蛻變，與罪過中找見的光明，直到非把自己與姪女四五年來隱私黑暗的罪孽和盤托出盡情用著作的形式來表述的那種情熱的激劇，文學的細微，心理的刻劃，都達到了妙境，讀者一讀便知。全書三十萬言，印刷精美，為現今中國的譯述的小說中有數的鉅著。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發行

# 語絲

第五卷·第六期

## 評張資平先生的寫實小說

侍桁

十個月以前，我曾寫了一篇文字，論中國文壇上寫實的新傾向；因為是遍及了好多位作家，所以那篇文字便也尋不出適當發表的地方。稿件在投出去的四五個月之後，原樣地退回來了。自然，再重看一次便覺得自己有了不很少底錯誤，絕沒有再想發表的勇氣了。

現在的這一篇文字是根據前文中的一小部份而改寫了的。偶然在朋友處，看見一本樂羣，從它的廣告上知道張先生正在出小說集，以現今中國文壇薄弱底情形看，那些東西未必就少有讀者。我這對於張先生小說的短短底觀察，若能作為那些比我更年青比我的鑑賞文藝能力更低弱底讀者們的一點參考，那我這篇文字便算是達到最高底奢望了。

第一我先想說出來的是，張先生小說的最大部份——或者，至少是他底稍長底小說，如苔莉，飛絮，最後的幸福等，是寫實底作品。作品事實的本身，是無法定它為浪漫底或是寫實底，我們唯一的標準，便是作者寫作的態度。我之斷定張先生的小說為寫實底，便是以

此爲立腳點。讀完了他幾本稍長底小說，連續着所給我們的一種總概念是，我們這位作者的態度是有意地要揭破戀愛的醜惡。他的那種對於人性內在底與性慾底軟弱之不肯維護與容赦，使他的作品帶有了極顯著底寫實色彩。

也是在前邊所提起的同一本的樂羣上，作者在編後上說，他既往的作品全是「浪漫的」。從這種作者錯誤底自表看來，我們可以斷定以前這位作家創作底態度全是在於不自覺中。作家的任務是，把自己所切要表現的，隨着自己的心情表現出來，至於它的結果是成爲浪漫底，或是寫實底，或是理想底，作者可以無須問及。就是作者對於自己創作底態度完全不自覺，那也絕沒有什麼稀奇而可驚異的。不過，當於一位作家在連續的幾冊小說中，只是稍遷換了一些事實，而表現出同一的觀念，這時作者的态度無論如何不能說他是無意的，而他創作的態度若仍是在於不自覺中的時候，我們除去根本否定他文字所表現的意義外，再也尋不出可以解釋的方法了。

寫實主義文學是挖掘現實，浪漫主義文學是美化現實，理想主義文學是棄絕現實，各自雖有各自的長所與短處，而容易毀壞了文藝的本體的，容易走入於極端底病態的，不能不說是首推寫實文學了。它的病的來源是這樣的，最多底現實是平凡的，而平凡底事實大多不適



於文藝的取材，所以要找尋現實中之極端底事實，對於極端底事實還仍是不覺着滿足的時候，他更須把它誇大了，把它矯飾了；並且那位作家若再是一位固執底偏見的領有者或根本是一位神經不健全底人，那時所產出的作品，不但不能顯示了現實，而只是暴露出作者自己的病態。在相當底限度上，我們的這位作家張資平先生是這樣的。他是站在寫實的最危險底線上，他的文字是帶有最濃厚底病底色彩。我們看，張先生作品中的人物哪一個不是病態的，他作品中的事實哪一件不是特例的，誰能承認他的取材是出於現實的平凡生活中？至少，他的取材是出自少數特殊中，而並且是經過一翻誇張的了。

病底色彩的文學，雖是偏激的，而最有傳染性。它的藝術越完整，而它的傳染性也越大。讀者們在不知不覺間，就要受了它的染化。這也便是說，讀者們帶上了與作者同一顏色的眼鏡了。關於描寫病性慾的文學之於青年更是這樣，所以我想，對於那些讀張先生小說的青年們，提醒了這一點，是很有必要。我不是說作者的那種對於人性黑暗面與性慾黑暗面的觀察完全是荒謬或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我們承認那是可能的，那也是些極少數的例外，至少精神健康底人們不是那樣的。

逼迫着一位作家描寫出病態的作品的原因，我們可以尋出好多種解釋，但是那些解釋都

可以從作者的本身上尋求出來。「書是人」這種話，雖然是已經被人們聽得煩厭了，但裏邊確實是包含着永久底真理。我們無論讀哪一本文藝作品，從每一頁裏，每一行句間，都無疑地可以看出作者的面影。我們從飛絮以後的幾本長篇小說中，所看出來的裏邊的作者，敢斷定他是一位性慾病態的人。我們若再考察他一部份短篇小說，那時我們這位作家的面影，是一個男性過強而具有殘酷天性的人；就是當於他自己在表白懺悔的時候，我們都看不出這位作家的可愛處。使一個作家寫出了某種作品，自然是他的生活環境應負一部份責任，而最主要點還是在於作家的人性。因為他是帶上了一對黑墨眼鏡，他的觀察外界也就不會光明，以文藝的外形反映出來也便更是黑暗了。

想以張先生的作品證實這一點是很容易，因為他取材的範圍，變化是很少的。他的取材可以總起來分爲兩類；一是描寫一位男性家庭的暴君對於妻子的殘酷，一是描寫青年男女間的性慾的葛藤。當然，除去這兩種描寫也並不是絕無例外了，而說這兩種取材是占了張先生作品的大部份，是不錯誤的。在第一類中，那位家庭的暴君的特兒，無疑是作者的自身。縱然我們就是豫想他的取材是已經經過誇張與修飾了的，但無論如何那位主人公是使人厭棄。讀過他那些小說的人們，一定還可以回想得出來，那位暴君是多麼殘酷啊！在第二類中，

我們不能斷定書中的哪一位主人公是有作者自身的成份存在着，這種尋求是無味而且不必要，但是從書中事實的佈置與文句間，作者的個性仍是十二分地顯現出來。他書中的人物，一種最主要底根性便是「自私」！當於他們再到了性慾高漲的時候，那些人們看着不過只是些具有人體的下等獸類而已。所以在他們之間沒有愛，只是性慾，爲着性慾連姊妹的情義也不顧，聲言「斃敵」！「斃敵」這兩字是多麼怕人而醜惡呀，當於用在兩個青年姊妹之間？作者大概是喜歡用這兩個怕人底字，所以竟在書中用了許多處；這一類使人黑暗化的名詞，也還很有，但我實怕再引用了。關於他書中那些醜惡底事實，我想也無需再引用與解釋了，以上所說了的這些，是足夠了。我現在只留下一個問題，讀者諸君自己去思索吧。便是，產生了這些異樣變態的孩子們的母親，應當是怎樣底一個人？

不過，無論是怎樣一位黑暗底人，他的天性也時時是要競爭着閃射些微光，這樣底微光，在作品中也同樣是常常出現的。當於一位作家發射出這樣微光的時候，是他生命的轉機來了，在同時若有一位尖銳眼光的人能夠在旁邊提醒他，那位作家一定會開展出一條新路來。當於張先生還沒有發表飛絮之前，他的短篇小說已有了要揭破男女戀愛的黑面的傾向，他的公債委員大概就是這種轉變時候的作品，可惜並沒有許多讀者們留意它，不過在那一篇裏作

者的靈魂確實是閃了一閃。我是說的那篇小說的最後。那位書中的女主人公（？）得了重病了，她的不合法的男人（書中的男主人公）有一天冒着寒冷底風雪，去替她買藥尋醫生。在大雪的路上他有些懺悔了，已經知道她是不可再治，一切的痛苦與悔恨逼迫着他的良心閃了光，他不自知地便跪在雪路上！讀到這裏，我的眼前雖起了明晰底圖畫，我清楚地看見，作者的自身是跪在那裏。我說那時是張先生的轉機，不幸沒有讀者會注意到，更沒有人肯給作者一點暗示，所以他繼續下去了，連着寫了三四部黑暗底小說。

關於張先生有一點不解處，我想寫在這裏。挖掘現實的黑暗的人們，唯一的藉口是說他在於不能避免。大概也只有這種理由，是使人們無法責難的。至於張先生呢，他在一二年之內，創作出三四本小說，而這些小說中的取材，大抵是相彷彿的，作家的最終的目的又是同一的。換一句話說，作者只是把人物的名姓改了改，把事實的佈置改了改，而把同一整個的東西演了三四次。其實作者只寫出一部來，其餘的書便沒有非再寫不可的必要了，而他們這些翻來覆去地寫了，這讓我們對於作者藝術的良心怎樣解釋呢？

最終，關於張先生寫作的藝術，只想說一兩句。他操縱文字的能力，雖比一般作家稍強了些，但同樣也是不成熟的。他的最大底缺點便是不簡潔，特別是描寫性慾的章節他甚至於

使你煩厭地重複地寫，有些時候我簡直疑惑莫非作者是有意地爲鼓勵譁者們而那樣的麼？

一九二八年三月。

## 談「流浪漢」 (續)

梁遇春

( 269 )

耶蘇說過：「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的。」流浪漢無時不是只顧目前的痛快，早把生命的安全置之度外，可是他却無時不儘量地享受生之樂。守己安分的人們天天守着生命，戰戰兢兢，只怕失丟了生命，反把生命真正的快樂完全忽略，到了蓋棺論定，自己纔知道白寶貴了一生的生命，却毫無受到生命的好處，可惜太遲了，連追悔的時候都沒有。他們對於生命好似守財虜的念念不忘于金錢，不過守財虜還有夜夜關起門來，低着頭數血汗換來的錢財的快樂，愛惜生命的人們對於自己的生命，只有刻刻不忘的擔心，連這種沾沾自喜的心情也沒有。守財虜爲了金錢緣故還肯犧牲了生命，此那什麼想頭也消失了，光會顧惜自己皮膚的人們到底是高一等，所以上帝也給他那份應得的快樂。用句羅素的老話，流浪漢對於自己生命不取佔有衝動，是被創造衝動的勢力鼓舞着。實在說起

來，宇宙間萬事萬物流動不息，那裏真有常住的東西。只有滅亡纔是永存不變的，凡是存在的天天總脫不了變更，這真是「法輪常轉」。Walter Pater在他的「文藝復興研究」的結論會將這個意思說得非常美妙，可惜寫太好了，不敢翻譯。尤其生命是瞬間之間，變幻萬千的，不跳動的心是屬於死人的。所以除非順着生命的趨勢，高興地什麼也不去管望前奔，人們絕不能夠享受人生。近代小品文家 Jackson 在他那篇論「流浪漢」文裏說：「流浪漢加入生命的波濤洶湧的狂潮裏生活。」他不把生命緊緊地拿着，（普通人將生命握得太緊，又把生命弄僵化死了）却做生命海中的弄潮兒，伸開他的柔軟身體，跟着波兒上下，他感覺到處處觸着生命，他身內的熱血也起共鳴。最能夠表現流浪漢這種的精神是美國北口高歌，不拘韻脚的惠提曼 Walt Whitman。他那本詩集「草之葉」Leaves of Grass 裏句句詩都露出流浪漢的本色，真可說是流浪漢的聖經。流浪漢生活所以那麼有味一半也由于他們的生活是很危險的。踢足求，當兵，爬懸崖削壁……所以會那麼饒有趣味，危險性也是一個主因。在這個卑調寡趣，平淡無奇的人生裏凡有血性的人們常常覺到不奈煩，聽到曠野的呼聲，原人時代嘯遊山林，到處狩獵的自由化做我們的本能，潛伏在黑禮服的裏面，因此我們時時想出外涉險，得個更充滿的不羈生活。萬項波濤的大海誰也知道覆滅過無千無數的大船，可是年年都

有許多盎格羅薩格遜的小孩戀着海上危險的生涯，寧願拋棄家庭的安逸，違背父母的勸諭，跑去過碧海蒼天中辛苦的水手生涯。海所以會有那麼大的魔力就是因為牠是世上最危險的地方，而身心健全的好漢那個不愛冒險，愛慕海洋的生活，不僅是「海上夫人」而已也。所以海能能夠有小說家們像 Maryat, Cooper, Lotti, Conrad，等等去描寫牠，而他們的名著又能夠博多數人的同情。葛理斯曾把人生比做跳舞，若使世界真可說是個跳舞場，那麼流浪漢是醉眼矇矓，狂歡地跳二人旋轉舞的人們。規矩的先生們却坐在小桌邊無精打彩地喝無聊的咖啡，空對着似水的流年惆悵。

流浪漢在無限量地享受當前生活之外，他還有豐富的幻想做他的伴侶。Dickens的「塊肉餘生述」裏面的 Micawber 在極窮困的環境中不斷地說「我們快交好運了」，這確是流浪漢的本色。他總是樂觀的，走的老是薔薇的路。他相信前途一定會光明，他的將來果然會應了他的預測。因為他一生中是沒有一天不是欣欣向榮，就是悲哀時節，他還是肯定人生，痛痛快快地哭一陣後，他的淚珠已滋養大了希望的根苗。他信得過自己，所以他在事情還沒有做出之前，就先口說蓮花，說完了，另一個新的衝動又來了，他也忘却自己講的話，那事情就始終沒有幹好。這種言行不能一致，孔夫子早已反對在前，可是這類英氣勃勃的矛盾是多

麼可愛！葛理斯在他名著「生命的跳舞」裏說：「我們天天變更，世界也是天天變更，這是順着自然的路，所以我們表面的矛盾有時就全體來看却是個深一層的一致。」（他的話大概是這樣，一時記不清楚。）流浪漢跟着自然一團豪興，想到那裏就說到那裏，他的生活是多麼有力。行爲不一定是天下一切主意的唯一歸宿，有些微妙的主張只待說出已是值得讚美了，做出來或者反見累贅。神話同童話裏的世界那個不愛，雖然誰也知道這是不能實現的。流浪漢的快語在滲淡的人生上佈一層彩色的虹，這就很值得我們謝謝了。並且有許多事情起先自己以爲不能勝任，若使說出話來，因此不得不努力去幹，到會出乎意料地成功；倘然開頭先怕將來不好，連半句話也不敢露，一碰到障礙，就隨牠去，那麼我們的作事能力不是一天天退化了。一定要言先乎事，做我們努力的刺激，生活纔有興味，纔有發展。就是有時失敗，富有同情的人一定原諒，尖酸刻薄人們的同情是得不到的，並且是不值一文的。我們的行爲全藉幻想來提高，所以有人說「缺乏幻想能力的人民是會滅亡的。」幻想同矛盾是良好生活的經緯。流浪漢心裏想出七古八怪的主意，幹出離奇矛盾的事情，什麼傳統正道也束縛他不住，他真可說是自由的驕子，在他的眼睛裏，世界變做天國，因爲他過的是天國裏的生活。



若使我們翻開文學史來細看，許多大文學家全帶有流浪漢氣味。Shakespeare 偷過人家的鹿，Ben Jonson, Merlove 等都是 Mermaid Tavern 這家酒店的老主顧，Goldsmith 與市吹簫，靠着他的口笛遍遊大陸，Steel 整天忙着躲債，Charles Lamb, Leigh Hunt 顛頭顛腦，吃大烟的 Coleridge, De Quincey 更不用講了，拜倫，雪萊，濟茨那是誰也曉得的。就是 Wordsworth 那麽道學先生神氣，他在法國時候，也有過一個私生女，他有一首有名的十四行詩就是說這個女孩。目光如炬專說精神生活的塔果爾小孩時候最愛的是逃學。Browning 帶着人家的閨秀偷跑，Mrs. Browning 違着父親狂奔，前數年不是有位好事先生考究出 Dickens 年青時許多不軌的舉動，其他如 Swinburne, Stevenson 以及「黃書」雜誌那班唯美派作家那是更不用說了。爲什麼偏是流浪漢纔會寫出許多不朽的書，讓後來「君子」式的大學生整天整夜按步就班地念呢？頭一下因爲流浪漢敢做敢說，不曉得掩飾求媚，委曲求全，所以他的話真擊動人。有時加上些瞞天大慌，那謊去是那樣子大胆子地杜撰的，一般拘謹人和假君子所絕對不敢說的，謊言因此有謊言的真實在，這真實是扯謊者的氣魄所逼成的。而且文學是個性的結晶，個性越顯明，越能夠坦白地表現出來，那作品就更有價值。流浪漢是俱有出類拔萃的個性的人物，他們的思想同行事全有他們那特別性格的色彩，他們豪爽直截的性

情使他們能夠把這種怪異的性格躍躍地呈現于紙上。斯密士說得不錯「天才是個流浪漢，」希臘哲學家講過知道自己最難，所以在世界文學裏寫得好的自傳很少，可是世界中所流傳幾本不朽的自傳全是流浪漢寫的。Ogilby 殺人不眨眼，并且敢明明白白地記下，他那回憶錄 (Memoirs) 過了幾千年還沒有失去光輝。Augustine 少年時放蕩異常，他的懺悔錄却同託爾斯泰 (他在莫斯科縱慾的事跡也是不可告人的) 的懺悔錄，盧騷的懺悔錄同垂不朽。富蘭克林也是有名的流浪漢，不管他怎樣假裝做正人君子，他那浪子的骨頭總常常露出，只要一念 Cobbe 攻擊他的文章就知道他是個多麼古怪一個人。De Quincey 的「英國一個吃鴉片人的懺悔錄」，這個名字已經可以告訴我們那內容了。做「羅馬衰亡史」的 Gibbon，他年青時候愛同教授搗亂，他那本薄薄的自傳也是個愉快的讀物。Jetties 一心全在自然的美上面，除開遊蕩山林外，什麼也不注意，他那「心史」是本冰雪聰明，微妙無比的自白。記得從前美國一位有錢老太太希望她的兒子成個文學家，寫信去請教一位文豪，這位文豪回信說：「每年給他幾千鎊，讓他自己鬼混去罷。」這實在是培養創造精神的無上辦法。我希望想寫些有生氣的文章的大學生不死滯在文科講堂裏，走出來當一當流浪漢罷。最近半年北大的停課對於中國將來文壇大有裨益，因為整天沒有事只好逛市場跑前門的文科學生免不了染些流浪

漢氣息。這種千載一時的機會，希望我那些未畢業的同學們好好地利用，免貽後悔。

前幾年纔死去的一位英國小說家 *Conrad* 在他的散文集「人生與文學」內，談到一位有流浪漢氣的作家 *Laubeck*，說起有許多小女讀他的書以後，寫信去向他問好，不禁醋海生波，顧影自憐地（雖然他是老舟子出身）嘆道：「我平生也寫過幾本故事（我不願意無聊地假假自謙）既屬紀實，又很有趣。可是沒有女人用溫柔的話寫信給我。爲什麼呢？只是因爲我沒有他那種流浪漢氣。家庭中可愛的專制魔王對於這班無法無天的人物偏動起憐惜的心腸。一流浪漢確是個可愛的人兒，他具有完全男性，情懷瀟灑，磊落大方，那個懷春的女兒見他不會傾心。俗語說「癡心女子負心漢。」就是因爲負心漢全是處處花草顛連的浪子，什麼事情都不放在心頭，他那痛快淋漓的氣概自然會叫那老被人拘在深閨裏的女孩兒一見心傾，後來無論他怎地負心總是癡心地等待着。中古的貴女愛騎士，中國從前的美人愛英雄，總是如花少女對於風塵中飄蕩人的一往情深的表現。紅拂的夜奔李靖，烏江軍帳裏的虞姬，隨着范蠡飄蕩五湖的西施……這些例子也不知道有多少。清朝上海簪子愛妍馬夫，現在電影明星妍汽車夫，姨太太跟馬弁偷情也是同樣的道理。總之流浪漢天生一種叫人看着不得不愛的情調，他那種古怪莫測的行徑剛中女人愛慕熱情的易感心靈。豈只女人的心見着流浪漢會

鎔，我們不是有許多瞎鬧胡亂用錢行事乖張的朋友，常常向我們借錢搗亂，可是我們始終戀着他們率直的態度，對他們總是憐愛幫忙。天下最大的流浪漢是基督教裏的魔鬼。可是那個人心裏不喜歡魔鬼。在沙士比亞以前英國神話劇盛行時候，丑角式的魔鬼一上場，大家都忙着拍手歡迎，魔鬼的一舉一動看客必定跟着捧腹大笑。Robert Lynd 在他的小品文集「橘樹」裏「論魔鬼」那篇中說失樂園詩所說的撒但在我們想像中簡直等于兒童故事裏面偉大英猛的海盜。「凡是兒童都愛海盜，許多人念了密爾敦史詩覺得詭譎的撒但比板板的上帝來得有趣得多。魔鬼的堪愛地方太多了，不是隨便說得完，留得將來爲文細論。

清末有幾位王公貝勒常在夏天下午換上叫花子的打扮，偷跑到十刹海路旁口唱蓮花向路人求乞，黃昏時候纔解下百衲衣回王府去。我在北京住了幾年，心中很羨慕庶人知道享樂人生，這事也是一個證明。大熱天氣裏躺在柳陰底下，順口唱些歌兒，自在地飽看來往的男男女女；放下朝服，着半件輕輕的被衫，嘗一嘗暫時流浪漢生活的滋味，這是多麼知道享受人生。戲子的生活也是很有流浪漢的色彩，粉墨登場，去博人們的笑和淚，自己彷彿也變做戲中人物，清末宗室有幾位很常上台串演，這也是他們會尋樂地方。白浪滔天半生奔走天下，最後入藝者之家，做一個門弟子，他自己不勝感慨，我所以爲這真是浪人應得的涅槃。不管

中外，戲子女優必定是人們所喜歡的人物全靠着他們是社會中最顯明的流浪漢。Dickens的小說所以會那麼出名，每回出版新書時候，要先通知警察到書店門口守衛，免得購書的人爭先恐後打起架來，也是因為他書內大脚色全是流浪漢。Pickwick俱樂部那四位會員和他們週遊中所遇的人們，「雙城記」中的Othello等等全是第一等的流浪漢。儒林外史的杜少卿，水滸的魯智深老是深深地刻在讀者的心上，變成模範的流浪漢。

流浪漢自己一生快活，并且憑空地佈下快樂的空氣，叫人們看到他們也會高興起來，說不出地喜歡他們，難怪有人說「自然創造我們時候，我們個個都是流浪漢，是這俗世把我們弄成個講究體面的規矩人。」在這點我要學着盧騷，高呼「返于自然。」無論如何，在這麻木不仁的中國，流浪漢精神是一服極好的興奮劑，最需要的強心針。就是把什麼國家，什麼民族一筆勾銷，我們也希望能夠過個有趣味的一生，不象現在這樣天天同不好不壞，不進不退的先生們敷衍。寫到這裏，忽然記起東坡一首西江月，覺得很能道出流浪漢的三昧，就抄出做個結論罷！

照野瀾瀾淺浪，

橫空隱隱層霄，

談 流 浪 漢

障泥未解玉驄驕，  
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風月，

莫教蹋碎瓊瑤，

解鞍敲枕綠楊橋，

杜宇一聲春曉。

「頃在黃州，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醉臥少休。及覺已曉，亂山攢擁，流水鏘鏘，疑非塵世也。書此語橋柱上。」

除夕之前二日于福州

## 一個青年的慘夢

曹迺斌

這是今年三月間的一個深夜。

同學們的喧嚷聲和悠揚中帶着淒涼的簫聲漸漸住了，人們都已經在被窩中睡夢裏找求他們的慰安與溫暖了。而威生獨睜着羞澀的倦眼，擎着他的家信，在很淡漠的燈光下迭次的翻閱。「唉！該不能夠逃嗎？很美麗的故鄉，他怎忍得拋棄呢？啊！一定是沒銀元給駐軍所派的捐款：地是沒人買的，房屋是沒人要的，也難怪他們，他們都賣不掉自己的，還能夠買別人的嗎？這樣，他怎能支得住惡差的催促和丘八爺們的廝打呢？」他面上滿浮着驚懼猜疑的神情。一面說，一面便丟掉了信，在室中踱來踱去地頓着足祇是想；接着推開了門：呀！這樣浙瀝的雨聲和淒淒緊急的風聲，正在四週包圍着的黑暗裏，哭泣悲號，聲動天地，從門口射出逼破靜寂的一道燈光中，映得水灘裏時生時沒的泡沫，都變作緋紅的顏色。

回轉身來，覺得腦筋有點昏悶，眼簾不住的要粘攏來，便躺在床上去睡。但一想到白髮的父母和弱小的孩子們，在這雨夜中何處是他們的歸宿，胡亂的思潮又不住地湧上心來，使他翻來覆去的祇是睡不着。

到了後來，恍恍惚惚地覺得是一個極早的清晨，天氣靜寂得很——自然沒有熹微的晨光，可也絕不是很深沉的夜色，祇是一種很異樣迷濛而淒慘的昏沉；似乎這世界裏老不會有一點太陽光的照臨。

他負上了一個狹長的行囊，在什麼都看不清楚中，飄飄蕩蕩的到了安定門口，——西安西門——門還是緊緊的關着。悵惘的他，在那裏蹲了一歇，漸漸地內外人們聚集得多了，司關者纔把門啓開。在交相雜亂的出入裏，他也混了出來。

忽然眼前一亮，似乎轉換了一個世界，正是那明媚的春天，路旁有成蔭的綠柳，一碧萬頃的麥隴。小溪裏的綠水，有時被風吹起無數柔美的波紋；綠草也迎着牠舞蹈，紅黃的小花站在兩旁祇是微笑。樹影被日光倒映在水裏，那成羣往來的小魚兒，掉動她天然的漿舵，仍然活潑潑地在萍葉底四旁水草底叢中穿來穿去。但是這都是過去的舊影兜上心頭，眼前又那裏有這種境界。他祇是在昏沉沉的天色裏模模糊糊地感覺着有許多的車兒挑夫們，人力車夫們從他眼前往來絡繹的經過。

『咳！你們這些蠕動的生物，整日裏忙忙碌碌的跑着，需要的是什麼？你們把你勞刀所換得的祇是辛苦，和牛馬般的生活，你們的成功，祇是無量的暴力的犧牲，你們的屍骨，怎經得起牠的咬嚼，你們不能……咳！你們……』他想到這裏，更不能往下想了。接着淚珠兒不住的湧下，登時就想脅下生出翅來，天使般的飛到他父母的面前。可是不如願的是腿，好像被繩縛住，心愈焦急，愈覺得更爲趑趄，好容易才渡過了茫茫的渭水，慢慢地到他



故鄉的境界了。

這時他想在附近的村落，問問家人的奔逃的所在；可是田隴裏沒有耕田的農夫，回答他這個極切身的問題呢！沒法子，祇好在那裏徘徊躊躇，一會兒，湊巧前面有了斷斷續續地談話聲音。

「唉！無情的上帝，把我們良善的好人，竟生到這麼荒亂的世界裏來！弄的生不得生，死不得死！」

「到處都是一樣，不過咱們處在黑暗蔽塞的鄙鄉，沒聽過外處什麼新聞，也就不知道外處人所受的痛苦。」

「外處雖有，難道還有比我們這裏更利害？像我前天揭的二斗麥子，剛淘好將要磨麵；不料那差人又來催上回六塊錢的糧捐，我耐不住他們的廝打，祇得糶了出去，給他們墊了款子。到現在還沒有半個月，普通捐又派出了，從無法中，祇想出這質當變賣的辦法！」

「哼！再不要提！處到這個時局裏，不如死去，也免遭許多的痛苦！」

「叔叔！我母親說把我祖母的老衣，能夠得賣六塊錢，我爸爸即刻就可出贖，……能嗎？……明天能回家麼？……」

「噯！這地方真的再活不下去了，張懷！咱丟不下故鄉這個壞脾氣，要是不改變，把這此髒東西當完賣盡的時候，怎了呢？……」

「哼！哼！」同時似乎有頓足的聲音；「老是沒人管轄他們，下一次也祇丟跑的一步路，早知是這樣，不如同人家早些逃了，還少受多少委曲！……噯！出去又怎樣過活呢？……」

……  
一羣人擁着大小不同的包裹，說着走向他來。

這時正在悲哀，失望，驚懼的他，面上略微帶着一二分的笑意說：

「你們做什麼去？」

「噯！不提了！沒有別的事情，專為沒銀元給駐軍派的捐款，去當賣自己的東西！」一羣人好像早經一翻預定的工天，都同聲一氣的帶着很淒涼的聲音回答。

「你們可知道福村裏的僧行五（噫生父名）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唔？」他低聲的問。這話剛才落點，便有一個矮小的身材，從人叢中擠了出來發出警懼的聲音說，

「哼！這是噫生！你還回家做什麼？我舅父和家人早已逃到甘肅去了。知事還差些隊伍在四鄉裏捕捉。倘若把你捉住，怎了得！……」

他定睛看時，原來是表兄郭正。這時覺着會見親人似的，再想問些……忽聽那羣人同說「一聲」走」。他們模模糊糊的黑影兒已經閃了過去。

這個現象在他失望的腦子裏，好像遇着魔鬼似的，所以不敢回頭再問，祇把恐懼的心弦硬裝成一種堅持不畏的意態，鼓一口氣便跑到了他生身的故鄉。

村外一切景物，都在沉默靜寂中熟睡，誰還知幼時常與他親暱的朋友回來呢！

走到城東門口，他用掙扎的眼看時，門已經用許多的土集砌成一片烏黑的樣子，他又跑到西門，那門也是如此。

「唉！誰把百姓害到這步田地……」他自言自語的說着走了。找到他兒時常經過北城的牆缺，披開前途的荆棘和糾結的荒蕪野草，經過那堆滿積草底空園裏，纔站在他家門首。村裏一切的聲息，都靜悄悄地聽聞不到。他用手拍拍的敲門，叫喊，但聲音總覺喊不出來，同時從門隙裏窺望，祇是黑魆魆的，沒有一點兒光明。他因為許久得不到屋內的答應，纔從屋子東邊的空園裏牆缺爬了進去。

曠大的院落，滿生着蓬蒿，兩棵很高大的榕樹，依舊高高地站在東西圍牆的內邊，都像垂頭喪氣似的。進了重門，還沒有半點兒聲息，祇看見對面四個廂房的門，全然大大的開張

着，好像見了他們主人在對面相哭泣的口勢。那些紅的箱，黑的櫃，小兒的玩具，婦女們紡紗的工具，一一從他眼前接續的閃過，他這時彷彿一個很悲哀的利箭，從前面直射到他的心窩，使他即時回憶起一回深刻的往事。

他曾記得前次歸到家裏的時候，太陽已經被大地吞沒了半個，僱工和他的大兄姪兒等從田間荷鋤歸來，唱着沒有什麼調子的農歌。見了他很親熱的問了幾句，便忙忙地走到那農器間地草房收拾傢伙。正在院子裏貪玩的小兒們，見了他歸來，他的小女兒更十分親暱的牽住他的衣襟，嬌柔圓實而紅潤的面龐上，盪漾着一種笑迷迷的神情，連叫了幾聲爸：爸：，便問他要什麼餅乾，玩具……他的小侄子很快活的換動他的小腿兒，跑向母親和祖母的面前，報一個很得意的消息。進了重門，正在紡紗的妻子，會停住了他的工作，來問問他的喫喝，從她的面龐上，就可看出那蘊含着一種不可言說的笑意。嫂子也照例問了，他一一都答覆過。纔跑到他母親的前面，母親接着說：「感生兒，回來了，疲倦了罷，快躺在坑上……歇歇！」同時用的枯瘦的手兒拍拍他遊子身上的灰塵。

可是這回牽他衣襟的兒子呢？……問喫喝的妻和嫂呢？……安慰他至愛無私的母親呢？……都向那裏去了？祇丟下些零星的物件，淒涼的寢室，在在都是使他淌出眼淚的根由。『唉！

你爲什麼不相信你的家書！又不相信你表兄的話語！回到這個荒墟的村莊，淒涼的家境裏，使你受這樣悲哀的刺激！」他很懊悔的痛責他自己。

同時他的幻想裏，彷彿見了他的兄姪正在向人求食乞憐的樣子，人都是不矚睬他。又像看見小兒們攔住他母親的手，要回他美麗的故鄉；使他六十多歲的祖父母和不曾出過這門的媽媽，正在遠處古廟裏相對着啜泣……忽地風角的「吱……吱……」的鼠聲叫起來了，才打碎他幻想中悲哀的一幅寫生圖畫。

這時他的環境，覺得非常恐怖，彷彿前後左右都有張牙舞爪的惡魔向他逼來。他急得慌了，這裏一跑是牆，那裏一跑是牆，最後他又從牆缺爬出來。

他出來走到城外，忽來了四個穿灰色佩手鎗雄赳赳的丘八，先喊了一聲「立下！」他便不由自主地站住了。四個兵悄悄地對了話，一個遂大聲說道：

「今日才把人捉住！快跟我們走！……」

感生見了他們，好像無處鑽的老鼠，見了貓兒，便覺骨節一鬆，四肢已懼怕的抖個不住  
說道：

「我……我……我不是……這……這……這村裏人，我是……是……是到我……我舅家

來的……」

他們不辯是非，不待他把話說完，早已用槍托在身上胡亂的打着說：

「你不是也要拉你！出了這次款子，再說！……快走！……」

他處在這惡勢力的下面，是也是個不是，所以不敢再發一語，恰如大海的一個魚舟，全聽舟子的指使。一會兒，進了縣城，到一個坐北向南很寬的門面，很高的所在——大約是縣署吧。

那四個丘八，把他交給西邊房裏面帶狡滑的一個人，穿著很很髒的棉袍，叮嚀着說：

「權且把他押下，待我報知縣長，」說著很得意的走出去了。

他在黑洞洞的木檻裏，什麼都看不見，祇聽得斷續的呻吟聲裏，夾雜着「沒元！苦，……」的口號；他纔知道裏面的人，大都是爲捐的，心裏愈加傷悲起來。

「快走！……走！……快走！」四個丘八又來叫他說：

他跟着到了一個紅帷棹的下面，仰頭看時，上坐着三十上下的一個人，頭帶黑絨便帽，身披褐色外套，從他帶着小的金絲腿眼鏡上面，就可看出一對惡狠狠的三角眼睛。口裏噙着紙烟，向右祇一斜，就有人很迅速的用火柴燃着。他吸着拿起紅筆在紙上一點，兩傍站立的

人們，就同聲叫了「感生！上！……跪！」他便跪在棹前，不待開口，那人（大約是縣長）便用棹上的小木塊向棹面用力一摔，大聲說道：

「你村裏人爲什麼抗捐不繳 以砌城逃避難爲本縣！本縣若這回再不懲戒，以警效尤，恐防你們這次捐款還不肯出！這樣可以反叛懲辦……拉下去鎗斃了，……」他終於被那傍邊站着四個丘八，牽着走了。

感生掙扎地隨着他們，昏悶的腦子，總覺比前清楚一點，便這樣的想：

「噯！是這般地死去麼？早知是這樣的結果，我不相信橫順該死的百姓們不能同你拚一個你死我活，……這個三角眼的東西，也許以前是個學生，也許說過將來定要改造社會，爲人民謀利益，爲什麼現在變成了惡魔的鋼刀去了呢？……我的父母！兄姪！妻子！你都在那裏？丟下我給你作了一個無金錢的結果的犧牲者……慘酷呀！……」他想着走到一個牆垣頹圮的空崗裏，他昏了，隱隱約約地聽着那四個丘八喊道：

「跪下！」

他略略覺得他頭部向後，胸部向前朝下一跪，「轟」的一聲響了。

感生覺得全身緊張，醒來才是一夢，驚得他心弦跳躍個不住，睜開惺忪的倦眼看時，

( 288 )

淡淡的燈光還是未滅；門也是大大地開着，雨聲和風聲都漸漸地慢了，他擺着頭嘆一口氣說：

『唉！現在的人生纔是這樣……』

作於陝西興平

## 憶巴黎

野渠

### (九) 幸福

“Le bonheur est Songe,

L'Amour est mensonge.”

一天午後，普夫人拿上他們所定閱的報紙來給我看時，（我是揩他們的油）這樣地對我說：『幸福是夢，愛情是誑話』我也不思索她何以又有這樣的哲理發現起來了？便報之以一個法國式的聳肩微笑。

“Voilà”她喊：『你看！你看！』

我一看題目是情殺的案子，她不等我看完，便急迫地移動她那老是很忙樣的步武，鐵託



鐵託的皮鞋聲，下樓去了。

我是多少的幸運呵！自從我，搬到這小小的別墅裏以來，屋主人普先生與他的夫人是那麼地好意的看待我，我居然，在他們這個幸福的家庭裏成了歡樂的一份子！哦！我是如何地幸運呵！我是如何地感激他們的賜與呵！我這才想起我未出國時曾讀着一些留法男學生的寫述他們博得那些房主的女兒，或者是年輕的房主太太伴着一位老而不死的男房主，怎樣她愛了他們，而他們又會怎樣地爲她們起「夢想與顛倒」這類的事才是真的呢！雖然，多半是因爲我們那些經過了三萬餘里的結實皮箱，在她們的心目中眩耀着神祕的光芒，還有那些成千成萬的「蘇」的影子，在她們腦子裏作怪！不意住這類的屋子者大半都是窮措大，雖或有例外，可是，總很少能有使得上一句：「經濟寬裕」的四個字的！

普夫人對我太好意，而且她是太富於東方人的色彩了：每天晚間，她們夫婦倆必定要一喊再邀的要我往樓下去與她們一起的喝咖啡，談着一些話兒，都是無關宏旨的話兒。那隻小狗魯魯，便匍在我們的旁邊小椅上，搖動牠的頭，若有韻節似的。

「渠小姐，你這樣歡喜法國，我們替你介紹一位法國上等人結婚罷！」法國人最愛說笑話，特別是我那位房主胖太太普夫人。

「不結婚了！」我笑着說。

「爲什麼？爲什麼？」普夫人再三地問，她們是最着重理由與事實的。

「啣呀！」我笑着說，聳聳肩：「幸福是夢，愛情是誑話！」我忽然記起了日間普夫人  
的話，有意沒意不加思索地說。

普夫人笑，普先生問道：「中國也有這樣的俗語麼？」

「差不多是，好像說『人生若夢』中國向來不提及什麼愛情的！」

普夫人接着說：「這小孩很懂事似的，你不知道，她有許多的哲學，我們的小哲學  
家！」

「渠小姐，那麼你已經訂婚了罷？」普夫人笑着說：「知道你不會認真的，所以與你說  
着玩的。」

「那裏？」我說。呷了一口咖啡。

「聽說中國人結婚與訂婚都不戴戒指的！渠小姐，是這樣麼？馬夫人家住的那一位中國  
男學生，他已經結婚多年而且有小孫三四個了，他也不戴戒指的，現在他愛上了一個法  
國女子了，他說他不要她了，就不去理她——夫人了。渠小姐，中國的婚姻是這樣麼？他們

還說結了婚的夫婦也不同行起居，那夫人是像豬一樣生活着的，是這樣麼？」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使我除了大聲的笑以外，回答不出一句話。

「告訴我們罷！」普夫人說。

「這類的事真難說！」我止了笑聲，才免強的回答了這一句。

「有什麼難說呵。」普夫人打趣了的說：「除非是你自己的事才難說的！渠小姐，我相信你是必定有情人的！」伊說着伸起手來撫了我的下額。

「誰說？」我吃的大聲笑了。

「像你那樣會沒有情人麼？渠小姐，你是必定有情人呵！」

「那一位X先生待你真好呵，——爲什麼你從不給他一握手的？我不相信中國人是不通握手的！」

「誰說？」我忍不住又笑。

「渠小姐，那一位X先生待你也很好呢，但他不及X先生之可愛，X先生真可愛呵！」

「誰說？」

「渠小姐，那麼你的情人不是在這裏罷？是在中國麼？」

「渠小姐，我相信你一定有未婚夫了的，你不愛像×先生那樣的人麼？我看他才真可愛呢！你得留心，要結婚，總要像×先生那樣的人才好呵！你年紀輕，不懂事的！」夫人正經地說完，笑笑。

「誰說？」

「可是×先生已愛了法國女子麼？你與他結婚真是最好的！」

「誰說？」

在晚飯後的湯咖啡時間裏，夫人是常常最歡喜與我說笑的，像這類的問答：結果是每次使我笑得彎下了半個身子。

「渠小姐，你說法國的男子不及法國的女子的可愛麼？爲什麼我從未聽見過有中國女生與法國人戀愛的，我聽得好些的中國男生是會愛了法國的「小雞」呵！只有德國女子說是法國男子比德國男子可愛咧。」

我只是笑。

在星期日，他們倆不是殺了鴿子或兔子預備一次好吃食，便是自駕了小汽車，往別的鄉村去閒散，那時，我若不進城，剩留着爲他們管屋的，除了一貓一狗及數鴿數雞外，就是我了。

！有些日子，他們因為往朋友或親戚家去晚餐，要到半夜才還。只有那隻小狗，睡在我房裏的一隻椅上，陪伴着，她好像嗚咽似的叫了一陣，忽然從她那濃濃的眼毛邊掉下了眼淚來，濕濕的，我打開衣廚門拿了一小片糖，塞到她的口邊，她竟不受收。每回在這樣的時候，我是會想起家鄉，母親，及朋友來的！這般的客況實是如何的寂寞呵！

那是一個假日，是一個小小的節日。他們大早就去遊玩了，說是往拉斐德墅去探親的。這一天我沒有進城，直到晚上九時光景，才聽得電鈴四下的響聲，報告我，他們是還來了！我聽那急迫而雜亂的脚步聲是往客室裏去的，這真是破例，接着一陣大聲說話，那口氣是很硬強的。我從桌邊椅上立起，走到了房門口，重又遲疑了一會，不下去了。

話聲是越來越多也越響，而且還隱隱的夾着哭聲，就在我房間的底下。我遲疑了又遲疑，心想他們玩了一天已經很疲倦，何以不早早的歇息，又有什麼意見值得在和愛的夫婦間吵鬧呢？凡事不是用情用理來說時，就都可以明白的麼？

我走下樓去，一進客室，只見夫人坐在近鋼琴的靠椅上哭泣，口裏喃喃的說着不甚清楚的話，只有一個字很明白的透進我的耳朵，“Merchant”——“Merchant”我也沒有心思留意她，普先生坐在沙發上，火紅的面色知道他是喝飽了酒，兩眼如炬似的望着夫人，可以想見其

盛怒的情緒。

我立在門口呆了一刻竟不知道說一句什麼話？好久才找得了這一句，因為一眼望見壁上的掛鐘已指在十時半了：「休息了罷？」我喃喃的說：「今天天氣很好，夫人玩得很好罷？」

普先生立起來而又蹣跚的倒坐在沙發上，請我進客廳去坐坐，夫人止了哭聲，嗚咽的說道：「真打擾你呵！」

「那裏的話？那裏的話？」我面紅了，深怕我已說錯了話。

「夫人，我來為你們<sup>們</sup>杯咖啡罷！晚飯已吃過了罷？」我找得了似的說。

夫人立了起來，揩着眼淚，一聲不響的出了客廳往廚房去，我也跟着。

「渠小姐，你說男子真是「渾蛋」呵！」普夫人安置好了咖啡壺，自語似的對我說。

「算了，算了！」我說：「做人就是這樣！這樣！」我聽她說這一句話，我覺得空氣和緩而輕鬆了許多。

我幫着夫人一起端了三杯咖啡到客廳裏，普先生走近桌邊在椅上坐下，我們三個人各占了方桌的一面只有對琴的一面是空着的。

我端起咖啡杯來，先呷了一口，笑說道：「祝你好！」遂即舉起杯來。（法國風俗只有喝酒是通行舉杯或碰杯的，那也是在通常的不客氣的家庭中，足與常常這樣說的，而咖啡是不通行舉杯或碰杯的。）夫人先笑了，普先生也和悅的說道：「祝你好！」

這一幕小小的不快意的戲劇，總算就這般地結束了！

次日的大早我因進城有事，起來特別的早，一醒來，四壁寂然，我想他們大致尚在酣睡，很替他們歡喜，真所謂夫婦相罵常事，以為這場風波已經過去若無其事了！誰知我走下樓去，就見着普夫人在廚房裏默然着想什麼似的，普先生是不知去向了麼？我也無暇與她多說話，即進城去了。直到晚上才還來：一走進大門，就聽着他們說笑的聲音，如往日一樣，經過廚房門，我照例的說句：「晚安！」夫人急忙的說道：「請來喝杯咖啡！」普先生也接着說了。於是我便仍留下來。剛座下，夫人又開始說起笑話來了！如像常常所對我說過的。

我只是笑，又大笑了一陣。

「渠小姐，你見過一對可以羨慕的夫婦否？」

「從未見過！」我說：「只除「你倆！」

「幸福是夢，愛情是誑話！」夫人說。

( 236 )

呆。

在我的耳際忽然的浮起那一個分明的字來：『欺惡』(即M. Chant)我捧着咖啡杯呆了。

「我們的小哲學家，你想些什麼咧？」普先生說。

我笑着，連忙大口的喝乾了杯中的咖啡。

一九二八，一一，二八。

## 伊孛生語錄

李建新譯

我常常奇異「真」的確是「美」的仇敵。

人不能愛一個人，便不能愛全人類。

生命中有許多阻止人的愿望發展的東西。

言論自由是我們贊許的僅有的一種公民的權利。

撲滅一種「美的思想」是一種罪過。

詩人能恨惡觀念，原理，制度；但不能恨惡個人。



一個人的心在甚麼地方，他的家便在什麼地方。

觀念的生長與傳播是很慢的。

快樂有一顯著的功勳——同樣的價值。

一個作家必須避免表面的模倣，若是他要想成功。

詩人對於一件偉大的東西不是盲目的崇拜，而在真實的了解。

相信你自己的羽翼的權力。

花被摘時她便謝了。

心靈的革新是一個人的莫大的需要。

當人出去為自由與真理奮鬥的時候不應穿着美好的衣服。

記着，自由能使鱗鱗變為蝴蝶。

當人們彼此有許多話說的時候，他們不能寫封長信。

什麼是詩？詩是一個用人的心的精靈建築的幻想的樓閣。

惟當我與我的思想在靜寂時我知道我的真我。

只有高貴的品格，意志與思想，使我們能得真的自由。

我不相信一個詩人能創作偉大的戲劇與偉大的小說；成爲一個作家是要限制個人的自己的。

若你懷疑你自己，你真的站在搖動的地面了。

快樂祕訣是「一個人與他自己和諧」。

歌未唱時是頂甜蜜的。

當快樂來到我們的面前時，它常常如同春天的潮水。

我接受了憂愁的禮物，所以我成了一個詩人。

思想的宇宙沒有疆界。

「了解」是所有人類的關係中最大的一個需要。

沒有詩能在日間產生；它可在太陽之下寫成，但在夜的寂靜中構思。

一個詩人的重大的本分是觀察，不是沉思。

一個國家可以消滅，但民族却不是這樣，猶太便可證明；猶太曾經是一個國家，也是一

個民族，猶太國早已亡了，但猶太民族依然存在。

不要使人知道你沒有同樣的信仰在你的心中，如同真有一般地說着，大聲有力地發誓說

你有，所有的人便會相信你！

沒有一個人肯分他的快樂給別人，但是人家的快樂許多人却想要分。

巧言是要迷惑許多人的。

一個女子的忠告使每個男人都獲益。

我再不會對人們，與書中所說的滿意，我必自己對於各事加以思索，想出一個所以然

來。

啊，我要一個以上的靈魂；否則一個都不要。

一個作家必須分清他所觀察的與他所經歷的，因為只有後者才能用作他的創作的題

目。

一個人必須創造一些東西，或者經歷一些事情，若是他沒有那些，他便僅僅地是在著

書。

一個人不要僅僅地吞嚥知識，而要得對於他有益處的知識。

舊的友誼不會生鏽。

相信我，當心絃破碎時貨財僅能給予以悽愴的慰藉。

## 烏黑的甜蜜

少仙

「你不是還在青年嗎？醒轉來呀，雄壯的雞聲快叫了！」我茫然的揉開了眼睛；窗外仍然是黑沉沉的呵！是芭蕉在絮叨着吧？

「黑暗的剎那，夏夜是如何的短促呵！醒轉來，東方的粉紅快現了，要珍重這黑暗的剎那呵！」我用力握住雙掌，捶了捶昏沉的頭腦；夢中所聽到的一個語尾「呵」還在嗚然消散着，原來是院中柳梢頭的杜鵑呵！

「親愛的，醒轉來呵！趁我們還在青年，而黑暗又如此匆匆呵！」我撫慰着愛的她睡醒；看她睡得多麼甜蜜呵！

哦，粉色的柔乳呵！親愛的，你允許我用觸覺來代替了視覺，嘴唇來代替了眼睛吧！

親愛的，這樣剎那的夜，我能把這雙乳峯吮乾？在未聽到雞聲，未看見紅色，我當怎樣努力來吮啞呵！

宛然是夜影的蓬鬆而黑的髮呵！我將把牠剪下來織成了永恆的夜幕！再不使光明透進我

們世界來，永保着漆黑而淫縱的青春。

醒轉來呵，親愛的！我要吻你的××了！你不是故意裝睡吧？如果是的話，我將使你在矇矓中怎樣溶消，真的是睡着，我將使你怎樣美夢呵！……

咳，唏，不要撐你的腿！……咳，唏，怎麼臍峯也顛顛的！……親愛的，我要咬住這最親愛的一點了！這青春的寶窟，愛戀的核仁呵！

親愛的，睜開來眼睛，讓我看靈輝；不要怕呀，雄壯的雞聲並沒有叫，粉紅色的天空也並未顯現呵，我們還在烏黑沉酣的剎那中。

親愛的，請你用了這一杯，看：這酒多麼像血樣呵！嗅，多麼芳冽；看，多麼鮮紅；嚐，多麼刺辣呵！我們已經疲倦了，要吃板恢復回力氣來。

來，張開嘴唇，讓我給你灌下去！……怕酒？不要緊，我嘴就緊接在杯下。……親愛的，吐呀！把喉嚨容不下的多吐出來；而且我正在等待着呵！……呵，好香的殘酒，添過了你的唾液原來就如此香醇呵！

真的醉了嗎？親愛的，你腰怎麼這樣軟癱？而且我也無力氣再抱持了，我並沒敢用力，「你的」怎麼會紅腫？不痛嗎？真的？那麼我要再……呵！我們太快樂了，這血紅的快樂，

犧牲的血紅，快樂的犧牲！……

親愛的，你以為我醉了嗎？不，沒有醉，你也沒有醉；因為我還記得那不祥的雞聲，你也未忘那厭人的粉紅；我們都沒有醉，這是如何的不幸呵！

親愛的，你熱汗中有酒氣！是嗎？是極樂的蒸騰？那麼你抱緊我呀！我們要使得骨肉全化爲蒸騰！

咳，怎麼又流淚了？這淚是「湧上」來的？那麼是極樂的蒸流了！

不要愛惜那金紅絲襪，任牠污髒去吧；不要顧惜那海色綢衾，拉來擦擦髒吧！雄壯的雞聲就要鳴了，粉紅色的東方就要現了，我們還愛惜牠作甚？

嚇！聽，是誰又在窗外嘍叨着：

「……青年人該當睜開了眼睛看，不當閉住了眼睛摸；夜晚是爲白天休息的，青春是爲白髮預備的；生殖靈勝于葡萄酒，而且黑暗也只能藏護弱者呵！記住！朱唇上抹滿了猩紅毒汁，粉色柔乳是兩顆爆裂彈！光明將戰勝了黑暗，太陽將晒死了夜間罪惡；而且這光明將要永永無窮的統治着大地，人類將把潔白的靈魂奉獻于古聖，豐滿的生命贈給于未來；大地將帶着透明的珠冠，……閃亮的閃袍，照激在理知的寶鐘下！青年人將是聖者的侍衛，不再作

荒淫的毀滅。……」

哦，親愛的，趕緊掩緊了雙耳呵！這又是理知老人在說教了，你聽「將」字有多少，那閃爍誘惑的好字眼兒！他是只生着一張嘴巴而沒有實體的存在，並且他這張嘴巴也只能喝蒸流水溶解了的魚肝油，還時常向人誇耀他的高壽！他喊着「白日白日」，其實他並不敢出現于白日，因為他是連影子都沒有的空靈。而且他的話永遠是播弄着象徵的邏輯！他只能鼠似的縮在人家歡醉的窗牖說教，扇動那些意志薄弱者；他能不停息的殺風景殺到天明！多少火焰般的青春都被他送到坟墓裏去了！……親愛的，我們快不要談他吧，他的象徵邏輯是永遠弄不明白的，我們要談着就上了他的當；趁着我們年青，趁雞聲未唱，粉紅未呈，夏夜是何短促，黑暗是如何珍貴；莫待芭蕉再訴，杜鵑再啼呵！……

親愛的，來，飲盡杯底這一滴！

一九二九三月一日于東京晨曦前

## 我知道

Elisa Barker作

衣萍譯

我知道岸上的垂楊，

我 知 道

四二

爲什麼要垂着影兒在河上；

我知道匆忙的蜂兒

聽見夢的林裏說些什麼。

我知道不靜的海潮

怎樣回答那憂愁的月光，

我知道皎潔的晨光

爲何要睜着俏眼在天上。

我知道曠野的快樂

完全波動在海鳥的翼上，

因爲昨夜的一小時中

愛情把這些事完全告訴我。



## 悲歌

成維翰

自從我心坎的傷痕迸裂，  
傾吐出殷紅的鬱血，  
對於我人生的希望之火，  
都被悲哀的淚泉沖滅。

我把一切的書扎焚為灰燼，  
把自己的照片撕個淨盡，  
省得留一絲悲哀的痕跡於人間，  
惹旁人瞥見時的恨憎！

繁華的世界快和我永訣，  
淒涼的荒塚將做我的歸宿；

悲 歌

四三

哦！從此呀，我悽苦的靈魂  
將永遠在天涯飄泊！

雖然我慈祥的老母

或不忍拋我的孤魂在異鄉流落，

然而縱使招歸故鄉；

也祇能聽見家人哀哀的慘哭！

啊啊，天呀！

人類的箭爲什麼會那般凶毒！

啊啊，媽呀！

我的死爲什麼會這般慘酷？

十八，一，廿二夜改作於一師院。

承友人C君的一番盛情，贈我一冊復旦大學文科學會編印的期刊，「我們的園地」。它的紫紅色的封面，上有銀光閃閃，煞是可觀。

打開一看，第一篇是該會編輯委員范奔公先生的大作「我們的時代」。劈頭第一句是「我們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這確是「我們」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的產品！

在「編後」之前是崔真吾先生譯的法郎士的一篇「神秘主義與科學」。這篇東西雖不能和教授先生們和編輯先生們的洋洋巨著相比，但却也是一篇論文。不知編輯先生們何以把它排到目錄上所沒有的「本會會務紀錄」的後面。這大概是最新的編輯法吧？

匆匆地翻完了全書，看看裏底面上有編輯者，印刷者，發行者，代售處，却沒有定價表，大概該會多的是閃閃銀光，無須代價的吧。編輯先生們真可謂「盡了」他「們的微力」了。

白浪

隨筆

春樓

設有人提議學生要一律改穿龍袍，帶紅頂絳線帽，雖云「復古」，却極「時髦」。

水鴨捕魚，雖嚙下還要吐出來給他的主人，老蟹——俗呼田裏的小蟹——却替蛇兒營穴，桑蠶偏吐絲來把自己禁錮，爲人負勞的牛馬，終免不掉在屠伯的刀下喪命，……自然界的動物，原是這樣笨傻的。

「共產黨」的定議：

大凡窮的文學家，反對孔子者，剪髮的女子，和衣衫襤褸的人們，都是「共產黨」。

「革命軍」的「拉夫」，原出於萬不得已的舉動，是和「軍閥」不同的，至於藉「拉夫」而「勒索」，拉不行就要「斃命」，人情之常，何足怪哉！（揭陽縣近訊）

# 語絲

第五卷·第七期

William Beckford

小泉八雲 講演

侍桁澤

——英文學中的畸人之四——

( 303 )

一個最怪異底人物，不只是在英文學中，而是在歐洲生活中，是威廉貝克佛德（William Beckford）。他是屬於人類的一種型式，那是在所有將來的文明中永不能再現的了；因為工業與社會發展的傾向，拒絕了使貝克佛德可能的那些境况了。他只簡單是一個最恩惠於財產的私人紳士，他就是比英國的任何大僧正都更華麗地生活過來。天方夜談中關於那些商人們以對抗並且超越了拜耳戴德的回回國王的富華的那些故事，他從新實現了。在歷史中有很少底幾個人能夠像貝克佛德一般地，以壯麗與高貴階級的奢侈的力量訴諸於最浪漫底幻想。有無數萬歷史上的人們，他們的奢侈成爲了諺語底了；但是那些並不是可敬底一類的奢華。

，能夠使他們眩耀於世界。那些，他們的回憶真實能眩惑我們的，是夢想家們與詩人，他們以實現那些迷惑着他們的幻景與詩歌而渡過了他們的生命。大概在全西方歷史中，這一類的最高貴底人物是哈專皇帝(Emperor Hadrian)。哈專曾愛上了希臘藝術，希臘文明，希臘儀式與風俗，希臘文學與哲學；——但希臘是死了，她國際底生命也是告了終結。哈專說，「仍然我是世界的主人；那是在我的力量之中——假若那是人類的力量所能的——把希臘從她的墳墓中舉出，復活了她的藝術，再造了她的社會組織，再建築起來她的城市，把她的自由交還給她。」並且他確實是在實現着這種目的而經過了他的一生。希臘城市是再建了；希臘藝術是復活了；希臘風俗是重興起來；希臘共和國是另新組織了，並且希臘自由也被這一個人的希望而交還給她了。雖然，上帝們的願望是比人的願望更強壯的。你不能確實地復活起來一種死文明。哈專所作出來的只是一種美麗底幻象，當於這位偉大底皇帝的自身回到土中去的時候，這種幻象也便灰化了而歸到土中去。

我重複地說，這是所有夢想家中最高貴底；並且確實是再沒有另一個人可以與他平衡了，無論是在古代或是現代。但是也有偉大底王者與偉大底私人，他們以無限底財富於廣大底教養獻身於只是藝術夢想的滿足。在我們的現代，有一位微爾田貝爾希(Württemberg)王，

他曾以音樂與藝術底奢華而使他自身破產了。他是有一點瘋狂了——但他是一位壯麗瘋狂底人；並且他在音樂底於戲劇底奇觀的外形上所施給的東西，我們的這一世紀有些處是很有負於他的。十八世紀貝克佛德的力量，是比十九世紀這位國王的力量更大；——但世界有負於他者仍是更很少。因為貝克佛德在夢想家的奇異階級中幾乎是獨占的，可以把他們每一種夢想都實現了。不像另年代的他的對比者們，他只是生活着爲他自己，——關於世界其餘的一切都不過問，並且很稀少地在任何社交場中顯出他自己來。他的生活是高尙光彩中的一種高尙自私的生活——是田尼孫在藝術的宮殿“*The Palace of Art*”裏的奇異幻想真正底實現。

貝克佛德是生於一七六零年，直活到一八四四年，所以他的生涯是屬於兩世紀的，是幾乎近於每一世紀的一半。他是一家巨大財富的後繼者，這種財富是從西印度地方得來的，當時那個地方是異常富饒。十萬奴隸生產着輸入品，從這里克貝佛德的家族得着進款，這是比歐洲任何私人的都更大。從孩子時代威廉貝克佛德便生長在比王子還更奢侈底華麗之中，並且會是小心地保護着離開人生中每一種痛苦與不洽意底方式。他是沒有被送進任何學校去；但是在家裏是被歐洲最好底教師教育着。一當於他到了夠了歲數的時候，他被送出去環遊世界；並且他似一個皇帝的兒子般地旅行着。因爲陪伴着他的，不只是所有種類的無數僕人，而

並是教師，音樂家，醫生與藝術家。凡是他所走到的地方，最好底東西都須爲他得來，無論那是值多少錢。他不只是這種樣子地旅行遍於歐洲，而且是到了西印度與東方；並且因爲他對於東方國家的經驗，於是想操縱波斯與亞拉伯兩國文學的一種偉大底欲望感動了他。只因爲是他自己的欲望。隨着波斯與亞拉伯語言的教授爲他而得到了；所以他成爲一個秀逸底東洋學者；不只是一個東洋學者，而幾乎是現代每一支系的藝術與文學的愛好者。他的興趣全部是屬於高貴底一類；一般青年人最多追求的那些快樂他是不留意的，而只是消耗他的金錢在於買求特異底書籍，美麗底圖畫與彫像，稀有底貨幣與徽章。以及關於所有一切稿本。大概沒有人會蒐集了那麼多有價值底書籍；並且一定是沒有人——或是王——在當時曾領有那樣底一個圖書館。只是因爲書籍的蒐集，貝克佛德使他在後來對於學問研究有了偉大底功效，當於他巨大底圖書館分佈在於學者們之中間的時候。

走進了他的幸運，最後，他開始按着小說方向放任了他的藝術底夢想。美麗底建築對於他是一種情熱；所以他僱傭了當代最精巧底建築家，他進行着替他自己造了一座在英國從未看見過的那樣底皇宮，他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Fonthill Abbey”（「泉山寺」）。爲想使他自己避免開公衆好奇心，他圍繞着他的建築，建設了十二尺高七里長的石牆。包含着一千九



畝地方的這座環園，佈列出去似一個最有光彩底風景花園。但是這座花園的本身是一個大大底驚異。因為希望着快快地把他告成了，他傭僱了數千工人，夜晚像白日一樣地工作；並且這座建築物的一個特徵，特別地著目，是一個巨大底塔，在周圍底鄉村之上眺望的界限達數十英里。貝克佛德是塔的偉大底愛人；在他所有的屋宇中他都採用那種形狀。在“Vathek”的故事中你們可以記得那座肖像塔。全部地講，泉山寺是有些像高樂瑞支的“Kubla Khan”的幻想皇宮。但是貝克佛德並不滿足泉山寺。在葡萄牙新特拉城市的附近他選了一塊堂皇底地趾。在那里他又建築了另一座皇宮，簡直是超越了他英國的住居。它也有一座塔。有一件故事，說那座塔曾幾次被地震所毀壞，並且每一次的再建全是價值相當底財產。還有許多驚異底奢華，是關於貝克佛德的記錄。不幸地，似一個建築者，他不能建設永久了。他的建築曾是驚奇地美麗；但是它們不堅固，在貝克佛德死之前，它們都變成頽園了。

到了他的生涯的後半，他在西印度的利源開始傾下了，貝克佛德的財產也便與之相并了。於是他覺得有賣了他華麗底地產的必要了，但是那些要買了它們的人們，也想無能力試驗着支持那樣底皇宮，——並且價格一定會是極大。所以他們只是被遺棄了毀壞着。泉山寺的頽園的像片，在英國現在仍是賣給旅行的人們。至於那座新特拉皇宮，就是當於擺倫的青年

的時候，它已經變爲荒蕪了。擺倫在他的“Childs Harold”會描寫過它：——

他也是在那裏的，瓦塞克！英國最富底兒子，  
一次會造過你的天國。

X X X X X

他曾住在這裏，曾履行過他的快樂的計劃，

在遠遠底下邊，是永遠美麗底山額：

但是現在，好似一件不爲人所幸的東西，

這迷幻底住居是像你一般地孤寂！

這裏蕪聚的雜草幾乎不容一條通路，

爲曳荒蕪，門庭大開。

貝克佛德很少出現於公衆生活，——除去曾當爲倫敦市長的例外，這種地位——是特殊適合於最大財富的人。他另沒有其他爵位了，除去財富與教養外，也沒有任何能得高貴底認識的資格，並且在當時財富與教養也不像我們今天同樣地看顧它們。但是在他的孤寂中，他

養成了些奢望。他希望以婚姻與王國中的最高貴底家族結合起來。他有兩個女兒，她們都像公主一般地養育大了，——每一個都有她自己分離底任居，僕役，教師，專門藝術與語言的指導人。她們必須與貴族結婚，是她們的父親的希望；因此長女與一位公爵結婚了。爲那位最小底女兒也選擇了一位公爵；但是這位姑娘是一位具有自我意志的，拒絕與她父母爲她所選擇的丈夫結婚。立刻貝克佛德把她逐出家去，並且免了她的承繼權。自從那時起，他簡直拒絕承認她是自己的女兒，並且在她的遺囑裏一個銅錢都沒有留給她。這種不幸底故事奇妙地顯示出這個人的心硬的一面。

現在我們走到貝克佛德與十八世紀文學的關係這個題目來了。大概人們必要這樣假想，以爲這樣驚異地恩惠了的一個人，並且是這樣一位書物的偉大底愛好者，無論對於學問方面，或是文藝底美方面，必能施給些極顯著底東西於世界。但是他只給了一小本小說，——“Vathek”，這一本小說，與遊南歐的一些旅行略記。所有這些作品在同類中是優秀的；它具有最精美底最可能苦心底推敲；至於講到量便完全是無意義了。無疑地貝克佛德定是想，對於文藝太苦工了是有傷他的面目。他的研究與他的趣味只是爲他私目的滿足而追求而耽溺，絕不是爲的大衆。但那必須要聲明的是，“Vathek”是十八世紀所給了我們的，用純粹古典

文體寫了的，散文傳奇中的最完整底一本。它是最初在一八一三年用法文寫了的；以它當作法文作品看它是單純地完整——是一篇法文學大家的文體的無疵底模倣。就是寫成英文他仍是可羨慕地保持着法國外形的確當底優雅柔軟；並且從這一點觀察我傾向着叫他爲無正敵底古典。確實地，它是比蔣生的“*Rassolarg*”及其前任何簡短底傳奇都更精美得多。斯特榮（*St. John*）當然是在英文裏產生出更輕飄一類的法文外形的光澤與機智；但是我不知道英國傳奇作家中有誰，曾像貝克佛德所作地給我們一本關於古法文古典文體的完整底模倣。像這樣底作品，特別地是使我想起了窩爾泰爾及其一派的短篇小說來。至於講到概念，它簡直比外形是更無比。它不真實是阿拉比亞文學的模倣；——它是被東方文學所暗示了的一些東西，但不是從它模倣來的。貝克佛德的幻想完全是他自己的；他的傳奇的結尾底一章是被普遍地認爲一篇幻想的極偉大底繪圖。貝克佛德的地獄的觀念將永遠是生長在文學中：那是一種極強壯極獨創底觀念，我們只可以拿它與最偉大底詩人的宏大底觀念相比。但這便是這位最幸運底，最有教養底，最多讀書底英國人確實供獻於英文學的全部了。若但不是單因爲這一本書，他的名字與離心底事蹟大概早就被忘記了。因爲這本書的理由，大概通過其他世紀它們還將要被人們記憶住罷。

大概貝克佛德這種情形，可以當爲咀咒的最有力量底實例了，那種咀咒在天下任何處彷彿都釘給於奴隸制度的。既往的大奴隸的領有者們，曾是有皇族的勢力與國王的財富。凡是人性的心裏所能希望的，他們都有。他們不是愚笨或是軟弱底人們，並且最多還是具有偉大底才幹與特殊底教養。然而，他們沒有給過世界一點可以提起的東西，大概除去只是一兩篇文章，一篇短短底小說，間或是一篇政治底演說。他們生存着的時代的那種制度，好像是把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與對於他們國人的，所有的責任的更高底意識，完全從他們奪了去。我自己記住幾個這一階級的特殊底人們，——能夠說二三十國語言之多，並且在每一部類的學問都有所成就，——在心靈教養與智識上比一般學者們優秀得這樣多底人們，他們彷彿幾乎是些精靈。這些人們中有一個曾在某國作外交大使，當於大使聚會的時候他能同着每一國的代表談話，並且沒有一點錯誤。（這是在日本與中國派大使之前的時候了：大概獲得遠東的語言會把我的朋友的力量難住。）但是這位驚人底人物並那些與他相似的人們，不想給世界一點理智工作一類的東西。他們只以簡單底暗示能夠支配一百不同底定期刊物的經營，關於圖書他們比當時最熟達底圖書管理者們還能給以更好底指示；關於所有文藝底，哲學底，社會底，宗教底東西他們都是被人們所請問；並且他們的指教總是可寶貴的。但另一面他

們是什麼也不作。他們人生的理想是誤認的。假使近代的奴隸制度，那些享有者們能夠爲他們得到的利益交換着返還給人類一些東西的時候，它也許能有稍更長底存在。但是所有那些以快樂爲主要目的的存在，必然是無報償地消滅過去了。人們常常這樣說，古代文明便是因爲同一底理由死了的。這種話有點說得過火了，但裏邊也是有些真理。無論如何，那種在近代奴隸制度所給於歐洲人的腐敗底影響，是在希臘時的奴隸制度中尋找不出來的；那會是一種十分不相同底制度，並且那些奴隸們也不是普通從任何點觀察都較他們的主人是更劣等種族的人民。

## 颺紅節

少仙

禮平走出了大伯父的別墅，站在渠邊看水鴨。

草地真綠得很，也軟得出奇；好像新做就的淡紅西裝，就只配坐在這樣草地上。——比大伯父客廳的綠絨躺椅還要來得配稱，因爲這是活生生的綠絨！

鴨腿上拖着絲荇，碧玻璃似的水色可以看到；悠悠浮過去了，「咕呱咕呱，」聲音有

點粗野。

他後悔在學校沒有好好的練習畫圖，爲了圖畫教員對他的輕視，索性連堂都不上了。

——圖畫教員真討厭，滿臉絡腮鬍子，虧得還做出那種臉相，把頭伸向人耳傍「這邊陰影濃那邊光線淡！」鬍子快要刺着人的面頰了。

他覺得只有一張好畫方能把胸中快樂寫出。

回頭看看大伯父的別墅，原來被桃花圍繞成那樣美麗，像玫瑰編製的花圈，束在灰色高樓的腰帶上。

大伯母的話是多麼迷人呵；

「等一刻你伯父出去了再回來玩。」

「不，難道伯父不准我和你在一塊嗎？」

「好禮平，你不要搗亂；我不願你同伯父在我眼前併立在一塊！」

「爲什麼？」

「唉，好人！等你回來再告訴你。」她眼中露出祈求的神色。

大伯母比較我初來時更覺歡喜了；忽然又想到：

「一刻？一刻不是已過了嗎？該回去看看大伯父出去了沒有。」客廳裏靜悄悄的無一人，大伯父的手杖也不見了，但是大伯母呢？

蹣跚潛踪步上樓級，水門汀碰着硬皮鞋很難使脚步聽不見響，大伯母的寢室容易纒走到。

寢室門啞閉着，中間有指頭粗細的一道縫，先從縫內看看有沒有人？

「呵，糟心！」暗暗叫着；大伯母恰巧脫了翠色上衣，露出半個白臂膊來，又在換玫瑰紫短裳了。心裏撲達撲達的跳起來！

不曉得當他未到之先，大伯母一天換幾次衣服。抹幾次臉？可是自他到後，每天起碼要換兩次，至于懷中的卵形鏡，是在走路時也要拿出來晃幾下的。

禮平雖然纔十八歲，但大伯母的心事他好像很明瞭。

倒退回幾步，嘴裏喊着「大伯母！」腳踵也敢放重了。

「這裏，」大伯母在屋裏應。

「你要——好找！還以為和大大伯父一同出去了。」開門進去以後的話。

「放……，為什麼我偏要和他一同去？」大伯母嘴裏雖說着話。臉仍對着衣櫃上鑲着那



塊一人多高的長方鏡，振着頭髮，眼光和面影在鏡中打着迴還。

「大伯母！」禮平從大伯母身後瞅着鏡中的大伯母叫了一聲，就忘了接下音了，只顧在鏡中比較開自己和大伯母的臉。

「大伯母的臉只比自己豐滿些，要不擦胭脂，頰恐怕還比不上自己的紅；白不過是粉的作用，然而大伯母不笑也窩的兩個嘴角，自己是笑了也比不上那樣媚氣的；還有那一頭波紋蓬鬆，可是自己的年青可以敵待過大伯母一切優長。」

大伯母也忘神了罷？現在纔想起他曾經喊叫過一聲，補起來問：

「作什麼？……你怎麼不說了？」

鏡中作了個眼神的回答，沒有話；趕大伯母轉過臉時，又是一聲：

「大伯母！」

「大伯母又不是一塊糖，老在嘴裏胡嚼，往後不准你再叫『大』，只伯母好了，其實我並不比你大多少。」

「大，……啊！不，伯母今年不是纔念四歲嗎？那麼……」因為說得過于快，幾乎把大伯母三字又整個兒吐出來。

「那麼怎麼？吞吐着不痛快！」

「說出來怕你惱？」

「誰來惱你！」

「那麼爲什麼要嫁給大伯父呢？」

「還說呢！這是你家裏的陰德！」

「不，大伯父並沒有搶你，是你自己來的。」

「沒有搶？他用好衣服，別墅，銅床，把我搶來的。」

「……你還有個新近娶來的一個大伯母，就住在離市六十里遠近的別墅裏，雖然還沒見過面，你可于春假中順便去看看，究竟算自家人了，好在通火車，很方便；但不要使家裏的大伯母知道！」

禮平對於內中糾葛雖不大明瞭，拿母親臨行時囑咐的話和大伯母剛才說的來對照，有了個很好的解答。

「無疑的，這是所謂拚識了！但拚識兩字不大雅！那是報上用以輕薄人的；說戀愛又有點勉強，像大伯父這樣年紀究竟和戀愛不能聯合在一齊。賣，搶，更不妥當，聽說大伯母只把

生活條件協議好，是完全自由跑來的，而且她還是中學畢業過業的女學生！……」

「怎麼不說話了？想什麼胡心事！」大伯母躺在軟椅裏問。

「伯母，你從前是在什麼地方上過學？」

「問這幹什麼？」

「伯母不是還上過大學嗎？是從那一個中學畢業的業，又在那一個大學登過？」

「不能告訴你。」

「但是地方總可告訴罷？」

「就在S市。」

「S市的女學校我差不多全知道，淑德，明坤，華光，還有B大學，G學院，我素常是常去的；那麼是明坤？」

「……」搖了一下頭，大伯母沒有回答。

「華光？」

「別瞎猜了！你怎麼能猜到？即使猜到了也不告訴你。」

他又疑心大伯母莫非是「淌白」嗎？憑空又爲伯父擔起憂來！

殘陽從五色玻璃窗外照進來，室中變成花花綠綠的，特別是那張發亮的銅床，紅綠得迷人！他不知怎麼忽然把大伯母和床聯絡起來，室中也覺到有股香氣在氤氳着。

「大伯父上那裏去了？晚上要回來罷？」

「晚上回來不回來有什麼關係？值得這樣擔心！」

「我不過問問罷了，——我們到外邊散散步好不好？」被大伯母道破了心事以後的話。

「好，等我把晚飯吩咐給老媽子。」大伯母爽爽快快的走下樓來，廚房轉了一圈，一同走出別墅」。

好一片晚晴野景！風淡淡的，霞艷艷的。

大伯母的春衫幾乎和霞氛溶成一片，頭上蓬鬆也變爲一團濃雲；他又悔恨起以前忽略過的圖畫，莫明其妙的自己也這樣風雅起來。

沿着渠流跟了大伯母走，也不知走了多少遠，身上熱燥起來；把淡紅上衣脫了挾在脅下，覺得增加了許多力氣似的，瘦長的影子證明了自己英俊，大伯母圓肥的一部分，強烈的刺激着胸膛，心又跳搏起來！

前面是一片盛開的桃林，大伯母站住了。——淡紅色的西裝，玫瑰紫的短裳，桃紅，霞

彩；天地像紅色電光籠罩着，他心中發現了一種奇跡：「在這紅光下……桃林是多麼密呵！」

「好累，休息一下。」說着就要向地下坐。

「喂！喂！地下髒得很呢，墊住點。」把挾在脅下的西裝硬塞在大伯母臀下。

「不怕坐皺了嗎？而且也委實爛濕得很！」

「不要緊，又不是什麼好衣服。」這是表示着在長輩前應有的犧牲。

大伯母真美麗：臉上火焰兒似的燒紅了，完全處女色！——其實大伯母也在賞鑑着雪白襯衣上那張又紅又亮又英秀的小臉兒！

「不冷嗎？那樣單薄！」大伯母看見他只有一件單襯衣這麼問。

「冷？和你在一塊兒就從未冷過！」這句話雖然是對下等女人用的，但他沒有學到過高尚的表愛語言，而且覺得對大伯母這樣的女人亦恰合身分！

「壞孩子！從那裏學來的爛話？」

「我所以要壞的，爲着大母伯呵！」他愈爲大膽的表示出自己並不是嫩貨！

大伯母只冷冷的笑了一下，笑得他有點悚然了！

「大伯母請恕我的唐突，可不可以把你過去的歷史告訴我？我對你爲什麼要到大伯父別墅裏來還始終懷疑着呢？」

「你想知道我的過去嗎？好！那麼我晚上告給你。」大伯母忽然正正氣氣的向他說。他認爲這是一種故意的做作。

「不，現在就告訴我，夜間我們又不能在一塊。」話裏自然是含着雙關，大伯母就爽爽快快的告訴他：

「爲什麼不能？今晚大伯父又上別處享樂去了，老媽子是我自己人。」

「你對大伯父到別處享樂不覺得憤恨嗎？」

「憤恨什麼？捨不得他的老……！」

「假如我今晚要到別處呢？」

「放你屁！你去不去和我有什麼關係！——看見你就知道你不是好孩子：穿那樣惹眼的衣服，眼睛溜溜的，滿身浮滑氣！大伯父還說你很老實呢！豈知就……。」

「我告訴你罷，在來時路上就早把大伯母描畫出來了！」他說罷就滾在大伯母身邊，緊緊把大伯母抱住。

「不要鬧！地上太髒，我們該回去了。」大伯母把扣着腰圍的臂膊解開，站起來拍了拍衣裙；淡紅西裝打了幾條摺皺。

四處變爲灰暗，村莊凝成了灰白煙團，天已這樣晚了！

王媽已把酒菜擺齊，好像預先知道他們就回來似的。

酒菜雖然豐盛，禮平並沒有注意到，好像反嫌麻煩似的；只待得酒筵快散。——大伯母只注意在酒杯上。

「大伯母，請告訴我你以往的歷史。」說這話時，大伯母已飲過數杯了。

「你想知道嗎？那你可不要害怕！我是做過殺人放火的事的！」

「我不信，你不要給我開玩笑，像伯母這樣似的人，決幹不了這種事。」他不用說覺得伯母嚇着他小孩玩。

「禮平，好孩子，你倒還聰明，我不妨把過去告訴你：在一年前伯母還不是這樣，那可蠢得可怕，和現在一般人一樣的那樣蠢，自到這裏纔變了。」

「那麼伯母究竟是作什麼的，一年前？」

「簡單告訴你說罷我是某某黨！」

禮平聽罷，身上打了一個冷顫，瞪着眼問：

「某某黨！就是到處燒殺的某某黨？」

「看，不說給你你要聽，說給你了就嚇成這樣子，虧這樣還敢偷情呢！」大伯母不禁嘲笑說。

「好伯母，請你原諒我，某某黨是現在最值得尊敬的人物，想不到伯母也是！我先前把伯母完全誤會了。」

「不要說這樣蠢話，我知道以你在S市數年所賣到的知識，一定以為伯母是甘心供人娛樂的那類女子了，其實這類女子是天地間最忠實於自己的人物，游泳在現代氛圍中的你，自然難免跟着人走：一方面以為這類女子是蛇蝎，一方面又以為是惟一開心的寶貝；所以你纔敢蹂躪了道德向你大伯母偷情，良心不至受倫常的責備，是不是？及至聽我說出以往歷史來，就一齊撞碎在尊已尊人倫常道德觀念上了！以至纔在我面前討恕；其實你的蠢愚，我並不覺得惱怒，正和不惱怒你大伯父的蠢愚一樣。這正是你們家傳哲學；然而你們究竟是可愛的，因為你大伯父有這樣的別墅，你又有這樣一付好的皮囊。」大伯母說罷和男人似的笑了起來。

(未完)



## 青鳥的象徵

素久

車中無聊的長日才把已經出版了好些日放在箱篋中不曾翻閱的女作家專號看了。——以前我最愛看創作，可是近年來中國文壇的偉大的創作，例如革命的文學，以藝術代替宗教等等的東西，就看不勝看，因此我便變換了一個方法，從此抵抗創作不看了，倒是歡喜看介紹與翻譯，——至於有博士頭銜的大文，也只好排入創作之列，恕不拜讀了。一篇占了好些頁的雪林女士的梅特林克的青鳥，作者雪林女士是不但新舊文學都成功而且精通法文的，我，新舊文學都不懂，至於法文，壓根兒就不高明。

可是在這裏要想不避淺薄之譏，而說幾句話，實在對於雪林女士的鳥青中發現宗教真理，有點兒不大讚同。——不過在這裏應該聲明，我是沒有懂得梅特林克，對於他的作品，因為法文太不高明，當然很少親近的機會。手邊除了原文本是剛買來的外，王維克君及傅東華君的譯本也統沒有的。

說來話長了，去年元旦日，我曾化了五個法郎在Le Top的最高層，占了一個座位，才得將青鳥看了，布景的美麗早不必說，是喧傳於世的，在全戲看完之後，我不但感不到一絲

( 330 )

宗教的氣息，其實人家說的梅特林克的神祕主義，我都以為是多事的，倒是那銳利的譏刺的語句，與人類的心理的分析，使我發了好幾陣冷。

如在第一幕中：

(Mytyl) Ils n'en ont pas trop peu..... il y en a plein la table..... Est-ce qu'ils vont les manger? .....

(Tytyl) Bien sur; qu'en feraient-ils?.....

(Mytyl) Pourquoi qu'ils ne les mangent pas tout de suite?.....

(Tytyl) Parce qu'ils n'ont pas faim... ..

(Mytyl, Ils n'ont pas faim?...pourquoi?.....

(Tytyl) C'est qu'ils mangent quand ils veulent.....

.....

(Mytyl) Est-ce qu'ils mangeront tout? ..Est-ce qu'ils en donneront?.....

(Tytyl) A qui?.....

(Mytyl) A nous.....

(Tytyl) Ils ne nous connaissent pas……

(Mytyl) Si on leur demandait?……

(Tytyl) Cela ne se fait pas •

(Mytyl) Pourquoi?……

(Tytyl) Parce que C'est defendu •

這是TYTYL與MYTYL在窗口望見對面富的人家滿堆在桌子上是過聖誕節的食點，兩個人  
在說的。

這是什麼話？我的心陣陣地發了寒顫！

再看到第二幕第三景了，在回憶之鄉裏，TYTYL與MYTYL見着了死過的祖父母，祖父母  
請他倆圍桌共餐的情形，

J'en veux encore, encore!...(S) dressant a demi sur son escabelle)

他這樣說，拿住了盤子不肯放。

Grand-Papa TYL說道：、

Voila pour toi

( 331 )

一個把掌！

(TYTY) Oh! oui, C'était comme ça, les clagues tu donnais quand tu étai<sup>t</sup> vivant  
... Ben-papa, qu'elle est bonne et que ça fait du bien! ... il faut que je t'embrasse! .....

到第三幕第四景了，忠實的狗跟着牠的小主人從「夜之王宮」裏出來時，牠手裏捧了兩隻死的青鳥，說道：

*Est-ce qu'on peut les manger?...*

其實，我又何必舉例呢？全劇就是給人一個常頭捧，一個清醒，一切極平淡的事實，一切可以給我們清醒的靈魂的一切事實，然而常常被我們自己的濁暈的眼睛遮掩起來了，梅特林克有這個清醒的冷靜的靈魂，在青鳥裏我們親着牠了！

我所見到的自然還很多，不過我自己不敢相信是正確的，就是上面所舉的幾節，那是回想起看劇時候所受到的深重的刺激而寫的。對於一種偉大的作品，無論是詩歌，戲劇，小說，或繪畫，往往只能憑着個人的讀者的心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地去領會作品中的精神！因為這緣故，讀者說的話，不但常常容易曲解，或者竟與原作的本意相反，也常有的事。考據是歷史家的事，却不能用之於感情的思想的文藝，不是變成牽強，便是附會！

可是，我們也不要上梅特林克的當，相信他這部書的確是寫給孩子們的！

歐戰後，大部分的人瞳瞳於安息了，太倦了，而小部分人却還是不肯休歇的，這種沒有着落的瞳瞳的苦悶，是可以在文藝中找到的。

偉大的聰明作者，是沒有一個不會譏諷的，也是沒有一個不在自己思想矛盾的，是的，一個人，有許多思想，連自己都覺可怕而不敢承認他的存在的，他們的心魂被巨靈的實際所握住，他們不能不認承了這實際，然而他們的思想却常在可怕地可怕地反抗的！

寫到這裏，記起雪林女士所說的；「無玷聖母」了！

“C'est la Sainte Vierge”……聖母總是「無玷」的，“Vierge”就是處女，譯為「聖處女」不就直截爽快麼？

大概在文藝作品中，都有那一種腔調，我相信這是文藝家貪懶的緣故，——或者可說是的，這樣。例如，象徵及堆砌的辭句；中國人歡喜用「相思」呵，「琵琶怨」呵，稱火燒為遭回祿的光顧，失掉了信札則曰「洪喬之誤」，我覺得Vierge也只是在一個不能例外的臭着了歐洲的宗教氣息的一個作家筆底所落下來的「字」，沒有什麼宗教上的了不得的「巧合」呢！然而這只是我覺得。

(334)

實在的，講到宗教精神，牠們對於那苦悶的徬徨歧途的青年，是常常在張着牠們的網羅的，這是我自己的痛切的經驗，我也曾被牠們誘惑過，直到現在，在某一個時候，我還要想到牠們，其害是很簡單，無非是自已騙自己地要找一個空隙來安排自己沒有可寄放處的靈魂之一角，——也不是全個靈魂，不過是靈魂的一角，牠是常常空虛起來的。——所以我，終究是永遠地討厭那些面目憔悴的聖處女，或酒肉飽喝得團頭團腦地的聖教徒，要是去聽他們那些格言與說教，我是寧可去聽被人認爲下流的街曲的，是的，我是一個該被火燒的叛教徒呵！

一九二九，二，二五，夜。

## 農人

丹麥 凱兒·拉杉原作 柔石譯

在一叢小森林的外邊，農夫書倫乾杉同他底管莊人正砍着一株樹，他們望見兩位穿藍軍服的憲兵騎着馬跑來。一位就跳下馬釘一點紅的發光的東西在兩株樹上。於是他們緩驕地直向鎮內而去，他們底軍服映在曠野的白雪中閃出光來。

當兩位憲兵不見了之後，這兩位農夫就急忙去看他們貼的是什麼。那是一張告示。

書倫乾杉讀了。

「關於漢比杉的，」他說，「他從牢裏逃出來，現在倘若有人拿獲着他，賞一百克郎。

」(譯者注——一克郎等五先令，約值中國二元半。)

這位管莊人向四周看看，好似漢比杉可以在附近找出來。「那是什麼！」他問。

「啊，他自己讀罷。」

但這位管莊人的樣子關於這個並不怎樣特別留心。他們仍舊走到樹背後，一邊砍樹，一邊繼續議論漢比杉同那兩位憲兵。

「我決不想得這一百克郎的賞格，」書倫乾杉賭咒道。這位管莊人立刻同意了，無疑的，這位逃犯他能夠自己留心。

「啊，關於那個我一點也不知道。在這兩天內這樣冷的天氣，他很可以出來逃走了。終究，這是一件倒霉的事，想得獎格——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青年人，漢，當他幫我做工的時候。」

「啊，總有人要捉住他的，」乾杉說。

「是如此。在這樣冷的天氣，他已不能再忍耐了，」管莊人同意着。他們沒有多說話。

當農夫回到家裏，他告訴他的妻，他看到一張告示在森林裏。

「主保佑我們！」她叫道，驚駭的跳起來。

「他一點不會害我們，」書倫乾杉說。

「我不如此確信。自從他犯了罪以後他更加不好了。」

「漢比杉是一個還好的孩子，當他幫我們做工，」農夫說，「但人們對待他總像一隻狗

。那瑞士人守衛，他底喉嚨早晚總要割斷。因為他發狂的垂青女人。」

這位賢妻還是驚駭，驚駭到避開那間房子。

「關於這個不要再發一言對那些愚蠢的姑娘們或那些男人。我已經告訴乾杉閉他底口子

。」

妻沒有說別的話，但她整天不安心。

將近黃昏，狗在庭園中忽然吠起來，這時在黑暗中有了一種聲音對狗說，而狗立刻不叫了

。農夫底妻又嚇起來。

「這是可怕的，你怎樣如此胆怯，」書倫說，當他一面拿了一盞燈籠走出去。

在庭園當中站着一個男子，一隻狗在他身邊。



「晚安，主人，」他說。你能夠聽出他底發抖的聲音他是怎樣為寒冷所迫。

這是漢比杉。書倫驚跳一下，燈籠乎幾跌下，他看見他底樣子是如何可憐。「上帝！是你，漢！」他說。

「我不會害你，主人。」

「不——但我猜這是最好的，倘若我到底不知道你，漢，」農夫說。

「我餓得要死了。」那人直率地說。

書倫乾杉立刻想出主意。他回轉跑到他底房內，那裏他底妻站着，幾乎失了知覺。

「現在不要說一個字關於這事，伴柴，你懂麼！」她尖利地說，當他看見她預備嘶喊起來。「這不關任何人的事，而且毋用怕的。」

他又出去，他底妻看見他底燈籠走向空廂房中，那裏是收穫時期中短工飲食之所。於是完全不見了。

一忽，這位農夫又回來而且獨自在廚房搜尋，於是她又看見這燈籠走向廂房，第二次又不見了。

在這清冷的房間內坐着兩位男子。燈籠的光照着桌子的一角。

漢比杉囫圇地吃着乾麵包同鹽肉，沒有一句話。

「你爲什麼不放點豬油在麵包上呢？」書倫問。

但漢仍舊吃。

時候過去很久，他們還沒有說話，但當漢倒出白蘭地底最後一滴的時候，書倫說，「祝君康健。」

「謝謝你，主人，」逃亡者答，「樣樣事我都謝謝你。」

「我們一道下去，不能麼，漢？」

「這是惟一的地方，我下去，主人。」

「我想這對的。」

他們靜寂片刻。「現在你必須爬進草堆，漢，明早你跑出草屋離開這裏在東方發日以前……再會。」

漢很快地仰視一下，「我願意再同你談一息。」他說。

「關於什麼呢？」

這犯人看着農夫底臉上。「我不能再有所爲了。」他說。

「不，我不想你能。」

「他們已從伊勒拉帕下來，警察們。我看見他們將告示貼在樹上，我離開他們還沒有像現在我離開你那麼遠。」

「是的，他們也貼告示在這裡。」

「那末主人看見他過麼！」

書倫乾杉慢慢點了一個頭。

「他們爲我出許多錢？」

「是的，漢。」

「這真是一個不少的數目。」

書倫沒有說什麼話。

「這實在容易的要得這賞格，」那位繼續說，

「是的，漢，容易的，倘若你不跑了。」

少停片刻。「你主人不願意得這注錢麼？」漢終究問了。

農夫仔細地看了他一下。

「這是件容易的事」漢又說。

書倫乾杉猝然站起來。「躲進草堆內，漢。看着，早些離開——在天亮以前，這樣我放心了。我可以不安了，你知道。」

「是的——但主人不想得這注錢麼？」

「不，我不要得，」農夫短促地說。

「我記得——我聽到主人說過小車的事，一個像安徒乾杉底。一百克郎要送到手邊來，你知道。那末……這是一種——一種對於我的小小的紀念，你可以說——因為他們在到處捉捕我，你知道。」他接上說，眼不瞬地看着農夫。

「啊，漢，那對你很困難。」

「我知道，主人——倘無事發生……但我想——主人是常常如此厚恩待我……」

書倫乾杉靜默地。

「主人明天不會趕我去麼？」

「對的，漢，倘非如此做不可，那我將趕你進去。」

.....

第二天早晨在田塲上個個人都知道書倫乾杉已拿獲那位兇手漢比杉了，恰恰出來在路上。他爲飢寒所迫，無論如何不能保護他自己了。

貨車已經駕起。「但我總不要什麼張口疑視當我們出發，」書倫乾杉訴說道。「我不要看像如此一隻貓在庭園中。」

書倫自己拿早餐給犯人吃，就在他昨天睡過夜的那空廂房中。個個人從窗邊走過；看住他們在房內，他們看見農夫和那犯人如何一同出來，走進貨車，驅走了。漢比杉穿着書倫底羊皮外衣。而書倫又穿他向鄰舍借來底。

沒有一個說話當他們趕着車沿滿鋪着雪的路而去。

僅僅一回書倫說，「這是一條黑暗的污穢的路，漢，我驅趕你。」而漢簡單地答，「主人，我們不要談這個。」

最後他們到了市場鎮上將車停在縣署前。一雙凝鈍的眼從窗格之後強異地看着他們。

恰有一位青年人，他帽上有金線的，腋下挾着一疊的紙，急急忙忙從沿階走下來經過這路。農夫同他底囚犯也從車上跳下來，書倫對青年人脫他底帽。

「對不起，」他說，「我已帶漢比杉來了。」

「漢比杉？……漢比杉呀！」

立刻這位青年人跑上縣署的石塔，叫道，「我們捉牢他了——這兇手。這兇手！」門突然開了，兩位官吏走到廳堂。

「他沒有什麼，不過是一個鞭笞手。」書倫對漢說。

漢沒有說。

但這位帶金線帽子的青年人，奇怪極了當他看見農夫同這位兇手拉手分別的時候。

「再會，主人——謝謝你，」漢說。

「謝謝你自己，漢。」農夫說。

漢比杉走上縣署的石塔。書倫乾杉望着他到裏面看不見了為止。(完)

凱兒拉杉 (Karl Larsen 1860 —) 屬於哥本哈根 (Copenhagen) 的作家裏面的，

但沒有禁閉他自已在他本鄉之內。他擅長描寫典型與環境，他取些哥本哈根的窮鄉僻巷裏的惡劣性質的古怪而又常有的事做題材，像他底 Hans Peter Eggeskov 的 Kresjan Ves Verbro 兩篇，或者寫些靜默的不能證明的鄉下農人做典故，如這篇「農人。」他用一種具感動的語言，同時是藝術的又博言學的，正確地寫出他的人物只用幾句成語與老話。

除了他底短篇小說之外，他也寫描寫心理的長篇小說，其中以 D. F. M. 為最有名。

凱兒拉杉是少見的健筆者。他到過美國，在那裏發表許多文章。他也寫旅行雜記，他觀察的眼光是很銳利的。

## 憶巴黎

野渠

### (十) 各人的話

據說學文學的人總有點浪漫的，故對於我說的話，這一位素負“Tros Prati Quae”的實際家，科學家，學者醫生態度的薇君，屢次都要與我為難而辯駁，於是，我也越加不肯讓步，有意說話時句句要向他進攻。

那一天是談及戀愛，或者就照大家歡喜的名稱，叫他做婚姻問題罷：

不必說，不君開始說他主張婚姻是當有點形式，其實只是一種手續，不是為維持愛情，而為便利於離婚問題的話時，我的陣勢幾乎已快動搖了！

謝謝杜君：「那些想像力太過於豐富，而意志又太薄弱，連可以使他滿足的唯一的事情

戀愛，也都得不到的，這類的人簡直沒法使他自信是幸福的！那是太可憐的人！」杜君這幾句話，真好比爲我打開了一條路。

「所以，先要使他的靈魂自覺！靈魂覺醒！」我像一位老八股先生的態度，諄諄然的說了這一句，薇君等都笑了。

「可不是？」我又追問了一句。

「女子最歡喜談靈魂，」薇君說：「因爲她們是靈魂的，不是實際的！」

「所以要吃虧！」杜君說：「婚姻沒有形式，試問有了小孩怎麼樣？被男子欺騙怎麼樣？」——「朝三暮四是容易的，愛情是最難持久與維持！不君的翻譯上說的不錯！」

「你們不懂！你們不懂！」我恨恨的說：「怎的你們專往壞的一方面想，不往好的方面着想呢？你們忘記了人格呵！有人格的呵！」

「人格！人格！」不君說：「那怕說得好聽有怎樣高超的人格，人類終究是猴子所傳下來的子孫！不見得怎樣偉大的，不過人與人之間分量上的好壞的區別罷了！」

我坐在壁角裏，簡直說不出一句別的話來了！

「小孩子不懂事呵！」不君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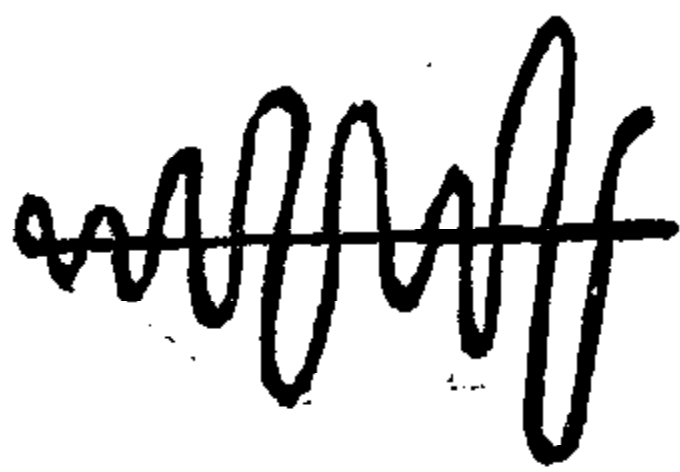


「唔！」薇君說：「我來劃一張表給你看看，比較清楚一點！」  
我笑着不則聲。薇君就順手拿起一張白紙舖在桌上，用鉛筆畫着：

(1) 男的



(2) 女的



「男子的人生態度是這樣的，女子是那樣的！女子不離本性的是極少，但是，總在本性的左右，變異常變的，但是今天變的或者與後天同，昨天變的或者與明天同，男子雖離本性為近，但是要真的變起來，一變，再變，不曉得變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是很簡單，因為在生理上不同之故。」——「雖然也有例外。」

「啊呀！」我說。「你們這種醫生的話，我就再不願意聽！」雖然話是如此，而杜君已經提出了讚同，說道。「這話很不錯，俗語說『敗子回頭比天難！』這話正是說着了那一類一變再變，變到不曉得什麼地方去了的男子！所以在夫婦間的離異，少有是女的方面發動的

( 345 )

，除非真的到了再不能忍受而發的不平鳴。因為男子是那樣的不能自知其變的一種動物呵！」

「你也變成女性擁護者了！」我說。

「可不是？」杜君說。「那些主觀力強的男子，他們簡直是連自己的作惡也都不自知的，因為他們可以設想這還是好事呢，這類的人真的要經醫生來解剖診視，恐怕確是有神經病的！」杜君說時，微笑的抬頭望了一下薇君。

「完全同意！」緘默了好久的我，說了這一句。杜君用他那微笑的趣話似的口頭禪語說道。「可不是？」我們的談話便算結束了！

我自回到中國來，看着那為經受不起偉大的時際之洗濯，一切或者是已經循環式圓圈式……的變過了，舊時的痕迹已經是滅毀無留！感謝上帝！但願能真的脫然無累！把那破爛的「剩殘」索性是拋棄了罷！

當我踏上那煩人的中國的土地，而見着鑒先生的時候。「事實是這樣！事實是這樣！」的常說的鑒先生，我的眼淚是幾乎奪眶而出了！在這裏能用那公平的真實的實際態度及科學精神來幫我解釋一切的惟有他了！

為着收到薇君的信，我又想起了我飄泊在巴黎時，承他照應我的一切，在這樣遼遠的別

離中，他依然還關心我的一切，呵！什麼是可以安慰他呢？雖然我能夠自慰，我惟有用了鑒先生的兩句話：

「事實是這樣！事實是這樣！」

別離中的觀念是徒然呵！

一九二八，一一，三十，夜。

## 苦兒吟

弓長

鐘聲響了快起身，陰冷冷太陽還沒醒；眼睛要快耳朵靈，籐鞭兒幾時失過信？

揩啲掃啲，起得早，身體好；揩啲掃啲，做得忙，怎會冷？揩啲掃啲，眼皮兒搓搓，手背兒呵呵；揩啲掃啲，不要太起勁，高牀裏的先生們正好晒；揩啲掃啲，輕了不清淨，重了掀碎玻璃倒花瓶；揩啲掃啲，又要輕輕又要重，最好不輕也不重。揩啲掃啲，揩得雪亮掃得光，好讓人家稱贊又獎賞；揩啲掃啲，稱贊又獎賞，牛奶餅乾花洋糖；揩啲掃啲，舍監的麻臉，院長的花眼；揩啲掃啲，臂腿兒酸酸，肚子裏哼哼；揩啲掃啲，揩不淨身上的青痕，掃不清心裏的黑影；揩啲掃啲……

先生起身好吃硬粥，蘿蔔乾見面熟；等着先生偏不見，紫圓醬蛋空擱起；油煎饅頭大肉麵，先生自己吃自己！

吹，吹喇，銅喇叭，力氣大；吹，吹喇，喉嚨破，響都都；吹，吹喇，用力再用力，好去送喪吃酒席！吹，吹喇，又香又是濃，管牠肚子痛！吹，吹喇，花花世界真好看，那樣的寫意又忙亂；吹，吹喇，那個使勁瞧的花女人，可是我的親母親？吹，吹喇，怎麼天氣冷得緊，董事們家裏偏不會死人？吹，吹，吹喇……

吹破喉嚨才讀書，讀來讀去這幾句；說的什麼真難懂，越難越要讀得緊；讀出了本領花，花世界找飯吃，請看我的作文一百分！希罕什麼烏先生，偌大的院長不也是苦出身？苦兒讀書交好運，沒有書讀才是真苦命——怎麼不識字的燒飯阿三倒也山歌兒一天哼到晚？燒飯燒飯——飯——飯——飯——

飯還沒燒好，肚子咕咕叫；肚子咕咕叫，青菜吃出肉味道；快吃快快吃，不要去看方桌上，吃肉的星期日快就到！快吃快快吃，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一脚踏上禿頭頂！快吃快快吃，有得吃了須寶貴，不要慢得像少爺樣；快吃快快吃，何日送喪吃酒席？要慢要慢不要快得不像樣！

穿啲抽啲，吃了就做做了才有吃，穿啲抽啲，吃了白相豈不白白喫？穿啲抽啲，誰坐椅兒又大又要牢；穿啲抽啲，吃肉的人兒又胖又其重；抽啲穿啲，做好了把新襪領；穿啲抽啲，舊襪等不及新襪了，穿啲抽啲，抽出新新的布襪來穿啲，穿啲抽啲，什麼叫勞工神聖？穿啲抽啲，籐工籐工坐得爛臀肛，穿啲抽啲，臂彎兒偏偏不出勁；穿啲抽啲，不要瞋睡啲，耀眼的太陽；穿啲抽啲，不要就去啲，太……陽！

快去快去快快去，黑夜一到萬事了；先生們要歇歇了，「你們也就交運了！」「軟薑」怎麼也縐眉？先生還有「天打」教！貓哭老鼠假慈悲，乾糲「菜乾」也會笑？——當心眼如銅鈴鬚鬚翹！鬚鬚生在肚子上，小東西兒鐵樣硬，鐵頭釘鞋踏爛泥，踏平了爛麻皮多寫意！寫意要讓女院裏，望也不准望一望！

玩吧玩吧，腰背揪住屁股壓，掙脫追逐共呼喝，玩吧玩吧，我做大官你做賊，你做湯圓我來吃！玩吧玩吧，小癩三也有癩三王，沒有行業也要寫地狀，玩吧玩吧，什麼花花的世界？看來原也老花樣！

房！  
呷得快來嚼得慢，青鹽黃豆稀粥湯，多吃了睡覺壞肚腸？當心閉着眼睛拉尿關進暗柴

搬喇端喇，賬房間裏酒菜香，燙翻還要打手掌，燉喇煨喇，打你要你心向上，當你自己的孩子才肯打，扇喇吹喇，自己的孩子反該打？可怕好心的爹娘！倒喇篩喇，眼酸莫眨花生糖，滿嘴酒氣鬍鬚癢，收喇疊喇，張阿毛這賊強盜，搶了花生還要老！揩喇掃喇，你也想來這兒走？只好躲在黑裏偷！

高黑的鐘樓又怪響，冷冰冰地板和衣躺，眼睛要鬆耳朵清，皮鞭兒幾時失過信？

一八，一，三四。

## 伊孛生語錄 (續)

李建新譯

惟孩提的小宇宙是充盈着詩的璀璨的光輝。

說謊與預言是有分別的。

有一種所有物你不能拋棄，那就是你的深的自己。

智慧的教師有許多，但智慧不知在何處？

過去的自己是人最容易忘記的。

上天對於愚者特別地仁慈。

一個人可以為別人的「生命的工作」死；但他若活着，他必為他自己的活着。

從我看來，自由是第一的最大的需要。

社會的柱石是真理與自由的精神。

一個學者天然地有詩人的同樣的本分；對於他那時代的政治倫理的問題先使自己弄明白，再使他人明白。

有兩種精神的律法，兩種不同樣的良心：一種是男性的，一種是女性的，他們彼此不互相了解，但實際上一個女子每被男性的律法所縱容，好像她是一個男子全然不是一個女子。

若是禮拜堂一星期中每天都開，禮拜日的作用便會失去。

密切地與將來聯盟的人是合理的。

那是一件如何可惜的事，偉大的人不能真實地得着朋友！

是的，我憎惡許多人！我憎惡在這地上每個將他自己高置於羣衆之上的人，但我憎惡因我不能愛。

誓約不能約束誰，男子不，女子也不。

婦人的眼淚與哭泣不能把我們從悲痛中救出，我們需要男子的勇敢與力量。

意志堅強則無事不可能。

一個仁慈溫暖的心對於真實有力的精神生活是莫大的需要。

國家是個人的苦害。

惡魔雖管理着全世界，但它的權力必定微弱，若是它不能在我們的心裏找着助者。

每日生活的常道：無重大的感興，無深厚的情緒，無孤高的思想。

生命告訴我不要相信美好的話語。

犧牲的烟不常常上升。

所有的禮物可以送給他的相信的朋友，一切的朋友，除了他所愛的女子，他若送了給她，便破壞了精神的祕密的網，兩個生命便被損害了。

極頂的智慧便是愚拙。

人如同「愛拉」一樣，他們在同一的時候既是信仰又是懷疑。

不能與時代的觀念和諧的便會滅亡。

生命是殘酷的，它向着它自己的路往前走，不管生與死。

一千句話不如一件事蹟使人待的印象深。



民歌不是由一個人寫的，它是全人類的詩的能力的總和，它是人類的詩的天廩的果實。什麼時候有雷電來你我都不知道，我們爲甚麼不享樂目前的陽光？

## 隨感錄

日新

### 國技

( 353 )

在這溫暖的春光裏，我們耳聞目見的，也都是洋洋乎盈耳的太平景象，別的不說，只要凡是冠了「國」字的，就風行雷厲於南國。國術已經立了專館，「國技」是成了各種集會時所不可少的游藝，猶之必有女生的跳舞一樣。今天我走從惠愛路經過，一個告白處糊滿了青白色的標語，因爲署款是「兩廣國術館」，所以駐足而觀了，默讀幾遍，牢牢記着，我才仰天噓一口氣，恍然大悟的知道許多挽救中國民族的新方法了。最重要的幾條是「國術的刀劍，可以斬斷一切不平等條約」「國術的拳棒，可以打倒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實用國術，是達到三民主義」。我真自嘆是個落伍者，爲什麼早不練習一兩套「太極拳」之類的東西，也好做個革命者，大家去打倒帝國主義！

# 百合集

倪貽德著  
實價四角半

這是一本包含四篇短篇小說一篇獨幕劇的創作集，大半是未曾發表過的。其內容以新時代為背景，描寫各種不同的男女青年的心理。作者曾以感傷的情懷和美麗的文句，博得了一般青年的同情，在這本集子裡却更可以看出作風轉變和技巧純熟的地方。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 語絲

第五卷·第八期

## 與人論方音之由來

天行

小峯兄：弟於一種自己亦不了然的情感之下居然從朝鮮回到廢京。生活坐在我背上，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可以隨便起睡，隨便做寫；不特時代已見開明，勿用小生荒唐也。你連來兩信，都未作復，想來這次不能再不回話了。翻看舊稿，此篇並沒發表過，內容雖覺枯燥，可是『先天』之說信者尚多，或不妨錄用。原文是文言，我本是隨便行用，想與當代要人之『賞菊小啓』『就職賀電』可以別論吧？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弟天行書於北平小取燈。

客嘗究方音之由來，主由氣候所致，而尤趨於先天論。

( 355 )

客之意謂：某地方音能發此而不能發彼，其生理上有此特徵，必又有所因也。故乃遐想，以爲有關地理，氣候；此氣候之影響於人，自其祖先已然。余意不然，方音之別，言關地理則可，言關氣候則不可。爰作此篇以質於客；不知其有以語我否？

與人論方音之由來

今之習英文者，往往讀  $n$  爲  $l$ ，讀  $ɔ$  爲  $f$ ；其人皆限於生理上之發音本能有不能，非以地理氣候別也。至於湘鄂贛人之  $n$   $l$  不分，則可爲地理上之統計，然亦非「凡」湘鄂贛人「皆」如此，特「多」如此耳。此某音某地某人不能發，不足以地理、氣候限之者一。

蘇之南通與蜀之合江，上下游不下數千里，而其讀  $an$  爲  $an$  則同；以地勢論，蜀出海面高，而蘇瀕海口；以氣候論，瀕海者有海洋性，而蜀山地則大陸性也。此某音某地某人不能發，不足以地理、氣候限之者二。

如皋之寒覃韻中有少數字收  $\bar{o}$  韻，是一收  $n$  聲一收  $m$  聲同失去聲隨而讀成鼻韻，然只限於語言中，讀書則多收  $an$ 。收  $an$  爲特別，而收  $\bar{o}$  較爲尋常，（覃韻有廣韻  $m$  之舊，寒韻方音轉變而來也。）同一地也，同一氣候也， $\bar{o}$   $\bar{b}$ ， $an$  均有其音，而又僅限數字，復分書聲與語聲。此某音某地某人不能發，不足以地理、氣候限之者三。

嶺外三州之客家，贛省南地之民族殖民於粵閩者也，其語言獨立成爲一系。今四川省人多粵湘贛鄂之移民也，又往往各因民族之原來語言而成特別語音及語法。論地理，或越峻嶺，或超巨川，或自原隰入於山嶺，或自溫帶入於亞熱帶；氣候之殊，亦彰明矣，然而又往往不失其舊。此某音某地某人不能發，不足以地理、氣候限之者四。

小兒學語，往往讀訛，細忖度之，皆合於理。例如，如皋之「人」讀z聲，小兒初學語，往往讀作「銀」爲j聲，進而則讀作「倫」爲l聲。然而，關東人讀「人」正作j聲，揚州屬之下河一帶「人」正有作l聲，z聲捲舌更甚，言之不易，皋之小兒初無此習慣耳。關東氣候與皋地懸殊，下河氣候與皋地無異也。此某音某地某人不能發，不足以地理，氣候限之者五。

且「人」，皋之「短舌人」往往讀作  $həŋ$ ，誤舌葉爲舌後。「你」，皋音  $ni$ ，「短舌人」又讀作  $ni$ ，亦舌葉誤爲舌後。

「矢」，皋音  $ʃi$ ，「短舌人」又讀作  $ʃi$ ，故有「矢川」不要洗！不要洗！不要洗！之笑話。此亦舌之前後位置有不同也。

「爹」，皋音  $ti$ ，「短舌人」則讀作  $ti$ ，有如「大」。

「冷」，皋音  $lɛŋ$ ，「短舌人」則讀作  $lɛŋ$ ，有如「引」。

「氣」，皋音  $ki$ ，「短舌人」則讀作  $ki$ ，有如「次」。

「論」，皋音  $lɔŋ$ ，「短舌人」則讀作  $lɔŋ$ ，有如「任」。

「這」，皋音實爲「者」之舊作「乍」， $ʃa$ ，「短舌人」則讀作  $ʃa$ ，有如大；或亦讀作  $ʃa$ ，

與人論方音之由來

有如『亞』。

『自』，鼻音， $\text{ʒ}...$ ，『短舌人』則讀作 $\text{ʒ}...$ ，有如『私』。

『從』，鼻音  $\text{ʒ}o\text{ʔ}$ ，『短舌人』則讀作 $\text{ʒ}o\text{ʔ}$ ，有如『恹』。

『尺』，鼻音  $\text{ʒ}e$ ，『短舌人』則讀作  $\text{ʒ}e$ ，有如『七』。

『二』，鼻音  $\text{ʒ}e$ ，『短舌人』則讀作  $\text{ʒ}$ ，有如『呵』，或讀作  $\text{ʒ}$ ，有如『呢』，或讀作  $\text{ʒ}$ ，

有如『礙』。

在同一氣候之中，同一地域之內，有能發此音，有不能發此音者，何也？此某音某地某人不能發，不足以地理，氣候限之者六。

嘗見南通盲啞學校之啞生多生產於不相連壤之縣邑，其故鄉之語音各不相通也。諸生一經其教師指導，皆各能發音，而非其鄉音矣。是可見啞生之不能發音，實生理上之關係，乃其無運用發音機關之習慣故也，氣候，地理無與焉。執語音不相同之區域中幼童，而使之學習其他方言，往往畢肖，甚或忘失其本有之方音。此某音某地某人不能發，不足以地理，氣候限之者七。

憶嘗偕友人過崇文門內大街某日本店購 Violin 用之 String E，其店中之日人讀 String 則

爲 *Uperilaine*，而英文實讀 *Uperio*，中國人讀之未嘗誤也。同是外國語音，日本人不能發，中國人能發之，地理，氣候有何關係哉？此某音某地某人不能發，不足以地理，氣候限之者八。

外國語，小兒呼『父』多作 P F 聲，『母』作 M 聲，與中國之『爸』『媽』『父』『母』均爲唇聲。是人類語言表示意義，若有自然相同之理在也。唇聲最易發，而閉唇尤易，世界之小兒呼母多用 M 矣。英國之地爲島國，氣候與中國懸殊，中國北方有亞寒帶性，南方則有亞熱帶性，溫帶性，地勢復有平原，有低地，有盆地，有山區，而呼父母之聲一也，此某音某地某人不能發，不足以地理，氣候限之者九。

方音更非先天之所定也，而方音所自發之機關，其本能乃人各稟自先天耳。凡一肺腔之上具有二聲帶，再有口腔在其外者，則肺腔出氣，聲帶振動，口腔變化，應用物理上之『共鳴作用』，無論何音皆可發也。是故吾人與謂——

『方音之所自發之機關，其本能乃人各稟自先天』：甯云

『語音之所自發之機關，其本能乃人各稟自先天；而方音之所自別，乃某地人各稟自先天之發音本能中某音特別發達之故耳。』

以上言方音非地理氣候造成。

客或必有以責余曰：『吾固認習慣爲方音成立之一因；而其所以特別成爲方音者，究必有其真因在也！然則方音之所自成，不由於某地人之發音機關先天上有某種聲音特別發達與否之稟賦，將奚爲說？』顧余則必應之曰：『方音之所以成，發音機關之官能固爲主因；然此官能之特別發達與否，決非先天稟賦也！謂余不信，請觀下文！』

人也，禽獸也，其同類中相互傳達意志之方法，不外感情之交觸；——或發爲聲音而以聽覺聞；或發爲動作而以視覺見；——一見一聞，皆基於公共自然認定之準則，而得自然之了解，後天習慣訓練所成，非先天所預定也。喜怒哀樂之情，隨人之意境而發於外；顏色動作亦相繼而生，又往往各不相同。西方之人恐懼而就執，皆揚舉其臂，與吾東方所謂（束手待斃）適相反對。豈其先天上各有殊異之稟賦而致之哉？親愛之極，則必相吻，人情之常也，西方人無論長幼男女皆如是；而吾東方人施於孩提往往有之，至於夫婦親子之間，廣衆之前，絕未之見。是豈先天之稟賦殊異？抑亦習慣風尚有不同而致之邪？日本人鞠躬至於屈膝類首，受之者或未覺其誠敬。中國人鞠躬實爲『平身』，受之者未嘗覺其傲慢。旗族之人相見『請安』，老漢人相見『拱拳』，西方人相見『握手』，致敬相親之情一也，而儀節各別，又豈先



天稟賦殊異有以致之邪？——人人皆知其爲習尙使然也。假令西方之人著長袍，行跪拜，非不可能；馬可波羅，利瑪竇，南懷仁，……比比是也。東方人相見而握手，或愛極而交吻，吾意不百十年將或爲習慣矣。語言之殊異與和同，亦如是耳；惟視其於環境如何爲適宜，則如何而變化焉。

是故雞呼羣而「嗶嗶」，雀相悅而「啾啾」，貓劇怒而「嗚嗚」，犬相忤而「嗷嗷」，……猶人相呼以「喂」「噉」「喂」「呀」，相悅而有「噫……」「嗒……」「啞……」之假語，發怒而有「哼」「噴」「哄」……之呻聲，相閱而有「呀呀呀」「唔」「喝」「咪」……之怒音，特人與禽獸發音機關運用之不同耳。鳥類之口腔狹小，而其舌靈巧；獸之口腔大，而舌笨拙；蟲類之翅及鼓膜則又係一種發音機關受摩擦而發聲，與口腔中之發音機關不同。如此之不同，吾人方可謂之先天上各有不同之稟賦也。然人與禽獸間意志之傳達，關於聲音方面者，則與方音頗有關係。

呼貓，湖南曰 *Mau-tze*，四川曰 *A-mi*，如泉則曰 *Mimi*——。

呼犬，湖南曰 *O.O*，四川曰 *Tso*，（呼小犬特爲「舌尖與下齦相抵，唇壓舌上，舌動作響」之聲，無從注音），如泉則曰 *Oio*。

呼雞，湖南曰 Tzo，四川曰 KooKoo，如皋則曰 Tzotzo。

呼豬，湖南曰 lo，四川曰 A-nieu，如皋則曰 NianNiau。

呼鴨，湖南曰 Lan，四川曰 TeiTej 如皋則曰 Jien。

驅鳥，四川 Oei 曰，如皋則曰 Cy。呼犢，四川曰，oei 如皋則曰 Nag。

凡吟牲畜前進，如皋曰 Ak，四川則曰 Deit，停步，如皋曰 Ou-on，四川則曰 sau-da，緩行，如皋曰 TjiaK-TjiaK，正行，四川曰 San-ji，而北方有 Ei，Tj-iei。

此豈湖南四川如皋及北方之禽獸先天上有稟賦之殊異乎？然而呼喚之音不同，則各地方音之不同而使其禽獸聽覺亦各成其習慣；蓋如小兒然，成人照料其小便則吹口笛成 *ps* 之音，大便則閉口作 *z* 之音，皆形容溺便時之聲首狀態也；各地呼禽獸之音亦是撫擬之聲耳。此撫擬之聲音各憑其地方音而爲之，所表示之意思則同也；然則其所以不同者，稍加思索，自可得矣。假令北地之牛馬，移而畜諸如皋或四川湖南，未幾時，吾必其必能受如皋或川湘人之命也，是其所聽之音雖有變更，而此符號之運用及記憶未嘗不能隨之而變易也。禽獸如是，人胡不然？故生長於某方音區域中之人徙而之他，尙能了悟其他方音區域中之人意思也。昔日九譯而通於夷狄，何莫非方音之轉遞哉？

若夫宇宙大地，倘其初廣漠平坦，無崇山峻嶺峴嶺，長江大河之判隔，吾必其人類語言必無甚差異；蓋浩無界限，則其人相與接觸也易，而其互相傳達之意志之聲音自必同矣。然而山河高下宇宙之自然也，人生其中，安得不爲之限制哉？是故以山河之阻闕，氣候之影響，而成人種之類別；其同生一地者，本互助之天性而相與團結自成一族。種族之成既不外自然之環境使然，其語言則亦各因其所宜，而自成一種方音。此自然界之環境造成方音也。此種環境方是地理的分劃。苟欲更明言之。地理的分劃乃交通上之影響也。凡山地四塞之區，其語言必爲特別之方音，安徽之徽州其明例也。沿大川巨河流域多爲平原，其語言亦必爲一大區，如安徽江蘇之北淮河流域，北五省之黃河流域是也。至於長江流域上下游語言，則以南條中條二山脈之蔓延分歧，區劃爲若干小區；故不若黃河流域語言區之廣大合一。雖然，河域之大語言區中，細析之，固又有不同：此所謂「畢同畢異」也。

自然之區劃固能生成吾人之方音；政治之區劃亦足以造成。合數縣邑爲一州府，合數州府而爲省道，此政治上之區劃也。其間人民因此無意義之分配，不得不相往來；於是言語不得受此種作用之驅使，而糅合同化爲一種共同之方音。故吾國各省，各府之語言皆有約略之同點，而成爲某州，某府，或某道之特別語音。江蘇之蘇松太，鎮甯，通揚淮，徐海，自

然成爲四大系是也。

「約定俗成之謂宜。」凡民衆受自然界劃之區分，同居於某一區域中，必互相發生關係；而傳達雙方之意志又必有共同認定之符號。符號之有形者爲文字，無形者爲語言。文字之製作隨族而不同，語言亦然。方其製作文字之先，固無所以分定之爲「衍形」「衍音」，而作「義符」「半音符」「或全音符」也。是文字之製作，夫人而有其本能也。語言，文字，何以異邪？文字，符號之以繪畫表現者也。語言，符號之以聲音表現者也。符號非先天之所稟賦，語言文字豈得爲先天之所稟賦邪？而况構成文字之橫直屈曲種種筆畫，及形成語言出自喉舌唇齒間之種種聲音？

某地民衆形成語言之符號，公認以後，則成爲某地民衆之方音。某地民衆之方音既爲其公認之符號，則非其公認之符號必歸廢棄，故北方之出「照」不「穿」尸「審」回「日」北方公認之符號也，非南方公認之符號也，蘇州之此「照」不「穿」尸「審」蘇州公認之符號也，非蘇州以外各地公認之符號也。某地民衆既以公認某符號爲其語言，則運用此符號至於純熟而極自然。故北方人讀出才尸回，蘇州人讀此不尸，各各自然，毫無困難也。至於爲公認廢棄之符號，必自能運用，（如今廣東福建人能讀入聲之收勢 K T P），至於尙能運用，（如如皋之咸

單韻少數尙能讀如m之收聲)，而退至不能運用，（如北方人之不能讀入聲），即發生某地民衆不能發某音之事實，及某地民衆特別能發某音之事實，是方音由習慣養成，而生理受其影響也。

是故方音之所以成：吾則曰——

『自然地理爲之區劃，人文地理爲之交錯變易，乃養成生理上之慣性，非先天所注定也！』

然而，有非因方音之特別而不能發某音，或特能發某音者，則又關個人智慧及其他種種原因，特爲例外，百難二三也。

以上言方言非先天所注定，並述其由來。

說者多云：『山地之語音重濁而遲緩，水地之語音輕清而迅速。』此似不能以非先天論解釋之者，然吾亦有說焉。夫所謂『重濁』『遲緩』『輕清』『迅速』，皆聲音之變化，其一地之所同者，乃成爲方音之特徵；然而喉唇之間，雖不數寸，口腔之拿侈廣侷，聲帶之和燥弛張，舌之動靜轉顫，人各不同，非一成不變者也。且語言乃心理的表示，外界景物之所映於人腦者，又往往致其情緒生種種變異；高低疾徐之所由來此也。凡人皆能發高低疾徐不同之聲音

( 366 )

；方音之區分豈能以此為據邪？關於此端之研究，愚以為將來必有語言心理學，及語言的哲學原理發生，而破此謎！

以上言語音的表現意志何以有高低疾徐，而其高低疾徐各不相紊，當俟高明推闡其理。

十三年十一月作於北京大學；舊稿。

### 後記

延至今日抄成此篇，去十一月二十八日又過了兩月有餘。其間乃不幸病了，頃居山養息才三十日，不時寫幾行，始得錄完。此稿，細自復研，固然不少不滿之處，但一時還不能構思，姑仍之耳。十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天行記於碧雲寺。

### 颺紅節（續）

少仙

禮平在S市住了這幾年，因為醞釀在學校這種傢具裏，自然難免沾染時風，就是所謂崇拜革命，傾心過激，然而他所以公然敢向大伯母挑情的，確實是認大伯母和S市一般因了物

質慾而墮落了的女學生一樣，名分上雖是伯母，其實那個白髮皺膚居在家中的那纔是真正伯母，別墅中的伯母不過是「伯父玩得自己也玩得」的鳥兒！這是學校數年來給他的科學洗禮，不至再使他感到衣冠禽獸這種懺悔了：況且臨行時母親囑咐的：「究竟是自家人……」這句話還搖拽在他耳鼓，更加以十八歲的青春每天忍受着衣香鬢影的搖惑，只要大伯母敢把烈火般的胸懷坦開，自己是不惜投進燒死的：及至聽到大伯母說出這樣話來，同時一種驚懼疑慮責懺悔的情緒把他簡直呆住了，他信定大伯母是拿他開着慘酷的玩笑！

大伯母見他驚呆成這樣子，撫了撫他面頰說：

「好孩子不要怕，大伯母並沒有長着獅子牙，老虎爪。你怕什麼？虧你還敢這樣叛逆！」大伯母向他溫柔的撫慰了幾下，纔把他心上的冰凍撫開；然而對大伯母的心情已不和先前一樣了！

「那么就請大伯母把革命的歷史談談吧，我是最喜歡聽的。」

「快不要說『革命』：那是罵人的話，我先問你：你看伯母老不老？」

「不老。」

「還可以挑起你的愛慾不可以？」

「我一看見伯母就會發瘋的！」

「那麼這就完了，不用再談過去，橫豎伯母不會把你咬死。」

「不，伯母有這樣悲壯的歷史，我是十分希望聽聽的。」

「不要再說蠢話！這與我們歡宴很有妨礙，過去的蠢事，我連想都不願想了，何況再拿來說呢？」

「那麼大伯母既是這樣的人物，不覺得現在生活屈辱嗎？」

「屈辱？這是什麼話！比握手槍，上前線，滾塵埃，忍飢寒，坐監牢；豬似的滾，狗一樣的爬，眼看着愛人被砍頭，朋友遭毒打，向獄吏討饒，向判官求情！……還要屈辱嗎？這話怎麼講？你像有幾分靈秀氣，怎麼也一腦袋橡皮神經呢？」

「那是爲着國家，爲着人民，爲着合理的人生，不得不犧牲呵！」

「住口！這些話是革命家學者們向奴僕說的新訓詞，你常尊重自己的聰明，不要談這種蠢話，我已被這些話葬埋了半個青春了！」大伯母如觸動宿感似越的說越激震起來。

「那麼大伯母對於別墅中的生活完全滿意嗎？」

「除了你大伯父老醜衰弱以外，是完全滿意的。」



「但是一般有思想的先覺者們，爲什麼要對於像大伯母這種生活的人極力攻擊呢！」

「說這種話的有幾種人；一種是無力供養姨太太的窮酸；一種是既找不上合式丈夫又沒人收買的過了時的醜女棄婦；還有一種是尙沒有丟掉母親乳頭的空靈兒，或神經衰者；這幾種人都是實生活的落伍者，所以不得不舉起學理幟旗來出胸中憤妬。」

「那麼照大伯母的話，世上不是無所謂理想生活，文明進化了嗎！」

「沒有！人是生存在官感裏，除了官感什麼都不存在；所以學佛的得先閉住眼合住掌以避免官感的接觸，假如不這樣作，一切禁慾主義的宗教就不存在，因爲這種生活根本就是空靈，禁不得實體擊撞的，快不要談論這些蠢道理來消費我們春宵金光，趁你大伯父不在，我們要好好的享樂一晚，來，先喝了你面前那一杯！」

大伯母執着銀質酒壺，不住的給他往杯裏倒。

初春夜氣，含着幾分料峭，雖然銀紅綢碧絨邊的窗幔已沈沈放下了，還覺得燒熱的面皮是浸在微寒裏，這一層五媽是知道的，所以不待吩咐，壁角上的尙未撤去的洋爐劈劈拍拍的炭火早燃上了。

遠處傳來幾聲杜鵑的哀調，要在往日禮平聽到這種啼聲，往往感到哀切切的意緒，可是

現在反覺得那是從叢密的幽林中透出來的野合者狎語。

要不是酒的迷醉，禮平對於今晚的亂倫行爲多少要感到點良心不安吧？雖然倫常在他看來是不值一蹴的費物，然而羞恥的本能終不能從十八歲未經過性觸覺洗練的少年心靈中磨去的，禮平素常對於婦女們就十分矜持，那麼今夜爲什麼居然有這種大胆呢？

這自然要歸功於酒精的刺激：但從風塵中恢復了獸性本位而又得不到暢所欲言爲機會的二十四歲的少婦，誘惑一個無定性的童男，本用不着什麼周章：那只要把羞恥的憬憧給他撕去，大胆的給他把隱密打開就完了，禮平第一晚到了大伯父的別墅時，就嘗盡了這種誘惑，往往披着睡衣瑟縮在大伯母窗下私聽，而大伯母像久已知道窗下有人似的故意作出許多足以使聽者昏倒的蕩舉。

在這種情景之下能還使倫理的羈勒帶上青春的野馬頭上嗎？

然而大伯母的狂縱無厭，使禮平感到了畏懼，他覺得大伯母把他完全當做了好像從別處借來而只限于一晚借約專來淫樂自己的器具，在這剎那的春夜補償她失去的青春，更以賑濟未來的飢荒：熊熊炭火更把她災成了色情狂的性病者！

趕經過了幾次顛狂以後，禮平感到了未經有過的疲困，連一根頭髮都怕風吹動的伏在床

沿上想即刻得到死以上的安息；然而又被大伯母赤條條的抱到衣鏡前了！

她看着鏡中互相輝映的臉色，把禮平腮頰緊緊咬住：

「乖乖看你臉多紅呵！像血紅的玫瑰！」

然而禮平如抽出了骨殖似的軟攤在她懷裏。

大伯母看已非皮肉的視覺，春宮式的擁抱可以興奮起他的疲憊了，不得不另想方法來挑鬥這拆了翅的小鳥。

幾乎是一種澈骨髓的恥惡，大伯母居然作出這種舉動來！以最潔淨的一部來含着他最不潔的一部了！禮平幾乎疑心這是在一種荒唐的惡夢裏，連夢中都羞於顯現的這種舉動居然使他實地經驗了！在被這種舉動昂奮起來頃刻間而又頹然壓伏在大伯母揉搓之下的困憊裏，忽然把往日在街頭所看到的那些牡狗們追逐牝狗後把頭鼻長伸開的那一幕來，增加了自己的悔恨。

「大伯母，我太疲倦了，讓我休息一刻吧！」禮平讓祈着。

大伯母又把他緊緊抱起說：

「乖乖，還早呢！一休息就要睡死了，我再給你看看些好東西。」

大伯母說罷把他放在絨椅上，開了梳妝台的抽屜取出了一冊明信片似的東西，打開來看：原來是各式各樣的春宮照片！……

禮平這種易動而不能持久的易感性，使得大伯母往往感到窮於應付的恐慌：

「怎麼？又完了！……」在無可挽救中只發一聲嘆氣。

夜氣漸消了，禮平的臉由緋紅而變爲蒼白，大伯母的臂膊也由緊張而變爲鬆懈。……趕醒在大伯母的溫軟擁抱下，屋中已這樣光明了。禮平像孩子似的吮住了那一隻溫柔而緻實的乳峯，含糊的說：

「大伯母，我不願離開你，……你真好呵！」

「呆子！還說大伯母的生活屈辱不？以後不至再瞎批評人了吧？你幾年的空想，可抵得過一夜的實驗，在大伯母的歡情洋溢下，你可會想到過什麼人生莊嚴，真理偉大？你可會想到過倫理督責？世上值得我讚美的就只有你和你大伯父：因爲在你大伯父的別墅中纔恢復了我數年間給狗子拖去的青春，沒有你大伯父，我也就沒有殷紅的嘴唇，肥白的肉體，狂炎的熱情來和你這十八歲玉人般的貴公子競美，所以我對你大伯父是抱着深厚的敬禮，然而你大伯父在一般革命家，學者，名流們，眼裏不過是一個腦滿腸肥毫無思想的大腹賈！有這樣好

的高樓，這樣華衣美食來供給一個毫不相識不但得不到她的靈魂而且也不能佔有她的肉體的女子來享用，是多麼慷慨！他官冕堂皇，毫不假藉什麼而平和的取來他所希望的物質，比上革命家紅了頸頸紫了臉的叫喊在民衆前，口講仁義，手揮道德，而其實是飲着污血吃着爛肉，的該是多麼仁慈！比上學者們把每天玩着邏輯的手指，爲了胃口也不得不在偉人前檢拾零皮碎骨營那種寄生生活的該是多麼高潔！比上詩人們，藝術家，嘔乾了心血液盡了眼淚想兌換一片麵包皮的該是多麼豪傑！至於你的英爽的體格，秀紅的眉唇，情炎的生命，那是使一切藝術道理的邪魔都不敢出現於你的面前的，你無須學者的長袍，詩人的眼淚，革命家的赤冠，就使得凡屬婦女——是指有官感的——沒有不撐開臂膊希求得到片刻陶醉以爲無上光榮，在我前數年的青春中那只是被魔鬼拖送到地獄裏給閻羅王修築了幾年獄牆，誰知修成的監牢原來爲幽囚我愛人朋友的弱鬼冤魂！自我恢復了新生，覺醒了靈性，逃出地獄，走進你大伯父別墅後，纔看不到學者們的羊臉，聽不到革命家的梟鳴，與詩人們像粘扯在蛛蜘蛛網上的蚊蟲似的嚶嚶哀吟。這裏是銀紅絲，慢翠綠鵝絨縹緲着的人間天宮：紅桃作帶紫藤編冠的仙境，珍饈手飾的洞府。在這裏我纔覺悟到宗教原來是野蠻人的虛玄，革命原來是土匪的口號，真理原來是弱小生物的眠歌，藝術更是毫沒有那麼回事的嚶語！人生的真實性只有葡萄酒是

甜美的，肥肉是香軟的，鋼絲床是使人魂搖的，我只要在鏡中看見了我鮮紅肥白的面影，一切永恆真實就都握在我手掌中了，只要能把你光滑健壯的身軀抱住，一切詩情就都沁盡我的血流了！我知道你會自責過，自賤過，因為你是既無學問又無事業尚未出中學校門的學生，在你許多同學中也許有人罵你為純袴子，為繡花枕，甚至罵你為蹂躪倫常的禽獸？假使你把我們的關係說出後，然而你絲毫不要以為羞辱，這正是他們沒有資格來仿效你不得不出以憤妬的咒詛，你常引以為榮！一個人不得不用暴力來使人畏服，不得不用學問來掩藏自己的醜陋，不得不用道德來擁捍自己的無能，那適足以表現他殘廢不全。一切美麗，壯健，青春，尚沒有消腿於我們兩頰，兩目，兩唇，我的雙乳，你的雙臂時，這些妝飾殘廢者用的東西是統統於我們面前取不到什麼價值的！你要如果不信的話，可以把什麼偉人學者拉在鏡前和他對比，如果他尚有一絲人性，當感到良心的灰白，天地間惟有鏡子是毫不殉情的審判，是的，跳舞在黃鶯前的笨驢不更顯得牠蠢笨嗎？……」

「大伯母你別再說了，我已全行了解，但是我從此要愈不能離開大伯母了！」禮平說罷把兩手繞住了大伯母的腰圍，臉貼在乳房間喊鬧。

「起來吧，好禮平！這種快樂是只可暫不可久的，久了反足以損壞官感，快快起來吧，

大伯父要回來了！」

一週間的春假匆匆過去，禮平不得不重返S市了。

早辰六點鐘的火車，大伯父不想離溫暖被窩，把送行的事完全委託給大伯母，

朝陽剛露出了鮮紅的臉，草間的晶露尚未烘去，四寂無人的晨野，只有幾聲剛出巢的野雀從頭上飛過。

禮平感到了戀戀情懷，還像魂靈纏繞在那桃花作帶的別墅裏，脚步遲鈍着像拉不起來。這樣鮮嫩的晨景，他已感不到有畫的要求了，只覺得將墜到那個久已畏懼的生疏空虛裏。

走得走得不覺到了前日停留過的那個桃林下，禮平轉過來站住，把大伯母兩隻手握住：

「大伯母！」他眼中露出悽然欲泣的神色，小孩子似的望着大伯母的臉。

大伯母略一沉思，毫不關情的漫漫的說：

「禮平，你不要再說那些蠢話了！我知道你拉住大伯母的手底下將有一大堆小說電影上的話：『什麼我離不開你呵，走後將要如何的想念你呵！』我最怕聽這些肉麻的情話，你不要以為我們真有了什麼愛情，戀愛也許有一點，但除了在肉體交貼下口唾溶流裏戀愛就不存

在了，我們只可說有過一時的陶醉，但這種麻醉式的陶醉不久就會忘掉的。我勸你以後不要再作呆想，如果再有機會撞在一塊的話，假如你還是這樣年青，我也還如這樣美貌，那麼也許有再行擁抱的機會；但那是屬於未來，正不必爲了我這句莫須有的話來空費懷想，我今天所能向你說的就這一點。總而言之：你以後放聰明些，也不妄我一夜教導的苦心。記得在什麼書上曾看見過這首詩，適合於拿來送你，讓我給你念出來：

我斷不思量，

你莫思量我；

從前你我情，

付與他人可。

這大半是贈妓女之類的詩，但情場中只有妓女是正統，如果有時我嫌棄了這裏的話，一定要到妓院去混幾天，一來可以補償我已失的青春，二來妓院正是我理想的天堂，那裏邊有自由選擇，有長夜淫縱，有美服華容的蕩子流氓，這些人是我所需要的；而恰好又是聖經賢傳學者偉人所鄙棄的地方！在地球還未被蠻火燒燬以前，妓院是我惟一的避難租界地。我還有一句話告訴你：假如以絲嫌寂寞的話，與其去和一般癆病鬼近視眼的女學生講戀愛，不如



去妓女身上洩慾，因為楊梅瘡比上肺結核是有着鮮紅可愛的顏色的！今天所要向你說的盡了，請你趕快登程吧！」

禮平並沒有被她言語驅去了心中哀寂，反而揚起許多煩感；纔想再向她申訴，忽然一陣尖銳的晨風吹過，桃花如紅露似的迷離起來，大伯母已不知迷失於何所了！

一九二九於東京。

## 夜雨

江梅

昨晚又是一些浙瀝的雨聲，夾在那街頭一夜不斷的車聲中，擾得我睡夢都不穩的到了朦朧曉色！

昨天午後，侍者忽然來對我說起有一間在四層樓的靠近院子的住屋，領我去看了，那比我現在住的房間又大又成方，雖然只略高一點，要多走幾級樓梯，但正如不君所說我是走慣了山路的，——我是很會跑山的，那麼這高樓對我並不引起恐怖呢！於是當晚我就與房主說定了價值，而且決定了明日搬上去了。我想：從此我可以離却煩人的車聲的街道，就是又來溫理而嗅着萌日飯店的廚房的燒炒的氣息，我也是願意的！

( 377 )

這是一個新鮮的希望，所以在睡眠不足，倦怠無聊中，我還是奮起了精神將一天間要做的事情在陰沉雨意未消的早晨開始做了！十時了，我去問侍者什麼時候可以搬上去，他說他還沒有知道這一回事：我對他說已對房東說過了，他跑上去，却說那邊住着的先生還沒有起來呢，下午搬罷。

午飯後，我就還來理一些東西，正在這時候，有一個中年男子同了侍者來看屋了，說是嫌小不歡喜，他那一臉不高興的氣色却是一直老向着我。「什麼時候搬呢？」我問侍者。「我不知道，等一歇罷。」他們走了，不一刻，侍者又來了：「那間屋子，那一位先生不肯搬走了，他仍舊要住下去！」我明知道那是謊話，這間屋子是給剛才新來看屋的人要去了的。於是我很悲哀地徒然的忙了這一天，有些東西是仍舊安放到書櫥裏，我倦怠，又略略有些很快的倒在椅上。

好！就在這屋子裏迎接那從雨聲中新透的春天的消息罷！——我也願意沉醉在這雨聲所拘起的無限的悽傷裏！

經過了西伯利亞的積雪三尺，安然地抵了這爐火溫熱的巴黎！感謝天！賜給我這樣的新生！我又到這裏來接受那異國的新春的消息，在我已經遠隔了我故鄉的寂寞的遊子！

『你慷慨地離開了法國，又慷慨地離開了中國！』在臨別時，值姊這樣對我說。是的呵，慷慨的別離！我用了我的漠然的深心自己知道的笑，來回答了她。

我把我所想說而不說的一切，我所願望而並不能實現的一切都安寄在我經過了長期的糾紛，困難的苦鬥所得的勝利的一種自得的微笑裏了！

有時候還想起那長期的糾紛，與困難苦鬥的時間，——就是那可怕的煩人的春天，去年的春天，我是連自己都莫明所以地掉下了不知是快樂還是辛酸的眼淚來了！人在愁苦裏，有時簡直不自覺是愁苦的，正如在快樂的時候不自覺是快樂的一樣。在回想中是越加可怕的！牠給我以恐怖與疑慮，——未來的瞳瞳！

我懷着生命的幻滅，命運的劫厄，絕望一切的苦楚，去親着我故國的泥土，我一起起那印度洋的汹涌的浪花，牠是如何地激動着，有如我不安的靈魂裏所有的苦悶呀！那遙遙的夜，伴着我的就是淒涼的眼淚呵！人在經過了這樣的時間，才懂得怎樣是幸福，怎樣地去珍惜這幸福，好似那經受了產育的苦痛的世上的母親，她們是沒有不愛她們的子女的！

慷慨的，是的，慷慨的，慷慨的，我的一生，  
我拋擲我的青春，

消磨我那黃金時代的——

寶貴的光陰，

在漠然的自得的微笑裏，

經過了困難的苦鬥，與長期的糾紛！

到巴黎又快半個月了！把我的一切埋葬在讀書的歡喜裏是何等可以快慰的呵！巴黎將成爲我的第二故鄉，牠是同樣的給過我許多悲哀與歡喜。我已經長久長久沒有那種沉沉然的淒傷的情緒，在昨夜的雨聲中，在今日的倦怠與無聊中，在我徒然地忙了一天而終於不能搬上新定的屋子所勾起的不快，呀！我是，我是，又掉在哀悲的思慮中了！

天氣是灰色的，重重的如將落下的鉛片，凝結在一起似的。街燈的暗淡的光，像一個垂死者的魂魄浮遊不定。雨聲夾在街頭不斷的車聲中，這世界似乎只剩了牠們，一切都已完了！——呀，我要生命！我要生命！

母親呀，祝福你可愛的孩子罷！生命的新消息，不是從新透的春天來的，從你的溫情與你的摯愛，你的希望，與你的鼓勵，是給她，你可愛的孩子，唯一的，唯一的，火熱的生命的新生！

一九二九，二，二五，晚。

## 憶巴黎

野渠

### (士) 新思想舊道德的新女子

好名字！多麼美麗！多麼奇異！多麼複雜！多麼矛盾！這樣的一個好名字！請不要懷疑我是一個迷信矛盾的人，以爲凡有矛盾之點的，都因爲牠們具有不能統一的美之故呵！

有一次，在偶然，話的時候，不君說着交友之道，我說了我對於朋友從未有鬧着意見，而發生決絕一類的事，傷礙了自己的好感情。接着我又說道：「寧人負我，我毋負人」——「就使到了非分裂不可的時候，那也是人家對我分裂；我還是要維持，要保持我單方面的好感情的！」

「這是詩意的呵！」不君取笑了我說，

「我都不知道野渠有這樣深沉的舊道德的！」明君說。

「野渠之有舊道德，難道你到了現在才知道！」不君說，「這是使她苦痛，同時亦使她快慰的一個大原因。」

( 81 )

我聽着這話，我的心爲寒與熱所交戰了！

大概是因着習慣或時勢所造成的種種，而給於那樣的觀念罷：聽着舊道德這三個字，似乎並沒有好感，立刻使我們連想起那些頭腦昏聩，思想不清，專以利己損人爲唯一法則的舊道德家！正如別的事物一樣，牠們的壞處是常常跟了好處一起來的，所謂舊道德者也同樣的會得令人連想起那些克己，淡樸等等的美德：我十分明白明君的這句話不至於給我以取笑，或冷嘲與熱罵罷，爲此我的心是被寒與熱所交戰了！

「年輕輕的人呵，那樣古板有舊道德的。」有一次，某君又對我說了他的對我的觀察。從來不知道怎樣解釋道德的我，聽着這話又不禁茫然了。以舊道德來暗示是老年人的專有品，新思想者便成了年輕人的占有物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那些自居於道德家的地位或是以年老者的資格，如此說，他們對於那浮動的年輕人，引起絕大的反感，遂就此對於新思想者認爲有害他們的危險物了！年青人之對於老者引起了深沉的惡感，也是爲此罷？

人說中國因是禮義之邦，故頗有舊道德。我却覺得中國是從來沒有道德的。「所謂道德，只就合於我者拿了來，不適我者推了去。」建人先生曾對我這樣說，真使我深切的同感

了。

我的生性最倔強，我頂怨恨以方或圓的某種格式來規範人的自由心意，可是，同時我也頂不以爲然以一已的心意來壞毀別人的方或圓的心意。這在我心裏只是一種像迷信宗教樣的信仰精神，並無所謂涉於人倫的人情的道德觀念：所以，我常常想，就人論事，常要失之錯誤，就事論人，却也是不對的。人生有難言之衷，對人生，對一切事物那微妙的見解，人中是很少能一致而相近相同的，在某種情形之下又如何，所以，就事論事，就人論人，這對於人與事的各長各短都不至於被淹沒了。從這樣的出發點來看待人生，人生之對於我雖然不會有昏沉了自觀的快樂，却也沒有了絕望的悲哀，道德對於我其有無正不須論。

不希望報酬，只是一種無邪的趣味的好心，不想抵抗，而隱忍着那些痛楚爲踏上了人生的道路的，這樣的話就被革命文學者吐罵，或被人叱爲老朽，托爾斯泰的信徒了！

我從來不敢直率的說出，這次却忍不住了：

「那裏有什麼道德？」我對不君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樣的是中國的道德咧！有的麼？那應當是容有那宗教的精神，那可不是指專作帝國主義及資本家的宣傳留着濃長鬚鬚的老教士的這樣的精神！却也不是以三文本錢來賺三百文的道德商人，說是自我犧牲的道德家！

道德有如藝術，可是又得聲明那不是藝術政客招攬生意口中的說的那種藝術，更不是那些唱藝術統一論，說是藝術家可以做大總統的這樣的一種東西，——雖然近代中國的藝術家都有兼做官的，那只好又作別論。——

「噢！好玄妙！」不君笑着說，

「新思想舊道德的新女子！」明君說，

我就甘心情願負着這一塊笨重得可以壓死我的石頭麼？我的心爲寒與熱所交戰着！

「我很快慰！」這一句並無上下文的話，引得明君與不君都吃的笑了，張着奇詫疑問的眼光望了我，

「本來沒有上過前線，所以也無所謂落伍！不要緊的！」我說，

「這是詩意的呵！」不君取笑了我說。

我又照舊不加思索的用了我說慣話的！「不要緊的。」

一九二八，一二，一六，深夜。

## 南行雜記

崇 羣



## (一) 雪

我出發後的第四天早晨，覺得船身就不像以前那樣振蕩了。船上的客人，也比尋常起得早了好些。我拭了拭眼睛，就起身盤坐在艙位上，推開那靠近自己的小圓窗子。啊，滔滔的黃水又呈在眼前了！過了半個鐘頭在那灰色和黃色相接的西邊有許多建築物和烟突發現了，這時全艙的人，都彷彿在九十九度熱水裏將要沸騰一樣。

早飯的時刻，有很多人都說外邊已經落雪。我就披了衣服走到甲板上去，果然是霏霏的雪正在落着，可是隨落便隨化了。我如同望癡了一樣，不是望一望海，就是望一望天邊，默默地佇立着，我也不知道經過多少時候。

「唉！別了，淒涼的雪都！別了，淒涼的雪都！……」我曾在京津道上念了上百的遍數，但今朝啊，黃浦江上也同樣落的是雪花，而且這些和漠北一樣的寒風，也是吹得我冷透了心骨！

上海我到了，初次我到了這繁華罪惡的上海。

我曾獨自跑到街頭去徜徉了幾個鐘頭。在晚間，我也曾勇敢地到南京路去了一次。那兒

不是同胞流血的地方麼？可是成千成萬的燈火在輝煌着……

夜間，將近一兩點鐘了，耳裏還模模糊糊聽見隔壁留聲機的唱聲。大概是「閻瑞生託夢」那段，總是反來覆去的唱。我看見了上海，此刻我彷彿又聽見所謂「上海」了。

睜開眼睛的時刻，雪白的蚊帳的靜靜在四圍垂着，從布紋裏去看那顆電球，越發皎潔了！大概是夜更深的緣故。

過了一刻，我什麼都不曉得了，直到第二天茶房叫醒了過後。

## (二) 淪落人

滬甯道上一點也不感覺寂寞，窗外儘是可愛的菜田，茅屋，井欄……我不再想那島國的武藏野了。

蘇州到了，蘇州城外是一片壘壘的墓地。常州到了，常州城外是一片壘壘的墓地……也許蘇州常州……城裏是天堂。他們正爲着他們的事業奔忙，他們正在贊美或歌咏他們的人生。但城外的墓地不再增長了麼？我祇默默地冥想。

無錫大概也落過雪吧，那些向陰的還沒有融化。

車子如箭般地向前馳着，有時候走近江邊；有時候走在山下，過了堯化門不久，似帶般的城牆便望見了。這時候太陽已經在西方的山後了。

下車後就匆匆跟着接客的走到旅館。

雖然還在我旅行的中途，但我沒有一點疲倦，給我掃興的却是車站的脚夫和旅館的茶房。

這裏的電燈晦暗極了，怕還沒有菜油燈那樣亮。帳子是烏黑的，至少有八九個洞。

「開飯不？白飯三毛，菜另點。」

「遲一忽，我想出去哩。」

那位茶房先生，大概沒有如願以償地走了。後來我出去吃了晚飯，在街上走了很久，買着一本中國旅行指南和一札南京風景畫片——就算我到了此地的紀念吧。

我的隔壁又來了兩個玩把戲的北地的客人。又有兩個南京口音的女人在殷勤地問長問短。

莫非「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嗎？  
我將要睡的時刻，茶房先生又進來了。

「要開水不？」

「就睡了，不要。」

「喊個姑娘陪你，好不好？」他又客氣又和藹的問。

「什麼？」

「喊個姑娘陪你睡覺……」

「什麼！」

碰了釘子的他，陪着笑走了。

這樣一來，我倒如同臨陣似的謹慎起來了！鎖好了房門，關緊了窗戶，又把一盒火柴藏在枕頭底下。院外和隔壁女人們的唱聲笑聲，使我感着極度的恐懼！此刻我雖然孤獨，但我絕不希罕什麼！

同時我了解了，淪落人對淪落人的殷勤原是可怕的！

### （三）到了西伯利亞

第二天的黎明我就渡江到了浦口，天色和水色都很灰黯，這裏的風聲和建築物也彷彿

換了另一個世界，看看南岸，還安然睡在晨霧朦朧的裏面。

在寒風裏候車子，從早到晚足足有十個鐘頭。車來了，却是一列沒有蓬子的貨車，四邊也沒有門，並且是漆黑的。

十點多鐘車才開，但鵝毛般的雪花也緊緊從黑暗的天空飄下來了，旅心雖然如焚般地急灼，抵抗它嗎？啊，和我作對的天！

黑黝黝的一長列車，在黑黝黝的郊野古隆隆進行着。經過一站就停得很久很久。那些已經凍僵了的站驛，路燈，都彷彿同情我們的苦楚。車是向北，風是向南，而越吹越緊的雪花，却從四面飛擊着我們。車上一點溫氣也沒有了，只靠了我們自己卅六度的體溫和嚴寒和冰雪奮鬥！

車過滁州，風雪比以前更緊了，客人們的頭上身上和行李上都蓋了一層白色。

我不知我是昏睡過去還是凍死過去，迷迷糊糊經過了兩三小時，……

啊，漠野的山崗，枯樹茅草房子……都稍稍有他們的輪廓了，但分不出是天明還是雪光，我定了一下神，我週身更覺得寒戰起來。摸一摸身上的雪，上層是堅固地凝結着，裏面却濕津津地在融化。

——啊我到了西伯利亞！我是不是坐在流刑的車上啊！

我想哭但不知怎麼我又笑起來了，我笑自己，我更笑這一車的人們，爲什麼拿了金錢來換西北風，來聚了這麼一個餐雪受罪的旅行大會！

——啊！可憐的中國人！可憐連畜生都不如的中國人喲！

天大明了，看見成千成萬的烏鴉，在荒涼的雪郊哀鳴着，他們是不是爲飢？是不是爲寒啊？

.....

掙扎掙扎，九死一生的掙扎，直到午間才到了我所要到的地方。但這個荒涼，寥落，和前世紀留下來的村莊，幾乎連一隻犬都沒有。

唉，就是更荒涼更寥落的西伯利亞，還有一羣一羣的兇狼，還有一個水草所在的貝加爾湖哩！.....

#### (四) 旅館的樓上

雪是依舊的下着，四圍一點聲音也沒有，彷彿完全被雪征服了一樣。檐頭，門梁上，缸

蓋上，都厚厚的堆了一層雪。

第二天我們到蚌埠來了，三十里的路程用了四塊錢的車資。不過路也是太難走了，一個人在前面拉，一個人在後面推。兩三舖車子在這一望無涯的雪海裏，真使人感到說不出的陰鬱寥落，……

初次到蚌埠了，很微倖——不，也許很不幸，初次我看見了所謂中國的官場。

二層樓的旅館房裏：一會兒張科長來了，一會兒王參謀到了，一會兒是李處長的電話，一會兒什麼禁煙局長特稅局長，煤油烟捲長：數不清的人物都翩翩來了。——光光的頭，光光的兩頰，光光的古銅色公司緞皮袍，光光公司緞的團花黑馬褂……

不久，帳子裏吞雲吐霧了，全室都充滿了麻醉性的鴉片氣氛。酒肉菜湯三炮台的烟筒，牙籤盒子：狼籍得一大棹子。另外一張棹上，却很乾潔，一付骨質很厚的麻雀牌，四面堆得齊齊的。

『茶房，茶房拿局票來！』

這個也寫，那個也寫，一刻的功夫，一打粉紅的局票都寫光了。

一會兒銀弟來了，一會兒菊芬來了，一會兒月樓香弟……都來了，我暗暗地數着，但走

來走去的，我竟沒有得着答數，反正那一打粉紅局票，是可以看一陣的，我想。

答數雖然沒有得出來，但我歸納出幾條特徵，她們口裏都是亮炯炯的金牙鑲着，這是一。她們都是說的揚州話，這是二。她們的衣服都是最華麗最耀目的，這是三：還有還有：我也說不出來了，她們的眼，大概都是妖媚的，她們的肉體都是……

這時屋裏真是濟濟一堂，沙發上，椅子上，牀上，還有人們的大腿上都坐了人！

「你打就打吧，可不許用勁，」那邊一位官兒乞憐般地说。

「什麼？你還怕用勁？你快說，你再用一點勁！」

「好！饒了我吧，就是打死了我，我也不能說這樣丟臉的話。」

「那麼我打了，你不許動，一！二！三！……」一個穿旗袍剪了髮的妓女，打着那個會出過告示，爾等一體凜遵，勿違，切切此令的官兒底嘴巴。

「七！八！九！」停了一下。

「十！」拍的一下好似一聲驚堂木驚動了全室的人們。

「啊！好疼好疼，我非捏你一把不可！」

「疼嗎？啲……哈哈……」她笑了，但很不自然。



那位官兒報復的時刻，在她俯仰難耐的當兒，可以看見她膝蓋以上的一部分白肉……我彷彿荒在謬的夢境裏，我的眼睛都迷離了！我猛力推開靠着自己的樓窗，看見馬路上的夜色，看見乞兒們抱着火盒跑着，看見燈光底下的雪色，是越發的慘白。夜氣吹醒了我又恢復了自己的所有了。我也拿起一枝紙烟放在口裏燃着，吐着輕飄了的烟絲，我隨着了烟絲冥想。

(未完)

## 伊孛生語錄

(續)

季建新譯

一棵茂盛的松樹的枝子不易完全在一陣暴雨裏摧折。

愛國主義不過是剎那的情感。

當你沒有權力時實行公理有什麼好處。

親戚必為親戚的事受苦。

序言及尾聲以及他種這類的東西必須全然地從舞台廢去；舞台是戲劇的藝術家，飾詞不是戲劇的藝術。

有一件東西，對於人，比聰明的頭腦還有價值，那就是一個完整的靈魂。

不要用那個外國字；理想；我們有個好的本色的字：謊言。

看着圖畫對於融會是非常地有益。

到「默尼格」來我失去了好多東西，海的失去是最重大的；這種的損失我覺得很難使我自己安舒。

當快樂時人的將要來的羈絆便會破碎。

懶惰是魔鬼的枕頭。

考察一個你所願意的任何人的良心，至少你必找到一個他必隱蔽的黑點。

和平！噯，當農人射了他的最後的箭，豺狼從羊欄偷得了末了的羊，他們中間才有和平。但是，真的，那是一種奇異的友誼。

一個人必須知道怎樣預防他自己抵抗外來的勢力。

組織似乎對於著作者不合適，因為每個著作者必須依照他的固有的奇矯的僻性。噯，他必須如他所欲而奇矯，若是他要完成他的生命的著作。

藉着任何人的生命一個墮落的人不能重被救援起來，只有藉着他的現在與將來他能救贖他的過去。

聖經講着不能赦免的神祕的罪。這個不可饒恕的罪是人類「愛的生命」的致命傷。

人們對於一些自大的情感不能降服，全然是因為缺乏克服它們的志願。

不幸，我們人類不常常照着我們所應當的在公理之中堅定。

平民不過是未製的原料，從這些原料中完全的人才被形成。

人類的新的貴族將要出現，那不是門第或者財產，也不是才幹，也不是知識的才能；將來的貴族是心靈與意志。

藉書信而得的友誼我不感覺滿足，在我看來其中常有一些不完全或者虛假的東西。不要輕視觀念，它將要對它自己殘暴地復仇。

一個人總不肯戲弄他要得他的友誼的人。

一個人不要感謝他人的稱讚，而要感謝他人的同情的了解。

我愛自由的一點是為它的奮鬥，它的得着與否我却毫不注意。

當朦朧地從雲中觀看時，真理的標粒好似一個空殼。

當言過其實時，真理不過是智慧的向後。

在這世上僅有一場事，一個自由的人不敢做，他不敢作一個言行不端的人。

有了公理不能給勝利以保證。

我最渴慕海，我最渴慕他的心情一年年地增加。

成就你的志願，使用你的力量，每個人都有這些權利。

許多人是籍着他們的愁悶超拔，當他們站在他們的死亡的傍邊。

在大多數的例子中，你不能把原詩的完全的深的內容譯出來。

你自己買隻狗呀，我的主人！

女人不能在現代的文化中佔有地位，現代是男性的文化，法律是男子定的，女子的行爲是從男子的觀點而判斷的。

一個民族的詩歌就是一個民族的哲學。

花中的卑怯是殘暴。

喜戲的作者對於「模特兒」的需要與畫家或雕刻家是一樣的。

樂劇不如戲劇般需要程度高深的聽眾。

平常的人的生命中有「美」是確實的，雖然除了美術家不能看出而且珍視。

## 關於「關於紅笑」

魯迅

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華北日報」，副刊上有鶴西先生的半篇「關於紅笑」的文章。

「關於紅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為自己曾經譯過幾頁，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說集」上，但後來沒有譯完，所以也沒有出版。不過也許是有些舊相識之故罷，至今有誰講到這本書，大抵總還喜歡看一看。可是看完這「關於紅笑」，却令我大覺稀奇了，也不能不說幾句話。為要頭緒分明，先將原文轉載些在下面——

「昨天到塞君家去，看見第二十卷第一號的小說月報，上邊有梅川君譯的紅笑，這部書，因為我和駿祥也譯過，所以禁不住要翻開看看，並且還想來說幾句關於紅笑的話。」

「自然，我不是要說梅川君不該譯紅笑，沒有這樣的理由也沒有這樣的權力。不過我對於梅川君的譯文有一點懷疑的地方，固然一個人原不該隨便地懷疑別個，但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儘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過也許我底考慮是錯的，而且在梅川君看來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麼，這錯處就在我，而這篇文章也就只算辯明我自己沒有抄

襲別人。現在我先講講事實的經過。

「紅笑，是我和駿祥，在去年暑假中一個多星期內趕完的，……趕完之後就給北新寄去。過了許久才接到小峯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說是因係兩人所譯，前後文不連貫，託石民君校閱，又說稿費在月底准可寄來。以後我一連寫了幾封信去催問，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將底稿尋出，又改譯了一遍。文氣是重新順了一遍（特別是後半部），錯誤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幾十處，交岐山書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却接到小峯二月十九日的信，錢是寄來了，雖然被抹去一點零頭，因為稿子並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暫時存着，沒有退去，以後小峯君又來信說，原書，譯稿都可退還，叫我將支票交給袁家驊先生。我回信說已照辦，並請將稿子退了回來。但如今，書和稿子，始終還沒有見面！

「這初次的譯稿，我不敢一定說梅川君曾經見過，雖然我想梅川君有見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會用我們底譯文作藍本來翻譯，但是第一部的譯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這一點，不免使我有一點懷疑。因為原來我們底初譯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暢得多，同時梅川君的譯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這九個斷片。在未有

更確切的證明時，我也不願將抄襲這樣的字眼，加於別人底頭上，但我很希望對這點，梅川君能高興給一個答覆。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錯了呢，前邊已經說過，這些話就作為我們就要出版單行本並非抄襲的證明。」

文詞雖然極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却很簡單的，就是：我們的將出版的譯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譯本，很相類似，而我曾將譯稿寄給北新書局過，你有見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襲我們的，假如不然，那麼『這些話就作為我們就要出版的單行本並非抄襲的證明。』

其實是，照原文的論法，則假如不然之後，就要成為『我們抄襲』你的了的，然而竟這麼一來，化為神妙的『證明』了。但我並不想研究這些，僅要聲明幾句話，對於兩方面——北新書局，尤其是小說月報社——聲明幾句話，因為這篇譯稿，是由我送到小說月報社去的。

梅川君這部譯稿，也是去年暑假時候交給我的，要我介紹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壓下了。這樣壓着的稿件，現在還不少。直到十月，小說月報社擬出增刊，要我寄稿，我纔得起來，據日本二葉亭四迷的譯本改了二三十處，和我譯的『豎琴』一併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紅笑』在北新書局喫苦，我是一點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離上海七八百里的鄉下

，當然更不知道。

那麼，他可有鶴西先生的譯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為他和北新中人一個不認識，倘跑進北新編輯部去翻稿件，那罪狀是不止「抄襲」而已。我却是「可能」的，不過我從去年春天以後，一趟也沒有去過編輯部，這要請北新諸公諒察。

那麼，為什麼兩本的好處有些相像呢？我雖然沒有見過那一譯本，也不知所據的是誰的英譯，但想來，大約所據的是同一英譯，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譯，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彷彿，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鶴西先生們的譯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進步了，改了一回，於是好處就多起來了。

因為鶴西先生的譯本至今未出，所以也無從知道類似之度，究竟如何。倘僅有彼此神似之處，我以為那是因為同一原書的譯本，並不足異的，正不必如此神經過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據「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儘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發制人，誣別人為「抄襲」，而且還要被誣者「給一個答覆」，這真是「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則只要證明了梅川並無看見鶴西先生們的譯稿的「可能」以後，即不用「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的論法，嫌疑總要在後出這一本了。

北平的日報，我不寄去，梅川是決不會看見的。我就先說幾句，俟印出時一併寄去。大約這也就夠了，阿彌陀佛。

四月二十日。

寫了上面這些話之後，又陸續看到「華北日報副刊」上「關於紅笑」的文章，其中舉了許多不通和誤譯之後，以這樣的一段作結：

「此外或者還有些，但我想我們或許總要比梅川君錯得少點，而且也較為通順，好在是不是，我們底譯稿不久自可以證明。」

那就是我先前的話都多說了。因為鶴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實證明了他和梅川的兩本之不同。他的較好，而「抄襲」都成了「不通」和錯誤的較壞，豈非奇談？倘說是改掉的，那就是並非「抄襲」了。倘說鶴西譯本原也是這樣地「不通」和錯誤的，那不是許多刻薄話，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麼？總之，一篇「關於紅笑」的大文，只證明了焦躁的自己廣告和參看先出譯本，加以修正，而反誣別人為「抄襲」的苦心。這種手段，

( 402 )

是中國翻譯界的第一次。

語絲 第五卷 第八期

四八

四月二十四日・補記。

# 語絲

第五卷·第九期

烏達珊 (Sigrid Undset) U. Aas 著

梅川譯

在她本國裏，烏達珊是久已聞名了。除了哈謨生，(Knut Hamsun)，現代的那威文學界沒有更大的人物。她的國外的聲名近幾年來已很快地擴充開去。她的作品已被譯成許多種文字，去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

在我短短的文章內，言行的記載是不必太多的。她父親，Ingvald Undset，是一個著名的考古學家，一部論「北歐鐵器時代之開始」的大作，及一本有名的回憶與感想——「自Akershus至Aeropolis」的作者。他是屬於在萊台倫的舊那威的一族，但他的夫人是丹麥人——安娜瑪利亞吉斯是她的乳名。她是大理院議士的女兒，住在丹麥的小鎮凱倫貝格中。吉斯(Gris)族則源出蘇格蘭。烏達珊博士的考古的搜尋工作使他踏遍歐洲，他不在的時候，他的夫人與她的父母仍住在凱倫貝格，他們的女兒烏達珊(Sigrid Undset)於一八八二年

在那里誕生。小孩時候，她就到阿斯羅（現在克列司甸尼亞）。她在那里長大，在那里過學生時代，得到她人生的第一次印象。她十一歲時候，她父親逝世。後來她不得已出來找職業，在事務所得一個位置。

在那威日報，Aftenposten 上一串可愛的節目中，烏達珊發表她兒童時代與少年時代的有趣的回憶。她早年在鎮上的家是在一條陰暗的多灰沙的街上。有時她在鄉間度夏，也旅行到在丹麥的她母親的娘家去。牠喜歡住在凱倫貝格，在那里她享用快樂的光陰，也能一連幾個鐘點聽姑母不倦的講給孩子們奇怪的故事及神話。從她的最早孩童期起，烏達珊似乎已喜歡故事，所以當她長大時，她成爲一個勤讀的人。

她會常常想著作。在她學生時代之後的乾枯的公司職位的數年中，她夢着文學的事業。一九零七年她的第一部小說，Fru Marta Ollie 出版，她因它的被歡迎鼓勵起來，就放棄她的公司位置。她得到津貼費，國外遊歷回來就住下做文學事業。以後的十一年間，她出版各種她的近代生活的小說。大戰之後，寫出大部的歷史小說——她最好最著名的作品。

## 二

她引我們進她的近代生活的小說，不是爲一個繁華，浪漫的美麗的世界。她寫她所見

的。她以簡單寫實的真實與文學的力量來描寫在京城中等階級的家庭親人。她完全地知道他們的環境——在長街上的陰暗的房屋，磚瓦狼籍的多灰沙的花園與遊戲場，沒有藝術趣味裝飾着的密集的房間，母親苦做着維持安適與合禮的某種標準。並不十分窮困，但常要經濟不安，少量的快樂與很難得的奢華。烏達珊的代表女英雄是屬於這社會的。幾個她的年青女子生長在普通中等階級家中；有的是受過無意義的高等教育的父母的女兒，常是為糊口工作過多而致早死，遺下他的妻做苦工來維持一家。這不是陽光而有希望的樣子。照例的，孩兒們受了好的教育，於是他們設法來供給自己，若能夠的，扶助家中的餘人。大概的年青女子做了公司的書記，小學教師，電報電話的接線生。這是她們所做的唯一的工作，無物可以滿足她們對於智識的發展及藝術的美的仰慕。在她們靈魂的理想主義與日常生活的辛苦兇悍的實事之間有極明顯的對較。她們需要戀愛與侶伴，但她們生活的兩個中心——家庭與公司——很少或永不會使她和正常的青年接觸。戀愛來了，什麼她們相信是戀愛，照例男人證明遠在她們在夢想中所創造的理想人物之下。期望與它的顯然的應驗之別立刻毀滅它們。衝突不可避免的起來，悲劇黑暗了四圍與幻想，戀愛與婚姻到了品格性質的問題，有時終於以死作唯一的可能的解決。社會情形之不同要使烏達珊的有幾個的衝突比較不易被別國讀者所了解。

在英國吉新 (Gissing) 從受過教育的貧人的觀點提出過同樣的問題。但吉新以厭倦的失望來估量這競爭，烏達珊則因為反抗而意見改變，極願明知一切它的悲劇。還有不同的，她是出源於英國小說家如威爾斯 (Wells) 或裴納恩 (Bennett) 的。她沒有他們的譏刺，也不多滑稽。她是一個固執的道德家，但不像威爾斯在社會批評裏直接表示她的觀念。她不是作為批評家，但作為藝術家而著作的；她的藝術對於那些最受苦的是仁慈而寬恕的，她有人類精神與人心的深刻了解。

## 三

烏達珊的第一部書，*Fru Marta Oulio*，是以日記體裁作的，這體裁陀斯妥夫司基寫 *Krokraja* 用過，許多作家如莫爾維夫 (Hewesch)，普萊浮斯 (Prevost) 及哈謨生都用過。*Oulio* 夫人對她丈夫不忠實，她丈夫是個溫和，誠實，狹心腸，沒有幻想的人。他患了癆病，她的良心使她不安。他是常常相信她的，愛她的，不疑惑她會差待他過的。她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不如是一個普通女人，但當她丈夫死後，他的一個幻想的像活現在她的記憶中，而且強烈地感動她。

這第一部書似乎並不比所期望的好。有的批評家從作者風格指出缺點，別的從她的一個

難題目的布置上，但都同意承認她的文學的忠實及深刻的至誠。一部強得多的小說次年出版——*Den Lykkelige Alder*（歡樂時代）如她以不宜的諷刺稱它。它是一部關於青年不知足的希望幸福的書。在此書中我們第一次遇見某一種人物現今烏達珊的讀者所習見的——那些來自貧家，在公司作工，夢着不可能的戀愛及永不會實現的含蓄的快樂的幻想的瘦弱，驕傲，靜默，含羞的女郎。它被稱爲一部苦的書，但實在悲哀比苦還甚。

*Dot Hirsch*，在『歡樂時代』（在下一本書中我們又遇見她作爲 *Hilja* 夫人），在窮苦的環境中長大，不可解的尋求戀愛，美貌及一切生命不願給她的。她希望在婚姻中求到幸福，與她等候的窮人訂婚。以爲她有些才能會演戲，她去從事於舞台，無非是失望。最後她結了婚，*Hilde* 夫人的後半段故事描寫在後街的她的小家庭，她的唯一的生存是作爲無用，力作的 *Kristian Hilde* 的妻。烏達珊不是一個冷靜的不近人情的寫實主義者。沒有東西能逃過她的眼睛——她要我們看見一切，感受不安適的室中的氣息，聽兒童們的噪鬧聲，知道他們所食的東西，他們所穿的衣服。她使全家如生——我們完全地明白它的日常的困難及小心；這點，如別點，沒有作者更堅持地宣傳對孩兒們責任的福音。

如在『*A stranger*（一個賓客）』中，一個公司女職員引誘 *Stole Hammer*，同樣的希

望想逃出她生存的平凡。她已厭憎陰暗的寄宿舍及她生活的寂寞。當遇見像 Alf Argaard 的一個粗魯的人的時候，她就想去愛他，但不久就發現她自己的錯誤，於是深深地失望，遂轉而去愛建築師 Dyrsen，他已不年青，但是和善體貼的。她嫁給他，經幾次悲劇的穿插他們終於得了極遲緩的幸福。這個故事之蕭條情形被穿林上山的溜冰旅行的生動描寫略略熱鬧些。

一九零九年跟着出版「Viga Ljot and Vidis」，北方海盜時候的故事 (Saga)，以很緊張及戲劇的動作來寫，但仍保住故事的仿意 (Pastiche)。這是她第一次親自來試驗重新創造古昔。後來她在「King Arthur and the Round Table」一小說中重寫老奧叟王四圍的一黨；其時他翻譯故事，寫述故事——一切都為寫她大部的歷史小說的大工作豫備。

## 四

出了小小一部詩集之後，這些詩原說是沒有形式但從個人的觀點是有趣的，隨着出來一部大作「Jenny」(1911)。一部小說罕有創造出這樣的情感過的。著作家，批評家及輿論都同意說這是一部重要的書。人人都討論讚美它，而且立刻有許多版本。這無疑地是在婦人心理學上一個重要的研究。Jenny，像 Edelo Hammer，是一個從窮困中出來的而受過良好教育



的女子。極早他已能自己生活，但Edole是沒有真天才的，Jenny則是一個天賦的畫家。當我們在羅馬發見她時候，她已二十八歲，很美麗而大方。她的朋友說她堅強而嚴冷，不過他們只知道她表面而已。她和她的友人Francesca Jarman及一羣斯坎定那維亞藝術家們無望無慮的住在羅馬學畫。誹謗使Francesca不安，但Jenny似乎對感情的冒險太冷淡而自持了。其時，她們遇見Hole Graa，一個那威的學者，到羅馬來從事科學的研究。因偶然的友誼，愛情在Hole與Jenny之間發生。她終於許身於她，回那威去結婚。在那威她遇見Gleb不快樂的家族，因它的卑鄙的失和及猜忌。Hole的母親是一個曾毒過她丈夫的不堪的婦人，驅逐她出。他看出Hole已受了他母親的性情的遺傳；他對他的感情完全改變，直到她去了同他結婚的意思。經過深深的陰沉這故事轉到它的悲劇的不可避免的結局。以圓滿的技巧，Jenny的心靈的工作泄露出來，她的故事的奇異的發展敘述出來。這自然是不快樂的故事，不過以十分的緊張與力量來講出來。

在一九一二——一七年間出版的幾卷小說與一九一四年出版一部大作「Veron」（春天）裏，社會與人民階級是一樣的。在「For Solis」（一九一二年），作爲一個短篇小說作家有一篇她的傑作——「Simonsen」，是一個無用的，老而衰弱的，無法可醫的懶惰的，

但和善而漂亮的人的故事。一個「被有身價的貴家所輕視的窮苦親戚」的新模樣。迭更司 (Dickens) 也會稱讚的笑這個小故事的諷刺與幽默的，因為它的人心的精細的了解。

至於「春天」烏達珊讓這小說快樂地結束使她的讀者驚奇。在這 Frolind 與 Rosa 的沉長而苦心推敲過的故事中，有時有笨重有些無味的地方。描寫他們的兒童時代是好的，但太長些。更有趣的是他們訂婚與初婚的故事；產了死孩之後的 Rosa 所感到的不滿足，使分離的誤會。他們分離了些時，但自由並未給 Rosa 所希望的滿足，她漸生思家之病，畢竟回 Frolind 那里去。

這里沒有疑惑的，烏達珊要她的 Frolind 回「傀儡家庭」去。十九世紀那威的大作家的說教不是她的宗旨。她永不描寫一個家庭的和平的牧歌的地方，願寫得如一個粗暴的埠頭，但仍是一個平安的埠頭。做母親的奇異的幸福，母性的尊榮，給孩子的美好家庭的必需品——這些對她是一切自由，獨立或政權更十分重要的東西。這不只是「春天」的意思——這也直接指示她給我們的意見在「從一個女人的觀點」中，這是關於女人們有家庭中的地位之辯論的槩子。她的反對黨說到她的舊式的思想，但她不以為意。有些批評家指出說她是一個反動力，不顧一切前世紀所獲得的，她仍很少注意。她仍取了更「反動的步驟」，

在不久之前。當她完成「Kristin Lavransdatter」之時，她做了天主教的教徒。

## 五

經過關於十四世紀那威人民的歷史，宗教及社會情形，生活，工作及風俗之很久的搜集之後，烏達珊開始寫「Kristin Lavransdatter」。第一部（花環）在一九二〇年出版，次年跟着出版第二部（Husaby的女主人），這三部聯作以一九二二年出版「十字架」而完成。它的廣傳可以以事實來證明，那威版本的三本厚大而重價的書共約賣去十二萬部。同時有瑞典，芬蘭，和蘭，美，英，德的譯本。這可以明白的說，這世紀沒有歷史小說被各國大眾這樣熱心地歡迎過。這似乎是奇怪的，倘若我們選擇以歷史眼光來看這部大作。大部分的司各德（Sir Walter Scott）的小說，托爾斯泰（Tolstoy）的「戰爭與和平」，薩冠雷（Thackeray）的「Henry Esmond的歷史」，或比達（Beaumont）的「修道院與家庭」都是關於歷史的大時代的，被世界閱讀者所普知，但都不是十四世紀上半世紀那威政治史的事實。不過政治史方面在「Kristin Lavransdatter」並不算重要。烏達珊無意在那威瑞典聯邦相關的戰爭的貧乏的事實上求她的大作的組織。這永不是作者的力量來表現廣大的歷史的活動或政治的傾向，這些刺激她讀者的羨慕。她的廣博的歷史智識與再造古昔的奇異的才能是更有名，當她寫現代的顯

著的情形的時候，加畫的建築與人民的俗尚，燃着松樹或落松葉在中間的爐中燃燒的木造的大廳；美麗的掛帷與火炮，掛着主人鑲金的劍及白盾之下的高椅。烏達珊知道一切關於十四世紀大業主的生活，風俗，習慣及禮節。她知道他們的信仰與迷信，他們的理想，傳說，思想與感情之路；條條的描寫出來，不論是風景的或家庭的，幫助着給這 *Kristin* 與 *Friend*

——小說中的主角的生活，戀愛，結婚的偉大的小說一些色彩與風度。在這浪漫史中真的最動人的是顯然地在大部分的人像中的奇怪的幻想及心理的藝術，特別地在 *Kristin* 與 *Friend* 的性格的一致的發展，及他們親戚的清晰的解釋。還有烏達珊巧妙地計畫來創造一個模型，很適合她的意見，有些古代氣的，以方言來修飾，但保持故事 (*Saga*) 語句的色彩與美麗。在最後的一部（十字架）有 *Friend* 末年的有力量的故事，為守護 *Kristin* 的名譽而戰死的戲劇的一幕，此後她忘記他們之間發生的疎遠，因愛與憂的情緒她伸臂抱了他的死屍。於是來了寡婦時代的寂寞，在 *Rein* 修道院的 *Kristin* 生命，終於黑死病 (*Black Death*) 的可怕的災難，這利害的時疫，在小說的最後最有名的一章裏以過分的恐怖與生動的幻想來描寫。

「*Kristin Lavransdøter*」被稱為「一部有意義的長篇小說，中世紀天主教的光榮。」烏達珊很接近地研習過這宗教，她對於它的美麗與尊貴的羨慕，不顧它的有幾個信徒的衰弱，

似乎是無限的。我們只來讀 Kristin 朝 St. Olav 的神座的美麗的一章，尼大羅禮拜堂的唱詩班，得到所謂十四世紀人民之宗教與它的信仰的最後的印象。

「Kristin Lavransdatter」是有力的靈感之結果。在近代生活中烏達珊的女英雄在家中尋到定泊處，爲她的孩子工作，實踐母親的責任與事業，但爲心的永久的希望沒有最後的滿足。在這偉大的歷史小說中，她引導她的女英雄到宗教的神座之前，負着悔悟與困難的重擔，這神座之前是唯一的平安與仁慈的地方，赦免人類的過失，希望靈魂爲人事之上努力。在 St. Augustine 的話中，「Cor nostrum inquietum est, donec requiescat in te。」

「Kristin Lavransdatter」之後，還有二部別的歷史小說，「Olav Andunsson in Hestrik en」（一九二五年）及它的下部，「Olav Andunsson and His Children」（一九二七年）。這些作品的重要情形與「Kristin Lavransdatter」大致並無不同。我們有同樣偉大的概念，一樣深刻對於人類自然的了解。在性格上一樣的卓越，不過歷史背境上比「Kristin Lavransdatter」早一世紀。他們也有些像同樣題目——宗教意義上的罪過，懺悔及贖罪。她對於這大題目的布置比較的在後二部深刻些，她心理的藝術及描寫的力量是美妙如舊。若不能如「Kristin Lavransdatter」的普知，原因自然是興味被重覆所減少。有幾個那威批評家稱讚

( 414 )

「Olav Audunsson」，視為比前一部更偉大的小說，但我不以為我是錯的，當我說是「Kristin Lavransdatter」給烏·珊永久世界的名譽她的最高的最無疑的獲得。

譯者：關於烏達珊，譯者曾譯過W. A. D'Amico的一篇論她的文章，登在「朝花」第八期上，所可惜者是所論她的幾篇歷史小說沒有中文譯本，即英文方面也只有Jenny及Kristin Lavransdatter的三本。

本篇中有幾個疏生的作家，譯者再來解說一些：吉訶George Gissing (1857—1903)是英國一個小說家，以中下階級的競爭與環境來寫小說的，而且帶些厭世的色彩。漢爾維夫Georg Herwegh (1817—1875)是一個德國的反抗的詩人。普萊浮斯Leibniz Prevost (1696—1763)是一個法國教士，寫下一本不朽的Manon Lescaut。

## 勸婚與勸不婚

微 露

那天我在拉村舊房主家午餐，他們告訴了我許多對於人家謠說我結婚的話，當然我聽着只有好笑。

「我不想結婚了！」我的嘴裏正滿嚼着蘋果，笑着說：「一個人要使人見愛是很容易

的，要使自己去愛却不大容易呢！」末了我又加上一句註解：「這是我的經驗。」

「可是你別要担誤了青春呵，這是因為你有美麗的青春的緣故呵！」夫人慎重地說：「你現在還年輕，不知道這些婚嫁的事，但是，你要相信我，一個女子，到了卅歲，那是只好做『老小姐』了，一定嫁不成，沒有男子向他求婚了！」——「那時候，就是要嫁也不可能了！」B先生又補足了說。

「青春是美麗而且快樂，驕傲的，有朋友，有同伴給你消遣煩悶，遊玩，你也有精神，有景緻，是熱鬧的，但一到暮年就不回了，朋友罷，同伴罷，大家各自成家去了，你就只剩你一個人了，你悲哀的時候誰來看顧你，安慰你呢？你疾病的時候，誰來照料你呢？你衰老了，你孤獨了！好，這世上似乎誰也不看待你是一個人了！」不等她說下去，我接着了說道，「這是到了死的『候』了，無疑的！」

「要是你是結婚，那麼丈夫會安慰你，照料你，說不定你還有孩子們，已長得像你現在那般的漂亮，聰明而且聽話。哈！你想，那時多麼快樂，比那一生沒有過着人的生活——母親的威嚴，母親的偉大的老小姐，差得如何遠呢？我們是直誠的希望你結婚的！」

「是的，這些我都知道，」我說，「我也覺得是應該結婚的，特別是一個女子，還有是

在中國，男子可以嫖，叫妓女來開心，抽大烟，三友四朋的遊蕩，女子却沒有這個權利，而且天賦的生理上也不能容許她們像男子那樣的嫖去。一個女子，若不找一個適意的情人去結婚，作學問或事業上的幫助，生活上的伴侶，那是太苦了！究竟是太苦了！太反乎人道了！

「——那真是『太不人道的苦行僧侶生活』了！」接着我又說。

「你這樣就聰明了！」B夫人說，讚成了我的意見。

「男子，也是一樣的，」B先生說，「一過卅歲，雖然不至於如女子一樣結不成婚，但要我恰意的妻，終是不容易了，阿貓阿狗，馬馬虎虎地就結了婚。」

「到底怎樣的人，你愛了呢？」B夫人忽然轉變了話的方面，盤問我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隨人便的。[*Je suis Comme on vent*] 我說。我說時扮了鬼臉，他們倆都哈哈地笑了。

那是一定的，一個年輕的女子，不要麻面，不是生着雨頭，或奇怪的醜陋，男子們是總有的要想與他談愛情的，——其實有些麻面的女子，却也不十分的惹人討厭，嫁得一個好丈夫呢。——所以社會上對於一個女子的謠言，總是多於男子，只有他們似乎是值得注意的！她們是男子所追逐的俘虜呵。——不過，也有到外，聽說也有女子要去追逐男子的，除了以



經濟爲目的，賣淫爲職業的妓女，不在其中。

對於我結婚的謠言，越來越多了，結婚這實在我自己也還沒有想到過，想是想到過的，在空閑的時候，可是想過就立刻忘掉了，經濟與功課是鞭策着我的精神及一切。可是謠言之來，還不是出於我在B夫人家午餐表示了誠摯的讚同結婚而起，說起來是很奇妙的。

一天午前，陡然의來客，交给了我這樣一封信：

「結婚！我以朋友的情誼，真心的勸你。妹妹，我至今還是相信天下沒有好夫婦，我以前勸你與口口好，也無非是安我自己的心而已，人生短促，如有苦痛，一忍就過去了；我勸你珍重你以前應許我說的操守。這是我的冒昧，然而，也是我的直率。」

的確是已經先前的事了，據說我是一定該要與某君結婚的，——說到那些，我就要想起周建人先生的論求婚的文了。後來某君被一位，——早已被一位老小姐所愛，又受了朋友的唆使，他訣絕我了，不愛我了，這是過去的事，可是，忽然在勸婚聲中，飛來了這麼一封勸不婚的信！是這位某君所寫的，訣絕我了的某君。

我在收信的那一天午後，簡直完全沉入於忿怒裏了！我簡直不能相信人是有人格的，何以那樣不自重，而又不尊重別的人格，我在好久以來，被人傳說爲上了人家的當，與人家

住旅館，連姜太公說的最毒婦人心的，我是最毒的婦人，我被人視為蕩女淫婦，我被無論誰在那裏茶餘酒後的冷譏熱嘲，對我投擲銳利的箭鏃，無情呵，這人間！冷酷啊，這人間！無真理可說的人間！我沉在那惡流中幾乎是快要沉淪下去了！永遠不能超度出來了，還有許多所謂冤羽，在那裏咒咀我，給我以利刃樣的刺！唉！我那裏想得到我終於是見着了光明！現在我相信世上是有真理的神明，雖然一時被埋沒了，但最後是終要顯露的，我回想起那些可怕的苦痛悲慘的時月，我的心不禁還要抖悚！

多謝我母親的摯愛；兄嫂的摯愛，師友的摯愛，與幫助，器重我，勉勵我，終於使我脫却了苦海及桎梏，自由之鐘響了，我見着光明。想到這裏，我又快慰起來了，怒忿了一陣之後，對於某君的信倒反覺得好笑了。

男子的占有性格真是了不得呵，——某君更是豐富呢。然而他是一個偉大者，常宣傳我已上人家的當時，某君還說是放生了呢，放生了？何以在多少時來訣絕我已久久的一無友誼的人，却要我替他守貞操，不結婚？貞操，是在有感情兩者間的東西，那裏在訣絕了的人還有貞操可守，我又不是賣給他們的養媳婦，就是養媳婦，在現在這革命時代，——許多名人還寫了許多三代戀愛的文，母女同戀一人也可以的。——那麼男子不要那個養媳婦結婚，

養媳婦也還有嫁人的自由呢？哈！這真是什麼「朝代」了？我這麼地想。

愛，就儘量的去愛罷！不愛，就分手罷！某君既然是愛老少姐的，老少姐也愛他，何以不乾脆的結合呢？母女同一戀人還可以呢，何以有了那樣文明的見解，却不去實行！爲了不與老小姐結婚，而風馬牛不相及地要我也陪他們的不結婚，我是沒有那樣的義務的，我是絕對的自由，在現今，我的婚姻連母兄嫂及摯愛的師友也不能干涉我的。他們是知道這個的，也不會來干涉我的，我是要結婚的，我爲什麼不結婚呢？我也相信天下沒有好夫婦，但只叫大家寬恕，愛好彼此缺點如愛好長處一樣，就能維持了，那樣的精神是不易的。可是一個人自己不要幸福，那裡能禁止別人也不要幸福？

想到操守，也不禁要憶起硬麵包冷水的生活了，那時的經濟真逼得我只好去賣淫，——但是要注意，我終於沒有去賣過。雖然有許多人在那裏猜想，而希望我那樣做的，某君是其中之一人呵，到現在却來談操守！我還沒有去賣過淫，也還沒有去叫過男性的妓，誰的操守呵！

雖然，我的腦中充滿了那樣的思想，對於那永遠的卑視，永遠的忿恨的手段，想痛快地說一說，但我終究又隱忍下去了，若然是有人心的，自己當有反省的時候，不然，說也無用

呢。

「轉來的信是我很感謝的，某君對我早已沒有友誼，下次有信，請直接由先生退還，不必寄來。」我終於只寫了這麼幾句給了那個轉信者。

一九二九，三，八。

## 憶 巴 黎

野 渠

### (十二) 博士與藝術家

算來已經有至少是一個月以前了罷，還到鄉間來，我照例是躲在家裏的。那一天近晚，不知爲着些什麼事，女傭因爲忙着燒夜飯而走不出，差使就等到我去阿哥那裏叫他，阿哥是在縣立的中學校裏擔任一點小事，混一口飯吃的。因爲這「一見」的緣故，便被他們的學生會捉住了，起初說是邀去談談，後來說是演講，我雖然爲着吃飯緣故，做過免強的蹙脚教員，但對於演講是向來不會習練過的，可是辭謝了呢又不對的，這便有點近於不識招舉或是擺架子的嫌疑，結果，就只好去談談了。誰料他們還行了極隆重的儀式，開頭是讀遺囑，靜

默三分鐘……

東拉西扯的免強到了一點多些的光景，及至逃下台來，連忙還到家裏，這事總算過去  
了！完了！又誰知隔不了兩天，浙江商報的安樂村內忽然刊着一篇署名什麼的投稿，就記着  
我那東拉西扯的話，不但這樣，還替我加上了什麼博士的頭銜，亂吹了一場，幾乎被請入  
甕了！我是不大看報的，阿哥來告訴了我，而且他頗着急我生惱，連忙自認這是他的不好，  
因為他是會鼓勵我去談談的，他說，這不要緊，去一封信給學生會請他們去更正好了。送來  
回信的是一個學生，說是決定去更正的，後來也就沒有見着更正，——阿哥不來告訴我。但  
是，也罷，付之一笑，我就懶得理會這些的。

鄉間有人說：出洋回來的就是博士，博士就是前清的狀元。在這樣傳說情形之下，就無  
怪我要彼請入甕了！因為我雖然在法不到兩年，據說已經被流入留學生階級了呢，可不知  
道 所謂博士也者，細微曲折，尙有大道存焉。

據說，在前幾年，最時的要算美國的教育博士。也有說，現今雖然好像已經過時，而老  
牌子還是赭然的！這一兩年來，要算法學博士，與經濟學博士最負盛名了，他們活動的力量  
是多方面的！但是，歸根結蒂，最推不倒的據說還是藝術家！呵！多麼美麗，多麼偉大的藝

( 421 )

術家呵！據說藝術家是超脫功利及一切的，他們的清高可以比之於不食人間的烟火，所以拿着高俸厚祿，出席何議，不能列入政客一流，仍是超脫的，那偉大是比那點綴在藝術之區的杭州西湖邊的南北兩峯都還偉大咧！這樣歌頌着。

那一天在魯迅先生及喬峯先生家晚飯，席間談起近來源源而還國的藝術家。畫師呢，說是經過紅海的時候，天氣太熱，油畫上的油都溶掉了，所以毀了，帶來得不多；石膏匠呢，說是經過地中海的時候，石膏都溶掉了，因此帶到上海的模型就如此少了。接着是「態度從容，頗有學問的樣子，」報上這樣登載着。

「學問會從態度上見着麼？」魯迅先生呷了一口酒，笑說。

「可不是？」是宋女士笑着。

「白紙上寫的黑字，經過地中海與紅海的時候，倒並不溶去脫落！」我也笑着說。

一位趙先生笑着接道：「那我也可說我是一個藝術家，我有許多偉大的作品——油畫與雕刻，因為帶回中國太麻煩，所以都棄在那裏了。」

「大概越是空虛的，越要裝作充實的樣子，」喬峯先生笑着緩緩的說。

「其實，這一類的訪員也太沒有常識，」我心裏這麼想，沒有說出，大家就談往別的事

物上去了！

想到報紙上雜誌上登載的失實，出於自己的心願的，或是出於旁人的不知的種種過分的誇張與吹捧，我便記起這位出國了三年的不君，他的家裏爲他訂了中國報紙，他是從不開封啓閱的，更不必說，他是不讀中國的任何雜誌的。他說：『所以不看中國的報紙及雜誌，是要保持自己平靜的專心一致的求學的好心境，不被所擾。說到報紙，小半張登着一些寥寥的國家大事與要人行蹤外，其外的經濟商情占了一部份，餘下來的便是什麼綁匪，強盜，捉姦，謀殺親夫等，從來不能給我以一個趣味的美好的或是詩意的問題的好印象，那種惡作劇的描寫要引起我的嘔吐外，其他便變成了我全個心的忿怒！』我起初聽了他的話，便用了什麼社會的這個名字來反駁他。

『那有什麼關係呢？政治的理想，是人人不同的，至少是大同小異的。但政治的事象與現實，却是很簡單，人人都會懂得。就是那一字不識的人也會明白其中的是非的，』——『所以』，他接着又說：『人要離開社會麼？人就使要離開了社會，社會還是不肯離開你的！』

( 423 )

聽着他這幾句話，我立刻就想起喬峯先生的話來了！彷彿是這樣的話意：『政治是人人

都懂得的，只叫從那高坐於茅廁上的鄉下人談話中就可證明。」是的，中國是畢竟太缺少了學者與專門家呵！

我的話被不君駁倒之後，這且不說，近來，我也漸漸的效取了，不君的態度，結果是非常之好，我常常是生活在詩意的幻想的國裏，珍惜我的平和的心境！這是真的，國內報紙雜誌之多，已不是我的時間所能閱讀遍的，所以，我只是選那與自己臭味相投的，或是刊着自己亂寫的東西的，就拿起來翻翻，雖然這樣，也少有時能使我讀到終篇的，只是翻翻翻翻而已。

可是，一還到中國，情形終是不同了，有許多不願看的東西，偏偏要存列到你的眼前來，就是你不願意看，不願意臭着的時候。我不禁深深地想起巴黎來了！巴黎啊，可以給人以六根清淨的巴黎呵，逃亡去，逃亡去！

一九二八，十二月廿四日夜

## 南行雜誌

崇 華

(五) 赭山



第二次經過金陵——我們的新都的時候，曾費了兩天，走馬看花地到各處名勝去玩了一次。到現在我還能記得那個雨花台賣石子的小姑娘，她儘追着我們，一壁氣喘喘地倒她碗裏和筐裏的石子，一壁陪着笑張着小嘴說着：

「再要一點罷，還有美麗的呢。」

「慢慢地走，我帶你們去看古跡。」

我爲她——那個活潑伶俐可愛的小姑娘，曾買了許多石子，我們交易最熱鬧的地方，就在方孝孺先生的墓前的石凳上面。

此外，秦淮河，是那樣的渠污水，莫愁湖上的烈士墓是那樣的荒廢與淒涼……我到現在也沒有忘記。

是三月三日的早晨，我又坐着上水的輪船到了W市——這裏有我一個年老的姨母，這裏還有一個我懷想了多年的孤女——雖然都還健在，但不是從前的她們了！老的更老了；年輕的她，被長年孤獨與勞苦的推磨，已經青萎得不成樣子。啊，她的青春，纔是一個無花的青春！

大約罷，也許是真的，她的眸子，在我眼睛裏永遠是生動的，在她眼裏汪汪的淚水，別

來倒沒有枯竭。

窗外落着初春的寒雨，心情也越發被他低壓下去了。雨聲是聽慣了的，倒不覺得什麼，只有天窗上的雨水，潺潺地隔着玻璃流着，看着好像是一個陰泣的面龐——把人也帶得煩惱了。有時睡下不久，又被街上的賣湯團的鈴兒搖醒，四圍都是鼾聲，沒有一點動靜。樓下的她，也已經熟睡了麼？

雨過了，蔚藍靜穆帶着慈祥的天空，又懸在頭頂了，然而我的心，卻依舊的陰霾，他像沒有消盡的朝霧，又好像黃昏時候漸深漸深的靄色……

『等地乾了我們一同上赭山採薺菜去。』姨母說。

『……』她無言地望着我，她的眼中好像說，

『我也要去。』

『她知道薺菜的地方，她一去就採回一大筐來。』

『……』她還是沒有話說，聽着姨母誇她，她微微的笑了。

我想藉着機會同她一道到赭山採薺菜去，在空曠無人的地方我們手挽着手兒，肩靠肩地談心。我爲她理那被風吹亂了的髮髻，她替我挾着走熱了時候脫下來的外衣。

我想我們不一定要採着滿筐的蕪菜回去，我們只要向前走，走上赭山，走到山頂，我們坐在山頂的那些巖石上，默默地，輕喘着，也不說一句話。我們儘看山下那條如帶的長江，遠處畫般的山影，烟和樹木……

但不作興的春雨，又連綿地下起來了，蕪菜終於沒有採成，雖然赭山就在屋後不遠的地方。

人生所渴想的美夢，實現吧，那是增加了追憶時的惆悵；不實現吧，在心上又多了一條創痕。

我們畢竟是無言地又相別了，蕪菜沒有採，赭山也沒有去。

臨別那天的黎明，隔了夜的油燈還沒有吹滅。我走下樓的時候，姨母已經哭出聲來了，走到後門外的一條小巷巷口，纔看見她一個人眼睛通紅的佇立在那裏，在這種難別難遇的時候，我竟對她說不出一句話來。我走過小橋，還望見她立在原來的地方，我向她遠遠地招了招手，轉過茅屋，便不能再見了。

郊外完全蒙在晨霧裏邊，河塘，草房，阡陌，一切的樹木都不能辨識了，就是那一片赭山，也遮得迷迷糊糊的。

行李車子在前邊默默地拉着，我也是默默地跟在後邊，因為霧色太濃了，行李車子在三十步前就不能看見。到了江邊，才知道船被霧遲誤了，要等到午后一點。

我在一家小茶館消遣着，對面就是滾滾的長江，帆船在江面上慢慢移動，有的向東，有的向西。

假如不是有霧，大約此刻已經過了采石磯了。

其實，我現在還在W市呢，我想到姨母和她，她們的眼淚不知什麼時候才乾……

她們留我住到清明，說清明到赭山踏青去，但我竟沒有答應她們。

赭山雖永遠在那裏，但什麼時候才能去踏青或採薺菜呢？——並且伴着她們！

### (六) 兩株石榴

從丹徒坐小火輪到江北的仙女廟，已經是午後兩點鐘了。天上擁着灰重重的雲，地上開遍了黃的菜花。從田徑裏經過的時候，聞着一種清的香氣，天雖則陰着，但暖風中混着菜花的香氣，使人感到春是爛熱了。

換了一個碼頭，船也換得更小了。艙裏有十幾個搭客，他們都是說的鄉音，但並不給我

什麼愉快。

十五年未曾回過的故鄉，時時在我夢裏映現，在我腦幕上留着它的輪廓。可惜我十五年未曾見過的故鄉，徧徧我遇見它又在晚間。河沿上是瑩瑩的燈火，河面上有許多金龍似的燈影浮動。街巷點點的燈火，把老朽了的建築物照得黑一塊白一塊。

下船之後，我使用着全力去追憶那些留在腦幕上的故鄉的輪廓和印象的。我好像記得：從碼頭出來，穿過一條小巷，向南走盡一條短街，再轉一個灣子便到我們的舊店了。果然是的，我彷彿在夢中旅行着，我真的自己找着。別過十五年的舊店了！我們的舊店，在我眼前更舊了。窗戶，門檻，石階，樑和柱……一切都是土褐的顏色。它們和人一樣，禁不住風霜和雨霧的摧殘，儘完全褪了它們少壯時候的精采了。

我們的店，幸虧是被姑母家占去了，否則，經了十五年不會回來的我，誰還認識我是這裏的當初的一個幼年主人啊！十五年了，像一瞬似的；又好像隔了一個世紀。

我睡在店後的一間小房裏——是當初母親做飯的廚房改的。我臨睡了，我輕輕喊着我的母親：「今夜還不入夢麼？你的孩兒已經一個人找着睡的故鄉了，並且是你當初的辛勞的地方……」

( 429 )

第二天醒後，我望見我的四壁它們泥土都已經剝落了。自己好像睡在一個土窯裏。我起身了，好仔細地尋索我夢中和童年時代的那些傷逝。也許我醒得太早的緣故，四圍非常靜寂好像自己在一圈荒塚的當中，前後左右都環繞着無數的幽靈……

院裏鋪的磚地，已經被踏得魚裂而且破碎了，西鄰的牆脊，向這邊深深地傾斜，好像再經一次暴雨就要塌倒了，南牆蔭的花台，倒還有滿台的泥土，……那個水缸，已經破裂了的水缸，也好像在露天底下二三十年了！記得我童年時候，它早已在那個原處放了不知多少日子了。

花台旁邊有兩株石榴，它的根，已經穿過了花台，穿到鄰人的院裏——樹幹向北僻斜着它的枝和葉，高過了我們的屋脊，疏疏的影子遮着半個天井。

姑母說，這兩株石榴已經有了年紀，還是她幼年和我父親同種的。那時都還是好玩的孩子，吃過石榴，他埋在地裏一個種子，她也學她哥哥埋了一個……

歲月過得多們怕人啊，婚的婚了，嫁的嫁了，兩株石榴都長過了屋脊。

歲月過得多們怕人啊，父親生了我們許多兄弟；姑母也有了許多兒女……現在這石榴樹，也都漸漸枯老了！有一株已經垂死。

姑母說，當初這兩株樹，曾結過成擔成擔的石榴，不但自己家裏吃不盡，就是鄰居，親戚也都膩了。

——現在呢？我問。

——旺盛了一時，早已不結實了，你看，那一株已經枯了一半，那一株也沒有什麼葉子。我呆呆地望着兩株石榴，它好像是兩個黑魘魘的幽靈塔了，我有點駭怕。

——姑母，那一株是你種的啊？

……姑母也呆望起這兩株石榴了，她好像用力地在想，在迴憶，在迴憶起她五十多年前童年的當時！

唉，我不該問，我後悔了！雖然她沒有回答，但我把她引到一個悠長的沉默的回憶！

十五年來歸的故鄉，在我心裏如同隔了一個世紀，又彷彿只有一瞬；姑母，她已經住在這裏五十多年了，在她心裏，是覺得悠長？還是覺得短促？假使沒有我的追問，不會引她回憶，不會引她感到人生也是這樣隨草木同枯。

我一個人去訪我們的舊居——我的生地，但那裏已經改建過一次了。我竟走過了那裏還不知道。舊居旁邊的石橋還在；隔壁豆腐店也還開着，我痴立在橋頭，我徘徊在豆腐店的門

前：無言地憑吊着我門的舊居——我的生地。

天子廟前的河水，依然是那樣的潔如明鏡，河畔依然有許多女人在那裏搗衣，洗菜，淘米。但是那些靜靜的垂楊，好像已經不如我童年時候的依依飄搖了，他們都在隔岸默默無語。

我走到外婆家去，那裏漆黑的兩扇木門也是緊閉着，我還想去看看那裏的竹林，姨孃的臥室……但房子早已換了主人。我用力從門隙處窺望，什麼也不能映進眼簾了。

高橋，南山寺，城隍廟，松林庵……我又去重訪了，還有，在我記憶中的留着恐怖的那口大鐘，我也再去看了一次。現在我不怕了，我知道它不是飛來的，我相信它也不會再飛走了。飛來時傳說過會隨着仙女，飛走後城市就要變成澤國……

有時坐在店堂的長凳上，吸一兩枝「紅錫包」，看看隔了兩天的「申報」。街上走來走去的行人，男的還是帶着鼻鉤，耳環和項圈；女的還小小的脚，安然地坐在獨輪小車上被人推着。

有時，一個人跑上城頭，望着噪雜的街市，望着靜靜的河水！默默的垂柳……又望見了許多屋頂中有我們的店裏的老屋，還望見那兩株高過屋頂的石榴……



夢中也曾垂過口涎的家鄉燒餅，並沒有喫夠，更可惜我離鄉的時候，龍頭芋和菱角米都還沒有上市！

我到廣州，倒遇巧了正是荔枝新熟的時節。

## 從「重傷風出賣」裏看人生

建人

氣候轉變的時節，照例患感冒的人是很多的。這時候，於是有人出賣其重傷風了。物事出賣應該有錢收入的，獨賣重傷風却不然，我幼時見於故鄉的情形如下。一個紙包，內放錢一文，紙上寫「重傷風出賣」，棄在路上。以為誰拾得這紙包，傷風即隨誰去。賠錢出賣，除了重傷風，恐沒有別的了。

患重傷風之不快，恐怕多數人都知道的吧？賠一文錢賣給別人，的確是便宜的事情。但上海人却不比浙東人，似更加精明，並一文錢的賠送都不肯了。他們只用紅紙一條，上寫「重傷風出賣，一見便成立」，在公共廁所等處人們多到的地方常常貼着，今正是這時會，不難尋見的。

這種出賣重傷風的辦法，根本說，是一種魔術，在許多「迷信的社會」裏是多有這類舉

( 434 )

動的。可是這種魔術的後面，把單求個人利益的反社會性完全表現出來。蓋只圖自己的疾病脫體，不想別的方法，却堅決的施行這種魔術，即那紙包爲愛人拾得，或紙條被愛人瞧見也所不惜，此外還有父母叔伯兄弟等等哩，便在家族主義的下面，一到出賣傷風的時候，也顧不得他們了。

各個民族都有它的優點，也都有它的劣點。中國人有這種自利的，反社會的舉動，本不足怪，所奇怪的，機械和科學竟這樣難把它洗掉。什麼叫作機械和科學難把它洗掉呢？

農業社會底下，自私自利的性情的養成本不足奇怪的。農人帶了鋤和牛，合一家人，住在田的旁邊，自耕自食。他所需要的米麥，或棉都生自田中，他明白知道，是用自己的氣力獲得的，除却自家的幾個人能夠幫他操作外，別階級的人都是他的廣義的敵人，要來榨取他的。從這種生活狀況產生出來的人當然容易變成自利的，感情的，不靈敏，無組織等等。出賣重傷風是農業社會的人會有的事情。此外，便是在上海的中國人也好隨地吐痰，隨處便溺，哼了鼻涕的手，向別人牆上抹一抹。原來在他們看起來，這有什麼關係呢，哼了鼻涕向河旁烏柏樹上抹抹，田野間吐痰等等，是並沒有什麼妨害的。有一回語絲的文章上曾說，張

競生教授的待褚女士有點「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態度，其實這也是老不進化的農業社會中人應有的脾氣。

這種習性，我們實有理由可以相信，一經機械工業，交通事業等發達起來，便會漸漸的改變。恰如因火車，輪船除掉了從前乘帆船，騾車出行時所有的危險，於是出行的恐怖和迷信也就去掉。同樣，在這工業社會的人，因相互關係的密切，機械工藝的訓練，人也會變為靈敏而有組織。並且漸漸知道人是大家共生着的，不是各個獨立生存着。到這時候，「重傷風出賣」及類似的自私的舉動也就減少或除掉了。

但是便在工業最盛的上海，這種舉動却還存留着，不特省掉一文錢，恐怕人不要，更要加一句「一見便成立」哩。從這些地方我們也就可以窺見一二，機械工業的到中國，不是自己的文明，只是些販賣，在科學也是這樣的，所以並不能改革掉這些舊社會的自私的習性，或者着實有滋長的餘地。

## 枕上隨筆

衣萍

十年前，胡適之先生的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寄了一冊送給章太炎先生。封面上寫着「太炎先生教之」等字，因為用新式句讀符號，所以在「太炎」兩字的旁邊，打了一根黑線。——人名符號。——章先生拿書一看，大生其氣，說：「胡適之是什麼東西，敢在我的名字旁邊打黑線！」後來，看到下面寫着「胡適敬贈」，「胡適」兩字旁面也打了一根黑線。於是說：「罷了！這也算是抵消了！」

某年，某月，某日，在凡爾賽和會(?)中，各國代表輪流陳說本國政府的意見，於是中國的代表顧維鈞也站起來說：中國政府主張怎樣。法國代表克里孟梭(Clemenceau)在旁邊聽了，冷然地說：「中國在那裏？」

C, 先生常常對人很神氣的說：「我的老婆真可怕哪！我告訴她。『我的臉上長了一個小瘡了。』」她便說「還好。還沒有長疔瘡呢。」我告訴她。「我今天在外面摔了一交。」她便

說。「還好。還沒有摔死呢。」我的老婆真可怕那！」

羅新潮名重京師時，心愛老校長的女兒，不知道「是愛情還是苦痛。」沒奈何，跑到老校長家裏去，恭而敬之地對老校長說：「學生有事，願就教焉。」校長曰：「何事？」羅新潮曰：「婚姻之事。」校長喟然有感曰：「余老矣！不能婚姻矣！」於是，羅新潮嗒然而返。

朋友邵君是個很好玩的人。我同他在南京鼓樓下讀書的時候，一個很熱的夏天，他說：「我希望你同我出去玩玩！我不穿褲子，只穿件綢大衫，一定很涼爽的。」我笑說：「好的。」於是同他出來，走到鼓樓坡上時，忽然吹來一陣大風，將他的大衫吹得飛起來，風吹屁股坭，也只好飛跑回去。

( 437 )

汪靜之在上海街上逛着。一個皮夾被扒手扒去了。皮夾裏有當票兩張，一封周作人先生來的信。過了幾天，他接着一封信，是一個不具名的人寄來的，裏面封着當票和周作人先生

的信。

古廟中的楊大可君是一個奇人。他常同我們出去逛。假如這一天一走出廟門，旁人說：「走走吧？」楊君便囁：「呸！誰來走路？」接着，楊君就大聲嚷着：「洋車！洋車！」我們知道他袋中是有錢了。他袋中沒錢時，旁人要坐洋車，他說：「走走也好！走走活動血脈！」

留東外史是寫得不好的，但新月書店後起的留西外史比留東外史差得遠了。留東外史作者的「筆名」為「不肖生」，其真姓為向愷然，湖南平江人。據說當時留東外史售價，書局僅給每千字五角，此亦足見當時小說之時價。

二年前，在北京時，一天，一個北新書局的小夥計問我：「現在不是很久很久不下雨了嗎？爲什麼周作人先生的齋還叫『苦雨齋』呢？」

S.聽說私生子是很聰明的，因此他對他的妻說：他一定得去夾一個姘頭。

北新書局四週紀念，編輯部遷移，余撰聯贈志雲小峯兩兄：「琳琅萬卷，名馳南北；辛勤四載，文化日新。」上下聯分填「北新」二字，頗自喜。

四月十二日

## 胡「老大哥」談「粗人」

胡適·鐵民

（衣萍按）關於「伯兮」問題，我也曾勸鐵民靜之們不要討論下去了，因為陳鐘凡先生一開口就自認「錯誤千餘條」，「這種態度」實在太「大方」了，太「學者」氣了，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但我又覺得鐵民和靜之的態度很率直，他們雖然「醜詆」，可是並沒有「匿名」，也不會去懇求什麼「權威者」或利用什麼「威權」來壓迫人，他們倆實在是一對「粗人」罷了！今天鐵民來看我，並且帶來胡「老大哥」的信和他的答復，我因為他無處可發表，就寄給語絲的編者把他發表了，也是一種「美德」。

胡「老大哥」談「粗人」

三七

四，十四日。

鐵民靜之：

今天偶然看見你們討論「伯兮」問題的許多文字，我很感覺難過。這個問題，誠如靜之說的，「詩中主人只是一個人，無所謂「粗」，也無所謂「美」，怎可在「人」字上面憑空捏造加上「粗」字或「美」字。」

既然如此，陳君說是寫「粗人」，固是錯；鐵民說是寫「美人」，也是錯。

陳君答書說，「「粗人」二字實與原意不合，書中錯誤之處極多，承你指示，至為感謝。」這種態度很大方，不失為學者態度。此問題的討論至此應可終止了。以後的許多醜詆，都是不應該有的。

駁人的立論，而那人自己認錯了，這便是已達到駁論的目標，還有什麼話可說？達到了駁論的目的，還要喋喋不休，這便是目的不在討論是非，而在攻擊個人了。

這種手段最為卑污，作者自失身分，而讀者感覺厭惡，實在是不值得的。

你們都是明白人，一時意氣用事，不擇手段，遂不免誤用聰明，十分可惜！我很誠懇地勸告你們聽我這老大哥的話，千萬千萬不要再繼續這種無聊的爭論了。



這封信是不預備發表的，但如果你們願意發表，那是你們的美德，我也不反對。  
祝你們好。

適之

十八，四月三。

適之先生：

對於伯兮問題，我早就不想拖長，不是認爲沒有討論的價值，是我個人對於這問題的討論沒有多大的興趣。現在承你給了誠懇的勸告，我本來可以毫不勉強地謹遵來命的；但你有些誤會的地方，我還想辯訴一番，並且極希望我的辯訴不至於十分討厭。

你說陳鐘凡自己認了錯，不失爲學者的態度，我和靜之在達到駁論的目標之後，還喋喋不休，是聰明誤用的。

你的判斷，給局外人看起來，也許是夠公平了，但我覺得有點委屈了我們，我怕你對於這故事的情節不會完全知道。

倘若陳鐘凡始終如你所說的老實認錯，或用了相當的證據證明他的不錯，那纔是一種青天白日的局面，決不會有使你難過的下文的。但他在認錯之後，在我們還不曾預備喋喋之前，又這麼來了一下：

「……因為「粗」字的原意，玉齋訓「疏也，略也，物不精也」。字又作「麤」，作「頓」，義亦相同。我所謂「粗人」，就是「首如飛蓬」這幾句詩寫的疏略不精修飾的一個女人而已。並不是說他是鄙陋不堪的醜人。不過現在人把「粗」字全當鄙陋解，那就不合原意了。……」

她豈無膏沐，怎見得「不精修飾」？陳鐘凡不但不肯認錯，還歸過於「現在人」不會解釋「粗」字，我想就是極能包容的你，假使身當其衝，怕也不能心平吧？所以那時，安守本分的靜之，忽然手癢起來，雄抖抖地投入這無聊的漩渦，慷慨地做了一次 *Don Quixote* 搬出許多考證上的盾甲，證明陳鐘凡「粗疎的美人」之說是「一錯於粗，再粗於美。」却不曾有半句話攻擊到陳鐘凡的個人，或傷損自己和對方的身分。

但陳鐘凡猝然又來了一下，說：

「……我自己的偏見，實在覺得，一說粗人不錯，再說「粗疎的美人」更不錯，不過你和章鐵民一不解再不解，一搗亂再搗亂而已。……」

我覺得這是一種意想不到的惡聲，要含默下去，或用小泉八雲所記的日本人的笑臉去應付，都不是我的涵養程度所能及的。我那時，和你所想的一樣覺得因討論問題而罵人搗

亂，是一種卑污的手段，尤其覺得汪靜之那種純然辯白是非的坦率的態度，不應該接受這種蠻橫的惡聲，同時我還抱着一種義憤，覺得中國的古文學被許多假古董和新頑固任意蹂躪下去，是民族的大損失，而陳鍾凡便是我的目力所能發見的一個下勁在蹂躪古文學的邪魔，至少中國韻文通論裏的過飽和的謬論可以為證。我學悟到虛心地繼續去和邪魔們討論是非是枉費腳力的，（記得你有兩句詩，「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枉費」。）攤在我眼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採用樂天派的策略，聽其自然淘汰，一條是帶了我的折牙壞盾去做 Don Quixote 的勾當。

我那時毅然地踏上第二條路，確實不會等待自己心平氣和下來，也等不及選擇使讀者感到厭惡的文句，寫了一篇混合着駁論和惡諷的伯分問題十講，在大江月刊上發表。我只希望我的文字能夠代表一部分的讀者和自己的憤慨，我相信自己的態度是光明的，却顧不到自己的身分及其他。

此後，我也曾發表過一些瑣碎的文字，那些文字都像無心的皮球，誰拍一下便跳一下，至於跳得太高而擦傷拍球者或旁觀者的眼皮，或者跳得太低而滾下陰溝，都是不暇顧及的。

確是傻。我現在覺得！

我現在欣然地接受我的老大哥的厚意，我將嘗試着去默領一切向我而來的惡聲和醜詆；同時，卻希望你已經更明瞭這故事的程序，不再誤會我們的往事的愚憨和光明。

我想用了我的蠻勁把 *Don Quixote* 這部名著翻譯出來，我相信這是我自己和許多讀者都感到趣味的書。我已經買了兩種英譯本，但都沒有插畫，倘若你有插畫的本子，請借我一用。

你的信寄在真茹，今天纔由靜之帶來給我，因為他回家過春假了。

我正想尋一個發表的地方，但怕沒有人肯替我發表，倘若你有適當的發表的地方，並且覺得可以發表，就請你一同發表吧。

祝你健康！

章鐵民 四月十四日。

## 報告做縣的情形

阿 呆

我從來不很歡喜在紙上說話，這是一，因為沒有地方和機會允許我來說話，二，是因為

我一竅不通，提起筆來一點墨汁也滴不出？三是……現在在家鄉任得久了，一樁樁，一件件，惹人煩惱的事情多了，迫得我忍不住了，啞子也要開口了，禿筆也要掉花了，呵呵，諸君！聽我道來。

我們革命策源地省的××縣，是本本道真的一個鄉僻小縣，自然擦不起大人們的注意，也擦不起什麼家的欽慕。自從沐了浩蕩無涯的革命恩後，別的好處且不要說，單表這二年來，縣長換了幾幾乎二十個，這二十個的縣長，自然個個都是總理的忠實信徒，也是革命了數十年以上的了，所以一篇百多字以上的總理遺囑除能背得聲調鏗鏘熟流利外，其餘的本事尤其是「剖」的工夫，更來得自然之極，現在單表現任的縣長余××先生罷。

余先生果然是與衆不全，有一塊東洋留學生的爛招牌做幌子，更有一個家兄余參謀長做他的後盾，所以威風得很，到任未久，就說要造馬路，開電燈，造新衙門，嚇得我們小百姓屁滾尿流，個個都睜大眼睛，盼望建設的政策。果然文昌關給他拆做衙門的花園了，黨部的黨老爺們也有吃他的釘子的了，這一種舉動真使我們嚇得目瞪口呆了。他看見我們小百姓都給他震懾着了，於是第二步的計畫來了，這第二步計畫倒有一點憲政化，爲甚呢？讓我約略言之。

縣城最肥美的差事，除開衙署中的各局長外，自然要算着各區的區長了。在陳家軍當政的時候，歷任縣長均以販賣區長為唯一的收入。革命後縣政府既經清廉化了，區長不發售了，所以各縣的窮鬼也可以碰着偶然飛騰的機會，鑽上個把區長玩玩，已可榮宗耀祖，也能研究刮學。豈料聰明正直的余縣長，有一天忽然心血來潮，暗想各區區長賣固不好，然又恐被不肖之徒鑽去，將來貽誤公事，豈非妨礙我的名譽？所以他想出一條民選區長的方法來，就是按各區的肥瘦，派定選舉的票數，每票定價小洋四毛，不折不扣，敵縣共結八區，這種收入大概有好幾千，大足為他做私益的事情了。

有一天有一小學的校長見他說，現在廢除祀孔了，這一筆款請撥給職校做經費罷，余縣長說，這筆款我已指定做「打炮費」了。可憐那個校長聽了這句話，一點不懂，心裏暗暗思忖道，難道縣長打炮，也拿公款開消嗎？將來這筆炮費，不知他如何向上頭報銷呢？後來才有人告訴他道，縣長的打炮，不是那個打炮，是他天天在紫金山頂放午炮的打炮呵。

現在建設時期了，上頭通令各縣造公路了，這一層倒幫助余縣長結了許多案子，就是每遇着什麼案子，縣長對原告說罰你多少錢造公路，對被告也是這般一說，所以二家都很心悅誠服出錢了，社會的人也覺得冠冕堂皇得多了。

現在要說他的教育政策了。縣城一共有四個小學，縣長覺得太花費了，於是四校歸一統，派一個破落鄉紳的兒子做校長，難得這位校長居然能夠放棄他的賭博生活做他清苦的校長，這真是敵縣教育之幸了。

還有！還有！多得很，說不完了，以後慢慢的對諸君談罷。

# 良夜與惡夢

石民著

百磅毛道林紙精印，插畫三幅 定價四角

凡讀過以前的莽原，語絲，及最近的奔流者，對於這位作者，大概已經有相當的認識了罷——雖則他在那些刊物上所發表過的詩並不多。他的作品，其情感之真切與藝術之完美，殊別于目前一般粗濫的，或扭捏的所謂詩者；因為詩，如英國某詩人所說，「首要地是一種藝術，而在藝術中，必得質與形之徹底的吻合或交融。」

現在，這便是這位作者的第一部詩集，共四十餘首（包括譯詩數篇。）對於真正詩的愛好者，這本書實在是值得介紹的。

北新書局出版



# 語絲

第五卷·第十期

## 謀生存是頗不容易的工作

建人

生物謀生存是頗不容易的工作。他有着許多敵，無機的或有機的，異類或同類；他一生中沒有一刻不在掙扎中或爭鬥中，應付着實不容易。即使有一處地方，沒有敵類存在着，假如這樣說，因他自己的繁生無限，和物產的取用有盡，若不謀開拓或轉移，遇一個時期，遲早點也要歸於滅絕的。譬如蠅子生於一方腐肉上，腐肉有耗盡時，他們的子孫就不能永久優遊生活的。因為這緣故，人不特生活中不絕的競爭着，更須不絕的謀開拓，即怎樣更進步的利用天然的富源的方法。

( 449 )

世人所以要紀念巴斯德，因為他發見傳染病的微生物，於是許多疾病可以預防或治療了。世人又尊敬健甯氏。因為他曾發明種牛痘，從此可以設法抗毒，許多在從前應當死掉的人，現在得救了。大家又懷念瓦特一班汽機等發明家，因為他們給人開生活的途徑，使他們能更豐富的生活着。此外自然還有許多別的給人們找生活的路，或設擴張生活的方法的人，

謀生存是頗不容易的工作

他們都受人的尊崇和紀念。

蓋在智識不普及的時代，一般人總是圖近利，少遠見的，或者也沒有研究的機會和思索的餘暇，他們常不顧將來的如何，只儘量取用地面所可以取用的材物。他們並不知道山林伐光，氣候會變壞，固要不絕地上山去斫伐；即使知道氣候會變壞，若沒有水泥和鐵骨，電和煤，要造屋和燃燒時也只好上山採取的，這有什麼法子呢？但是其結果，即使不受傳染病及虎狼的侵害和殘殺，因了自然富源的減少，及因森林缺乏而氣候變壞等等，人也不能夠久存的。中國有許多地方已是這種情形，沒有「天災」，已經衣食不足，生活艱難，一遇災害，便死亡無數。例如甘肅，近聞可靠的消息說，每日餓死的約達一萬人！這是何等可驚駭的消息，就而在中國此種消息竟多到已經磨鈍了人的神經，聽到好似不大驚奇了。

我覺得在這等生活危急的時候，有志於生活下去的人而應該覺悟，他如果有從事研究的幸運，他當更注意於研究於大眾生活更有利的東西。是的，這我知道，擴充智識都是於生活有裨益，沒有絕對沒用的東西。便是一首好詩，或別的艺术作品，可以說，都是生存競爭的工具，自然也還有別的意義；從赫智爾的哲學和達爾文的進化說，更能建造起這樣惹人注意的馬克思的社會學說來。但我總覺得：譬如這樣說，與其有功夫去研究墨翟是否印度

人，不如移這功夫去研究造林與種植，有功夫去作孟姜女索隱，不如學開礦和鍊鋼，等等，特別是在現在這樣迫急的時候。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個人的意志，不得加以非難的，但我又覺得所研究的東西有的更適用於閩人做壽時酒席間行酒令，有的只能用于怎樣航行過險海，這似乎也不可無一點分別。倘能將已經不堪居住的狀況，加以整頓，和尙能生活的狀況改良起來，若干年後，使原要餓死的每日一萬人不冉餓死，本來只能苦苦的生活的人生活得豐富起來，那也似乎不能不說是今日最重要的和最正當的企圖吧？

只是中國的歷史太長久了，遠年的因襲束縛了人的心，許多人是生長在舊文學的家庭中的，年少時是白面書生，老年時則飄飄欲仙的態度且不說，他們也常常只知道國內會有黃巾，或洪楊之亂，將來只怕世道要衰，却不知道人和自然環境，異類的有機物，及同類的各族人，競爭的強烈。如果人被因襲拖住，或遠拘了雙目生在前面等等自然造就的前進的裝置，不向前行，則決不是沒有爵會襲來的，這爵便是「滅亡」。

## 宴會

瑞典 潘·哈爾斯忒羅姆原作

真吾譯

無論那個人碰見奧斯華·亨利·望·列生勃先生，敏捷地向斐爾特爾斐亞底老貴族區走

去，以熟識的眼光瞟着淒涼的堅固的房子，就他許多不甚重要的特點——她的背底凹形的弧線，他的鬚鬚底彎曲，握住他的手杖之柄底指頭——猜度起來，幾乎不能單獨來說的，很容易知道他的名字叫望·列生勃代表歐洲貴族底一部，未曾忘記世家底特權，是頗爲新式的在「新大陸」以激昂的精力專心工作而且不大顧到僅僅表面的服裳之華麗。

無論那個人碰見他幾分鐘之後在奧力味街底另一邊，這裏精美的房子祇露出它平直的背面有十分低微的社會，就他逡巡的步態和他有所感動的注意的矚視可以同樣確實地斷定他是叫望·列生勃，在已經說過的性質之外，他頗有熱情的人性研究下等社會底爭鬥，運用他豐富的有閒時光來散步又以令人快樂的瑣瑣小事來使他的記憶富饒。

在這兩方面望·列生勃先生被斷定都不會錯的，但不過如一個偉大的演員底創作被正確地了解一般，因爲望·列生勃先生並不住在文雅的区域，他沒有做什麼，因此永不急急於回家；他也沒有一點興趣對於貧苦的街市底生活，反之，這個對於他是一種痛苦。但他毫無虛飾地住在這些街中底一條，而這不過是他苦心孤詣的方法使達到他的寓所一點不懷疑這個，且他顯然給每個人知道他住在一進極好的房子裏前面舖有土瀝青，又有洋台，可以望見幾處疏疏的綠草地和一二座教堂。

滴當地說，他也不是名叫望·列生勃，不過由他的母親取了這名字希望因此他在美洲生活獲得他所想像的目的物——同一個有錢的女郎結婚。

我忘記說了他曾在後備軍裏做過軍官，但那是必需講到的因為他既然是一個德國的移民：他還有一枚鑽石的胸針同一隻嵌有一顆巨大的珍珠的戒指，當他坐在電車裏時他時常心不在意地把它們旋轉。

但那是在這故事之前底事了。

那曾經是望·列生勃底鑽石如今祇在窗上留下一種題辭，一個猶太人以他的長黑指甲輕敲過珍珠說道「這未曾成熟，所以祇多值二十元錢，但他料想他過些時能夠得到它的。」自那天之後他有幾個月安然地擁有它。

望·列生勃已沒落在世界裏了，上面所描寫底不復適合於他了，因為現在他從未光降鎮上文雅區域，祇是在河畔，工廠區，和郊外的公園，他不復住在謙遜的街上了，他沒有半間房屋；他到那裏就睡在那裏，最近——自氣候溫和之後——大半在郊外了。他找工作，但沒有找到一點，永沒有找到一點，他不能做什麼；他是抑鬱的看去又似乎想運用他的機智去當愛爾蘭的土方工人；所以他餓着肚傍徨，怕羞地轉向角隅，由他看來，似乎不絕地在深深，

深深地走入迷宮。

他走路時沈思默想。他心地一點不危急又從來沒有過多的念頭，但當他飢餓地站在滿是食物的窗前時，發生了他能善自駕馭之外的念頭——不幸的念頭，其結果比殘酷的現實所做得更便沒法想地窘迫他。

他感到幾乎對每個人有一種咬牙切齒的妒嫉，不能在文雅的名字之下隱藏他的感情，忍受這事實。後來他託庇於渴望之下，於追憶他未愚蠢地拋去他較幸福的地位之下，於撫愛地引導他的某種機會底怯弱的期望之下了。他是流浪漢之最不幸底因為他不能把他自己加入這階級裏。他覺得好像在棍打之下的假裝的 *Haroun al Raschid* 而不能證明他的絕對的相似。

一個光輝的早晨他血兒在他的脈管裏震盪於一所白色的別墅之外，沮喪地思想找得早餐底方法，當時他似乎看見一個認識的人物循着街道走將過來。

這是個德國人名叫模拉，肩部闊大，眼睛銳利的人，他研究過世上一切事物，且，如他自己所表白的，熟知各種學問底門津，但却連一個管門人或守夜狗底地位也找不到——他從來不顧到他的榮銜。「若我在這個國度連做教授也不配，」他舉杯歎息，「我願意如一個黑

人，在村裏的市集上充「Lilias Hoag」頂後穿過一個孔給人家擲球，五分錢三次。」

他現在幾乎有了免不了的膚色，他被風塵和日光變為黃褐色了。他在德國人家裏做家庭教師是久已過去的事了，而他的鞋底也早破了。

列生勃在酒店遇見他興境遇還好的時候，他的滔滔的談話不恰恰合於他的胃口，但現在他以為少談一下倒可以使他興奮。他詫異地要知道別人底倉忙的緣故，一件如此迷人地非常的事情當一個人有無限的時間的時候。模拉和氣地但心不在意地模樣向他行禮：「你也是公所裏底人麼？喂，你現在怎樣地喜歡它呢？明白地告訴我吧！」他盤問地注視他，好像回答是猜不透的。「這有不同的方面。——但請原諒我，我是匆匆促促的。你來可有一點東西吃麼？」

「吃」這個字把其他一切都驅逐出了。「快樂啊！我是餓了。」

「飢餓麼？那麼，我們快吧。我的胃口也是早晨最好。這是習慣，你看；我其餘時候是不大吃的。況且，人生還能更好的顯示他的歡樂如」——說到這裏他的語音變為親暱地，好像他將談到某種熟悉的和頗可愛的題目——「如在這樣一個可愛的早晨吃新鮮的好麵包和喝牛奶的麼？」

「哼！啤酒和肉也不好的。」

「啤酒！啤酒，你說，還有肉麼？我可憐你。那說話暗指心底唯物的極惡，有如疾病適合我們變幻靡常的人生。」

他們到了一條掃得干干淨淨的街上，一進平靜的紅的二層樓的房子，有白的窗檻和大理石的階級。模拉不自在地眼向前看，但立刻又鎮靜了。

「是的，桌布現在鋪好了。我想，在我們面前祇有三刻鐘了。他轉向鐵欄干，飛也似的停住了脚步在那兒擺着一隻籃和一隻牛奶罐，滿足地歎息一聲他坐下，列生勃驚異地看着他。」

「他們每晚放好罐頭和籃子，你看，這樣不必清早上店裏去，早晨就有牛奶和麵包在這裏，如好小孩子們得到禮物的時候，但今天他們可不能得到一點兒了。動手吃吧！」

「但那是偷竊呢！你怎樣的期望我……我的名譽……」

「偷竊！呀是的！唉唉！你不想取生命供給你的什麼，或你願意消瘦如一個 Echo（希臘神話中之女神是空氣和地底女兒，因戀愛 Narcissus 致瘦削而為鳥，僅存其聲。——譯者）直至祇留有你的名字，一種低語「望·列生勃」，「望·列生勃」時時由絕路發出來當我切



開這樣好的麵包的時候麼？最美麗的麵包店裏的小姑娘來到這裏，兩頰如茶餅，——我時常遠遠地看見她——豐滿如Flora（花女神）或Ceres（田作及果樹底保護女神）或Gardenlaube裏的人首速寫，供給你最可愛的金色麵包，而你還是冷且硬呀！」

他的語音如此足以信服，他坐的姿勢是如此不可非議的正當使列生勃覺得他非屈服不可了。

模拉更以和婉的聲調繼續道：『你知道，我們不過是鳥兒拾些麵包屑——他的嘴巴被一大塊塞得張開了——我是一隻偉大的山雀，而你是一隻有兩首的傳令的鳥兒，都有礙於吃食。』

列生勃取了美意地給他的半塊麵包默默地吃，時時不自在的斜視對着窗兒。模拉客氣地堅請他吃罐裏的東西：『飲一杯，暢飲一杯！自己來吧！——詛咒賣牛奶的人吧！我難道不很想到當我看見他褊狹的猙獰的面貌的時候？他在牛奶裏滲水，這無賴，盼望我們忍受它麼！——這裏還有紙。我看是「報紙」。所以在這間屋裏他們是共和黨人吧？讓我們看這裏面有無有趣味的消息。』

他以一種有權力的尊儀底選舉人的神氣摺攏報紙，微笑如一個迂腐的教師又說出不適當

的話語，似乎要找出全個事情令人厭煩的，却又溫和地忍耐着。列生勃開始大大地思量，被非常的平和所引誘他覺得在要表白常常重壓他的思想。他一半放肆了希望現在他能夠收集他的概念而相當地辯護他自己在他人的眼中。

「祇要我們再能維持我們的生命，」他開始說，「祇要有人能幫助我們呵！你不以為我們能重新起來而且比從前更好些麼？一個人在這個樣子學得這許多了，祇要災難不使一個人壓倒呀，祇要給我一個位子讓我給你看吧！」

模拉譏刺地皺一皺他的睫毛。「你想做什麼？一個民政官？」他放下報紙搖擺他自己的身體。他們常是一樣的，「他愉快地說，『一樣的罵不絕口，毫無意識的詈罵和侮辱；歸根結蒂他們兩黨都是一鼻孔出氣。他們的攻擊和辯護使我記起在一篇丹麥喜劇裏底流氓，他充法庭上兩個相反對的律師，辯護他自己的嘴巴，而終於吃雙面巴掌。但是讓他們做去吧！我們坐在這裏，造物底所愛的人，我們的生命是一個不變的安息日！那麼讓牛兒在井中咆哮：我們不想救出他呵！不幸福，你說的麼？*Välta me Dios!* 還有比我們在這裏的生活更想像地自由和優美了麼？這樣金色的陽光斜照街上，雪白的大理石階級可以供坐——恰如神話裏喬裝的小女公主——又有牛奶和麵包！……牛奶，麵包和大理石階級！生命還要供給什麼

呢，除了可能地一支雪茄？在那進房子的裏面他們正沈沈入睡夢到化錢去買鋼琴，或怎樣使他們的同城裏的人舉他們爲「市長」，而我們在享有生命底乳精（自然，有些冲淡了），召請我們自己祇吃了一點兒他們的早餐，留給他們一堆煩惱做午餐和晚餐。」

他的笑容愉快得如朝陽照在紅牆上。列生勃在那時間覺得對他有一種真誠的羨慕而且幾乎驕傲和他一樣坐在同一的階上。列拉站起，伸出臂膀同着牛奶罐，大聲說道：

「看這邊！這最後的一點滲水的牛奶我獻到這張大理石的聖餐台上給太陽和「歡樂」。願她在這無需有的煩躁的世界底邊涯永遠欣欣向榮，願她不被汽笛留下傷疤，又願她現在而且將來找到她的早餐在睡着的同城裏的人們底大門之外。呵！呵，呵……看那邊！現在他們在房內移動了！我喚得太響了！我們走吧，快！我不喜歡看他們爲失了牛奶而怒惱：這會有一種躁擾影響在我的人類底愛之上面。」

離開了兩條街他們分別了。模拉折了一小枝着花的蔓草含在他的雙唇裏，無憂無慮地在陽光下搖擺。列生勃感到他好興趣底高潮如它升起時迅速地下退了，爲逃遁而害羞，呆立着看他的夥伴。

## 憶巴黎

野渠

### 十三 惠姊的來信

我踏碎了花陰，

我數遍了星星，

我領略着羣芳的馥郁，

我尋不着浪擲了的青春。

忽聽得女房主一聲叫喊，說是有掛號信，我急忙從暖被窩中跳了出來，披上大衣，急着穿了襪，跑下樓去！白天爲倦怠的無聊所包圍住了的我的苦悶的心情，一到夜晚，倒在枕上，便又亂夢顛倒起來，哦！天哪！誰要不是依戀那可愛的長夜的幻夢：她使我們被擁抱於知心的情人，牠使們我發了財，掘得了金礦，牠使我們布施了一切的可憐人……我滿懷着不會消却的夢意，心頭存着多大的狂歡，走下樓去，接得了一封掛號信！啊！我抱着多少的歡喜呵！又多少的失望呵！這是惠姊的來信，——並不是什麼金礦的消息呵！

惠姊的來信：

我的渠弟，

我今天由菁轉來你的信，我又是歡慰，又是慚愧，我真慚愧極了，算來我已有一年多（或者不止了，）不給你的信了！然而叫我拿什麼向你說呢？幾年來沒有一點好消息堪以告訴你的，我所有的盡是惡劣的運氣和病弱的身體。渠弟恕我罷，也許我說這話，是掩飾我的懶惰所致，總之，你這時恕我，聽我告訴你這一切罷！

正如你所說「我真不想提筆寫信，我覺得有些事情你一些也不了然的，寫了數十張紙，還是不能令你了然的。」渠弟，這是真的，不過我應該使你知道一個大概，若上帝還許可我們相見，我一定伏在你的懷中，哭訴別後的一切詳細情形。……唉！如今真是從那裏說起！

我現在已是第二個孩子的母親了！我知道你聽見這個消息，一定更可憐我，不致如一般人虛偽的爲我道賀，或者譏笑我吧？我的第一個孩子——艾斯——已快要三歲了，倒很活潑可愛，但現在青川，不在我身邊。這個才兩週月餘呢，總之，我現在的生活，

除了盤算着油鹽柴米，便是消磨在孩子的哭聲中了！

去年十月我方由青返成，（菁是七月就到成都的，）原因是快要生產，青川沒有醫生，並且我着實過不慣青川的生活，兼之那時成都一切事情都很好的。殊不知命運之神決不容許我們的生活有一天的安靜，抵省後成都就鬧着銀幣風潮，生活忽然提高了二三倍，然而菁的收入只夠生活費的三分之一，並且我又快要臨月了！有什麼法呢？只有勉力維持——借貸——直到今年正月我在醫院中很危險幸而很平安的產生了這小孩，我們已是債台高築了；所以今年閏二月二十九日菁便回青籌錢去了，唉，還不知怎樣解決，且聽下回分解吧！

關於你的事，我只能勸你保重你的身體，看淡些罷。人生就是這樣，憂傷些什麼？說到愛情，你如今大概也知道些了，男子的所謂「愛」，完全是自私心衝動，受着生理的支配，他不懂得「愛」，不懂得女子，而且永遠，永遠不懂，縱然有少數的例外，那只是少數的少數。明諱我沒有見過，恕我不能批評他，然而他竟以經濟要擁你為達君的事，我心中很有些不同意。我記得蔚川白村說過，戀愛的真精神，便是能夠犧牲，若一懷着自私心，戀愛便破壞了！——渠弟，恕我罷，我不該提起這些話，使你煩悶；你是

太可憐了，一人處在那遼遠的國度裏，你哭的時候，那個來爲你拭去眼淚呢？此時令我想起在寶路的時候，唉！渠弟，往事奈堪重提？爲了你忠實的惠姊，你保重你的身體吧。我相信我們此生還能相見；我盼望上帝可憐我們！

寫最近的小詩一首，以見着我惆悵的心情吧！再見，渠弟！

你的惠姊：閏二月二十六日即四月十六日。

眼淚成一直線，從我的眼角吊下來，字迹模糊成一片了的搖映在我眼底，終於我倒在上，盡量的哭！

太陽已從紅色的窗帷外映入，暮春的溫暖也溢盈了全室，我心情的淒清有如寒冬樣的寂冷！

推出這一切熱鬧與溫情，沉醉在淚海中的人！白雲自在飄浮於無涯的天邊，我，我將永遠被沉埋於淚海的人間！

一九二八，十二月二十六日夜深

## 春

俄普希金作  
均風譯

春間的陽光，

春

一五

趕去山邊的雪

逃跑去濁泥的小河

在小草之地上沈沒。

清明笑着的宇宙

夢中迎着年的早晨；

蔚藍色，光亮的天空……

.....

還有透光的，樹林

似乎纖柔的綠色。

蜜蜂耍那田野用的稅租

從臘的窩中飛出

山谷乾庚和雜：

羣集雜喧，夜鶯

在沈寂的夜中唱起歌來。



## 第一次琴課

式微

每夜大門口的造地道車的聲音，泥土呵，人時話聲呵，簡直比那車聲還利害地刺激我疲倦而想安息的靈魂，今晚却越加來得利害地，是增加了我心裏已有的不安與煩燥！一覺醒來，室內是暗暗的，把窗帷拉開，常是陰霾的而特別灰暗的晨光，巴黎的曉色，映在我的牀頭，小小的表上，長針正指在九時上，六時還差一刻。

早起不是想「開金鎖」，雖然腿酸脚痛，懶怠的滿想再睡一刻，可是腦子裏轉輾着許多要做的事情，睡在牀上如坐針刺，不能不爬起來了。

不君與我約好八時十五分到他那裏去，我在八時十分出了寓，在對面的一家咖啡館裏喝了一杯五十生丁的牛奶，就急急地跑了，走到他的房門口，看見鎖鑰不在，遲疑了一下之後終於打了門：

「等一等呀！」不君的應聲。不一會，門便開了，他穿着睡衣，睡態矍矍：

「哼！遲了咧！」我一進門便說，房間裏的暖氣溫得人醉了，怪不得不得不君那樣地好睡，

( 465 )

我心裏想。

「都是你呀！」不君坐在牀沿上，打了一個呵欠，頭顛顛的支持住了牀欄：「嚇得我沒有好睡！」

「怎麼了？」我驚訝了：「可是汽車把我碰死了？——可是？」因為昨天午時經過聖米顯兒街，半途中飛行的汽車，差一點兒碰倒了我。

「在海邊！」不君說：「汽車倒還好了，在海邊！」——「我們都在海邊散步，靠海的一邊有着高山，我勸你不要走那一條路，你却不聽，走到半途，掉下來了，呀！把你掛在半空，掉下去是海裏，急得我不知怎樣才好，因為我在海灘上，離得很遠，你掉下來了，幸虧那裏忽然有一個人把你接住了，嚇得我醒轉來還是不住地心跳！」他說完又是一個呵欠，倒在牀頭。

「嗜！真有這樣的夢麼？——真有這樣的夢麼？」我笑着問。

「我還要睡。」

「起來罷！起來罷！」——「好好的穿衣，你看太陽這般高了！」我的口吻倒好像是對六七歲的小孩說似的：「起來罷，不早了呢，八時半了！」我立窗，看太陽是正發着奇

樣的光芒照着高高的屋角。

「好像吸鴉片烟的！」他打了呵欠，自己笑着說，坐了起來。

「你要吸鴉片烟麼？你，——你將來要吸鴉片烟麼？」我有點惶惑了！

「那是恐怕決定不會的！」他笑了說。

「噫！會的罷？——不會？」

「你說會就會的罷？」

他走向梳洗架前洗面，拿起一把剃鬚子的小刀時，說道：「算了罷，明天罷！」接着便塗上雪花膏，我忍不住地發出了笑聲：「哈！我聽說剃了鬚子才擦雪花膏的。」我無所謂而云然的說。

「你從什麼地方聽來的？」

「你說的呀！」

「先生要罵了咧！」我說：「上第一次課就遲到，一定不歡喜！」

「我替你聲明罷！」

在羅蘭路的轉角上大汽車已是八時四十分了！

「你在面前時，我可一定不說話的。」我好像買事物還價似的咬定了口吻，說之又說。

「我也不要聽你的法國話。」

「你可不要陪我上課的，你領我見了她，你一定就要走的。」

「我也沒有工夫陪你上完課。我要到學校裏去的。」

「你騙我咧！」——「我怕，我要生氣的」——「假使你不走。」

「我又不吃人的，——長久不見你生氣了，倒要看你的生氣咧！」

「你幾時見過我的生氣了？」

汽車過了一家大的百貨公司的第二站，就到了。

走到第三層樓，「那樣高的樓梯我走不動了咧！」我喘了氣。

「哼！還說會爬山呢！」

「跑山同走樓梯不同呀！山上有風景，這裏有些什麼？」

「喏！這不是風景麼？」他指着那着色的玻璃窗上的人物及出水，說。

我大聲地發了笑，「要到了呢，五層樓！」於是他挽住了我的右臂，迅速的跑了上去。

接了電鈴，出來開門的是一個女侍，讓我們進了客室。剛把外衣脫下，一個老太婆，頭

髮已花白了，穿着白色的絨衣，豎在頭中的髮髻特別的惹起我的注意，進來了：不君便替我們介紹了。

『我什麼也不懂，一點也不懂的。』我說。

『從頭學起，』不君代我說，這真是救了我！然而我兩眼看住他，叫他走，意思是希望他快些出去！先生從書櫥中抱出了一本初學琴的書給了我，放在鋼琴上，我坐對鋼琴，先生在右邊，不君在左邊，他懷中拖着一隻黑貓，是先生所愛好的。

『Sol』先生說，我指彈了上去，『Re』我却從沒有聽見過，我急了！『Do』都不知道了！不君急了說。『在這裏！』先生說：指上了『La』在中國就是唱做『La』的。

『上面與下面的字母是指示所彈的指頭的，法國是從大母指算起一二三四五，英國却不是這樣，從小指算起，一二三四，第五是大母指。德國是——現在你就記住一二三四五從大母指算起，這是容易的。』

第一課的鋼琴完了，我心裏是多麼地不高興呀，先生太凶了，大半還是不君的不走，我差不多是生了氣。

『看她，希望就學，沒有希望，我就告訴她不必學了！』先生在對不君說，這是無疑

( 470 )

的，已經覺得沒有多大希望，才說了那樣的話。

出先生的屋時，兩個人都沒有話，走到第三層樓，我才說了句：「你今天揩油，你不走！」其實我只是滿腔怪他不走，——因為怕羞，我的壓腳的上課，而這樣的，說過我覺得這話太劣拙了，引起了誤會，當不君並不回答我的這句話時，我知道糟了。但話已說了出去，收是收不還來的，如要再聲說，那便越加劣拙了，於是我也只好勉強的笑了笑，不再說話。

從大汽車下來，慢慢的走過先賢祠，「我悲哀！」我說了。

「今天才覺得悲哀麼？」不君說。

「早就想到！」

「那麼更不用悲哀了！是意料中的！」

「我失望了！」

「你幾歲了？我幾歲了？」

「現在的環境，你與我不同呵，現在的情形，你也與我不同呵，你已走上了大道，找到了頭緒。」——「至少你是這樣。」

「悲哀有用麼？」

「年紀大了！老了呢！」

「老了？差麼？」

於是又談到環境，雖然是要相當的天賦，但環境實在是很重要的，在中國，要是能在三四歲就學鋼琴或提琴的，在我們的陶裏完全是找不出，只好希望我們自己知道失學的苦痛，救救未來的孩子們！

「我來介紹一個女孩，送給你罷！」我說：「高先生的第二個女孩，叫做阿因，頂活潑的。大的一個總是學醫的罷，將來，但是我看伊頂多愁多病的，一定是很多情的。」

「高先生不肯的罷？」「下回有誰還中國，就請求他們給同了出來。」我接着了說。

「他們不肯的罷！」不君又說：「我也不會有什麼大志願，將來還中國就教幾個孩子們。」

一個下午我都不曾高興，午飯後去一家琴行，說定了每天去練琴兩小時，不君自去，我就進去練習了，在手指碰着鋼琴鍵時，那不和諧的聲音，使我心腦中滿溢着急惱及厭惡，也時時的想到，恐怕早兩年學，到如今也至少有些成績了，至少比現在總要好些，呀！天呀，

過去了的時間，能給我追還來麼？

「我也不知道何以今日我那樣不高興？」晚飯的時間我說。

「什麼？大概在練琴的時光，又轉了什麼念頭了罷？」

「唉！我真不高興呵！」

「這全然是反動！」不君說：「一個人的自尊心，所反動的！」

「我不相信，——或者是的。」

「人人都是這樣，不過是分量上的區別。」

第一次琴課所給於我的悲哀，不安與失望，實在是一生來少有——因為我向來就只聽慣了許多勉勵的或者是帶着溫情的撫慰督責我的缺點的話，少有見着那樣嚴酷的先生，直到在上完第二課後，才決定了我的快樂的命運，一種不自量力的希望，眩耀了我，把我的失望，不安與悲哀都趕走了，然而緊緊地跟在腳邊的是經濟的壓迫，雖然我的兩眼望住了那前面的眩耀的希望，在每晚，在每晚，那煩雜的車聲與泥土的擲投聲，人語聲，當夜來越加擴大牠們的勢力時，繞住了我那祈求安息的靈魂還是悲哀，不安與失望呵！

一九二九，三，一四，巴黎



## 東京的最後幾頁

無痕

(一)

各處經濟來源已涸的書信報告，是雪片一樣地一齊飛來了；我這顆沉入海底似的心，也便不知不覺隨着這些接連不斷的雪片，一小塊一小塊地分碎了夾雜在那些書信中和牠們一塊兒懶懶地散漫在桌面上，抽斗中。

那些每日照例的功課和事務早已無形地停頓了幾天了。忽然間身體又發起熱來。頭上像戴了鐵箍似地，背脊梁骨就如整日浸在冷水裏一般；本來還想再強支持着去聽一次一氏良氏的西洋美術史；可是鐘已敲過正午十二點，我依然是抬不起頭來。只得仍然睡倒，聽着樓梯上有了脚步声，繼續着的是緊隔壁的幃子拍拍地響了兩聲。我好像有了一點救星似地趕着叫了兩聲；「淑妹！淑妹！」回音很細的一聲「喂。」我知道她又是生病了，祇得問了一聲；「你累了罷？」但是這回連回話都聽不清楚了，因為她祇是不斷地咳嗽。

第二天早晨似乎覺得昨夜已出了些汗，頭腦清楚了點；起來剛走到洗臉的地方，遇到舍

盞走過來，她在我的肩上輕輕一拍就笑着向我說；

「泉先生說明年仍舊要請你教他的中國官話，在車錢之外，每月另送你五元薪水，每個星期六下午一小時。你的時間如果沒有衝突，你去嗎？」

「好的，謝謝你；現在我有點事情，必要回去一次，那末明年來時再看罷！」

我急急忙忙回答了她這句話，便回房坐在桌前籌思起來。

「倘真不回去嗎？一個月五塊錢的進賬，怎樣開消呢？房錢是可以敷衍了，吃飯怎麼辦呢？另外的法子又無從去想，家里的回信還沒來，就是說走也已很困難，這里現欠着的賬還不知怎麼籌還哩，走的川資又何從去設法呢？」

太陽光線漸漸地射到疊上來，房裏的空氣也慢慢由清冷而溫和起來。窗外的樹梢上，那一片僅僅殘留下來的的小枯葉，被風吹動得仍是不住的顫，似乎在表示牠那最後的勇力。隔壁的淑忽然跑了過來，左手托着一包東西，右手提了一只小籃，笑嘻嘻地向我說；

「最後的這點時間，我勸你還是好好的來利用牠一下吧！我們再來同畫一張畫罷！你今天已起來，精神大約還好，我想我已吃了那許多的藥，今天總不致最會發熱了。」

「好極了，我正在不願收拾行裝，橫豎沒有掛號信來，我也沒法動身，文也在想畫，我

就再集一次會吧！」

我見她放下了那些東西，一面口裏回答着她，同時立起身來就去找矮几；我們商酌着將「模特兒」擺妥時，文也吃完早餐走了進來。

「真可惜了那許多過去的時間，一半是爲了學校裏的功課使人疲倦，一半也是我們都沒有想到，現在真是最後的一點寶貴時間了，我們三人在一起畫畫也許就是末一次的機會。我覺得你還是可以再強住幾個月的，你沒有給你家里去封掛號信，說明你最近的經濟狀況嗎？」

她睜着兩只很大的聰明而又誠懇的目光，望着我祇是說；我就覺得背上又發起冷來。自己以爲自己這樣善感是又要「鑽牛角。」發狠地鎮定了一下；方回出話來。

「我已接到我父親的來信說；款子已經匯出了許久了，可是我並沒有接到，不知是什麼原故。我最初以爲別處朋友的補助來源雖涸，家里總還可以再設一點法子。這麼樣一來，確已使我難再延了。」

文聽了我的回話低頭想了一想又問我爲什麼不向別處去想法。直待我告訴了她舍監向我說的那件教中國國語的事，她方嘆起氣來。

這日的午後我們就在這六疊的房間裏工作起來。一連畫了兩三天，每日一到了晚上，我就不能不稍稍收拾收拾書籍和舊信等。因此將桌上的平日次序已擾亂得「一塌糊塗。」倦極了的我，一躺到鋪上就瞧見那些「橫七豎八」的亂紙堆，時間瞧得愈久，那些碎紙破書的形象也愈形複雜了。我覺得牠們都很有自制力似的，都能安然的睡着或是倚着，並沒有顯出絲毫倦態來。我感着自己這疲倦以為很可恥。

「我現在看着這些亂書籍，覺得牠們很可愛似地，提不起神來去收拾牠們。你們每天在這裡畫畫時，大概望着很不舒服罷？」

我不知不覺的隔了紙壁問起淑來。

「我們在畫畫時是看不見那些東西的，不過在休息時間中，就覺得牠們太替你表示出心緒不寧的證據了。你是否戀着我不願回去呀？」

我知道她又耍逗我開玩笑了。若在日常我一定還需加倍奉還她些刻薄話。但當時的我却並沒有平常那樣地勇氣。趕着息了電燈，閉上兩眼預備強迫自己入睡。

睡眠本是人生中一件享樂的事，尤其是對於煩悶的人們的慰安更太。只是事實上往往是愈要要求享受這點慰安時，偏會使人失望。不幸的我，當時就正是走進了那一個境界。反反

反覆思前想後，竟致終夜失眠。好容易玻璃窗上透進日光來，模模糊糊地桌上那些碎紙片又使我注意起來。「我真要成功一個神經錯亂者快了。」我自己也這樣想着怕起來。並且我好像明白自己分晰得出自己的不肯着力整理行裝的原因來。我戀着那間屋子裏的天花板，紙壁，以及所有一切書籍雜用器具的形像；窗外的樹枝，枝上那僅僅殘留下來的最後一片枯葉。早晨一睜眼時最初看見的晴天的霞光，雨時的淡灰色天空。還有那稍遠一點的神田那些舊書攤，夜市裏的許多畫片。上野的美術館及不忍池邊。植物園的睡蓮等等。仔細想來時，都是使我兩腳不肯走的線索。我真太呆了，我竟被牠們迷惑住了。

(二)

賣豆腐的笛聲又來了，不必看鐘就可知道已是嚮午時間。晝食問題怎麼辦呢？我正心裏自己這樣想着；同時因為太陽光線已直接照在我們所攜的靜物「模特兒」上，光線太強了使我們不得不停下手裏的筆來暫時休息。文拿了筆一面向畫布上亂抹，一面口裏「是賊。

「怎麼辦呢，這簡直完全不對了，這是什麼顏色呵？唯！你們替我看看罷，我簡直不知該從何處下筆纔好。真精透，光線完全不同了。」

「你不要吵呀！誰不是一樣的感着困難呢！已經到了該休息的時間，你不聽見賣豆腐的笛聲麼？我們應該預備吃飯的事了。究竟吃什麼呢？你們快說，我去買；還是就吃廚子的現成午飯呢？快說！快說！」

淑放下手裏的筆站起來作着要走出門口的姿勢只是催促。文一面搖着頭依然瞧着她那畫布說；

「你們只管隨意吃罷，我是不吃午飯的。」

我接着說；

「我們還是買兩個麵包來充飢罷，廚子的飯要兩角五分大洋」客，菜又不見得好吃，也太貴了點。你看怎麼樣呢？一個人的麵包錢，今天我這裡還有。」

我口裏這樣說着話時，一手就勢伸到衣袋裏去摸錢。淑已很快的拔起腳來向外走了，嘴裏囔囔地一面說着。

「錢，我這裡倒有，你又何必再給我。老文真是討厭，整年的不吃午飯，據說是爲了省錢，其實我也沒看見她省出一個錢來，廚子的午飯真不敢再領教了，那麼一點不好吃的菜，還要那麼貴。」

只聽大門口一陣笑語聲，接着就見對面樓上的密斯蕭，手裏攜着一個勁氣直冒的洋磁鍋兒，她一路跑步喊着「欣妹你回來了？我正等着你吃飯呢！」一陣風過，紅悶油魚的香味極濃，已直撲了過來。

「真香呵！她們又弄這東西吃了。她們真勤快總是自己弄着吃。」

文這時也放下筆坐在「火鉢」邊加炭。一面臉下微顯着輕蔑的形色向我這樣說。隨手又加了幾塊小炭在「火鉢」中忽然又笑着說道：

「你不是也買了一元錢的炭嗎？這回要去了，大約沒用完罷？我現在替你多加上點炭。索性使用完了牠，省得走時白送人；橫豎你也拿不回去。」

「隨你的便罷，拿不走也不會白送別人；還不是你受用？我一個人坐在房裏永也記不起來去燒牠。」

我又精神十足地站起來將三人的畫都倚在壁邊退後幾步去仔細比較起來。同時我感着室內空氣很是和暖，好像週身的血管都很緊張。

淑已走上樓梯來，在兩個麵包之外，她又多買了兩個蘋果。我們坐在壘上就吃起來，文見了又笑着說起俏皮話來。

「呵！你們倒不錯呵！整天的曠窮，不知道的人還不知你們是怎樣的苦窘，却不道你們原來在這裏吃西洋料理。四十錢的一個麵包不夠，還要加上三十錢的蘋果，你們真是太有產式了。哈哈！」

「唯！你回去後究竟作什麼事呢？去作教書匠嗎？還是也去作官呵！作了官就是大人了，那時一定不會記得我們的。而且聽說現在的官也真不容易作，背不上總理遺囑來是不行的，三民主義不熱時也有點危險；我勸你還是不要回去罷！」

「老文會拳術和京調，我勸你還是趁這候款的機會跟她學點拳術或是京調，倒可在國技會及戲劇運動會去出出風頭；將來也就不愁沒飯吃了。嗚，你爲什麼不出聲呢？這都是富國強種的急需方略，當真你不要太忽視了牠呢。」

淑也拾起畫筆一路取回我放在壁邊的畫布，一面嘻嘻哈哈地湊着文的俏皮話開玩笑。我回答不出什麼話來，只是因此又提起我的心事。

「真的，我究竟回去幹什麼事好呢？」



## 南行雜誌

崇華

### (七) 珠江之畔

廣州市泰源棧的客人名簿裏，大約還留着我的姓名籍貫和年齡那麼一條記錄。在第九十七號房裏，我正正住了四十二天。這四十二天裏，不但生活的苦痛把我傷毀，就是和蚊蟲的作戰我也敗北了！

一天之內，時常有多少次的暴雨，暴雨過後，毒烈的太陽又仍舊出來了，的確的，異地人到了這裏，時時都會感覺他在蒸籠裏。蚊子，他不問白天與晚間，儘在屋裏嗡嗡唱着，他也不問這屋裏的住客是一個貧血而且沒有養分的窮鬼。

人窮了也是常事，但我發覺自己的食量卻和窮的程度俱增了。在所謂富貴的人們說，這自然是一種福氣；在窮人卻是最大的一種不幸！吃了午飯憂慮晚飯，憂慮罷，不久肚子又空了。

微俸我還能夠自己支配自己，午飯兩片麵包；晚飯是隔壁賣的一碗餃麵。因為餃麵店去

( 481 )

熱了不好意思，所以也時常在棧裏叫一個客飯吃。伙計收拾走的、永遠是乾淨的碗，碟與飯桶——它們都是空洞沒有一點餘剩了。

貧與病，孤獨與悲哀，都能給人們不少的啓示。有了它，你可以知道人生的表裏；有了它，你可以知道更多一點的生之意義與神秘。

立在九龍碑下，我知道他爲什麼那樣莊煌美麗，立在押店櫃台前面，我也知道他爲什麼是那樣漆黑，高大了……

坐在汽車裏的紳士與淑女，他們只知道路人愈少，車的速率愈增的原理，至於車後的塵土與臭氣，他們無須乎有這種經驗，也無須乎享受賜與。

客棧前面的海珠公園，倒是留了不少的足跡，那裏可以聽見銅壺滴漏，那裏也可以看着江水的奔騰。聰明的古人和無情江水同逝了，沙基的血跡也早被毒陽曝乾。有酒的人們還是在隄上的酒樓飽醉，取樂的人們還是在江心的畫舫裏歡笑。

汽車上圍滿了掛盒子砲的衛兵，早已司空見慣，至於那海軍俱樂部的一尊銅砲——就放在堂屋裏——是紀念？是壯門面？是助威風？是到必要的時候，就從屋發砲呢？我真是有點莫名其妙了。

臨走的前日，G君曾來找過我一次。

「這次你來，一點也沒有招待你，唉，機會又是這麼壞！」他似乎感傷般地说，言外又替我惋惜。

「不，我這次並沒有抱着什麼目的。」

「雖然這般說——」他似乎更不過意了。「就是許多名勝地方也沒有同你去。還有，北門裏（？）的燒乳豬，長堤的餃麵，大概你也沒有吃過。」

「我祇想去看一看黃花崗，可惜已經沒有機會了。」

「是呢。」他並沒有引我去的意思。

燒乳豬，我不想吃，我也不配吃。他所說的長堤餃麵，其實我早已吃過了，並且吃厭了。

### (八) 歸途

還記得一個人默默地離開了那淒涼的雪的舊都；還記得一個人默默地離開了W市和故鄉和許多許多我只住了三兩天的地方：。隨着我的，永遠是一個柳條箱，和一件行李。這箱子

裏裝着的春夏和秋冬，它是我全部的財產。

想起我每逢到了一個地方，我就禁不住失望；想起我每逢離開一個地方，我心裏又充滿淒惶。當我每次起程的時候，我就暗口對着我的行裝說：

「再隨我走一趟罷，不久就待着永遠的安息。」

同樣的，我又默默地離開廣州了。珠江堤上的旅館，酒樓，大新，先施公司的天台……就漸漸去遠了。那正是我生日的前日。

夜分的時刻，船到了香港。半山的燈火，還像星般地爛燦着，遠遠望見靠近碼頭的瀝青路上，還有一輛兩輛的摩托飛駛着。汽叫雖則很嘹亮地鳴着，我想那些司機的一定也是睡眼朦朧的了。

海水是深黑了，像一個墨池，黑得可怕。

睡在統艙的我，前後左右都是堆着醜醜的貨包，只有身底下一塊不滿四尺的銅板，它容着我這個微小不值一個銅錢的生命，海水打着船板，好像有意作出聲音來給我聽：

「孤獨……孤獨……孤獨孤……」

他響了一夜，我一夜也不會閉眼。

第二天，替外國人驗稅的中國同胞，蜂擁地來了。他們把我帶的東西，都翻得亂七八糟，最後他拿電筒把我的面龐仔細端詳了一番，才抓了一把陳皮梅，長揚而去。

船開之後，我想起，有人說過這些行路難的話，我纔覺得可怕起來。可是，總算過去了，也真微倖！

統艙裏真是受罪，坐過統艙的人們，恐怕再坐地獄也不怕了。那些茶房先生，的確比學校裏的舍監，衙門裏的老爺，陰司裏的小鬼還厲害。

船上有一位沒有買票的搭客，查票的時候，他拿出一套水手衣服說：『我是在××軍艦上做事。』

過了汕頭，船稍稍有些搖蕩了，但我並不覺得怎樣；在「軍艦」上作事多年的那位，卻禁不住嘔吐了，他並不覺得自己難爲情，我實在替他害臊極了！中國的海軍人才不知有多少，像那一位，我可以大膽地自薦我能替代他！

下午船駛進黃浦江到了上海。第二天的清晨，我又被通州輪載出黃浦江，離開上海了。別了半年的北京。我又重見了。新華門前的石階縫隙生了無數的青草。紅圍牆上貼了無數的標語。

我到停放着母親靈柩的廟裏去，靈室裏是不堪的淒涼與冷寂，門上爬着一條一條肥滿的蜥蜴，壁間結着如麻的蛛網，窗楹上的白紙，早被雨水打黃了，馬蜂又嚙了無數的洞眼。我撫着她長眠的漆棺，漆棺也是冷冰冰的。

——媽媽，你知道你長途歸來的孩子麼？他就立在你的面前，他想告訴你無數無數的事  
情呢……

靈房背後的一株榆樹，四季總是蕭蕭地響着。

——完——

## 鬼 叫

呂甘心

不可少的序文 南中國的某名城最近出了一件頗為（是頗為吧）不凡的新聞。我的一位朋友昨日自名城來港，今日為我述其事。大約是兩個男人爭愛（是愛吧）一個女人，遲延不決，卒以一人犧牲了結之。死者為名城某校大學生，被當局執行鎗斃，其罪狀為「圖謀暴動」，不待說是指為「共匪」，告密者即為他爭愛的人。至其詳情，及事後勝利者與所愛女人是否得諧秦晉，則吾無由探

悉，與拙作歪詩亦無關係，就放過了吧。我的朋友是對我說新聞，非對我說笑話（或者新聞亦可以笑話觀之）我聽了不禁有感，於電影院歸來時，抽筆亂寫數行，非敢言詩也。一月十三夜於香港深水之珠鴨寮之街。

呼呼 呼呼 接連 接連 一陣 一陣 北風聲

咻咻 咻咻 斷續 斷續 一句 一句 怪鴉鳴

紛紛 紛紛 穢氣 穢氣 向上 向上 升入雲

濃濃 濃濃 腥臭 腥臭 撲鼻 撲鼻 怪難聞

這兒 這兒 不像 不像 原先 原先 大草坪

莫非 莫非 剛才 剛才 經過 經過 大地震

不然 不然 怎麼 怎麼 兩眼 兩眼 看不清

而且 而且 怎麼 怎麼 雙足 雙足 站不定

明明 明明 昨宵 昨宵 還是 還是 大學生

鬼 叫

然而 然而 今日 今日 我已 我已 不是人  
明明 明明 這個 這個 還是 還是 我底身  
然而 然而 胸前 胸前 早已 早已 血淋淋

你說 你說 教我 教我 如何 如何 說得清  
他們 他們 並不 並不 容我 容我 辯分明  
只是 只是 說我 說我 一句 一句 反革命  
於是 於是 斷送 斷送 我底 我底 這一生

倍闌 倍闌 你呀 你呀 你是 你是 什麼人  
難道 難道 你已 你已 已經 已經 忘了情  
看着 看着 看着 看着 看着 看着 我受刑  
不來 不來 不來 不來 不來 不來 求分證



流貴 流貴 你呀 你呀 你是 你是 什麼人

難道 難道 你已 你已 已經 已經 滅了性

看着 看着 看着 看着 看着 看着 我受刑

因此 因此 因此 因此 因此 因此 就安心

開倍 倍開 我不 我不 怨你 怨你 忘了情

流貴 流貴 我不 我不 怪你 怪你 滅了性

假如 假如 我不 我不 及早 及早 捨了身

終有 終有 一個 一個 不免 不免 害了病

流貴 流貴 只怪 只怪 你忒 你忒 不聰明

你要 你要 殺我 殺我 何計 何計 不得逞

倍開 倍開 從此 從此 忘了 忘了 我底名

無日 無日 無夜 無夜 愛他 愛他 愛得緊

鬼 叫

四

我也 我也 不必 不必 懊悔 懊悔 愛女人  
 因為 因為 愛她 愛她 死了 死了 也甘心  
 誰說 誰說 這回 這回 我是 我是 遭不幸  
 難道 難道 你們 你們 不死 不死 可長生

哈哈 哈哈 一個 一個 共匪 共匪 喪了命  
 呵呵 呵呵 何必 何必 管我 管我 什麼名  
 嘻嘻 嘻嘻 於今 於今 流貴 流貴 可稱心  
 嚇嚇 嚇嚇 從此 從此 中國 中國 可太平

### 隨感錄

鏡蓉

### 中國人底信用

把「貨真價實，童叟無欺」這類陳腐話，應用到現代文明人底社會裏，縱使像煞有介

事，怕要打好幾成的扣吧！

嘴吧上說着漂亮話，心中滿存着「騙鬼去吃水」的勾當，待到人家發現了他的虛偽，他還是那樣的顏色不變，輕輕地慣用「王顧左右而言他」的伎倆來唐塞的一回事；在咱們貴中國，至少在現在革命後的新中國，是這樣的變得更為滑稽呀！

在我每次受欺後，雖然也想學一學時髦來說幾句騙人的話，然而，紙般薄的臉上早就浮上一層紅霞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那裏學得來呢？

如果拿我們驕直的內心來衡量或且相信他人底說話與行爲，那是往往會得到相反的論證的。爲因同學們一件印刷的事情，不知道跑了多少冤枉路，稿子安全地臥在甕菜河的一間很大的印書館的抽斗裏，總有二三個月了吧。費盡幾番唇舌，似乎就要那麼樣的做作——雇主催經理，經理催工人，三對面訂妥了某日動工，某日對稿，某日印好等等斬釘截鐵的話。然而，屆期了，稿却沒有排。這又應該怎樣說呢！

我不相信營業機關這件事，也可以全不顧信用，而隨便對雇主胡扯亂道的吧！然而，：是什麼呢，不會說了。

不單是一次延期，甚至於二次三次……還是那樣。呵！中國人底信用，就這樣嗎？

## 可憐的扒手

鏡蓉

剛從偉大的印刷書館跑出來，走向十字街頭。左邊的水門汀上有一叢人在看熱鬧。好事的我，總喜歡瞧個究竟。擠進去了。一個商人似的惡狠狠地拳腳交加的打在那位衣服襤褸的老頭子身上。啊啲，啊啲，這種叫聲真會令人酸鼻呢！他是乞丐而且又是扒手啦！手上整塊的洋皂既給這位商人拿回去了，而還刺刺不休的要打。老頭子既「滿面黧朱，口角飛泡」的瑟縮在地上呻吟了！

唉！可憐這扒手！然而，商人爲什麼不發一點慈悲心呢？失物拿回去就算了，打他幹嗎？

乞丐之所以會做扒手，大概是「饑寒起盜心」的緣故吧。如果稍微懂得一點社會常識的商人，必定會寬宏大量，總不致於這樣亂打一場吧。假若有一夥強盜，登門搶劫，商人又怎樣呢？欺軟怕硬，真沒法子辦呀！

法國亞弗雷米賽在一個現代人的懺悔裏說：（見大衆文藝）「……失主，看見了這個偷他辛苦種植來的菓子的賊，第一個寬恕了他，並對他說：『請坐一會兒，再拿些去』」現在

有這樣的人嗎！做叫化子討飯也真不容易，有時竟被擠到泥潭裏去，而偷偷地去做扒手，就是該死該打的嗎？

革命澤源地的廣州，正在做什麼「免丐運動」，假使能夠風行全國，我想，做扒手的澤源，或者也可以減少一點兒吧。但是，無論任何文明國，儘管政治怎樣的清明，像這類可憐人，總難絕跡於繁囂的市塵的！

然而，有什麼法子呢？